



西游真詮

(清)陈士斌 撰

江凌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辉

装帧设计:金一

封面题字:纪怀昌

ISBN7-300-01480-1/G · 176

定价:5.90 元

西游真詮

(清)陈士斌

撰

江凌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156 号

西游真詮

(清)陈士斌 撰

江凌 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路 邮编 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240 000

印 张：11.3

版 次：199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0 000

书 号：ISBN7-300-01480-1/G·176

定 价：5.90 元

序

《西游真詮》是清代陳士斌先生撰寫的一部用《易經》和丹道修煉理論解釋《西遊記》的書。

近年來，隨著氣功活動的開展和古代文化研究的深入，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古代文化的價值和內涵。《西游真詮》的出版，把這種思考帶到了小說領域。

古典小說《西遊記》，並不象迄今為止絕大多數讀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部依靠純粹的想象力構建的神話小說。它的人物設計，故事的发生、發展和結局，乃至人物的服飾、相貌、兵器、行為方式等等，都有嚴格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易經》和丹道的修煉理論。

《西遊記》的修真內涵，儘管在氣功界已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學術界對之却知之甚少或視而不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丹道是一個十分深奧而隱秘的領域，一般人知道它的常識已屬不易，更不用說知道它的秘密了。還有一點，就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丹道學說視為封建迷信，加以鄙視和批判。其實，這是不公正的。丹道學說不僅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世界的寶貴財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丹道修煉理論是人類迄今為止在生命領域所進行的最偉大的探索之一。因此，正象科學家們在偉大畫家的畫布上重新發現了黃金分割率而無損於作品的藝術價值一樣，發現和闡釋《西遊記》的修真內涵，亦無損於這部小說的光輝。此序。

編者

1992年8月·北京

关于本书的编辑情况

一、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康熙间刻本翠筠山房藏板《西游真诠》所编，并根据中国民族图书馆所藏《绘图增像西游记》（版本不详）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北京第二版《西游记》，对原书中的通假字、异体字、错字、漏字和疑字进行了校对。

二、书中内容原来附在《西游记》每回故事的后面。为便于阅读，本书仍将《西游记》各回的题目作为每回解释文字的题目，独立成章，集合为书。

三、本书各回的题目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北京第二版《西游记》略有不同。主要区别在第九、第十、第十一三章。本书各章回题目以北京图书馆所藏《西游真诠》为准。

四、为适合读者需要，在不影响整体内容的前提下，对原书作了必要的删节。全书共删除 2000 余字。

五、为使古文基础较弱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在每回的前面加了简短的白话提要。

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的编辑工作以及“白话提要”的写作一定存在很多错误和缺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2 年 5 月·北京

目 录

第 一 回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6)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服	九幽十类尽除名 (11)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16)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20)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26)
第 七 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33)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37)
第 九 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46)
第 十 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征相遗书托冥吏	... (49)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52)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55)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58)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61)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65)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69)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黑怪	... (71)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74)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 (77)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81)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84)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88)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91)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94)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99)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102)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106)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妖	(110)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113)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116)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释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119)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123)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126)
第三十四回	魔头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	(130)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护宝伏邪魔	(133)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137)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140)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143)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146)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149)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152)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155)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	(159)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162)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165)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168)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172)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175)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见鱼篮……	(179)
第五十回	情乱性纵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184)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188)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峯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190)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194)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198)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201)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203)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腾文	
		……	(207)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211)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	(214)
第六十回	牛魔王大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	(217)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	(221)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226)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230)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234)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238)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242)
第六十七回	拯救陀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245)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	(247)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250)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智盗紫金铃·····	(254)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狴 观音现像伏妖王·····	(257)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260)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263)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恶 行者施为变化能·····	(266)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269)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272)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274)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279)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282)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286)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288)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290)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294)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297)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300)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303)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305)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308)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	(311)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净九灵……	(314)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318)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321)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324)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328)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332)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惠……	(335)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337)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339)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344)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347)
后记	记……		(350)

第一回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白话提要】孙悟空是一个具有多重喻意的形象，但他最基本的内涵，是先天真乙之气，又名水中金，是修道的根源。道家认为，天一生水，水为壬水。壬即先天真乙之气。壬水长生在申，申在十二属相中为猴。申又属金，金生于土，石为土之精气之核，所以孙悟空是一个石猴。乙在五行中为花果之木，在八卦中方位为震东。所以，悟空出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

悟一子曰，此明大道之根源乃阴阳之祖气，即混元太乙之先天，无中生有之真乙。能尽心知性而修持之，便成金身不坏，与天地齐寿也。

此回提纲二语最著意在上一句，为作者全部之统要。解者只提心字为主，妄揣混注，反昧却大道之根源，是不知道也。并不知心竟将仙师度世真谛全然遗弃，可惜可叹。

首言灵根也者，先天真乙之气也。经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云：“两者同出而异名”。方其气也，真乙之气不可见，故为天地之始；及其有也，真乙之珠现于空虚中，故为万物之母。一气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俱真乙之气变也。其为气也，立于天地之先，入于天地之内。始自无中生有，复自有中生无。人能得此一气，可以包罗万象。故曰：“得其一则万事毕矣”。《悟真篇》曰：

“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元始以一粒宝珠证道。三教圣人无不从此道直探根源，洞明造化。盖道生一气，一气生形，形中又含始气。故天一生水，水为壬水。壬即真一生物之祖气。壬水长生在申，申者猴也，故为猴。申金生于土，石者土之精气之核，故为石猴。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气、九宫八卦，即《悟真篇》所云“五行四象全藉土，九宫八卦岂离壬”者是也。

乙为花果之木，生于震东，阳气始生之地，纳音为海中之金，故在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此水中之金即父母未生前先天真乙之真金，故无父母而父天母地产于石卵。

目运两道金光也，因服食后天之水而金光潜息，将渐失其初禀之性矣。以其为水中之金，故居于水帘洞。内有铁板桥，分明是天造地设的家当，非人力所能为。此种家当，得之者我命不由天，不受老天之气者矣。诚天地间至美之大乐王也，故称美猴王。自盖闻天地之数，自此总明灵根源流之奥旨，并无心字在内。

仙师用一诗关扭，侧到人身上，甚明云借猴假名，以完配金丹大道之成耳。使历代人人而皆属此之完配，则亦称外王称内圣而任其纵横矣，非言心之难制也。下文方说人当体察其妙，尽心知性，勉力修持之为贵也。

人身难得，百岁易蹉，急宜开发道心，自己勉力，须知仙佛神圣之道，长生不老之方，人人有分，奈何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殊可怜悯。故仙师指出一个路头，还向西方访问，直至西牛贺洲，讨出一个神仙下落。噫！神仙不择地而生，岂南赡部洲果无，转至西牛贺洲而有

耶？仙师立言之意，只要指明南方为火旺之乡，非金生之地，必至西方乃产真金耳。与全书取经必往西方同一义也。

说出个行孝的君子，孝为行仁之本，即与仙神相近。故与为邻，其中又有妙义。盖神仙之道以水生金，非以金生水，乃母隐子胎，子报母恩之象，同一行孝之道也。

樵夫曰：“不远不远，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洞中有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菩提梵语，即华言正道也。此处明提灵台方寸，一勾三点，读者谓是指心字无疑，予亦何能谓其不是指心？噫！误矣。若云是心，以心问心，参禅打坐，祛欲循理便可长生，又何用求仙访道，南奔西驰耶？以此心为天地之心则可，以此心为人心之心则失之远矣！

《易》曰：“不远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不可见，因有地雷复卦为见天地之心。盖静极而动，动而生阳，生生续续，皆因于坤。故《参同》曰：“因母立兆基”，即坤生复也。又曰：“六五坤承，结括终始。温养众子，世为类母。”所谓万物之母也。故樵夫云：“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言万物皆从此出也。又云：“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其从者为东三西四中十，其祖师则为北一南二，坎离既济，五行攒簇明矣。又云：“你顺那条小路儿向南行，不远即是他家了。”由西而西南不远，非坤位乎？《易》曰：“西南得朋，乃以类行”。《悟真》曰：“只在西南，而本乡是也”。小路者，西兑之位也。兑为少阴，故曰小路。他家者，即《悟真》所谓认取他家不死方也。始曰“不远不远”，继曰“不远”，明言不远复之义。终曰“约有七八里远”，七八者十五也。金逢望月之位，其义微矣。仙师篇首取邵尧夫之诗：“冬

至子时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明天始有根，到此明天心之所在也。静悄悄杳无人迹，阴静之极也。然静极未见天地之心，静极初动方见天地之心，故又说美猴王跳上松梢摘子一象，明震木初动而时在子之义。其闡理微妙如是。

童子道：“我家师父讲道，未说出原由，教我来接，想必是你”。猴王道：“是我，是我”，此中又有妙义。盖真乙之精其家在东，寄体在西，此阴阳颠倒之义。有生以来，走在他家，今番认着，说出原因，分明原是我家物也。故曰“是我是我”，与上“他家”二字相照。见菩提祖师端坐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即《参同》“六五坤承，结括始终”之义——五六得三十也。历代仙师又以坤方为月生之地，以偃月为象。一勾为偃月，三点为三星。月受真阳之气而生明，中有精气神，三星之象。复卦为阳之首，朔旦为月之首。故《参同》曰：“五六三十曰，度竟复更始”。魏公以月三十日配坤卦，同一义也。

大觉金仙一诗，空寂真如，语语透露识得天心方是大法师也。然欲尽其心，则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心之微妙而完成大道矣。猴王志心明礼，自东而西，凡以求知其性也。曰：“我无性”，曰：“我无父母”，曰：“想是树上生”，曰：“恰是石里长”，盖因既生之后为尘欲所染，而渐失其先天之性，遂不知为东方震木之物，亦即为西位兑金之体，岂不自弃其天造地设的家当耶？故须菩提大发慈悲，曰：“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古月老阴不能化育儿男，婴细正合本论。仙师已实发性中之妙，无庸赘言。猴王曰：“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又曰：“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世人识得

好字、姓字、空字之义，便是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者。故曰：“鸿蒙初开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但欲觅见先天之真性，须从后天而深求。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白话提要】道家认为，丹道的修炼，需要真师传授口诀，否则是很难成功的。

悟空与“混世魔王”的激战，是一种整体的比喻，内含着丹道修炼中“取坎填离”的内容。这里，悟空代表离卦。离在八卦中为火，为日。火克金，日色赤红。所以悟空手中没有兵器，光着头，穿着红色衣服。日行于黄道，日中有黑子，称为金乌。所以悟空腰中勒着黄绦，脚上踏着马靴。

“混世魔王”代表坎卦。坎卦方位在北，其色黑。所以混世魔王一身皆黑。

抽坎填离，是将坎卦中的一阳与离卦中的一阴置换。因离卦为火，为心；坎卦为水，为肾，所以，这一功法又称为“心肾相交”，或“水火既济”。悟空将混世王一刀两断，夺了他的大刀，就是抽走了坎卦中的一阳。坎水失去了一阳，就变为坤卦，涣散为土。所以“水脏洞”也就枯干了。

悟一子曰，此发明金丹大道真妙真传，微示取坎填离，使知归本合元神之大意。

提出彻悟二字方著心。上来言真妙大道之理，须要大悟大彻，得真师传授，方好下手。非谓此心即道，悟了即得。若从自心参悟即可得道，且问悟个什么，得个什么？此又是静门中参坐工夫，总属水中捞月，到底成空耳。故篇中以断魔

一事微示归本合元之意。直向本洞中取金箍棒，则大畅归本合元神之义矣。

仙师诗曰：“三家配合本如然，指引无生了性玄”。人知三家为三姓，而不知三家为一姓。人知前诗初辟原无姓之妙，则知此诗三家本如然之妙。虽曰三姓总属一姓，虽曰一姓总属无姓耳。悟空闻师讲道，识得妙音，可与语道之时，在烂桃山吃了七次饱桃。桃烂者，剥烂之象。其中有仁。《参同契》曰：“剥烂肢体，消灭其形，道穷则返，归于坤元”，盖剥下起复之时也。七次者，乃七日来复之义。

在道心发现之候，祖师云术流动静四种都是旁门，一问一答，辨析详明。特可惊疑者，流字门中之儒释道，静字门中之清静无为、守神入定都指为旁门，未免起人骇疑之心。何也？儒者正心，释者明心，道者观心。清静无为，老子之心法；参禅入定，佛氏之心印。皆从心上做工夫，正合批《西游》者心猿意马之解，收其放心之识。而今云壁里安柱、窑头土坯，欲舍此而别求真心，令人茫然，何处求索？噫！此可知从来读《西游》、批《西游》心猿意马之误，收其放心之浅。仙师早已明白显露于此，而非予之私言也。然则三教大圣人特用心以修道，非修心即道也。以为道合心猿则可；以为心猿即道则不可。世俗之儒释道皆心猿意马之解，收其放心之识，故仙师特晓之曰傍门，而非金丹至真无上之大道也。是道也，虽天生至灵之悟空亦何能识，故必求菩提传授。紫阳真人曰：“总饶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如非天生至灵之悟空而欲从身心中强猜，其可得闻乎？又有一等浊俗愚夫，多以采阴补阳之邪说诬惑圣经，故仙师之动字门中首辟其妄，请有志学道者细加注目。此道万劫一传，非人弗授。

菩提祖师设为盘中之迷，亦以秘处密传。悟空即能打破盘子，长跪信受，真佛种也。菩提口中自吟道：“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闲。不遇至人传妙诀，空教口困舌头干！”可知金丹之道，必师传而得，非可求之于人中也。然悟空虽打破盘迷，知打三下为三更时存心，关中门为后门进步，秘处传道。定息存神，约到子时前后，偷开后门直至寝榻，跪求长生之道。菩提云：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气神，谨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

口诀记来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凉。

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

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

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

此金丹作用始终，字字包括。若遇口诀指点，即可闻道。内有最重要精、气、神三字，恐人错认，予特为指出：此精不是交感精，此气不是呼吸气，此神不是思虑神。幸弗从自己心中摸索而落于心猿意马，收其放心之谬解也。

祖师说破根源，悟空记了口诀，暗暗维持。金丹之作用，子前午后温养之工夫，三年之后，法性颇通。难容五百年后，天降雷灾，须要见性明心。可知见性明心乃丹成以后之事。若不见性明心，则理欲混杂，不能纯一，则落于邪辟。故天神不容，雷灾难免。此外来之灾，犹属易避。若不能见性明心，则本身之阴火未除，迟久又积而成害，火灾自生。若不能见性明心，则本身之阴气未净，迟之又久积而为殃，风灾自生。

此三灾之发明道成之后，须归到无为原真之极处也。祖师传口诀，行者学成变化，始而爬云，继而筋斗云，总见得见性明心自能超脱尘凡，与天地同其变化，由强勉而抵于神化也。读《西游记》者见七十二变化，十万八千筋斗，又解是心。若是心，则是悬空妄想，正是放心，有何真实际实落？不知此乃金丹之灵妙，真才实用，变化何止万万，而以七十二候之气运概之；筋斗何止万万，而以十万八千之藏数概之。

此道只宜自知，不宜在大众面前卖弄，故从来古佛上仙了道之后即超然远举，不露圭角，正见明心也。行者变拟树耍子，未免惊动大众，成何世界？故祖师曰：“这个工夫敢在人前卖弄？假如有人求你，你若畏祸，只得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观此则知此身未离凡世，切不可在人前卖弄也。故祖师又传他一法，曰：“你去罢，你从哪里来，从哪里去。”盖教他归本还原以避祸也。虽然，七十二般变化者，一年之候也；爬云者，法来精也；只怕有心人者，密密留心也；十万八千者，两藏之数也；变松者，金木并而铅汞就也；舌动是非生者，谨言秘炼也；不可在人前卖弄者，防不测之祸也；哪里来哪里去者，从东而来，还从东而归也，此便是保全性命也；只说自家会者，必待师传也；哪消一个时辰，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自知快乐者，金丹得手也。此又有盘中之盘，迷中之迷，非凡人所能打破。俱是附耳低言，口诀中之妙法也。

金丹口诀，祖师不能笔之于书，又虑世人终难测识，故于悟空归洞之后微示其意，演出一段断魔故事。明归洞之后，须断去此魔，为第一工夫也。

猴王为水中之金，离东而去西。自一去之日而正北之水

即混入于水帘洞中，洞中之猴亦混入于正北水脏，故曰“混世魔王”。正北属坎，故执有刀；其色黑，故头戴乌金，身挂皂袍，下穿黑甲，足踏黑靴。坎中有金，惟因混而成魔也。悟空曰：“我乃正南方”。正南者，离宫也。没器械，光着头，红色衣，勒黄绦，踏马靴，俱形容离宫之义。中火而鲜金，非没器械乎？形圆而似日，非光着头乎？日色之光焕，非红色衣乎？日行之黄道，非勒黄绦乎？日中之金乌，非踏乌靴乎？最妙在两手勾着天边月也。月为真阴，交日而阳魂生。上弦为左手勾着，下弦为右手勾着。月圆则阳魂盈轮而两手勾着矣。夫能两手勾着天边月而大道完成，而脏魔自断，故能取魔金而即为我用。顶门一下，砍为两段，妙矣哉！正北坎中之水，一刀两段，变奇为偶。坎水已涸而复归为坤，岂非烧得枯干，尽归一体之乾耶？混去之孩儿自倏忽还乡，而水脏洞收不上身之被捉众猴已脚踏实地，认得家乡，不陷于坎而填乾尽离矣。

悟空又结出南方无道之言，以指出西方之路。仙师书中如此笔墨，非洞察阴阳，深明造化，何从测识乎？此所谓“断魔归本合元神也”，非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乎？纯阳一得而子孙不绝，变化无穷，又何天地幽冥之得以拘束之哉？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服 九幽十类尽除名

【白话提要】孙悟空的金箍棒是一个较难解释的喻象。它的重量隐含着乾卦的卦义和丹道修炼中“五行攒簇”、“三五合一”的内容，但它的基本含义仍然是“水中金”，即先天真乙之气。这一点，可以从它出于水中得到证明。

在《西游记》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具体喻意常有微妙的变化，但都紧紧围绕着丹道修炼这一主线。把握住这条主线，就容易看清各个人物的具体喻意。

悟一子曰，此发明金丹大道乃水中金之一物，能得其真者，则凡地下之自近而远，自显而幽，无所障碍而一如我意之展施也。

猴王自得混世魔王一口之金，旋取傲来国武库之金，复收七十二洞献贡之金。花果山成铁桶金城，根本已固，靡远勿届。但未及通神也。故猴王曰：“我这口刀着实狼狽，不遂我意。”盖此道贵于中正纯粹，方能所向无前。则入海博求之举不可已矣。

从铁板桥下而入求铁板，一定之理也。自称天生圣人，无生无灭，自命非凡，必须得至一者以操之也。龙王取出一把大杆刀，乃乾之初九，勿用也；又抬出一杆九股叉，乃乾之九四，未可意也；三千六百斤者，四九三十六也。统初九、九二、九三也。又抬出画杆方天戟，乃乾之九三、九四、上九

也，统三爻为八九七千二百斤也，亦未可意也。及说出天河定底神珍铁，是大禹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噫！可悟矣。此乃尧授之舜，舜授之禹，圣圣相传，用中之精微，其乾之九五，龙德之正中者也。非天生之圣人，从容之大勇，不能胜任哉！

龙王道：“扛不动，抬不动！”金光万道者，万理万物皆从此生也。二丈长者，二五又十也；东三、南二、北一、西四、中十也；两头两个金箍，中间一段乌铁者，执两用中也。唤做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如意者，一如我心之运用而咸宜也。一万三千五百斤者，得九又五九四十五也，九五也。又隐寓三四一十二，为东西南北中之象。得一万二千，又加十五，为三五之义。此器已统乾卦之全象。

一边心思口念，只有丈二长短，碗口粗细，可见此物随意转变，有定之中而无定。丈二者，亦三四一十二也；碗口者，圆极也。又可见无定之中而有定。盖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此明慧器入手之妙也。

数百年来，读《西游》、批《西游》者，亦俱说是心，以着如意二字也。不知《中庸》程序所云“正道宝圣”者，果是心乎？抑非心乎？何不将其书“始言一理，终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一细味之乎？此金箍棒为历圣相传，执中之要旨明矣。

仙家谓之水中金者，正大道内之至真至妙，而不可以言传者也。悟空执在手中者，执中也；一客不犯二主，没有定不出门者，不二法门也；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万告求一件者，三家总属一家，万件总归一件，所谓“得其一，万事毕”也。不去不去，随高就低者，不执理以逐物，俟物来而

应之也。擂鼓撞钟，须臾齐到者，声施宏远，感应神速也。东为青龙之木，必得三人之奉而始完全其棒。有谘諏四岳，和合四象之义焉。仙师下字之妙如此。藉丝履出于水，玄武也，北也；锁子甲成于金，白虎也，西也；凤翅冠明于火，朱雀也，南也。乃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也。此提纲所谓“四海千山皆拱服”也。

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无一点水湿。金光灿灿，走上桥来。盖属纯乾之象而道体完备矣。将宝贝揩在手中，叫大就大，叫小就小，使出一个法天像地的神通，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收了法像，还变做绣花针儿，藏在耳内一段，读《西游》者又以为奇异变化，必无此事，不过形容心之妙耳。不知是极庸常之定理，即“散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也。岂曰心猿意马之谓哉？

此道也，非止魔物人神之拱服，亦幽冥异类之所钦仰也。四猴六王亦为十类。举蛟鹏狮猕之大而一切飞走之小与蠢动含灵者，莫不于焉统之矣。老君曰：“玄牝之门，是谓造化根。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盖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一尽无不尽，而可以放下心矣。不曰“放心”而曰“放下心”，不曰“心放下”而曰“放下心”，其中妙义非世人所知。未免又有一番私解窃见。批评者于此着眼，谓是放心之害正，生死关头，因放下心，致魔致睡而入于幽冥界。看得悟空竟未曾了道而全靠操存者，失之远矣。提纲云“九幽十类尽除名”，盖明其已经了道而无之不可也。

学问之道，固求其放心而已。若道果成就，则从心所欲而已。悟空已得金箍棒，全副披挂，执两用中，神化莫测。故着“放下心”三字，以明其入地登天而无碍也。又何死之一

字足以动其心？故下文先从能入幽冥见其伎俩也。

批《西游》者总因错认心字为道而以放下心为心害，种看错，未免失真。不知心者，正人生生死死之缘因，轮回之根蒂。圣人言存心者，名教治世之方；释仙言无心者，无为出世之法。不洞晓根蒂，但执心浮论，万劫轮回，其能免乎？不得道者，死固死，生亦死也；得其道，生固生，死亦生也。统死生为一致，则长生矣。怯死则有死之心而不得生；不怯死则无生之心而不得死。若以怕死而存心，则其死也立至；若不知其心掇存何处，其必存于所生之处，而死中有生，生中又有死。死死生生，何时了歇？未审是人是物，千磨万难，无有出头。此长死之苦而非长生之乐也。

悟空睡着，见两个人拿一张批文，上有孙悟空三字。其所差之名，各必一系活无常，一系死有分耳。不容分说，人所无可如何者也。悟空独顿然醒悟，掣出宝贝，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自解其索，反打入城中，是死者反生而勾死者反死矣。慌得十殿阎君不能作主，令其日检生死簿，到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正与宝贝之数相合，亦系三五之数。至三百四十二岁，百者，一百也，亦系东三南二西四北一中十之数。取笔过来，一概勾之。一勾之义妙矣哉！心者，死之根也。其精微姑俟别回畅明。且明心字之义。心字之勾向上，不放心，则心字之勾向上而死藉注矣；勾账之勾向下，放心，则心字之勾向下而死藉消矣。

一概勾之，“了帐！了帐！今番不服你管了也”，此等作为，已动地惊天矣。悟空只如绊了一个草绳之易。一跌而醒，乃是一要。凡人以生前为作梦者，悟空以死去为做梦；凡人以生时而作死事者，悟空以死中而消生名。下海不妨身往，

入幽不妨神往。其出幽入明之神通已极其妙。于草纒^繼一絆，何也？草纒^繼者，草昧初开之意。即屯卦初开草昧，如梦方觉也。然未经登天，不足以见其开泰之力量也。试观二表直达上苍，而恰如代为路引。一角天使来迎，而适待正思天上。金丹之为用大矣哉！故紫阳真君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白话提要】天帝为乾坤的主宰，其实是自然规律的象征。天地万物，芸芸众生，无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唯有修炼成功的圣人，能够与道合一，与天齐体而等量。悟空自称齐天大圣，即是这一道理。

悟一子曰，此发明能了金液还丹大道，寿与天齐，冲举九天之上，由其出入，天帝亦不得而拘束之也。

天帝为乾坤主宰，黜陟幽冥，包含古今，原无等伦。惟圣人为能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运化阴阳，神明合德，万化生身而与天为伍。何也？金者，历劫而不坏；丹者，日月之精神，浑是一团阳气。天地之所循环者，气也；金丹之所变化者，亦气也。天地之气无所不包；金丹之气无所不有。故《参同契》曰：“含精养神，通德三光。众邪辟陈，正气常存”。又曰：“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皆言圣人与天齐体而等量也。《易》所谓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吉凶者，何异《中庸》所谓“天地位，万物育，又皆童而习之”者？大圣之与天齐名，夫何疑哉？

读《西游》者错看提纲“心何足”、“意未宁”，又解作心猿意马放心妄想，钩取篇内半句一言，牵合其说。总因未识金丹之道之大也。金丹之道会五皇而还于太极，御劫运于无穷，出乾坤于不约者也，岂代天御马之足以称其职？亦齐天

虚位之未可尽其量也。

金星与猴王一齐驾云而起，何以把金星撇在脑后？金星者，五行之一；悟空者，五行之全也。然何以挡住天门，不肯放进？见天神亦所不能识也。金星说到素不相识，见了天尊，向后随你出入。悟空何以说“也罢，我不进去了。”总由我而不肯为天所限也。金星奏曰：“妖仙已到。”玉帝问曰：“那个是妖仙？”以悟空而称为妖，妖名违其实矣。悟空即应道：“老孙便是。”直受而不辞，已见其包含之量。一切仙卿反大惊失色，则地位不及可知。帝又曰：“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明朝礼。”若天帝之包含矣，实未察其为先天真乙之妙也。正是下文不能收伏之根。悟空却朝上唱个大喏，亦直受而不辞。非悟空之包含天帝哉？

天官御马监缺个正堂，玉帝传旨，授为弼马温。到任之后，弼马昼夜不睡。盖体“天行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自强不息”之义。读《西游》者批为子午抽添之火候，真傍门谬说也。然在天上视之谓之马者，在地下视之必谓之龙矣。在天上名之谓之御马监者，在地下名之必谓之御龙监矣。

悟空曰：“没品，想是极大？”大众道：“唤做未入流。”在天宫为未入流者，在地官仰之即极品矣。悟空何以曰：“不做他，不做他？”昔者，陶唐氏欲以天下让巢由，而且有洗耳污口之故事。岂道大如悟空而犹肯终其职于御马监耶？忽喇一声推倒此席，取出宝贝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何等斩然超脱也。不觉心中火起，心中大恼，只是发明以御劫之大圣而欲以御马之一职收伏之，已大违其本来，必不可得。心中火，心中恼，乃由金光自然之发越也。批者又以为放心妄意，试问上帝明威之所，可容放心妄意者恣其出入而又无可如何

耶？紫阳真君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魏伯阳祖师曰：“天地神明，不可测度。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夫天地之形体象数，人皆知之。至于神藏鬼匿之机，人固莫得而测也。唯圣人知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乃擅其利用，安乎其身。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于心。出有入无，隐显莫测。知此则知大圣之入地登天，皆系真心实用而非天之所能规域。故有独角鬼王为之推戴。王而独角者，主也。特献赭黄袍，乃黄中通理之象。劝晋齐天大圣，立竿张挂，明主张由我而不由天也。特黄而加赭，过赤也，有阳极之义。王而自主，亢也。有亢龙之象。已伏后回乱反之根。

及玉帝封李天王为降魔大元帅，欲收伏大圣。不察其孕育之根源，修持之奥妙，而反以大圣为魔，不能收服也宜矣。故巨灵神一棒而逃，哪吒又一棒而逃。以全体之圣而取胜于诸天之末，又何怪焉？然巨灵之非敌而逃，宜矣。哪吒一变而为三头为六臂为万万千千，乃乾之三横，为万变从化之象。大圣亦一变而为三头为六臂为万万千千，乃乾之三横，为万变从化之象。体相等，力相敌也。何以大圣拔下一毛，现出本象，从后打哪吒左膊一下而遂逃？盖哪吒在先，为乾之下三爻；大圣在后，为乾之上三爻。纯阳之极，则必变而反于初爻，以破其坚，岂非拔一毛出本象，从背后伤其左膊耶？

惟天以大圣为魔，是认真为假，因而有六魔称圣，反以假为真。不但不能服圣，而并不能伏魔矣。天以圣为魔，而不能收伏一魔；圣以魔为圣，而且能收伏群圣。并后此之收伏千魔万怪，皆基于此。其度量固早已包乎天之外而非齐天之虚号足以羁縻之也。

迨天王太子回奏请兵，玉帝闻言惊讶，犹谓狂妄而欲诛

之。即佛祖所谓“一切诸天，皆当惊疑”者，此也。太白奏道：“恐一时不能收伏，请就做齐天大圣，收他的邪心。”玉帝依奏降诏，若似乎天能纵之圣之。纵之圣而终不能收伏者，在收其邪心之见。盖悟空而非圣，则不可纵。既纵其圣，又何可去邪？云邪而纵，是纵邪也，又何能收伏？此后日之乱蟠桃，非悟空也，玉帝与金星纵之使乱也。悟空何心焉？悟空见蟠桃则食之，亦惟有听其圣之邪之而已矣。玉帝曰：“悟空过来，今宣你做齐天大圣。”官品极矣。玉帝以为极品者，悟空亦止朝上唱个喏，与前弼马温时无异。初不以齐天大圣为极品，盖大圣乃其自大，齐天乃其自齐，初非帝之大之齐之也。夫既自大自齐，不能使其不大不齐，又何能使之安之宁之哉？虚设二司，何益之有？适以司其不安，司其不尽而已。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白话提要】自然的规律是物极必反。悟空是先天真乙之气，所以，他也随着天道的变化而变化。悟空在花果山自立为齐天大圣，是乾卦之上九，有亢龙之象。阳极必反，所以，孙悟空的反天宫，是先天真乙之气的自然运化。

蟠桃园在齐天府之左。天道左旋。大圣处在乾卦上九，阳极成亢，不得不反阴，所以左旋于蟠桃园。这时，由于乾卦的上九变阴而返于初爻，乾卦就变成了天风姤卦。这一回的许多情节，就是根据姤卦的卦义和爻辞设计的。

悟一子曰，此发明天道物极必反，乃鬼神莫测之机，正先天真乙之气自然之运用，并非大圣自得主张。仙师特假名托象，以形容其妙耳。错认心猿者以为极力描写，不识道理者以为文字变化，岂不毫厘千里之谬哉？

大圣自立而正，与天齐名，乃乾之上九，亢龙之象也。阳极必反，自然之理，岂大圣果能反耶？岂天宫果可反之所耶？天宫乾为天也，上九之宫也，岂真天宫而大圣能反之耶？然反则必先于乱，乱则必有其由其所。云心猿纵放，无故设此幻想，结撰簇簇笔花徒眩人心目耶？齐天府起在蟠桃右，右

则桃园在左明矣。天道左旋者也。大圣居纯阳之上，阳中之阳，其气变温为热，万物茂盛之时，其阳极而成亢。夏至一阴生而势不能不反阴，而左旋于蟠桃园矣。左首为青龙，属木，故为桃，此真人闲中生事之请。玉帝权管蟠桃之命，气运之所必至，而并非大圣之所自主也。世人之疑者以为大圣既得先天之道，乃能统御阴阳而不为阴阳所规弄，何以不能自主而反耶？不知先天之道一顺一逆者，先天之道逆而体之，则反阴而阳，成圣成仙成佛。而人物顺之，魔怪顺之，地祇顺之，幽冥顺之，天神亦顺之。以逆为体，以顺为用，逆生顺也。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用九而不为九所用也。先天之道顺而用之，则反阳而阴，为人为物为鬼为魔怪。而诸神逆之，诸天逆之，诸仙佛亦逆之。以顺为体，以逆为用，顺生逆也，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用六而不为六所用也。程子曰：“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后天，事配天地之后而知必先天。”《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此反天官也，正明大圣之顺用先天之妙也。

蟠桃园者，坤宫之帝出乎震也。三千六百株者，坤宫之六六三十六也。前一千二百株者，坤初二爻之二六一十二也。三千年一熟者，得下乘也。中一千二百株者，坤中三爻之二六一十二也，得中乘也。后一千二百株者，坤五六爻之二六一十二也，得上乘也。桃熟者，阴中之阳也。自此以后三五日一次赏玩者，五日为一候，十五日为一气，三十五，阴气为之一降也。所以候桃之熟，而顺天之行也。忽设一计者，阳体将变之时也。脱下冠服者，剥至之象也。熟的大桃吃了一饱者，阳受坤之阴气而阳渐变阴也。二三日又去偷桃者，三二日为五，又一候也。王母差七衣仙女摘桃者，后之女为姮，

六阳遇七而来姤也。复至七日为姤，故为七女。大圣变二寸长人在大树梢浓叶底睡著，妙矣哉！绿叶成阴，二为阴爻，小为阴象。乃大变为小，奇成偶，阳化阴。乾初得阴而为巽也。睡着者，阳息阴盛之时。顺天而潜，即用九“见群龙无首”，本刚而用之以柔，居亢而潜之于初也。篇中“只有衣寇不知何往，四下里都没寻处”等语，俱是妙义。仙女入树下摘桃，阴之渐进而剥阳也。前三篮后三篮，非先甲三日而后甲三日，即前三与后三耶？由前而中，由中而后，只见花果稀疏，隐言花果山之时逢剥落也。仙女东张西望，只见向南枝上只有个半红半白的桃子，青衣女子扯下枝条，红衣女子摘了等语，妙义不可言尽。言向南则系北枝所结之桃；半红半白，将熟之候；只有者，仅见之物也；青衣女子扯下，青者，真阴之色，内阴而外阳也；红衣女子摘了，红者，真阳之色，外阴而内阳也。将枝子望上一放，大圣惊醒，即现本相，此正不期而遇，谓之姤。纯阳忽遇一阴小人，女子始进之象。姤天心以巽得坤初为地。王元美曰：“剥乱成姤，姤乱不忧，剥而忧姤。”盖一阴有敌五阳之志，壮甚可畏。此正乱蟠桃之祸所由始也。

大圣知为祸始而大怒，说出“偷摘我桃”。偷桃之义即窃天地之玄机，盗阴阳之造化也。及仙女说出蟠桃胜会、王母懿旨，东西南北中央诸圣分明是攒簇五行之象。而大圣先天之气乃其帝尊也。大圣知讖始之消息，回嗔作喜，用定身法曰：“住住住”，即姤之初六“系于金柅”是也。如止车之柅而系以金之坚强，止之固而使不进，恐为柔道所牵也。仙师慈悲之至，已明泄金丹下手之妙于此。

自此大圣跳出桃园，正撞赤脚大仙，即姤之初六“羸豕蹢躅”是也。豕喜木而蹢躅，虽羸弱之豕，亦必跳踯，固当

深为之备而势不可止也。故定计一变，即改赤脚大仙模样，正剥之初六“剥床以足”之义。赤足而成剥，阴将侵阳道，自下而上也。前奔瑶池欲还，未有仙来，忽闻一阵酒香，就弄神通，就缸挨瓮，放量痛饮，即姤之九二“包有鱼，不及宾”是也。如取渔先至者，一举网而得；后至者虽善渔利，不及彼矣。此巽为白茅，包中鱼为阴物之美。而制之以早，不使其及于众宾也。

在酩酊醉中自道“不好！不好！”，欲回府睡去，借步错路，即姤之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是也。巽为股，三居上，臀也。初为二所忌；三势孤而无援，志求乎遇，故处不安，行又次且。进退维谷之象也。行至兜率宫顿然省悟，一向要来望此老，进去不见一人，即姤之九四“包无鱼，起凶”是也。四与初应，当相遇者，初已遇于二矣，故不及于，已而失其所遇，如包之无鱼，民心已离。离将作也。

至丹房里面见五个葫芦，却是炼就金丹，倾出来就吃，即姤之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是也。杞生肥地，奈包瓜系而不食。杞之系瓜，如五阳之防初阴，势所必溃。然天意方长，不可力争，必含章美，不露英气，方可挽回天命。五个葫芦中却是炼就金丹，即九五含晦章美在中而可以挽回天命。如天自陨，本无而倏有之象。如我欲食金丹以造命，而天纵之也。此处仙师提出内外金丹之理，济人度世。

姤之时，义大矣哉！一时间，悟空酒醒，自揣不好，恐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不从旧路，从西天门使隐身法逃去，回至花果山。噫！妙矣哉！世人不识书中之妙，以为悟空之犯天条而逃世，不知正大圣之顺天心而遁也。上天而下山曰天山遁。大圣知亢极而之于

巽，五阳忽遇一阴而为姤，姤之为厉势不可遏。巽之根也；遁之机也；否之渐也；剥之基也；坤之初也。及此不遁，非知机也。此一遁也，去其亢而潜于初也。故大圣乱蟠桃者，非大圣乱之也，气运乱之也；仙女摘蟠桃者，非王母差之也，气运差之也。总一姤之所为也。故篇中寓姤中之义最详。知妇人之阴祸甚烈，非大圣之顺而察之，逆而制之，不足以明先天之大道也。批《西游》者以大圣之乱蟠桃反天宫为描写放心之幻也，冤哉！悲哉！

大圣回山聚饮，反翻一筋斗使隐身法径至瑶池，人还未醒。挟提四大瓮回到洞中，就做酒会。所谓潜惕飞亢无不随心，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虽有酿成四至之祸乱，可以潜运而默移之也。篇中两下隐身法三字，即形容遁中不测之妙也。及奏闻玉帝，差四大天王领十万天兵、十八架天罗地网，而大圣公然不理，所谓“忧患不能累，会缴不能及”，虚不逃名，遁而不遁。非大圣孰能处之宽裕自得如此哉？

大圣打退九曜星，笑道：“这几桩事实有，你如今待要怎么？”盖四大九曜即九四也，均系阳刚。大圣为“同人伏戎于莽”，不敢显亢升高而进，故能敌五刚而不惧也。即同人之九三是也。及九四与大圣混战，自辰杀到日落，独角等怪尽被捉拿，只走四健者，角系姤之上九，刚乎上者也。此时无所施其刚，无位而不得遇，与九五之含章异守，故被擒也。然九四之不能全胜者，即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之象。四健与大圣为同人之九五。五刚中正，有同心之二以为之应，故能殿师而还。先号咷而后笑也。何以先号？应二为三四所隔，而不能助五，故先号，是私昵也。后遇五无损而笑，故

后笑，亦私情也。

大圣道：“何须烦恼，且紧紧防守，饱食安睡，养养精神。”即同人之上九“同人于郊”，未得志也。盖大圣有通天地之志而运否时艰，绝人逃世，遇足悲也。读“养养精神”四字，使予两泪如注。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白话提要】天道的运行，阴消阳长，阳消阴长。上一回乾阳受阴气侵蚀变为姤卦，这一回乾阳继续受侵蚀而变成剥卦。在阳消阴长的过程中，悟空代表受侵蚀的乾阳；二郎代表势力正旺的坤阴。争斗的结果，乾卦的六阳只剩下最后一阳，变成了山地剥卦。大圣战败以致被擒，正体现了天道的这一运行过程。然而，阳气是会被剥尽的。剥到最后一阳的时候，剥的过程就止住了。留下一点阳气，重又开始了阳长阴消的过程。大圣被擒，穿了琵琶骨，不能再行变化，就是这个意思。而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助杨二郎捉拿大圣，亦不过顺天之行而已。

悟一子曰，此发明阴阳盈虚消息之理，泰极而否，大往小来，与时推移。以见大圣之神化不测，正顺用之中而不失先天之道也。篇中蕴义无穷，包涵靡际，不著一虚文闲话，予不识当日仙师命意下笔时何以能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若是。总由其道臻绝顶，心如太虚，天人幻化，文亦如之。浅者得其浅，深得得其深，一听世人学识之所自至，而惜乎世人之从来不识也。

观音大士传中随在出现，而此篇作一提纲，以为全书神观察识之妙。观之时，义大矣哉！观者，有以中正示人，致其洁清而不自用也。《易》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

观天下。”又曰：“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下有观我观民之愿，而上无神道设教之君；上有观己观民之德，而下有童观规劝之陋，非神观也。阴用而不与人者曰神观，斯能处顺之上而称大观也。何也？观道，一天道也。观天之神道冲漠默运，以教显神，非以神显教，不显之神通也。此观音大士所以临于阳消阴长之候，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观音大士即大观也；赴会即临观也；问原因即神观也。见席而残乱，虽有天仙，俱不就席，即阳消阴长之会也。命惠岸打探军情，即神观之点晴处也。仙师于此处先序于一鼎卦之象，以为末后收服大圣之地。鼎者，上离火下巽木，所以烹饪以享上帝，享圣贤也。蟠桃之胜会即用享也。以悟空之大圣而不与会，是不能用享。而致乱得非失烹饪之宜调变之理乎？此蟠桃之会，阴盛阳消之会也。其消息之原因，非神观之大士孰得而知之乎？势必阴愈进而阳愈消。否之会也，阳将尽而成剥也。运会使之，而非尽运会使之也。噫！仙师讽世之意微矣哉！

盖鼎者，金丹之秘要，故仙师不敢显言，特设一象于此，以候后人之察识。特取观音合掌一奏，以表神观之妙用，知阴方长而阳渐消也，有如是小人进而君子遁也，有如是濯州濯江口者。诗曰：“老夫濯濯”，下文即“小子跂跂”。小子者，阴也，居于濯江口者是也。显圣二郎真君者，坤之六二也。坤阴承天而动，其道适当光显，其功顺承而无不利。此时也，在大圣前此为姤为遁；后此则为否为剥也。六兄弟者，六阴也；一千二百草头神者，二六一十二也。初与二，小人连类而进，亦“拔茅茹，以其汇”也。草卒为萃，丛聚众盛之象。听调不听宣，跋扈可知矣。本部神兵驾鹰牵犬，见皆鹰犬之属。真

君笑道：“小圣来此”，分明说出小来也。必须与他斗个变化，变之一义微矣哉！《易》曰：“剥柔变刚”也。以阴剥阳，何以曰变？大凡君子去小人，声罪于王庭而共弃之，毫无留滞。故夬卦以五阳去一阴曰夬。小人去君子，理不直，词不顺。使日消铄而不知日变，见其术之工也。下文之一变二变三变四变，皆其术也。小圣又道：“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慢了顶上。”大凡小人害君子，必先纵之使逸，而后潜伺其隙，以示无迹。可见计之毒也。

领六兄弟收拴鹰犬一段，笑言举动宛然画出小人情状。大圣见了笑嘻嘻问其来历。说出根本，已知其阴柔善变矣。

二郎摇身一变，身高万丈，两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二变之三而成坤。坤阴顺天而动，其势焰塞天，事之常也。何以举三尖两刃神锋？尖字显然一小人，两刃宛然两片唇。见无忍人之心而有杀人之器也。青脸獠牙，朱红头发，非噬人之厉鬼乎？虽大圣之正气亦塞于天地，可与抵敌，其如草头鹰犬之起趋，大圣羽翼之惊遁何哉！

大圣知大难已作，就把金箍棒藏在耳内，变作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即明夷之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也。”盖卷藏其明，示不高飞；隐去其迹，使不见飞也。六兄弟一齐吆喝，见小人一得志而同声共吠之可畏。二郎圆睁凤眼，而何以圆睁？见平时犹假饰，仓猝之狰狞毕露矣。变作饿鹰抖开翅打，岂非恃其爪喙之利乎？大圣变作大鹞老，冲天而去，即明夷之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者是也。盖近者既不可潜，犹可入于左腹幽隐之处。执卑顺之节，得明夷之心出门而远遁也。鹞老者，示以卑顺有义也。二郎急变大海鹤攒上云霄来唳，仍用喙也。大圣入涧变作鱼儿，潜

伏之至矣。二郎一变鱼鹰，似青鸱非青鸱，收青也；似鹭鸶非鹭鸶，私路也；似老鸱非老鸱，权老也。大圣打个花便走，似鲤鱼非鲤鱼，循理也；似鳊鱼非鳊鱼，良贵也；似黑鱼非黑鱼，真清也；似鲂鱼非鲂鱼，内方也。二郎赶上来啄一嘴，仍用喙也。大圣变作水蛇钻入草中，非虺非蛇，潜于草莽也。二郎变作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吁！二郎始终用喙而最后最可畏。仙师描写至此，不觉令人通身汗下。

大圣又变作花鸭，能群居，自有行列，乃群而不党之物。二郎鹰鸱之侣宜可用群而免患，乃反恶其与鸾凤相交为耻，即挟弹击打，见邪正之不两立也。然何以不变而用弹？大凡小人恶君子，每不自发难端，嗾人弹击以害之。不变之中而有甚变也。大圣趋机滚下山崖，又变一座土地庙。此一变之妙，微言奥义，非世人所识。或批为文字之化境，或批为猴头庙以谑之，经数百年无能一窥。盖大圣变庙之妙，宜乎识者之寡俦也。大圣何以不可变而必变显然不可掩之庙，又何处不可遁而必变二郎而反入必不可入之二郎庙？其义已明白显著。欲知其义者，须读剥之上九“硕果不食，君子载与，小人剥庐”也。是时也，大圣登天无路，入地无门，蒙难坚贞，诸阳消尽，独上仅存。君子在上为众阴之庇，如庐舍然。倘剥极而食其果，是自失所庇也。究极于终，剥阳即所以自剥。故大圣变为庙如庐舍以止之，复变为二郎以同之，复入二郎之庙以示大圣之庙即二郎之庙，二郎之庙即大圣之庙以晓之。

故曰：“郎君不要嚷，庙宇已姓孙了。”言剥孙之庐即剥杨之庐，杨庐即孙庐也。所以硕大之果，戒小人之不食，宜顺时而止也。至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为旗杆，其中又

有妙义。君子避难遁世，贵先不贵后。如众皆先而我独后，是失时而贾祸。故无首而潜，遁之至也。遁而在尾，有形迹可窥矣。故遁之初六曰：“遁尾，厉。”大圣当姤而遁，天道之潜也，犹难掩于尾遁之危，识乎尾遁者乎！仙师特借其尾以发明尾遁之危有如此。

然遁不可尾而剥尤不可及尾。今二郎之剥极于上，亦已及于尾，戒宜速止而返也。至大圣口似庙门，宜享而不宜逐也；齿做门扇，齿尊而不可毁也；舌做菩萨，从慈而标现也；眼变窗棂，韬晦而糊明也。二郎乃欲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妒其明而钳其口也。大圣方当虎变之时，众人反举照妖之镜，谦躬下士，吐哺流言，今古同辙，无足异也。

其点查李虎张龙等一段，曲肖苞苴食黠态状，仙师立言之妙如此。但至要之旨惟在大圣之观而往，小圣之剥而来。来者所成往，小者所成大，观者所以成剥也。是故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所以明变化而行鬼神也。古之善御小人，必顺方张之势，静处事外，徐止其进。故《易》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剥时顺止以观天之消息盈虚，阴盈阳虚之时，君子顺乎天行而止也。不敢刚止者，顺所以止而止所以行。剥不往，与复利往，无二道也。

硕果不食，止也。何以不食？果者，阳也。阳非阴所能剥而尽，故剥极则复，小人自失其所庇，亦顺时而止。此观音之举二郎者，正观天之行而顺其方张之势以徐观其止，非助阴以消阳也。

不用净瓶打大圣，而令老君用金刚琢者，正静处事外，顺天之行而止其剥，乃止阴以救阳也。然剥也止也，皆天之行

也。顺其剥而止之，皆观天之行也。观实大圣之自观，特借观音以阐其理；止实大圣自止，特借老君以发其义；剥实大圣自剥，特假二郎以顺其行；剥实非大圣之自剥，特假大圣以明天道之剥。责人人自剥以儆其危。知其剥而顺止，知其顺止而必复，知其必复而道明矣。

观音合掌道：“贫僧请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门亲去看看虚实。”即观天道阴阳之虚实也。二圣把大圣围困，只是未得擒拿，“硕果不食”也。净瓶不用者，致其洁清而身不与，神观也。菩萨问老君“有甚么兵器？”老君道：“有，有，有。”左膊上取下一圈，一名金刚琢，又名金刚套。即前文鼎之六五、上九“金铉”、“玉铉”是也。妙在“有有有”三字。盖鼎之五虚中为黄，在君为实。五无实，以二之鼎有实为实，故观音以其无问，老君以其有答也。凡物之行在足，独鼎之行在耳。六五虚中德也，为黄耳铉。加耳者，应二坚刚。如贯以金铉，当始终如一。而贞固则利，故实而虚，虚而圆为圈。上九玉铉，而左上为阳居阴，刚以柔，节之如玉，温润而栗然。故左膊上取金刚琢，金并玉也。何以能套诸物而又名套？五虚中，虚故能容。

上者老也，五者君也，故为老君。惟老君之虚中而实，故能伏正而止变。二郎不能食大圣之果，大圣则能食老君之中，打中天灵跌了一跤，老君之顺而止之，即大圣之顺而止之也。细犬一口又扯了一跌，二郎神之顺而止之也，即大圣之顺而止之也。犬者戌也。九月之卦内坤而外艮，顺时止也。不顺时而行，行即止也；顺时而止，止亦行也。大圣之被捆而止，正大圣之自止而行也。七圣者，自复而反之七阴也。穿了琵琶骨，再也不能变化者，剥卦是也。止住上爻而硕果不食，留

果中之阳以转复开泰，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止住而不变，大圣先天之妙用，而非二郎之能穿而住止之也。学道者能观其微妙，而能于无画无文处安身立命，是即观音之神妙，阴用而不与人者也。

观之时，义大矣哉！仙师以大圣小圣发明金丹之道，予以儒者之道发明小圣大圣而未尽其妙者。不得不结言之：小圣者，承天而行坤阴也。以先天之道观之，在后天为男子也；大圣者，逆天而行乾阳也。以先天之道观之，在后天为女子也。以顺天为反天官，以讨逆为阴柔。老君为调和之主而反助阴制阳，金丹以逆用也。如此，予亦何能言其妙？亦观之而巴矣。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白话提要】在丹道的修炼过程中，先天真乙之气，又称“水中金”，需要在“炉”中锻炼才能收服。这个炉，指的是人体中的某一窍位。因为修炼时在那个部位生热，所以形象地比喻为炉。这就是悟空被放进八卦炉中锻炼的含义。进一步的修炼，就要行“五行攒簇”之功以定五行。悟空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受苦，即是此义。

悟一子曰，此结上文先天真乙之气自无而有，自有而无，自无而复，有复而泰，泰而乾，乾而姤，姤而否，否而坤，坤而复，终终始始，万劫常存。先天炼于后天之中，后天秘有先天之妙。仙师所由以后天之八卦五行揭示世人，欲人观察晓悟，修此一气以脱生死也。

一之祖曰无，无生一，一至十。阴阳流行之序一二三四五，正数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数止于五，究竟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只在二中，二又只在一中。得其一而百，行万善不离一中。百千万亿不离一五。

以五行流行之数言，则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阴阳对待之数言，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总不离乎太极。因而重之则变为六十四卦；因而事之则为三百八十四爻；积而终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数总不外乎八卦；八

卦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阴阳；阴阳不外乎太极；太极不外乎无。然则八卦五行总属一也，仙师并言之，各有深意。

所言八卦者，欲修道者在八卦对待之中观察其根源，即予首篇请示一图以证道之意。仙师早已明著于此。请先明炉中逃大圣之旨。修丹者有鼎有炉，上为鼎，下为炉。鼎之义，仙师上篇隐示之，提一观字以令人察识，非有鬼神之曲折，未可以测其妙。此炉之义亦非有鬼神之曲折未可以测其妙。盖后天之八卦伏有先天之气。大士神观得其火候。老君既执鼎之中黄以击大圣先天之灵而收伏之，仗二郎细犬之真土而不动，已如鹰之搏兔矣。非加火功煅炼，仍未得而收伏也。又非一切凡火及火雷二部之火所得勉强制服，必藉八卦炉中之真火方可煅炼成丹。紫阳真人曰：“自有天然真火候，何须柴炭及吹嘘”是也。故篇首火雷部诸神俱不能损伤，须老君领去，推入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煅炼出丹来也。大圣入炉钻在巽宫位下。巽为长女，柔道也。乃明入地中，文王囚于羑里之象。惟柔顺逊克以演先天八卦，而终无伤损也。风搅烟来，双眼~~燎~~红，乃明而见伤，韬明养晦，正所以善用其明而无伤也。故曰：“后来唤作火眼金睛”。适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只听得炉头声响，看见光明，忽喇一声，蹶倒入卦炉，往外就走，好似白额虎、独角龙，此龙虎二象合而为一矣。老君摔了个倒栽葱，脱身而走。噫！妙哉，神哉！前老君执鼎耳打中天灵而大圣一跌；此老君倒栽葱而大圣脱身。前是金丹之顺于鼎而结胎；此是金丹之逆出于炉而脱胎也。仙师“混元体正合先天”一诗，正形容丹成之妙，字字牟尼珠。最须察识处在“号初玄”，“非铅汞”，“还变化”等字。盖玄中之妙，难以言尽。此谓号初玄，尚有在此；非铅汞，尚需铅

汞。此为能变化，还有变化。

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之已曲折不可测识，又玄则更曲折而不可测识。故仙师于此特著大闹天宫一句。又诗曰，一诗两个又字，正又玄又字之精髓也。

何以又大乱天宫？盖先天真乙之精入于八卦之中，则后天而奉天时；出于八卦之外，则先天而天弗违。自与天争席而非天所御也。前大圣闹天宫而入于炉中锻炼，是先动而后静，前半下手之功也。所谓玄之也；此大圣又闹天宫而入于山下压定，是静极而动，动而又静也，后半下手之功也。所谓又玄也。然前大闹则有老君之鼎可伏，此又大闹则惟如来之掌可伏。彼以对待之八卦，此以攒簇之五行制伏。虽殊而妙用则一也。最妙在又诗曰四句，读者必解曰猿猴配心，心即猿猴，紧缚牢拴莫得外寻。故批《西游》者将心猿意马四字罩住全书，不知猿猴乃道体耳。猿性缓，主静；猴性躁，主动。喻道体之有动静，与人心之有动静相配，非谓猿猴即人心也。仙师提纲谓心猿，言心即猿猴者，意思有甚深而贵乎人之察识也。心即猿猴，明白浅显，何以著“意思深”三字？盖道体有静有动，修道者亦有静有动。动极则必静，静极则又动，动极则必静。金丹始终作用已尽在其中，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故曰“意思深”。第三句何以舍动于静而未言猿心和于意，而专言心？盖金丹作用，当静极又动之际，必须收伏猴之动而平定猿之静方成大道。故马猿未合，心意未和，不可紧缚牢拴，而须外导者，适马猿合作，心和意和而紧缚牢拴莫外寻矣。

大圣变三头六臂，在核心里飞舞。亘古常存，神将难捉等语，正形容道体变化之妙。解者又说关心，大误矣。然道

非常道，能修炼降伏者即是如来。切须根究来历，方好下手。大圣自道灵混根源乃先天之精，非凡间之物，只此敢来争先。一语道明天固先天，我亦先天。故敢与争先而无多让也。迨诱大圣入手，正金丹入手之候。而五根肉柱，一股青气，正合心意攒簇五行之时。中间柱子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即佛祖所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有一宝秘在形山，不在心肾，而在乎玄关一窍”者是也。故离不得如来掌中而未超于五行之外也。佛祖翻掌一扑，推出西天门外，化五行山压住，明示金丹之道，必五行攒簇而从虚空中结就。人心得此配合而有所依据，不落空亡，如《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可以不事作为，渐摩超脱矣。”

篇中殄灭妖猴安天大会，正定静安之的旨。《悟真》曰：“咽津纳气是人行，有物方能造化生。鼎内若无真种子，如将水火煮空铛。”大圣者，真种子也。盖有为者，无为之用；无为者，有为之本。必先有为而后归于无为，方了无上至真之妙道。若先无所为而从事静定，则命基不固，终落空亡。倘先有所为而未能超脱，则性地不空，尚域三界。紫阳真君曰：“始于有作人难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有作者，五行山下之心猿是也。有作而又无为者，五行山下之定心猿是也。

篇中自猴子成精及末幅屡提猴字，并不及猿字，正发明伏猴之功而后能定猿之静之义。至于五行山生根合缝，随入呼吸者，乃金丹吞入腹也。饥与铁丸，渴与铜汁，皆金类也。猿为水中之金，乃同类相济之义，其温养抱一之功乎？然则观如来之翻掌定猿，可悟后天五行之中，有先天真乙之精而无事远求，如翻掌之易伏也。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白话提要】在这一回，取经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以及白龙马相继出现。从修炼的角度来看，“经”就是金丹大道。《西游记》就是借唐僧取经这件事，来演示金丹大道的修持过程。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几个人物的设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完整、清晰地表达了金丹修炼中“三五合一”、“五行攒簇”、“性命双修”的内容。

沙僧为真土。在修炼中，真土即是真意。真土无形而遍历九宫，金、木、水、火没有土不能和合，所以作用十分巨大。

猪八戒为真汞，是离中真阴。离为火，猪属亥，亥中有甲木，所以又称为“火中木”或“木火”。

孙悟空为真铅，是先天真乙之气，又称“水中金”。

金数四，居西。水数一，居北。金能生水，二物同宫，所以四与一成一五。悟空为申，为水中金，是金水一家；木数三，居东。火数二，居南。木能生火，二物同宫，所以三与二合而成二五。八戒为亥，为“火中木”，是木火一家；戊己土生数为五，是三五。沙僧是土一家。三个五合而为一，就成为一个太极。有先天真乙之气才能生出三家；三家相见；行“五行攒簇”之功才能结成“婴儿”。“婴儿”即丹道修炼中所说的“元神”。唐僧就是这个“婴儿”。在道家的经典中，“婴

儿”又被称为人的“真性”或“本来面目”。所以，在取经的过程中，唐僧离不开悟空，也离不开八戒和沙僧。因为缺少其中一个，就不能“三五合一”；而悟空、八戒和沙僧也离不开唐僧。因为三者虽然命根已固，但尚未“明心见性”。直到最后大功告成，唐僧这个“婴儿”超脱出壳，师徒才相谢而散。

悟一子曰，前七篇明金丹大道乃修炼先天真一之气而成，其丹法根源、火候始终、下手秘诀包括无遗，学道者静观密察，得师指示，即可共证菩提，立跻仙位。恐世人愚昧，或谓仙佛乃系天生，非凡人可学而至；或谓参悟惟在一心，只自己可求而得，故下文推出玄奘一人，做个榜样，提出悟空、悟净、悟能、龙马做个作用，见得仙佛人人有分，非天生性成；彼我共济，非一己孤修也。但书中设险、设怪、作魔、作难，至十万八千之远，八十一难之多，一十四年之久，又未免起人骇疑畏阻之心，以为必不可至之地，必不可脱之厄，必不可成之功。若然，则是以《西游》阻绝世人也。仙师立言之意，发明未得真传，而有千魔万难之极苦；已得真传，而有一得永得之极乐也。故提纲云：“我佛造经传极乐”，正欲以至近至易者救度众生，若曰自有此经而可免十万八千之远，除八十一难之险阻，一十四年之淹久也。

观首篇劈头提出西游释厄四字，便晓西游原以释厄，非为作难也。然而为魔为难，因玄奘未得真经而设，似宜到大雷音见佛祖传经之后而得道，何以至凌云渡即已脱壳成真？不知大士奉旨寻僧，已传与五般宝贝，令其收伏三位，准备脚力。玄奘已密受紧箍口诀，真经之传已在大士上长安之日，固

不必到西天而即可得道也。特借必往西天以明大道根源之处；借十万八千之远，八十一难之苦，一十四年之久，以指明防危虑险，功程火候之至要。原不远也，远生于担荷之不力，浅迫之便途。知十万八千之非遥而道在目前，顿悟者一筋斗而已至矣；原无难也，难生于尘缘之迷惑，僻漏之参差。识八十一难之易解而乐自无极，大勇者一金箍棒而已了矣；原非久也，久生于不识药物之火候，锱两之奥妙。知一十四年之非久而经可立取，善知识者金箍紧而即已入我彀中矣。

第不能历极苦之假，不知极乐之真；不历极苦之苦，不知极乐之乐；不历十万八千、八十一难、一十四年之远险而且久，不知九九之止一九，两藏止一藏，五千四十八日止一候也。

此经本于《阴符》、《道德》，造自黄老，仙师特托我佛以教唐世，以广其传。玄奘以示其标，西游以演其义，取经以发其旨已耳。倘必如玄奘之西游取经而始可成道，则是上世应鲜古佛真仙，后世断绝佛胎仙种，为甚繁甚难甚幽远，人人必不可得之。道非至简至易至切近、必可共得之道，则大违我佛传经之婆心矣。我佛传经妙有二义，未得道者，令如玄奘之往西而取经；已得道者，令如悟空之到西而皈佛。总一传也，总传一极乐也。其经音之微妙，在人神明而察识之，故必观音大士之神观为能奉行也。

篇首一诗言参禅冥悟之众，虚费工夫，如磨砖作镜而不可鉴形，积雪为粮而不可充饥，到老无成，迷悟年少。其言毛吞大海，芥纳须弥，总属虚无。据之说而金色头陀未免傍观微笑矣。人能悟此，则超十地三乘；滞此而不能悟，则入于四生六道而轮回，万劫不可脱也。谁人能听得绝想崖前无

阴树下恍惚杳冥之中有杜宇一声之春信，忽然惊破晓梦耶？因致曹溪路险而不可行，鹫岭云深而不可到，茫茫无畔莫可捉摸。此处，故人之音信杳绝无闻耳。须知千丈冰崖之间有五叶莲开，超然而出，有声香袅袅，透垂帘而远古殿也。人能于此中识破源流，便见龙王三般之至宝，始可谓得丹而成仙作佛也。岂彼禄关参觅所得窥其涯涘哉？

盖禅关只在性体上求而不从命根上着脚，徒费工夫，万万直至老死，茫茫终归大化，可悲可惜。是皆不识五行山下心猿之事。并不识五行山下定心猿之事也。故如来回至雷音宝刹，对诸佛讲道：“我以甚深微妙慈悲般若之心遍观三界，根本性原，毕竟寂灭，同虚空相，一无所有”。根本性原即本来面目也。虽难以径入寂灭，而专从性体参求，至得道之后而观性原，毕竟寂灭，同虚空相，一无所有。言同虚空相，则非顽空。言一无所有，则非绝无。“我所殄灭乖猴之事，三界莫有识是事”者，乃至真至妙而非寂灭顽空者，特以名生死始而法相应如是耳。倘谓性原本空而莫识是事，则非我之甚深；而从事寂灭，则亦寂灭而已矣。

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则死而为天地之始，有名则生而入于五行之中。如乖猴是名，生而死始，法相有乖本性根源，故出不得如来之掌而超脱五行之外也。

佛祖盂兰宝盆中百样奇花，千般异果，是有名万物之母，贞下还远之象。此间也。即佛祖所谓“我有一宝，秘在形山，诸人还识得么”之义。故大众请如来明示根本。如来宣扬正果，发三五之妙蕴。禅心朗月，真性涵天，此谓天地鬼三藏之真经也。总而言之，三藏止三五，三五止一五，一五止一

而已。一也者，乃修真之径，正善之门。

此经出于西方，必须东土求取，非有静观密察如大士者不可得也。如来道：“这一去，要踏着路道，不许在云霄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谨记路程远近之数”。言修行者务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得悬空虚想，躐等妄作。又须机活神圆，毫无执滞。其中有火候功程次第，切须谨记，不可违错。

五件宝贝之内有锦襦袈裟一领。袈裟杂染之服，锦者五彩丝织成，在五色为青黄赤白黑；在五德为仁义礼智信；在五行金木水火土；在五伦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五方为东南西北中央；在五音为宫商角徵羽；在五味为咸苦酸辛甘；在五季为春夏秋冬四季，至于五官五谷之类，不可罄述，总一五也，总锦襦一领之宝贝也。九环锡杖一根。环者，圆成无端之象，在理为循环；在阴阳为往还；在火候为九环；在体用为连环；在四隅为围环；在鬼神为屈伸；在天地为功用；在死生为终始；在四通为无碍；在隐显莫测为智慧；在因事制宜、随机应变为权，总一五之中也，总九环锡杖一根宝贝也。此二宝一是体备，一是功用。故取经人坚心来此，穿则免堕轮回，持则免遭毒害矣。又三个箍儿，唤作紧箍儿，虽然同样三个，而用各不同，又有金紧禁咒语三篇。金者禁也，进退之节也。以金禁制使无遁情。一用于收大圣，以用为禁；一用于收黑熊，以不贪为禁；一用于取善财，以善舍为禁。用各不同，大士用金之妙也。此修丹之秘要，下士闻之，莫不大笑者，故仙师隐示而不显言。何以故？修道者，物累净尽，一尘不染。金所首禁，此解常理，人必信以为然。然殊不知金所首用，倘一刻暂离，则放纵无可约束，而不能使彼入我之门。故惟首用其金而紧紧禁制，方免逾越狂悖之患。何以

故？金者，人见之而莫不首肯，莫不触目，莫不动念。故金念一动，势必目昏脑急，刻难自宽，不容不就金听令矣。真人曰：“欲求天上宝，须用世间财”；乃秘要也。且金虽一色，而用各不同，念亦各别，紧禁之法则一也，若世人荡检逾闲，而圣人作金科以禁制之。又一范围之法门发露。至此，人必以为穿凿而大笑之。请看篇中“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咒语念一念，管教他入我门来”之语，却甚明显。然则不自吝惜其金而金禁制，仍与前解常理不相悖谬。知此者，灵山脚下即金顶大仙。坚心求道者，二三年之间即可至此，原系真言成道之速者固如是耳，非谓一十四年乃其定期也。然五件之中有三个仍有三五之义，不可不知。

自此而沙僧现相矣。这沙僧乃丹道中至要至妙所在，读者却又认错。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散涣无力，不能负芥，及底而后止，故名弱水。”杨子云甘泉赋曰：“东烛泛海，西耀流沙”，弱水流沙，西域实有此地名，仙师特借以喻情欲易沉，性基难固，必藉真土以凝结之。真土者，真意也。流沙者，土之无定者也。真土无形而遍历九宫，水金木火无此不能合，其功莫尚，故又名沙和尚。至卷帘大将之名，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七日一次飞剑穿我胸肋，没奈何寻行人食用。此等全无意味，不知确有妙义：帘者，所以隔别内外，防闲廉耻，彼能卷之而嫌忌，蟠桃会所以合欢心也；玻璃盏，千年之水化成，西方至宝，所赖以合欢者惟此。彼用意不诚而失手打碎，各失欢心，褻宝溺职，其罪滋大；七日者，天心来复之候也。清夜自思，肘腋幽隐之地，能无抱渐刺痛，如飞剑然？岂徒食取经人之肉而成无用一妖孽哉？其

九个骷髅譬九宫之真土，故水不能沉。取经人自有用处。其用处之妙，姑俟收伏时再详。此处指沙为姓，起名沙悟净，入了沙门。他洗心涤虑，再不伤生。可知欲皈依净土，须真意真诚，不可疏失，以致伤生害命也。盖长生命基金全赖此土和合而成，土为炼丹之至要，彼解沙僧为金水者，不知真土之为用而妄揣臆度者矣。

自此而猪八戒现相矣。猪属亥，亥中有甲木，木能生火，故曰“悟能”。亥字从乙孕也。从二人，男女也。有二首六身，为十月纯阴。阳无终绝之理，得生生不已之义。金丹非其和合锻炼不能成就也。天河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蓬者，转旋无定，遭逢不常，曲直之性。顺义而爱金酒者，水金也。一逢水金即转旋无主，虽嫦娥亦戏弄矣。一灵真性近于畜类，故错了道路，投在猪胎。

甲为阳木，卯为阴木，宜与卯二姐配合。配合不上一年死了，乃阳生阴死之义。一洞家当尽归我受用，盖亥中乙孕，得禄于卯也。吃人度日，一味嗜酒好色，而伤生害命，所以为妖。及得菩萨点化，如梦方觉，从正受戒，断绝五荤三厌，故曰猪八戒。

自此而白马现相矣。古今奉为指南者，以猿为心，以马为意。若云马是意，心者意之体，意者心之用，则齐天大闹天宫，筋斗云等神奇不测，均应系白马所为，何以专言猿耶？此可悟白马之非意矣。白马者，金象龙马也。乾为龙为马，马乃纯乾之物，乾乾不息之义。言修道者必乾乾不息，有大脚力、大负荷如龙马者，方能至西方而取经耳。彼凡马无力，不免为鹰愁涧所阻。若认马为意，彼独非马乎？何以被龙马所吞而必须龙马耶？但另有一要义须指明：修道者以降龙为首

务。若放纵恣肆，则自毁其明珠而为孽龙。脚跟不实不堪载道，何能致远？故须潜之深渊，慎明养晦，而后可以善其用也。

自此而大圣山活离隐矣。其先天真乙之妙已问悉于前，无庸再赘。

总而言之，木数三，居东。火数二，居南。木能生火，二物同宫，故二与三合而成一五。悟能亥也，为木火一家也；金数四，居西。水数一，居北。金能生水，二物同宫，故四与一而成二五。悟空申也，为金水一家也；戊己土生数五，是三五也。悟净为土一家也。三五合而为一，即太极也。太极者，至大之谓。极者，至要之谓。其理在混沌之中。

一动而生阴阳，阴阳者气也。所谓理生气而气寓夫理者也。有先天真乙之气而始能生三家；由三家相见之后而又能生先天真乙之气以成婴儿也。婴儿全赖此一气之运用，而后能脱胎以成真人。玄奘即婴儿也。故玄奘离不得悟空。即悟能悟净亦离不得悟空也。《悟真篇》曰：“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本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此的旨也。噫！发明至此，世人莫测所谓，未免妄揣臆度，邪说秽行将至。真无上之妙地，如同儿戏。有志学道者务速求真师，逐节指示，免堕轮回。

此回结尾大圣见性明心四字，这心字方著人心上。即前篇菩提祖师所谓成道之后，须要见性明心者是也。学道之始便能见性明心，亦是禅二叶之妙。但只知无为，不知有作，不过独修一物之孤阴，何能结丹而成圣胎？终落于空亡，可悲可惜。紫阳真人曰：“但见无为为要妙，不知有作是根基”。上阳祖师曰：“到老无为如何得乐？入室采铅是云有作。大隐市

朝又谁知觉？欲成匡廓先立鄞鄂。得一黍珠方是不错，九载坐忘无为功博。行满三千与众共乐。若只无为不先有作，此乃愚夫自相执着”。殷勤数语以晓后学，盖见性明心是得丹以后之专功，攒簇五行乃作佛成仙之根本。若只见性明心而不知攒簇五行，必不能超脱轮回也。如唐僧之未成婴儿，必藉三家以结成；如悟空之已定五行，则必见如来以超脱。读到师徒上无底船彼此相谢之语便了了。

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白话提要】在丹道的修炼中，“水中生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水”指肾水；“金”指肾水中的一点真阳。救全这一点真阳，就是救全自己的性命。

陈光蕊救了金色鲤鱼，金色鲤鱼也救了他的命；满堂娇生了儿子江流，江流也救了母亲满常娇。鱼为水中之阳，金色鲤鱼即水中之金。满堂者金玉，满堂娇为金，江流为水。满堂娇生江流，是金生水；江流救出母亲，是水生金。金水互生，颠倒运用，正是丹道修炼的要旨。

悟一子曰，读书不具只眼，埋没古人苦心，譬犹食珍珠而不知甘美，获卞璞而等之**碌碌**也。如此篇读者谓不过叙述唐僧履历已耳，无甚意味。且事迹矛盾于世法俗情，亦多未洽，难可信据。如高结彩楼，抛球卜婿，婚礼所不载。状元母何至单身侨寓？宰相之女宁乏相送？赴官州牧夫人断难私到江边。片板作筏，亦非保赤善策。抛球之爱女何一去不相往来？税官之慈闱何别后遂成乞丐？即曰官拘资格，必无一十八年不调；虽云亲故疏稀，岂无一二瓜葛？闲问寻亲认母，何能径入内衙直之水隔，岂斗大之州署令官寒不设闾人之启闭，终鲜**臧**获青衣之在侧耶？及事败成擒，又何以统兵六万之多乎？种种不经，读者厌听，前人乱将此篇删斥，以为可有可无。噫！仙师学贯古今，胸罗造化，熟谙世态人情、典

章矩矱，岂肯下此疏陋之笔？不知仙师寓意立言之高妙，正在于此，而非众人所能测识也。

盖仙师直朔玄奘父母生身之由，以明作用金丹大道之本。后篇之八十一难基此，正果成真基此，总不外救活金色鲤鱼，以水生金，颠倒反覆之旨也。夫金能生水，失水则就刀俎而不能全生；水能生金，得金则通神灵且能救死。故全金之生乃以自全其生；救金之死即以自救其死。一贯之旨也。观音奉旨上长安之旨也。故母能生子，子又能生母。母子互相生而丹法备矣。试观满堂娇州衙生下一子，耳边南极星君叮嘱曰：“奉观音法旨，日后夫妻母子团圆，谨记吾言，快醒快醒。”写为提醒世人，岂止为满堂娇一人而设哉？满堂者，金也，开山之所出也；江流者，水也。金娇之所产水也，金生水也；私出江边抛弃，金生水也；直流至金山停住，金生水也；在江州衙内寻我母，水生金也；忙进宅内将母解救，水生金也；慌得玄奘拼命扯住，水生金也。全然不辨世上诸般之伪，不知水中一味之真，此惟大士之神观为能奉其的旨也。

观音奉旨上长安，欲长安观见大道也。无奈长安改元贞观，谨能窥观。仿佛同女子之贞而已。上有贞观之主，则不能观见大道。而下有魏征之相，自不能启沃大观。

魏音伪，伪也。征，分验也。观既贞而不大，则征自伪而不真。恭己无为之化邈焉，举世莫能观矣。此义非予穿凿，请观仙师篇首提出“贞观魏征”四字，大是分明。试就玄奘父母之所遇而观其伪。开选擢元授职之任，光蕊也。而任事者，实巨贼刘洪。求贤用人之伪有征；以宰相之女而抛球自媒，失夫妇正始之道，婚礼之伪有征；令官死于盗，贼党横于官，君相不知，寮家莫问，君臣法度之伪有征；一官十八

年不調，从賊虐民而不知銓，选求莫之伪有征；缚一伪州统兵六万，军政庙算之伪有征；文章为进身之阶，不知为杀身之梯，文章之伪有征；居官为荣身之地，不知为亡身之途，名之伪有征；契妻同行而分飞在顷刻，恩爱之伪有征；久历年所，父母不卜儿女之存亡，儿女莫通父母之音信，故亲不能周旋交游，亦无相接，眷属朋友之伪有征。光蕊得官得妻，伪也；刘洪得官得妻，则伪中之伪。光蕊得君得民，伪也；刘洪得君得民，则伪中之伪。光蕊得死得生，伪也；刘洪得生得死，则伪中之伪。张夫人有子而无子，母子之伪；殷小姐有夫而无夫，夫妻之伪；开山夫妇有女而无女，孝慈之伪。一切皆伪也，一切皆贞观也。总不如救金色鲤鱼水中之一味，而能贯彻始终，使骨肉团圆，真切受用也。救金之道惟以水生之，子报母恩也。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其所观之贞于正，与篇首贞观相照，结出本旨。江流僧立意安禅，其所观之大乎正，与观音奉旨上长安相映，反结贞观之伪。惟在人之神观察识而求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可矣。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征相遗书托冥吏

【白话提要】这一回似以龙王行雨差迟，犯天条被斩一事，说明修炼中的所谓“金丹采战”之法，是旁门邪道，自取其死。若想赖其长生，不过一场大梦而已。

悟一子曰，此篇言贞观之君相不能大观，所作为者皆在梦中耳。人无有不梦，无不知梦之幻，无不知世事如梦之幻，何独于唐之君若相梦龙求救，梦斩业龙，遂疑为荒唐不经耶？非特唐之君若相作是梦，即往古来今之人，亦无不可作是梦，又何疑于当日逢君之旨、丞相之意而无不甘与之同梦耶？君曰“朕梦如是”，相曰“臣梦亦如是”，将亦曰“臣梦如是”，寮采百执亦孰不曰“臣梦如是”，举国庶几亦孰致不曰“臣梦如是”？

斯时也，设有大观之士正色执笏曰：此梦也，游魂为变也。能明心见性，神观至真无上之妙道也。一切世情皆幻也，何况于梦？唐主能憬然觉悟，曰：“固梦也。”则梦不可见梦，而径河无断头之龙，相府灭斩龙之剑，云端泯落下之头，国门绝吊悬之首。不致于梦死梦生而梦梦不已也。无奈其为贞观也，所见之小也。以为违天之龙而求救于我，我能救而许之；行天之刑而授权于我，我能运而斩之。善伺君意者，则必从傍策之曰“可救”，因而手谈借箸矣；巧合相心者，则必乘时献之曰：“可斩”，因而悬挂市曹矣。然则是梦而梦犹易

觉，非梦而梦则难觉。是梦而梦，有觉而解脱之时，伪中尚有真，观音将柳枝救脱是也；非梦而梦，终无觉而甦醒之候，伪中还有伪，魏征作书崔珏是也。魏征上欲操天曹之刑，而人曹之刑皆其所操可知；下将作阴府之弊，而阳世之弊不难自作可知。一伪无不伪，一征无不征。皆观之贞者为之也。

仙师非以抑魏征也，特借以喻古来世情之变幻，无非伪征也，无不贞观也。究而言之，不如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张渔李樵为有下稍有定见也。其言曰：“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可知名利皆伪，而争夺之为梦。“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可知爵宠之皆伪，而承恩之为梦。又曰：“前途保重看仔细，明日街头少故人。”何等提醒警切！

袁守诚知鱼之投网，知命之犯岁，知雨之有数，先觉而不入梦也。泾河龙惑于夜叉，惑于断课，惑于赌赛，惑于鲋军师，则放心争胜，违法妄行，梦梦而入梦矣。唐王梦业龙求救，诸臣会议怪梦。魏征梦斩业龙，对唐王梦中出神运剑。唐王梦业龙夺命而见鬼怕鬼，一团梦也。文武夜守宫门而镇鬼御鬼，举朝梦也。甚至唐王晏驾，魏征管保长生，似天子之死生在其掌握。致书崔珏，称梦中尝与相见。以阎君之权柄，听其转移，岂不成大梦哉？唐王所以笼书入袖，瞑目不返矣。此拙龙公案，乃唐王与诸臣心中自造之境象，其隐征姑候后篇发明，而真为梦则与槐蚁蕉鹿同一寤寐。初何怪异之有？但老龙拙计原非己出，而行雨差迟，自取天诛。奥旨深意，非名言可传，聊成一诗示意：“云雨施行万物资，切须检点莫差迟。拙龙赌赛违玄旨，致使神锋项后随。”《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其斯之谓欤？

今之时师以御女采战之术迷惑世人，致取杀身之祸，亦即蚺军师教老龙行雨克点，犯天刑者也，可不鉴乎？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白话提要】 阴阳的感应，因果的报应，和男女赠答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来必有往，有因必有果。修炼之人，如果心存诈伪，则寸心难安，是自造地狱。就象太宗一样，虽然求崔判官在生死簿上虚添二画，终究“放心不下”。天堂和地狱，都是自心所设的境象。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全看你的心在哪里了。

悟一子曰：此篇正言唐王入梦，以明阴阳感应之道，即男女赠答之理。有感必应，有果必报，毫发不爽也。

唐高祖曾梦身死坠在床下，为群蛆所食。智蒲禅师解为亿兆趋附之象。太宗是梦未之前闻。然昼之所为即夜之所梦，地府之游，其贞观之幽隐乎？幽隐之恶造于心而形诸梦。此处正宜提心字作主，以见人心之险即成地狱之险，如影随身，不可泯灭。

篇中太宗渺渺茫茫独自一个惊慌难寻道路，忙致私书求庇。见鬼门关，即有先主李渊及兄弟索命。折辨鬼龙公案添注生死簿，游观地府悚惧惊心。经十八层地狱，心中惊惨。目击奈何桥，心又惊惶。到枉死城，心惊胆战。见一伙鬼魅拦住，慌得无处躲藏。向崔判求救，借相良金银贿免。见六道轮回，判官叫太宗明心见性。直到阴司里无冤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福。凡百不善处俱可一一改过，方结出正旨。

可见阳世间不作不善之事，则阴司里无地狱之险矣。处处俱从心上描写，而出皆太宗平日所为，问心难安之事也。

评《西游》者，此篇反不谈心，真不可解。最提醒处在众冤魂索命，判官道：“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你。”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哪得有钱钞？”此所谓“万两黄金将不去，一生只有孽随身”也。判官谓得些钱钞可救，岂真可救哉？正谓此处钱钞不可道，用不着，如何救得你？下边借相良之金银，岂真可借哉？正谓阳间作恶有恶报，作善有善报，一到阴司，帝王之十三年反不如匹夫之十三库，帝治之十五道反不如匹夫所寄之一库也。妙意都在反面，读者切勿泥文。读至后回相良夫妇所积者，系斋僧布施善果，非尽属金银纸钞，自可晓然。

太宗因老龙之故而入大梦，一到鬼门关，宜撞见鬼索命，何以劈头撞见先主李渊及兄弟等，并不见鬼龙耶？仙师寓春秋之意与隐言之中，予发《西游》未发之义以明仙师不言之隐。隋纲不振，天下共逐其鹿，倡义旗而除残暴，救民水火，名正言顺。奈何用裴寂之诡谋，遣隋宫人入侍高祖，劫之以必从之势，啖父于不义，违天犯分。有千维皇默运之诛，其谋臣辅佐，实相成之。高祖云行雨施，失于检点，是即老龙为鲋军师所误而违时克点，云雨差迟，罹天刑而遭慧剑，岂不宜哉！泾河之龙，实李渊也。龙潜于渊，老处于浊，泾河固其所也。惟是太宗化家为国，谬云救父之危而莫救天理之诛。伏甲玄武门，密言淫乱后宫而自称功高不赏，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举，实劫父杀兄得天下，与杨广同辙，是亦亡隋之续耳。广以十三年而亡，世民以十三年而死，亦其宜也。仙师于太宗口中发出的旨，曰：“朕回阳世，惟答瓜果而已。”

南瓜者，南离属心，言只要心地光明。结果为报也，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李，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李氏投环，刘全顶瓜者，投以木瓜也；翠莲借尸，玉英下降者，报以琼李也。男女即阴阳之道，赠答即果报之理。永以为好，虽死而犹可重生，较之私添二画，假借一库者，虽回生而仍如大梦，相去何知哉！然太宗固一梦而非真死，一切地狱境象，皆其心中所自设。故诸臣当回阳之际道：“陛下有甚放心不下？”此实录也。修道者修心炼己以求大道，倘欺罔诈伪，寸心难安，即是自造地狱。故老龙听鲋军师放心无忌而难逃一铡，唐王求崔判放心不下而虚添二画与彼。悟空放下心打下森罗殿，自勾死籍，并除十类者，固同梦而异觉也。总能了道而放下心，则必如悟空之明消死籍而竟可登天；不能了道而放心不下，则欲如太宗之暗添生期而未免入地。天堂地狱凭心所在，可乐可畏可不慎哉？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白话提要】玄奘在法会上讲经，观音菩萨叫道：“你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这里所说的“大乘”，就是金丹大道。菩萨送玄奘锦襴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条。袈裟象征“五行攒簇”，锡杖明指九转之功。玄奘号“金蝉”，金为百炼不磨，光明融结之体，比喻性体虚灵不坏；蝉为物中高洁之品，比喻清静无为，真性涵空之意。玄奘性体具备，但命根未固，就象金蝉的空壳一样。所以必待收得徒弟，三家相见，结成婴儿，方为“大乘教法”。

悟一子曰：醯鸡谓瓮大，井蛙谓天小，非瓮果大，天果小，局于观也。

篇中复提贞观二字，以志建会之始，见为女子之贞观而非大士之大观。若太宗之治续贞观矣。玄奘则进傅奕之奏议，贞观矣；萧瑀则进要，皆贞观也，即如太宗赐玄奘五彩锦襴袈裟，以为极华丽宠渥矣，岂知有佛赐锦襴袈裟，九环锡杖为巍巍绚烂之至宝？得菩萨一番赞美，而太宗前赐袈裟未免削然无色，如太宗命玄奘集僧参禅讲法，大开方便，谓之建大会矣。菩萨拍着宝台厉声高叫：“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得菩萨将大乘三藏法指示，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体，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去无来。而玄奘素所得力众讲之教法，已只可浑俗和光。何也？观至美而美

者，失其美观；至大而大者，失其大也。菩萨显出救苦真身，庄严色相，半空中落下简帖，内云西方有妙文，求正果金身。此西方之妙文，即金丹之正道也。玄奘愿往西天，号称三藏，已包三藏之真经于一体，合三家之五行于一号。三藏二字已是大乘。何谓三藏？以经数而言，五千零四十八卷为一藏，共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以五行而言，金水一家为一藏，木火一家为一藏，土一家为一藏。以阴阳而言，天为一藏，地为一藏，鬼为一藏。鬼即二气之良能，盈天地间皆是也。此时已得三藏之名而未得三藏之实，故称之金蝉。蝉者鸣不以口，饮而不食，处卑而趋高，物中最清高之品，以喻清净无为，真性涵空之意。金乃百炼不磨，光明融结之体，以喻性体之虚灵。然性体虽具而命根未固，所谓巍巍佛堂，其中无佛也。故玄奘得小乘之法门，只如金蝉之空壳而已。必三家相见之后，方能充实命基，成真金不坏之体而得见如来。此大乘教法也。

观音奉佛旨而来，已于五色锦襕袈裟、九环锡杖二物显示其旨。玄奘受赐，已接受佛旨，了无剩义。袈裟象五行之攒簇，九环象九转之返还，故曰显化金蝉。不曰度而曰化，正如时雨之施，一时甲折勃然生发矣。读《西游》者往后看去，无不以为希奇怪诞，疑惑不经，不知下文三徒即三家相见，为药物也，八十一难即九九返还，为火候也。夫五行之情状，九转之神灵原变幻无定，不可测变，笔墨所到，俱是真实妙相，庸常至理。其中勇猛精进，防危虑险及一切法度细微之旨，无不毕具。指明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一句，大是显露，夙有仙骨者若能熟读此书，察识奥妙，即如真人之亲授的旨，而锦襕袈裟九环宝杖之至宝可当身披执矣。然玄奘必

得三徒而后拜见如来，其义易明。三徒已了长生之道，命根坚固，自是万劫不坏，何以反以玄奘为师？其说难晓。盖仙佛同道，佛曰丈六金身，仙曰修成二八，俱是有为而至于无为。了命不了性，如宝镜不磨而无光，非有为之真空。了性不了命，如筑室无基而安柱，是无为之空寂。故有为者，必见性明心而始能超脱五行，三徒之皈依佛法是也。无为者，必攒簇五行而后能超凡入圣，玄奘之收伏三徒是也。三徒未尽者，无为之妙，玄奘有焉，故以为师；玄奘未尽者，有为之妙，三徒有焉，故以为徒。师徒合为一体，便是金丹大道，无上至真之大乘教法。直到上无底船脱壳之后，结出师徒彼此相济，两不相谢本旨。祖师曰：“人生如泡幻，若没个泡幻，大事无由辨，若得大事辨，安用此泡幻”。到上无底船而脱壳，正大事得辨，为金蝉脱壳而化也。

全书师以佛子而命名玄，徒皆仙子而名悟。非悟不玄彻，非玄不悟彻。仙即佛，佛即仙，无二道，无二用也。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白话提要】双叉岭是人心和道心的分界岭。唐僧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路上，由于心生迟疑，所以妖魔出现。寅将军又称“南山白额王”，南为离，离为心属火。熊属火，寅木生火。特属土，而火生土。所以寅将军、熊山君、特处士三个妖魔，指的都是人心。古代圣人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对修炼来说，人心就象三个妖魔一样危险，而道心却是微妙的。不能灭人心而生道心，就难去西天取经。唐僧在双叉岭遇到第一难，就是这个道理。

悟一子曰：舜曰“人心惟危”，庄子曰“愤骄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危也，愤骄也，深著人心之险也。尚书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驭六马”，以六马喻人心也。然御马在乎羁勒，御心在乎敬。敬者，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故修行业道，出门头一步工夫全要御人心之险，不遭其陷阱也。

此回乃三藏西游第一步。众僧议论，定旨纷纷，说得艰难。三藏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说者谓此二句，了了全部宗旨，别无些子剩却。噫！认人心为道心，是认心为道，认假为真，大错了也。不知此心种种皆魔务，须三藏除根，切要坚强刚断而已。若心灭已了宗旨，何必又向西方取大乘真经耶？便是肉眼愚迷，不识活佛真形有丈六金身之妙，如出门到山河边界便错走了路径，忽然失足跌落坑

坎之中矣。篇中显已演出，故心生魔生二语，不过指明人心之险，教人首先下手，为起脚之地耳。三藏疑二即是陷阱，心慌即是虎现。人心犹虎也，虎陷人与心之陷人无异，陷于心穴与陷于虎穴何殊。何以见之？诗结之“南山白额王”，南为离，离为丙，丙火长生在寅，为寅将军，明指寅将军为心也。又恐世人不识，衬出熊特三魔以证之。熊属火，寅中之所生，特属土，丙中之所生也。魔王曰：白送上门来，总形容人心自用之险也。然人心险于疑二而不险于惟一，故山君曰：“食其二留其一可也”。下文金星即一之本性。二者凡心，一者道心。此时三藏昏沉无主，不能得命。得命之道惟仗真一之金。忽见老叟手持拄杖，即本性之主，持而可得命也。故谢老叟搭救性命。老叟遂问可曾疏失甚么东西，三藏答以两个从人被食而不知行李马匹在何处。老叟指道：“那不是一匹马，两个包袱？”三藏回头，果是他物件，心才放下。此等闲言却是要义。盖二从人为凡心，已陷阱而被食。三藏得见主持而道心独存。一马两包袱，道心之象，乃原来之故物未失而向西有基，才放下心也。金星引出坑陷，而复指前有神徒，盖指明既有道心，当坚心进发，人已共济，而难以独行自至也。老叟道，此是双叉岭，乃虎狼巢穴，又云只因你本性元明，所以吃你不得。此等观点极为明显。三藏既而遇虎遇蛇，种种魔毒，明知心中自生而无可解脱，孤身无策，只得放下身心，听天所命。此便是本性元明，灭却人心，暂存天心之一候也。然此处为天人去来交并之途，故身在峻岭之间而进退维谷。双叉之义即墨子“悲歧路，可以东南，可以西北”之时也，所以有白额王、刘太保争持交战于其间。一人一兽，分明写出人兽之关，惟正可除邪而欲不胜理。能主敬自持，勇猛刚克，

则心魔自灭而可食肉寝皮矣。刘者，谓可胜殷而遏刘止杀；伯者，谓能争长而把持家政；钦者，内恭而外钦，主敬以自持也。手执刚又者，刚强而不可屈；号镇山太保者，镇静而不可挠。主敬不在心之外，故为同乡；行敬道先孝之中，故为孝子。惟主敬，故身穴虎狼而不危；惟行孝，故独镇荒山而不险。以虎狼充家当之茶饭，刚足以除欲也；以念经书超度之孝思，诚可以格幽也。敬之一字，固安危夷险之津梁也。然尚与虎狼为伍而不能超脱凡笼，只可镇保此山而不能离越界外，到两界山未免畏阻。盖在天人之分途，而不能从一前进也。此之谓能留僧而不能送僧。

吁！山君食僧而留僧，食其二也。镇山食虎而留僧，留其一也。然而非虎食之，僧自食之；非钦留之，僧自留之而已。若双叉岭两界山，则又有辨双岭为人兽相持之路，两界为性命进止之途，不可不识。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白话提要】这里所说的心猿之心，是道心而不是人心。道心是五行中精一之神，而不是心中思虑之神。眼、耳、鼻、舌、身、意，是天之六贼。人见不到它们，因而心无所主，与物俱扰。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通过色、香、声、味、触、法，人的性命为六贼所夺。悟空扑杀六贼，就是以道心扑杀人心。

悟一子曰：人心如良莠，道心如嘉禾。若除尽凡心而无圣解，譬无谷而芟蕘稗也。蕘稗芟尽，一空田而已，如何便可真得？饥债祖师曰：“鼎内若无真种子，犹将水火煮空铛”是也。提纲心猿之心即道心也。道心非心中思虑之神，乃五行中精一之神也。必得此心为真种。长有虞氏特著“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妙，读者错认人心为心猿，而不识美猴王为精一之真种，是认螟蛉作亲儿也。然此心未离于五行，犹是生死轮回之根蒂，必至有为而造至于无为，心佛两忘，善恶俱泯，方为超神大化出世无上之大法。

开首一诗本紫阳真人原文，字字牟尼，切须熟玩。其“知之须会无心诀”一句，明指不可执心之奥义也。盖精一之妙自虚空中来，不是心不是佛，乃无相之真如，无体之真相。始始于攒簇，终终于浑忘。终终始始，万劫不入者也。若上敬修心，总有伯钦之大力，亦仅可免于虎口，安能超出界外

哉？然此事难知，故词内而以知字示人，谓能知得，方能行得也。如伯钦在两界山见那猴求救，道不知真假，特如那猴道是真，决不敢虚谬，即世尊所云“我今为汝保任此事，决定成就”之意。

绝顶揭起六字，猴精果然出穴，别有玄旨，非笔所能尽。惟知人心之不可不灭，道心之不可不生。灭人心生道心，便是修道起脚。故救出心猴而即名行者，知之真而行之始也。行之第一步先在伏虎。过了两界山，忽遇猛虎。此虎非心内陷心之虎，乃身外资身之虎，故曰：“送衣服与我穿的”。一见行者，伏尘不动。虎性不狂，与心猴归正无二。取作衣裳，可为一体。行者之伏虎，即三藏之降猴也。其旨微矣。老孙自夸有降龙伏虎手段，已予提下回降龙为第二步矣。诗中“一钩新月破黄昏”，绝色丽句，读者不过目为点缀晚景闲情，不知伏虎之后而偃月之形已宛然成象矣，非可忽过。悟空与老者较论年岁，见光阴之迅速；唐僧与老者扳叙同宗，见人我之一家。师徒洗浴，一旦间去垢自新。讨取针线，百忙里留心补过。俱形容归正的行止，原无深义。至忽见路旁闯出六人，大咤留下行李，饶你性命过去，此处性命二字却是妙旨。前双叉岭未伏心猿，只是性本元明，命无主宰，故只得放下身心，听天所命。此命出于天。今已伏心猴，命有真种，故兼言性命。曰“饶你过去”，此命由于我，虽跌下马来，可放心没事矣。心本空空，无物而实，万物皆备。苟自私自利，从躯壳起念者，则为私藏；至大至公，会人物于一身者，则为公帑。不急公帑而厚私藏，是背主公而从贼党，所谓“你的东西全然没有，转来和我等要东西”也。故主德清明而六贼修和；心君泰定而六官效职。眼、耳、鼻、舌、身、意，天

之贼也。人不能见而心无所主。眼看即喜，耳听即怒，鼻嗅即爱，舌尝即思，意见即欲。身本多忧，以致群贼党横恣肆，侵劫而性命随之矣。故《楞严》曰六入：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此六贼为世贼，皆主人疏防，开门揖入也。悟空认得自为主人，停立中间，为不倚不流；只当不知，为刚强不屈。连动慧器，层皆扑灭，剥夺赃物借资衣粮。此以静御纷，以真灭假，非如人心之心与物俱扰者，诚为霹雳手段。倘临时稍有好怠迟疑，便是引贼入门，未有不遭贼害。故曰：“我若不打死他，他要打死你！”真阅历身心之棒喝也。唐僧不识各贼厉害，一味慈祥，不能果断，这便是“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矣。故又借悟空之言语举动，以描写无主者之为害多端。唐僧心无主张而曰自主张，乃是舍身弃命，已自己道出，何能了命？总由不能静观默察，以明夫精一不二所致。所以有观音化老母捧衣帽传咒语，指示迷津也。老母曰：“原是我儿子用的。”又曰：“东边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又曰：“我叫他来跟你去”。悟空为道心，即金公也。易纵而难伏，失而难寻。但原是我家之物，特寄体在西，回东已有归意，切须认得唤来耳。故《悟真篇》曰：“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向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作亲情”。老母指点极为明显，嵌金花帽为金紧箍，前解已晰，此又添出锦衣一件，《定心真言》一篇，盖写出一个怀（懷）字来耳。衣上有帽，金为西四，立心穿戴，非怀字乎？怀字释义本有去意，回来就己也。又如怀诸侯而天下下畏服，怀刑而刻刻在念，道心自住。故曰“若不服你使唤，默念此咒，他再不敢去。”乃一字真言，诚然妙诀。龙王劝悟空皈依，叙黄石公故事，见虚心方成正果。菩萨教悟空回头入紧禁法

门，见一念自能生根。既不退悔，则可前行，而大道有望矣。虽然，心猿归正乃两两互发，非专属悟空。在悟空为有为之心猿入玄奘之佛门，为归正；在玄奘为无为之心猿得悟空有为之道心，为归正。六贼亦处处有益，足验道心。在玄奘几遭劫害，可为磨砺之砭石；在悟空一棒打杀，如获行道之资粮。曰无踪者，踪即无于归之内，无即归于正之中。一归无，一正无不正。心猿固真种子矣。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白话提要】从修炼的角度讲，这一回的要义在于“降龙”。“降龙伏虎”是丹道修炼中的术语。心为离，属阳，为龙。离中之阴则为虎；肾为坎，属阴，为虎。坎中之阳则为龙。降龙，是使坎中真火上蒸，与心中真水相交；伏虎，是使离中真水下降，与肾中真火相会。这就是心肾相交，水火既济。

悟一子曰，大白真人歌曰：“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就一身之坎离而言，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颠倒之义也。心为离属阳，为龙，离中之阴则虎也；肾为坎，属阴，为虎，坎中之阳则龙也。惟能伏虎，则离中真水下降而从龙；惟能降龙，则坎中之真火上蒸而就虎，此谓水火既济而坎离交媾，内炼工夫首先下手之要着也。前回伏虎工程已在山中收得，此回降龙作用自须水里寻来。蛇盘山状内脏之盘结；鹰愁涧喻易溺之险津。孽龙忽出吞马，忽潜无踪，见潜跃之难测而未降之狰狞。老孙忍不住燥暴，嗔师父脓包，见制服之有方而畏阻之无益。奉观音，遣金神暗佑，明静观默察，见保守之宜先。撩虎皮，叫泥鳅还马，须持躬蠅视，宜驾御之毋驰。两个一场打斗之形，子午交会之候。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时，曾说有降龙伏虎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此处明提降龙一节，与前回伏虎紧紧对照。行者到涧边翻江倒海，

搅得似九曲黄河泛涨，那孽龙在深涧坐卧不宁。盖欲降而静之，必先激而动之，即道诀中所谓“胁腹腰曲绿，黄河水逆流”，乃击运之法，正降龙之要着也。否则任其潜跃，则龙从水中出，不从意转而听吾之令，何以能助吾之道耶？惟乾乾不息，常动常静，方能降得真龙。倘攢入草中，全无影响，便是脚跟歇息，不能前进矣。故必得一番诚心根究，寻其踪迹下落，不容顺其所之，成害真机。此猴王所以急得念咒，而土地说出涧中厉害也。称鸦雀不敢飞过，因水清照见自己的影形，便认做全群之鸟，往往误投于水内，明人不识水中有真龙而降之，反视水为无碍而溺之，正犹鸦雀无知，况影为群而误投丧命也。

天设陡涧，插翅难飞。中有骊珠，急宜探取。如何下手，运之以意。紧攀龙角，重任远致。吞白马则意化为龙，变白马则龙化为意。随意为变化，而龙性驯服，从心所欲矣。故见弼马温而控纵自如。然则伏虎必先伏凡虎，而真虎现。真虎无形，就猿为形。前回之杀虎而剥虎皮为衣服是也；降龙必先降如龙而真龙出。真龙无相，因马为相，此回之吞马而变原马之毛片是也。特此龙虎在一身之内，筑基炼己而已。若欲配外五行而成大道，必以申猴为虎，以亥猪为龙，不可泥文执象，错认龙虎而盲修瞎炼也。行者何以未能降龙而藉揭谛往请菩萨？盖龙为刚健之物，必以柔道临之。稍涉燥烈，其性愈张，非观音自在之道，不能驭也。即如前之伏虎，赖有自在之花帽以范围之也。故行者一见菩萨，便提花帽之法为制我之魔头。孽龙亦指行者为魔头而总不能出自在之范围也。然降伏猖狂，由于自在；而向往灵山，必须作为。菩萨说出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见自此方才为健行之起脚也。

叫出小龙来，道：“我曾问你，何曾说出半个唐字？”噫！妙哉！不识取经之来历，到此田地即为止境。识得取经之本旨，过此涯岸都是前程。菩萨道：“那猴头专倚自强，那肯称赞别人？”说者谓不能虚己为学道之魔头，或谓行者倚自己急躁之勇，何肯赞他人自在之智，具非也。此一段，乃仙师示人大道之秘要，乃金针暗渡之妙法也。

道藏万卷止言玄关牝户。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造化根”。明阴阳往来开辟之机也。交合绵续，根底出入，非天地之根而何？或以口鼻心肾为玄牝者，是涉形相，不可以云若存也。董思靖曰：“神气之要会”。曹道冲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中和而藏气”。俞玉吾谓“坎离两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气，不落名相。”斯近是矣。噫！内炼之妙已尽于此。然皆就一身而言也。正如鸦雀过涧，见影为群，未免误投丧命，深为可惜。故真人曰：“莫执此身云是道”，此猴头专倚自强之误也。又曰：“认取他家不死方”，此那肯称赞别人之失也。下文云：“今番前去还有归顺的”，先提起取经的字来。“不用劳心，自然拱服”，深明劳心之非可，言归顺之方可取经也。劳心为独修一物，归顺为攒簇五行。非悬空思想而得，是真实集义而生也。

菩萨摘下小龙明珠，吩咐用心，功成然后超凡，还你金身正果。言仍会以后，弗得自用其明而努力加功，方才成就，切莫退悔之意。最妙者，又在行者扯住菩萨不放，道：“西方我不去了”。何也？除龙伏虎，止是一身坎离，算得筑基炼己，仍是凡人，何能了命出世？故“西方这等崎岖，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我不去！我不去！”正逼起下文三家相见人共去之妙也。菩萨一篇劝励之语，句句都是正言，并无譬喻。又赠

一般本事，摘下柳叶，变三根救命毫毛，甚深微妙。了性谓之前三，乾之内爻也；了命谓之后三，乾之外象也。前三后三总是一般，直到六爻纯乾，成就真金不坏，方为了当。然行者又以后三为了性，真变化莫测而循环无端者矣。此才是大慈大悲度世释厄之本旨也。

行者同唐僧行到涧边，见上溜渔翁撑筏而渡。此系有底船，渡凡僧而超凡了性。末后凌云渡接引佛撑船以渡，方是无底船，渡圣僧而入圣了命。故曰：“广大真如登彼岸，诚心了性上灵山”。是了性之彼岸，非了命之彼岸。

到社里门投宿，受护法之马鞍，送虎筋穿结鞭梢。所乘者龙，所策者虎，正当上路时候。故曰：“菩萨送鞍辔与你的，可努力西行，切莫迨误”。说者谓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此事便有七八分了，乃仅窥心意之障碍而未迹性命之堂奥者矣，便是肉眼凡胎，叩谢不了，误了多少前程，活活笑倒大圣也。此等藏头露尾情节，最易误人。故曰：“本该打他一顿”。今分明说在乱堆中拣出宝贝，请诸人共拾取，料不吃老孙金箍棒。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白话提要】这一回，讲修真的根本，在戒除机心。

锦襦袈裟是金丹的色相。金丹大道，惟有积德累仁，光明正大，尊师重友，指示默悟才能成功。如果心怀机诈，逞强倚滑，修之不但无益，反而会加速自己的死亡。老和尚动了奸心，广智、广谋各使心机，结果却害了自己，就是这个道理。

悟一子曰，大道幽深，妙在静观密察。具一双慧眼，照见千头万绪总是一事，莫被幻影空花遮迷了真宗实义。此三回俱为十九回收伏天蓬而发，乃修真要旨。仙师恐世人不识，故提纲揭示观字，实贯彻三回终始，令人观始观终，不可忽视。如此回，明独修一物之非道，而柔奸杀身更不可忽视。

锦襦袈裟天上之宝贝，即金丹之色相也。惟积德累仁，光明正大，尊师重友，指示默悟，可希服饵。倘机械变诈，有己无人，逞强倚滑，惯走傍门，皆是狼谋鼠窃之辈，非欲求长生，是自寻速死也。故修真根本，最忌机心。昔者端木子遇丈人于汉阴，抱瓮而灌。怜其劳也，教之以桔槔。丈人曰：“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端木遽然渐俯。丈人复曰：“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毋乏吾事。”恶多机也。

行者撞钟笑道：“你那里晓得，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又曰：“是你孙外公撞了耍子的”。这谓之随缘安分，不设机心，逢场作戏，浑然天趣，忘机之真乐也。与下文老和尚动了奸心，广智广谋长短计较，各使心机者大相反。夫道非不可谋，然有己有人，合人我于一体，所求正也。求正者谓之生机，生机者存。若老僧之利己妨人，行邪也。行邪者谓之杀机，杀机者亡。道非不可窃也，然盗天地窃造化，彼此无损，两国俱全，谓之知机。知机者天机也，天机者神。若黑熊之趁着机会暗掳去，谓之乘机。乘机者，人机也。人机者妖。天机现于自然，人机出于造作。如老僧骗袈裟到手，灯下痛哭。广智广谋之刀杀火攻。人机也，行邪自杀也。行者灵心坐照，忽听柴响，知有谋害。将计就计，上南天借辟火罩护住唐僧，不管别人。因火助风者，此物来自照，和而不倡。知机也，天机也。求正除邪也。篇中两变蜜蜂，现身设法，教人密密静观，当知有己无人，损人利己之非道。

反击有金公不可无木母。唐僧道“莫与人斗富”，为良贾之深藏。众人道“反害了自己”，为祸福之自招。警句虽多，均非正意。熟读此，并可悟行文章之法。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黑怪

【白话提要】在修炼中，人心和道心，有为和无为，假和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水火既济、坎离交媾，离不了心。但若错用心机，贪求过甚，则心火旺盛，真铅（水中金）反而不现，陷在坎府下田之中。这就是老和尚坐在观音院里用心谋索袈裟，宝贝反被黑熊怪摄走的含义。

袈裟为佛宝，是金丹之色相，这里隐指水中金。黑熊是坎府的妖怪，道士是其气，所以叫凌虚；秀士是其质，所以穿白衣。妖怪摄走袈裟，即水中金陷在下田之义。

熊属火，为黑汉，是肾中的欲焰；金池属水，称丹房，是心内的淫液。二者相济，是凡情人心，以之修道，是不能成功的。但先天真乙之气存于后天肾水之中，后天之中妙有先天，所以黑熊怪一经收服，即成为修道的资粮。

悟一子曰，《参同契》曰：“是非历脏法，内观有所思”。言真阴真阳之宝贝，非历观五脏，思想索取而可得。

前回老僧身居观院，思想谋得袈裟，此之内观其心而用心谋索者，岂知用心谋索则心火灼炽，将心火自焚，未免大地火坑，非惟水不救火，势必真宝反陷入下田，如彼黑熊窃去袈裟也。此正误用心机之害，故篇首道：“恨我那不识人的老剥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颇为醒露。然舍观心

强致之法而争力于肾脏，乃袭博砂炼汞之浮谈，尤是傍门外道。此一条黑汉，即下田之妖怪也。道士是其气，故名凌虚；秀士是其质，故穿白衣。称佛衣会者，明仅识其表之名而未识其中实也。黑风山黑风洞，状元官之气色。铁盔乌甲，皂袍乌靴，形坎府之情形。

行者一篇自叙，俱修真之的旨，惟“他说身内有丹药，外边采取枉徒劳”，正专描致力于肾脏炼汞采取者之非法，紧对后篇天蓬之自救为真正本来天然配合也。

那怪与行者争斗至红日当午，收兵吃饭，乃肾气当午而衰，心血当午而生之时。故如关门写帖而请金池者，上人也。谦曰侍生，居其下；尊曰上人，处其上，其义著矣。夫熊属火，而为黑汉，肾中之欲焰也。金池属水，而称丹房，心内之淫液也，彼此有相见之候，亦能裨益，可为当援。以气类相感，故曰“传他些服气法”。仙师恐人不解前和尚之为邪心，故有行者变做和尚一节，以明和尚之即心猿也。入其洞内观其对联，静深幽居之句，原是知命之处，但行采取之怪术而不明交媾之神通，是不知命也。迨经识破再战，胜负不分，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只战个平手。”盖行者之刚健，比之真金；熊黑之坚僻，比之顽铁。金铁不相入，旗鼓适相当也。且顽铁亦可化金，待未经点化以收服之耳。故又提出往南海寻观音一事，明仍须在观心自在处讨寻收伏之法。你看收伏之妙，既不令秀士蛇行，众性摔断转白而为面，更不容道士狼籍，劈头作饼化苍而成丹。行者见盘底有“凌虚子制”四字，笑道“造化造化”。此言下果有造化之机，教菩萨将计就计，以认取袈裟也。

仙丹本不能舍此而成，持其作用叫错，故尔埋没宝贝。今

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须另起炉灶，致滋跋涉。何也？只为只争一念，彼此源无二理。苟能神明变化，此可为彼，彼可为此，便是和合丹头，潜通造化之妙。故菩萨可变妖精，妖精还是菩萨。总发明人我同源，绝非打格以起下文。

金公木母之自相配偶，难以暂离也。二粒仙丹行者先吃假者，可从真而化。行者另变真者，可就假而变。上化无常，隐现莫测。一而二，二而一，总是无也。行者入口即收伏妖怪，见感应神交之理；早已从鼻孔中出去，见转移神速之机。行者恐耽阁工夫，意欲打死。所谓无功，功里施功。菩萨急止住道：“我有用他处”。所谓有用，用中无用也。

黑汉愿归正果，菩萨摩顶受戒。一片野心今日空，无穷顽性此时收。得自在之心而屏驰情之欲，势使然也。袈裟失而复得，熊罴径归大海，黑风洞不变作观音院乎？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白话提要】修炼的道理，不外乎阴阳相交。高老庄在乌斯藏地界。乌斯藏则兔斯现。乌为日之精，是离中真阴；兔为月之华，是坎中真阳。真阴真阳相交而成丹。高太公为女招婿，即是以女求男，以坎配离。行者为水中金，为坎中真阳。外阴而内阳，所以在人为女；八戒为火中木，为离中真阴。外阳而内阴，所以在人为男。行者变成高太公女儿模样等候八戒，正是阴阳交媾，铅汞相交之理，亦即老子、庄子高妙之道。

悟一子曰，《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明阴阳以交为用：天地交而为泰，山泽通而为咸，水火合而为既济。或以阴求阳，或以阳求阴，或阳感而阴应，或阴动而阳从，方能化生。飞潜动植，各有男女，总一阴一阳之道也。倘孤阴而寡阳、孤阳而寡阴，则阴阳之气专而不交，何能生化哉？

老庄之道一本于易，故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庄子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又曰：“尸居而龙现，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盖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而太极乘乎其中。人能体夫太极，则天关在手，地轴生心，即是仙佛圣人了也。设有一念之差，则动静皆非天理。故君子贵慎独省察。设有一事

之偏，则动静皆失其中，故君子贵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而偏阴偏阳，独修一物，又何能成仙作佛而超凡入圣乎？陈泥丸曰：“别有些儿奇又奇，心肾原来非坎离”。缘督子曰：“先天一气自虚无中来，一点阳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肾，而在乎玄关一窍”。学者不认阴阳，不知时候，不能还返，止于自身摸索，而认取昭昭灵灵之识神以为真实，辗转差池。噫！道既非可外求，又非可自身摸索，真玄之又玄，难以察识。彼邪师述徒，妄揣御女闺丹之术，失之愈远。仙师提纲特揭老庄高妙之道示人，故曰“高老庄”。前二回一是心之偏动而火炽，一是肾之偏动而气焰，固非道而是难。若错观二者为道，亦是一偏而遭难。能离此观，则脱此难矣。行者将黑风洞烧做红风洞，是转暗室而为天，去祸地而就福陵也。师徒行路，时值春融。诗内鸳鸯蛱蝶之句俱形容定偶双飞之景象，乃阴阳交泰之妙文也。最提醒人处，在问地名一段。行者到处，未尝以问地名为急务，此处特再三致请者，若云此处乃老庄真区处，不可不着意窍窟也。若将此处说个明白，便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又妙在“问了别人没趣，须是问他才有买卖”二语，盖问别人则非高老庄之道，而问他则有买卖交易之妙也。末后，行者见妖精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心知默会，与此处相照应。

曰乌斯藏国界之地叫做高老庄，乌者，日之精。兔者，月之精。乌斯藏则兔斯现，彼此交感，其界甚清。老庄之高，端在于斯。说出个女儿招妖精，正是老庄之妙。以女嫁人谓之娶，以男入赘谓之招。老庄之道，善事阴阳，不以顺行而以逆用。顺行则凡父凡母而成人道，逆用则灵父灵母而成仙道。女之招男面配，如月之得日而明也。故道家以月喻道体，其

旨甚显。师徒引见，说出第三女翠兰招福陵山人女婿。三女为少女之妙，福陵做为多福如陵之高也。隐寓兑女艮男名象。太公怕行者相貌之丑，老孙道：“丑自丑，知有本事”。又言女婿嘴脸行迹亦怪。行者道：“入夜之时就见好歹”。这都是描写世人皮相之俗见，不知披褐怀玉，老蚌含珠，其中实有成仙作佛之窍妙也。

行者手捻兵器，打破魔关道：“你叫声女儿可在里面么？”老儿叫出女儿，哭诉怪物道：“他云里去雾里来，不知踪迹，须从幽独里寻获”。亲女形迷途内讨取嫡婿下落，却勿泥常执迹，昧却夫妻颠倒之故也。行者变得就如那女子一般，非变相也，现本相也。何也？真乙之气乃水中之金，外阴而内阳，本为女子，故就外阴而言，则行者为妻，理也。读者着眼此处，仙师明指行者为女，弗疑为变相。其下文推病措词，叹气陈情，曲肖两口情态。老孙做老婆，老猪做老公，真天造地设一对绝色正头好夫妻也。这都是实义，勿目为游戏幻境。迨说出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老孙，老猪即知其来历足以相制，往外就走。行者紧紧追随，如鹰搏兔，如猫捕鼠，情性使然。所谓五百年前结下的因缘，匹配已定，不可拆离者也。请进后篇而详其说。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白话提要】悟空收伏八戒，仍是铅汞相交之理。悟空为坎中真阳，八戒为离中真阴。以颠倒之五行而言，悟空为夫，八戒为妻。所以悟空又称金公，八戒又称木母。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钯，九为阳数之极，阳极而阴生，正与八戒身份相合。因五行中金能克木，所以悟空收服八戒。收伏八戒之后，真阴真阳相交，心的门户才算打开，玄奘才受得《心经》。

悟一子曰，自十六回观音院至此云栈洞，结出金木交并真阴真阳之大作用，方是打开心中之门户，而不落于空亡。名为真空而不空，即《心经》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故提纲以悟空收八戒，玄奘受心经紧对顶联。明收得八戒乃受得心经也。云栈者，上天之车；浮屠者，超地之级。下学上达，层次而进，自有为而至于无为之旨也。

申猴属金，金生水，西四北一，一五也。亥猪属木，木生火，东二南三，一五也。二五之中，自有戊己合为一五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生中有克，克中有生。所谓宾中有主，互作夫妻者也。就常道之五行言之，木火属阳为夫，金水属阴为妻。猴妻也，猪夫也。就颠倒之五行而言，阳中为真阴为妻，阴中为真阳为夫。猴妻也而实夫，猪夫也而实妻。真阴真阳妙在戊己，故曰：“三五之精妙，合而死”。《中庸》曰：

“君子之渚，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解得至字为尽性至命之至，便已言下了悟。世人不循中道，谬执偏阴偏阳，盲修瞎炼，即不识道，何能得道。岂不可悲可涕？篇首火光结聚现象，猪为南斗生气之精，雅官炳耀之色。九齿钉钯，阳数至九而极，兆真阴之形象。连用随钯而转，专任载之气机。老猪自叙本事一篇，紧与老孙自叙本事一篇相对。配阴阳、分日月、调龙虎、吸金乌等句，俱九转九还丹之随。行。二人一场大战，不即收服，收兵各转，点醒高老庄之字以回顾本旨。何也？盖恐世人以战胜为善而不知以不战屈人之为善之善者也。金丹之道非采战之术，于此可见。行者述天蓬临凡，因错投胎，其实灵性尚存。又说天神下界，这等个女婿也不坏家声儿，是阴阳之正气，非凡间邪祟可比，以起下文只“没个三媒六证”以调和之故耳。何以故？夫妻作合，全凭媒妁，若无媒妁，性情不谐，即《参同》所谓“言语不通非眷属”是也。故行者复行索战曰：“不象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等语，其意直注前途之水怪沙僧为媒妁，而特于此处伏其义，此发明夫妻之不谐有由来也。奥旨深文，得所未有，读者俱作拌舌滑稽，闲闲瞥过，埋没了也！行者究问是高老家筑地之钯，老猪夸美为老君亲炼之铁，授自老子，都是真言。不能筑动老孙一些头皮，木不能克金也。老猪一闻西天求经之言，丢了钉钯。何也？盖亲受观音之旨，知独倚钉钯乃显偏执，不可以得正果，所谓舍己从人，不专倚自强也。故曰：“何不早说取经之事，只倚凶强上门打我”。正与行者收伏小龙时菩萨道“那猴头专倚自强，哪肯称赞别人”相应。老猪真心发愿，焚巢纳械，自缚投诚。盖木性顺义而恋金，曲木从绳而受直也。八句诗中阐明金木相

生相克之理，宾主相交相合之情。夫妻不隔，情性无乖，为两方极乐之造端也。迨收服归来，高老认得女婿，三藏喜得吾徒，起名八戒。去邪归正，已可安排筵宴，欢庆团圆矣。下文八戒扯住高老，请师拙荆，见情缘之难断；行者、八戒也喝了素酒，见曲药之易耽；受了一丝，千动难修；见贷利之多累；取经不成，还来做婿，见道心之易退；又道恐一时有些差迟，却不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见盲修瞎炼之无功。处处都是孺子之歌，切勿看作闲情打诨也。

三众辞别，投西而去。诗内“性和情定诸缘合，月满金华是伐毛”。上句揭过收八戒，下句起下受《心经》。盖已收八戒，金丹有象，故行过了乌斯藏界，即遇鸟巢禅师。何也？日西月东，为双龙之分照；乌藏兔显，实一气之交辉，缘合月满乃是真詮，皓月禅心从可印证。此《心经》一卷所以即于此处出现。如日中藏乌，明朗无垢。传授秘谛，指示迷津，端在斯矣。三藏拜问路途，禅师道：“路远终到，魔障难消”。故授以《心经》，只可消除魔障而已，其中原未有西天端的。故结曰：此乃修真之总径，作佛之会门也。三藏扯住再问西天端的，而禅师已历历指明曰：“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行者知而冷笑道：“不必问他，问我便了”。三藏还不解其意。下面扯住行者的话，正是问我。行者道：“他骂我兄弟两个一场”，乃暗答西天大路。故三藏道：“他讲的西天路径，何尝骂你？”一以为骂我是指路，一以为讲路而非骂。一师一徒，一问一答，全是禅机。语语显露，急须省晓。行者道：“你那里晓得，他说野猪挑担子，是骂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骂的老孙。你怎么解得此意意？”曰哪里晓得，乃是要人晓得。曰怎么解得，乃是要人解得。禅师曰“他知西去路”，是交行

者传言。行者曰“问我便了”，是替那禅师代说。八戒道：“禅师晓得过去未来事，不已知他分明说了。但看他‘水怪前头遇’这句话不知验甚么”。妙哉！神哉！前途魔障甚多，何以只提水怪？前头遇一句话，口中分明将西天大路说出来了，三藏何须再问？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白话提要】唐僧收得悟空和八戒，已具备了修真的基本条件。但下手之初，仍须有切实的手段。若认为自己的心就是道，只从心中去悟，还是不能成功。这个手段，道家经典中称为“抽坎填离”或“饮刀圭”，是不能书传的秘密。

因为执心为道，唐僧在路上被虎怪捉住了。虎就是心，执着于心，就被它拦住了去路。行者和八戒懂得秘法，能破除执迷，所以消灭了虎怪。

悟一子曰：此明既受《心经》，急须不无，弗误认心即是道而自阻前程也。篇首一偈言修道者有法，法从心生，还从心灭。所以生法灭法者为准，须由自己辨别明白。自在须先识透五行。一拳打彻障碍，期心可无心而法自可辍矣。这才是碧天秋月，彼此无分，性命俱了也。若云心即佛而不识非心非佛，谬解诗中“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之句，系责成自己之要诀，岂不错了门户？故起语云：“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师悟彻了《多心经》，打开了门户”。若言心即是道，道无不了，何以云只叩开了门户，其必仆仆再作西天取？而真经岂西天之真经，挂别人之说乎？此其说可暗然而悟矣。

《参同》曰：“乾坤其易之门户。”怪空悟能乃易之门户，即《心经》之门户也。得了悟空悟能，便是打开了门户，从此下手修为，方可窥其堂奥矣。前下果禅师恐唐僧不认门户，

故指示野猪石猴，令行者道出，长老已得其义。故长老常念念常存，一点灵光自透，分明是“日落西山藏火镜，月升事海现冰轮”境界，大道在望，急须前进。若只从自家心上摸索，而认取灵灵昭昭之识神以为真实，不知有西天之大路，如恋家的一般，谓之恋家鬼，何能超脱尘俗。故前人有几驻颜住世而不能脱壳飞升者，谓之守尸鬼，其说相似。行者说个恋家鬼，骂尽自家执心用功者。三藏道：“悟能，知若在家心重时，不是出家的了。你还回去罢。”。呆子原无退悔言语，而设此一段话头，岂真行者脏埋呆子哉？特借呆子以发明修心而恋心，犹出家而恋家也。你看呆子死心塌地前来。死心前来，复是心法。而下手用功却须手段。但能死心而无手段，则在在束手，去路不通。故老者摆手摇头道：“去不得。西天难取经”。及行者说出本事，而老者道：“你想必有手段”。又曰：“你既有这样手段，西方也还去得”。此真老庄指示之妙谛也。故提老者为主。下文庄南两个少年人者，著一个老妈妈，三四个小男女一段，影子正老庄《道德》、《南华》玄妙中之秘要，惊愚骇俗的故事，去得西方的大手段也。八戒又提在高老庄时，常吓杀凡人，即说破鬼神惊骇者是。行者笑道“不要乱说，把那丑也收拾些”，即“说着丑行着妙”者是。下文献茶问姓，俱引起黄风岭难行，须有大手段如老孙者方才去得之意。

盖心本非道。倘谓心即是道，而期必于心。乃以心缚心而拦截去路，便是黄风岭虎怪计脱金蝉而捆缚定风樁上也。何以故？风为巽木，黄为中央。横于心胸如岭矗然。虎怪之转气我迷，即己心之辗转期必也。你看虎怪抠住自家胸膛，把皮剥下，站立道旁，形容模样句句宛肖心字。故喊道：“吾党

不是别人，乃黄风大王部下前路先锋”。盖执心为道，是半途惑乱，拦住去路也。八戒赶那怪到乱石中，取出两口赤铜刀。赤象心之本色，刀象心之坚忍也。故虎怪为执己心，乃山中阻路之先锋，何用别人说也。

试看三藏心慌，口里念著《多心经》。那怪亦慌，使金蝉脱壳计。忽然化虎，忽然剥皮，俱见此心不死，而辗转自用为魔之状。正念经时，即驾风摄去之时。非虎怪使金蝉摄金蝉，乃金蝉自使金蝉摄金蝉也。双手捧着唐僧奉了大王，绑在后园，乃唐僧自捧自献自绑，而心遭毒害，不可解脱矣。八戒行者识破虎皮即金蝉之壳，知为中计，一守一战，直抵妖洞。行者努力战败虎妖，八戒相机一钯筑杀，此先除我心之固，以打破真空之障碍也。自此可搜剪魔根，救出金蝉之体。此等手段就如夫妇和谐，一倡一和。内外相助，为理一般，又何家难之有哉？故结云“法师有难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乱魔”。此篇“法”字起法师，续下篇提纲紧接护法，分明云人修真之法。有暗伏照应、疾蛇草线之妙，明眼人自当觑破。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白话提要】道家认为，人的神有识神和元神两种。识神藏于心，是后天思虑之神；元神藏于脑，是父母结合时自然给的一点灵气，又叫“不神之神”。人出生之后，元神让位给识神主事，人就由“先天”进入了“后天”。修炼就是使识神重新让位与元神。而执心为道，就是一味让识神主事。识神藏于心，心属火。心火旺盛，影响到肝。肝开窍于目，造成视力模糊，就象黄风吹坏眼睛一样。识神除了象虎怪一样自大以外，还常象鼠类一样左顾右盼，犹豫不定，所以黄风怪的原形是一只黄鼠。灵吉菩萨是元神。脑在人身方位为南，须弥山指脑中的某一窍位，是元神的居所。请来元神，识神就退位了。

悟一子曰：此承上言，既扑灭虎视之自雄，尤要扫除鼠首之多歧。盖心有识神而独取自用，是炫明失明、遗照朱照，其害在识而不识。能识识神之非真，则识不神之为真。故曰：炼神须炼不神神。学者不识不神神之指归，或察琐而生魔；或疑深而多惑；或误落于旁门；或磨棱于两可；俱是盲修瞎炼，谓之狂瞽。

韩子曰：“不能审得失之地谓之狂”。神不守舍而病在心，如狂风之震动无定也。孔子曰：“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心火干肝而攻于目，如黄风之吹人受伤也。故蓄久不化者，则

成盥；积迷不解者，则多难。总由不明，故致不断。去犹豫而成果断，要在于惟明，明仍不离识神，乃是点眼之药，极为紧切。此篇中眼科先生为大眼目灵吉菩萨，是点眼之后而开光明也。拨迷蒙之蔽见，发不昧之妙观，则定猖狂无定之风，绝鼠首两端之祸矣。

鼠性善窃多疑，出穴不果，每持两端，故老妖为灵山脚下老鼠成精。你看老妖低头不语默思计策，又闻言愈加烦恼，道：“这厮却也无知。我倒不曾吃他师父，他转打杀我家先锋”。都是无定见而反说别人不是的情状。老妖仔细观看，见行者身躯鄙猥，不满四尺，便是轻觑不明。行者道：“你这儿子，却没眼力！”便是而嘲不明。照头一下，便长六尺，有一丈长短。盖四大一身，原有丈六真身，而非可以外貌皮相也。行者现身设法，老妖错认虚头。二人争战洞外，行者使身外有身手段，是以多御纷，未免眼花淆杂，故受害在目矣。老妖吹出黄风本事，是以狂济惑，岂不天地为昏？故所攻在眼矣。此段阐发乱不可以止乱，起下惟明足以止乱也。

毛变小者如车乱转，火眼金睛莫能睁开，八戒不敢睁眼抬头，不知胜负，不知死活，正在疑思之时。俱描写狂惑无准，方失灵明之候也。因不灵明而致狂惑，因狂惑而愈失灵明。欲治狂惑，须先治灵明。故行者道：“不知可有眼科先生，且教把我眼医治医治”。二人停身观看，乃是一家庄院，影影的有灯火光明，已于昏昧中得借一隙之明。兄弟借宿，庄老拜见叙坐，行者即问道：“贵地可有卖眼药的？”老者道：“叫做三昧神风吹了还想得活哩？”又道：“会遇异人传了一方，名唤三花九子膏”，此三花聚顶，九转还丹之妙方也。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儿呢？”行者道：“你照顾我做瞎子哩！”八戒

哑哑暗笑，行者吸吸地笑，俱是隐讽暗嘲，言彼盲修瞎炼者，不曾见得眼科先生也。

点眼药一节，护法即是识神。设庄全为点眼药、留大圣而设，乃点全体之眼药也。设庄之庄与庄生之庄何异？行者忽醒，八戒故猜，莫作浑语看过，俱发明胸无定见而俗眼无知也。颂中“妙药医眼痛，降怪莫踌躇”，既明且断，灵明可得之时矣。故下文即现灵吉菩萨之号，而有金星指明也。八戒道：“暗保师父不能现身明显，故此点化仙庄”。见此眼药乃老庄密传秘授，非可显露之妙谛也。行者道：“老孙去洞里打听打听”，八戒道：“讨一死话的实话”。“假若死了”，“若未死”，俱是狐疑难决，未得灵明的话头。行者到他门首，尚关着睡觉。变蚊入洞，小妖还打鼾睡，俱是朦董昏昧，梦梦不醒的境象。老怪顶门谨慎，只怕那阵风不曾刮死行者，俱畏惧疑惑之态。又见一层门关得甚紧，钻进去已入其三昧矣。见定风樁上绑着唐僧，乃拘束缚无以自解之端。师父心心只念悟空悟能，可见心难自主而别求救护，只念《多心经》终何济载？

小妖报道：“见一个大耳的，不见昨日那个”，所见之小也。老妖道：“孙行者不见，想必风吹死了，再不哪里求救兵去了”，所见之感也。众妖道：“吹杀了，是我们的造化。只恐吹不死，却怎生是好？”所见之怯也。总系乱猜乱说，畏首畏尾，两端莫定之词。忽然自供道：“除灵吉菩萨来，才定得我风势”，所谓情虚无实，识神自首，不刑自招也。金星者，明断慈祥之宿，用手指南，化作清风不见。八戒下拜，知感所谓指点之恩。师如同父母，誓当成道以报大恩也。行者上须弥往里观看，只见满堂锦绣，一屋威仪，金焰玉台，慧剑

善会等句，俱状灵吉之大法力不可以言传之妙也。定风丹圆明而有准，飞龙杖迅疾则神通。现了本相，却是黄鼠。因偷盞内清油，灯火昏暗，走在此处成精。乃就睹失明之实录也。拿上灵山去见如来，正是施大法力，打破疑团得光明，重见如来也。二人把一窝狡兔、妖狐、香獐、角鹿尽情打死，又何狡诈狐疑獐惶角岔之有？这谓之请灵吉救真僧，找出向西大路。噫！莲台佛刹花无数，眨起眉毛仔细看。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白话提要】金丹的结成，离不开土的作用。水火既济、金木交并，都需要土从中作合。

唐僧、悟空、八戒三人走到流沙河，被大水阻住了道路。悟空是水金，八戒是木火，由于缺少土，五行不能攒簇，所以修炼就进行不下去了。沙僧为土，收伏了沙僧，五行齐备，攒簇可行，渡河就有了法船。把沙僧的九个骷髅按九宫排列，葫芦安在当中，渡唐僧过去，即是此意。修炼中，土为真意。沙僧的宝杖“长短在心，粗细凭意”，就是指意的妙用。

悟一子曰，紫阳真人曰：虎踞龙蟠风浪粗，中央正位产玄珠。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珠”。此回之真谛也。猪猴五行之妙，全在戊己二土。土为五行之中央，主于四季，各十八日。分而布之，运四时而生成万物；合而王之，总统九宫而妙会一元。故金水得土而凝聚，木火得土而调和。戊为阳土，己为阴土。金木水火各有，戊己位于中宫，则五行攒簇而还为太极。太极亦强设之名也。

土虽五行之一，实五行之极。在人之身为真意。意真则诚，诚则动静皆真，而性情得中。君子所以必诚其意。沙僧真土也。其流沙、弱水、骷髅、卷帘等义，俱见于第八篇中。此篇特明金水木火之不能离土，得此土而正位中宫，则金丹之作用备而圣胎结矣。

前鸟巢禅师偈云：“野猪挑担走，多年老石猴，水怪前头遇”，遇者姤也，指共遇合之妙，乃相藉向西之大道。故首云行过了黄风岭，进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然何以忽有大水阻路而难渡？非难渡也，正以难渡处遇之而得渡，为向西之大道也。黄为中央正色，故就黄风岭以引起五行之要领。八句诗中形容五色兼备之体，九宫具足之象，字字可玩。八戒与那怪交战，木遇土而相克也。那怪自叙一篇，见三五各为一五之妙。内云“先将婴儿姤女收，后把木母金公仗”，乃的旨也。二人两番争战，俱因急躁，不能收服。何也？情意未洽之时，有委曲调剂之功，非倚强迫促所得而强制。所以悟空以急躁求静，而静益成躁；水怪以退避为动，而动愈难静也。故八戒求万全之策，行者劝师父且莫焦恼。下文去化斋歇息，见用功之宜缓而不宜骤；论驾云难驮，见凡夫之能渐而不能顿；谕诸法莫施，要穷历异邦，见钝质之贵劳而不贵逸；言做得拥护，不能先去取经，见进修之从难而不从易也。

八戒入水索战，叙出宝杖来历。只看“长短在心，粗细凭意”等语，分明是真意之运用，慧照之从心也。这一番水底打出水面，即《参同契》所谓“言语不通非眷属”也，词中已明明指出。盖阴阳交媾，必由真土。如夫妻作合，必须媒妁。言语不通，两情睽隔不和谐。词内“只因木母克刀圭”一句，明指悟能为木，悟净为土矣。那怪只在河边闹吵，不肯上岸，形容流性不定，在两可出入之间最难捉摸。燥心一乘，自必潜匿，无从下手。此行者心焦性暴纵筋斗，而那怪急隐迹潜踪渺不可见矣。仍须反己静观，请出观音菩萨，以究明本来面目。故行者径上南海，参见菩萨。菩萨道：“你这猴子，又逞自强，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你若肯说出取经

人时，断然归顺”。盖保护取经为三人之同志，说出取经人，即言语已通，两情和悦，彼此舒心，自然投合而猜忌悉泯矣。

菩萨唤慧岸取红葫芦，叫悟净皈依，把九个骷髅按九宫布列，安葫芦在中，就是法船一般。善哉大士！慈航渡世，显示金丹之制度，人能则而驾之，流性自定，安澜可渡，免沉沦而登彼岸，实基于此。葫芦乃二土成圭之象，在中则妙合而凝。九宫之布列皆为我用，于此安身立命，又何险阻之有？诗曰：“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来旧主人。炼己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金来归性还同类，本去求情亦等伦。二圭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言阴阳匹配，方合天真。旧主已失，而今可认。得此立基之妙用，为去邪存正之原因也。金去而来归，复还本性，彼我原是同类。金木亦非异伦，乃二圭成全而结就圣胎。从此寂寞而温暖调和，尚何水火之尘迹哉？此大士法船一只，即龙女献珠一粒，乃人生之原本也。故卷帘大将为真阴真阳之真土，夫妻作合之黄婆，结胎立基之要妙也。

木叉又叫出悟净，诚心归顺，取下骷髅，结下九宫，安葫芦在中，请师坐于其上。飘然稳渡，浪静风平。不多时，身登彼岸。真安身立命、脚踏实地之大作用。然何以又去清静无为？盖有为而已不与，如观音使木叉示法而身不往。运用在悟空悟能，结船在悟净，而三藏安享无为。虽有为而实无为者矣。迨木叉收了葫芦，骷髅化为阴气。二土成真，九宫浑化，从此脚跟已定，金丹成象，而无为之道渐彰。噫！金丹作用之法，灼然见于此。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白话提要】四圣试禅心，是让人区分人情和道情。修真中的阴阳配合，与男女媾精的道理相同而顺逆有别。无情不能成道。孤阴独阳都不能修炼成丹。二者的区别，在于“有念”和“无念”。有念而来为人情，无念而来为道情。修炼之人如果错把人情当道情，就会象八戒一样被捆吊起来，不但无功，反而受害。

悟一子曰：五行攒簇，结就圣胎，原本已得。性命有基，从此保守温养脱胎，渐几神化，天仙可证。窃恐世人认错攒簇妙道为采阴补阳之邪说，见色而迷，沉沦欲海，忘本溺身，殊可悲悯。故此急提女色之易惑，切须坚持谨慎，不可忘了本来面目。所以道这回书，盖言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也。

噫！仙师立言之妙，务本二字贯彻始终。若浅窥肤视，便埋没却神理。此本非为己，近内之义，乃前贯首回先天地而为先天之根灵，后彻五庄观后天地而又为先天之灵根也。人人具足，不少欠缺。失之者务之而还返。还即还吾身中所本有未失者。务之而不忘，忘须忘吾身中所本无失而复得者。务之而葆固，固即固吾身中之本有而去，去而幸归。故曰“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

诗内“乖猴牢锁，劣马勤兜”，从性地上打点；木母、金

公、黄婆、赤子，从命根上作用。既识真消息，即是大智慧。任重道远，全赖精致，稍有懈怠之心，便是担荷不力，未免逸欲渐萌。苟有躁进之意，亦是驰情躐等，必致纵轶难收。

八戒嫌担重，要马快，遂成病根。此如行者举棒而猿乖，奔突而马劣也。提纲试禅心，原极显见，特微妙之处，却又在言外。盖以试禅心为正意而仍寓丹法，何也？试心者，试之而已。一二丽艳已足消魂，何待四美？不知一阴一阳之谓道。师徒四众，自宜四配，乃真阴真阳对待之数，缺一不可。指能见色不色，对景忘情，方是坚强不坏之体。学者离境而绝物，不难持身而强制；遇境而接物，每至移情而丧守。欲得真实造诣，必从磨涅中打过；欲识足色真金，必由烈火中煅来。四圣之试，如试金石之诚。金遇试金石而程色自现，心遇四圣之诚而圣凡毕露也。天下最易动心者，莫如美色。遇此而不动，则无可动其心者。此化女以试之，即如架火以炼之，唯有真金不动而已。

丹法以女求男，如召赘，然非寻常夫妻可比。故化作四圣，为坐产招夫形状，而以八戒为婿，沙僧为媒也。但四圣非他，只是真一之气。以一化四，而千变万化皆出其中，仍即如大圣之真金而能变化不测耳。唯大圣见之而情知点化也，本文隐指可明。

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时生，故夫比我年大三岁”。大三岁即是属申，申者猴也，即真一之气也。此庄为属猴者所遗，其妻与女非属猴者所有而化身耶？母女四人，岁共九十九，阳数之极，老阳化阴，化女之理也。《白虎通》曰：“火之为言化也”。可知金能化火，而火又能化金。化为四女为四炉之烈火，诸物遇之无不销烁。始赖之而结丹者，终

赖之而炼丹。此一化也，为金丹最要之火功，是火锻炼成真者也。何以明其为火？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丁非火乎？亥非生火之本乎？篇中最关键处，是八戒道：“我幼年间也曾学得熬战之法”二语，以采战妄为者，每以女色为鼎器，信采阴补阳之邪说以自焚其身，正如飞蛾投火哀哉。故诗中结出本意曰：“痴愚不识本原由，色剑伤身暗自休”。此离身取经而不能务本之害也。颂内云“从此洗心须改过”，乃是要旨。见结丹之后，切须洗心戒欲。若不戒欲，原本得而复失，殊为可惜。若能从此不忘原本，方为有德。故又曰：从正修持须谨慎，扫除爱欲自归真。”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白话提要】道家认为，人身由父精母血加自然所给的一点灵气结聚而成。这一点灵气，就是先天真乙之气。人出生之后，这一点灵气仍存在于人体之中，即“后天之中妙有先天”。修炼就是从后天中提取出这一点先天之气，并用它来统御后天诸物。

人参果产自西牛贺洲的五庄观，又名“草还丹”。西为少阴之方，于时为秋。秋为万物结果之候。果是阴中之阳，所以人参果即指后天中的先天一气。草者早也。“草还丹”即“早还丹”之意。先天一气是人生之本，服食人参果，即是行还丹之法。

悟一子曰，此合下五六篇，总发明服食金丹为一身之原本也。

篇中借五庄观人参果，阐金丹之理。偕清风，金击子敲果，明月丹盘接果，显金丹之名。其义本诸《中庸》“位天地、育万物，立天下之大本而可与天地参化”。板肉之意旨，为神奇之解，悟深足破聋晓俗。读者自昧，反指为荒诞不经，是犹松柏之鼠不知堂之有美枞也。

参者参也。参天两地而倚数。一三五参天之数，二四两地之数。参三而九，老阳之数；参两而六，老阴之数；两三一二为八，少阴之数；两二一三为七，少阳之数；皆参天两

地也。参两相乘五也，而总归于一。一益耦而参，参五以变三。相参为参，相五为五，推而至于百千万亿，及于无穷，无非参两也，无非一也。故天道无端，惟数可以推其机；天道至妙，因数可以明其理。理因数显；数从理出。可相倚而不可违。故曰倚数。

一者何也？先天真乙之气也。朱子曰：“气气不离，理也”。金丹之道，以养气为主。养气之要，在于集义。若不能集义而仰愧俯作，则理失而气阻，何能浩然充塞天地？故神仙之道，到孟子养气之说而发露殆尽。至称是集义所生者，而丹法义备矣。彼守空寂而不明集义养气，心之功终亦必亡而已矣。人生如驹隙梦蝶，天命靡常，亟须回光返照，绝欲循理，廓然大公。理得而性复，性复而命凝，浩然自得，此之谓集义养气。此之谓安身立命。其至要处则在慎独。一念灵明，存诚去妄，须臾不离。天之所与我者惟此，而我之所以行德达到者惟此。惟此作主，不牵于情感，不滞于名义。

得失常变，始终罔间，是之谓能慎。慎则心地虚豁，便是未发之中，便是立天下之大本，便是人生本来面目。不落有无，不堕方所，无声无臭，浑然太极。孔子之乐在其中，乐此也；颜氏之不改其乐，乐此也；季延平之默坐体认，体认此也；陆象山之先立其大，先立此也；陈白沙之静中坐出端倪，此即端倪也。未识此者，须静以察此；既识此者，须静以养此。静极而动者，须动以体此；应事接物者，须临境以验此。所谓察动静有无之极，全虚圆不测之神者，此也。大本既立，而千枝万叶莫不畅茂条达，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参天地而育万物也。

虽然，学道至全此神昭昭灵灵，能纷应万变，能极往知

来，齐一生死，超凡入圣，以为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奈何此神为后天之阴神，非先天之阳神。四大解散，未免孤立，仍为天地所规域而不能归域乎天地，务必安此神于至阳之处，而后能全得一个原本。原本在生我之处，不离乎先天真乙之气。盖理虽不杂于气，而实不离于气。故气化之所在，即神理之所在也。气无昭昭灵灵之神而有杳杳冥冥之神。不神之神乃为至神。至神之神乃为至真。世人言及此神，茫然不识所谓，即识亦不知何从下手。甚有以“索隐以行怪”一语抹煞者。试思《河·洛》大易为古神圣道法之祖，周孔所心传而开示后世者，其所言阴阳顺逆之数，先天后天颠倒之理，果是索隐行怪否乎？予非谓全此昭昭灵灵而不昧者之非正道，谓有造乎极而始足以全昭昭灵灵而不昧者之为至真也。故曰：“欲得谷神长不死，须从玄此立根基”。请明此篇之义。

篇首八戒被私欲捆缚，迷却原本。行者巽语微嘲，百般提醒，激发他羞恶天良。《西江月》一首，内云“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微利添囊，好将资本谨收藏，坚守休教放荡”。盖言未失者当保守，已失者当还返，既失而还返者，当谨慎。只有一个更无加增，观此知采战之邪妄，正如八戒晕到昏迷，不省人事者也。八戒惭愧道：“从今再不敢妄为”。此学者悔悟人道之机，故作者特于收煞贪色之害中曲曲写出。本者一也。一之数备于五而极于万。提纲言五庄观而五五之难穷者，已统于五。五者参天两地，总不离于金木水火土。配之五伦，为仁义礼智信。合之一元，为混沌太极也。篇中提明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产成这件灵根。此灵根即首回之灵根，而有先后天之辨。彼先天地而为产天地之灵根，所谓“有物先天地”，即“先天而天弗违”也。此后天地而为天地

产之灵根，所谓“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即“后天而天弗违”也。出乎先天，入乎后天，先后天之灵根总是一气，总是大本，总是五行之祖。学道者能从后天中得此先天之一气，即能就此一气统御后天之万物，而不落于孤立也。

篇中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即明本旨。童子道：“这两个字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言其属阴而不足以同天之妙也。长老阅历万寿山好景，幽趣非常，以为雷音不远。行者笑道：“早哩！早哩！”盖三藏到此地位，虽认得原本，而不能省察再进则原本自原本，而仍非我得，必须兢业诚求，精心向往，方才完全不失。所谓“识得原本，好做工夫，非空空悟得便是灵山”也。故行者说得如许艰难，著他猛醒。所以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头处即是灵山”。

惟西贺洲五庄观出此草还丹，又名人参果。西为少阴之方，于时为秋，秋为万物结果之候。果者阴中之阳，即后天中之先天一气。人参天地而成果，一理也。草者早也，言须急早还丹也。即金丹之真金，還元之嫡子也。故曰镇元子。人能食饵，能参天地而成万物，岂不与世同君耶？三三千年而结果，闻一闻活三百六十，吃一个活四万七千，门下散仙不计其数，见今还有四十八个，只带四十六个上天，留下两个看家。一一千三百二十岁，一一千二百岁，逐数解之，俱合参天两地之数，错落形容其妙，乃是实理，非是空谈。总不外一五而推至于万万也。

镇元子吩咐清风明月打人参果接待故人，二童引孔子之言，疑非同道，乃深晓世人执儒疑道之异趋。大仙溯如来之会，而明为故人，指示世人明道与儒之同原也。师徒到观流览景致，睇视碑联，访清风明月，礼天地香火，说出元始天

尊，请听混元道果。俱形容两地参天之实际，为先天真乙之奥妙，而人自不识也。行者与其捣鬼，非行者嗔也，明世人皆自圣予雄，即灵悟如行者，犹不能输服听信，宜乎知音之少也。三藏不识异宝，战战惊惊，远离三尺，非三藏果不识也，明世人皆肉眼凡胎，虽宿根如三藏，犹难以指示而承受，宜乎自弃之多也。八戒垂涎，计较尝新；行者隐身，爬树偷果。落下不见，拘土地查问，明金丹人人俱爱，倘知之不真，不能遽食也。行者自称为盖天下有名的贼头，非浑语也。盖此道窃天地夺造化，诚为理窟中之渠魁。土地道：“这果与五行相畏，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蔽以金击方下，用丝帕衬垫方可”。盖金丹为混沌元气，不落一偏。落于一偏，不成正果，丝毫不容差错。所谓毫发差池不结丹也。大圣偷得三个，三个分食，三人同志也。八戒贪心不足，嚷出做破，不能防危也。二童毁骂长老，三藏说仁义为重，教他陪你个礼罢，而三徒反行抵赖，正是长老不能就食金丹，而伏后回之推倒树根也。盖金丹备五行而配五德，长老之疑畏，不智也；三徒之抵赖，不信也。不智不信，五德已缺其二，五行已偏于三。根本既播，树果泯灭，岂非理数之必然乎？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白话提要】道家认为，修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有为就是通过特定的方法得到修炼的“真种”。没有真种子，就象锅中无水而空煮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人参果就是真种子。唐僧不敢食人参果，是不识真种子。他只知悟空中之空，而不识空中之果。所以，修真的根本人参树毁在了“悟空”手上。大仙的锅被悟空所砸，也是同样道理。油为水，锅为金。油锅即是水金。下面架上柴，烧上火，明指木火。锅中放上石头，是加上土。五行齐备，有攒簇之象。但因不识真种，亦不免锅漏油干。

悟一子曰，前诗云“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微利添囊”。八戒之既得而贪添，三藏之未识而推阻，或过或不及，俱是鲜能知味，昧却本来。若不将此根本推究明白，培植完固，则是弃本逐末而不识袖里机关，欲暗渡陈仓而不知脚跟软弱，饶你用尽巧思，穷极变态，终是幻情假相。辗转差池，三番两覆没个解救法，岂不耽误了前程，几时到得西天见得佛面？所谓“项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也。此如大圣推倒树果，而二童锁闭层门矣。故曰：“坏了我五庄观仙根，若能够到得西天参佛面，只除是转背摇车再托生”，词严义正，面命耳提，真蜚雷法鼓，化雨慈帆矣。行者笑出根由，二童骂成贼状，八戒嚷打偏手，俱是认妄为真，焉得不捐真从假，弄

倒神树，断绝丹种？“大家散火”一语，正如树倒猴孙散，切当不易。

诗中“悟空断送草还丹，明月清风心胆寒”，最为提醒。盖必先有为，而后驯致于无为。若只悟空中之空而不识空中之果，空空一悟有何结果？这不是在悟空处断送了还丹，虽有清风明月，何能玩赏？终久倒在尘埃，不能济事。倒锁说谎之策杂施，起死回生之法安在？添菜提茶，乃谬用虚拘之见；关门恶骂，只造口舌之伤。解锁夜行，暗中摸索而已。纵暂脱牢笼，难逃罗网；乘睡奔驰，起倒跋躐而已。虽努力向前，终成落后。此镇元仙所以唤醒二睡童而究明根本受害，赶过九百里而捉回昧本之狂行也。使袖里乾坤的手段，是提挈傀儡的线索。所谓“天关在手，地轴生心”是也。每人拴在一根柱上，见人人总离不得一个根本，岂容不依本而立？恼取龙皮七星鞭打，见个个须推问出一个根原，岂可不痛思而知？打腿者，打其绑椿，不实如何胡行乱走？替打者，替其再三，推敲方可遽行。前进倘自倚聪明，施行小慧，欲借蒲柳之姿为脱胎换骨之计，这是用假为真，虽真亦假。如夜半潜行，无非梦境。此师徒变柳树为幻身，而昧却人树是真身，长老能不在马上摇椿打盹也？一经责治，情虚自败。大仙赶上，依然捉回。仍前绑住，把三个都使布裹，又把漆漆。盖昧本者，由于不能返照自明。布帛多眼，通身裹好，使其通身生眼以求明。外加漆漆，使其外暗内明以自照也。暗不能返照而悟本，亦是与死期不远。即如此夹活大殓，漆好入土，亦算造化，谁曰不宜？行者独令下油锅。何也？油者，水也；锅者，金也。下架以木火，中实以石土，虽聚五行色相，终是易染脂膏。且隔截乖和，不能一体。学者不明内本之深源，

而徒事外流之成迹，其涸也可立而待。致推倒仙根者，此可
惩其妄；认假作真者，此可验其竭。倒树倒灶，一理也。总
是一场大闹，树倒猴孙散，锅漏油干。扰攘激烈，悔之何及。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白话提要】这一回继续讲“徒悟并非真种，无情难为了性”的道理。悟空神通广大，但几次三番都逃不出镇元仙之手，救不得唐僧。因为人参果是有为之真种。不能有为，焉能无为？悟空虽能保唐僧，但唐僧未食人参果，命根不固，一切终属徒然。悟空三岛求方，请得观音菩萨，救活参树，是培植唐僧的命根。树活之后，唐僧吃了人参果，方为金丹入口，命根坚固。

悟一子曰，此言服食金丹为修身之原本也。昔五祖弘忍大师授六祖惠能，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能受毕，又曰：“衣止汝身，勿传也。”慧明追叩其法，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恶，正当恁么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明大悟，曰：“密语外还更有意否？”六祖曰：“我今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却还在汝也。”六祖后至曹溪，又被恶少寻逐，乃晦迹于四会怀集之间，方了大事。

夫无种何能生果？无情何能成性？性之不能离情而存，犹果之不能离地而生也。六祖不思善恶时，已是还我面目。而又云非密，还须返照，令向北接人。所接何人，可晓达解悟矣。否则如身经五庄观而当面错过人参果，岂非无情无种，而何能有性有生？薛道光和尚妙悟绝尘，敏慧圆通，终自返照，

谓非上乘。访求真人，及得指示，汗流夹背，顿悔从前之错，乃弃僧伽，还隐于通都大邑。倚有力者为之了其大事，方成正果。此道光之返照求方而受益也。可知徒悟非为真种，而无情难以了性。孟子曰：“天寿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景禅师曰：“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悟真篇》曰：“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皆言尽性而至于命，得先天之至精为最上乘之大道也。学道者修身处事，莫倚自强，须虚心下人，戒欺求教，至于损之又损，而后能益。悟空出神变化，本事高强，保护唐僧，以为刚强无敌矣。岂知食人参果之保护唐僧更为刚强无敌。悟空何能出得镇元仙之手，何也？悟空不如实果也。篇首八句，切指病根。其刚强更有刚强辈一结，乃深晓胶滞自是之辈，终属痴迷而已。镇元仙用手挽着行者，是接引唐僧的机括。要他还树，是著他培植唐僧的根本。又曰：“你若医得树活，我与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盖有无相济之谓友，手足挟持之谓悌。仙家本有为而造至于无为。有即是无。不能为有，焉能为无？佛家本无为，而造自于有为。无仍为有。不能无无，焉能有有。默契同心，原成连理，总要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法也。

此篇虽猴王之三岛求方，实乃两家合一原本。大仙岂不能医树，而必请观世音者，所以明无又在有之先，而敦化之有源泉也。师徒原各有灵根，而必推镇元仙者，所以明我即在人之中，而彼此之无二气也。从此察识寻求，而海上三星亦无以加其妙。自輶辘于五庄观，而添寿添福添禄矣。即东华圣祖亦未能过其神，自赞美于五庄观而曰福地曰洞天曰灵

根矣。虽瀛洲九老亦不能更进一筹，自惊异夫五庄观而惟趋以相迎，饮以琼浆，食以碧藕矣。八戒扯福星讨果子，乱翻搜检，正见其无也。行者笑方朔没桃偷，彼此相谑，亦明其非有。俱从人参果上映带描写。打谓游戏之中，实形容人参果非易得之意。直到普陀岩上，见观音菩萨，方识得希夷一品，少林真味也。见熊罴尚有缘而成正果，岂唐僧反无法以救灵根？镇元之根灵，开辟由天；净瓶之甘露，造化由我。诗称成得有为之身，久经真妙之法，洵是全书真谛。金刚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盖真妙之法，甚深而难窥，全在一心返照，静观密察。稍着一毫声色，便非无声无臭本体，是人行邪道，而与如来隔绝矣。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解者谓一切有为皆属虚妄，只解得个驹隙蝶梦，石火镜花而已，有何实落受用？从来善立言者，一字必有一义，未尝重说，何况世尊四句偈为全经要指，岂可止解一空字而置梦幻泡影露电等字为一义？故能识梦幻泡影之旨，则能识如露亦如电之机。世人不识甘露掣电为灵根之真味实相，弃有为而入无为，以为观见而悟矣，吾不知其观个什么，见个什么，悟个什么？到了腊月二十夜，终亦解散泯灭而已，深可悲痛。《华严经》云：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以大悲水浇灌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

请观音来到后园，将柳枝蘸出甘露，以柔为人道之津，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以把握为凝真之驭。看出水为度，不许犯五行之器，以无倚为运用之准。灵根超五行而独存，甘露敦化原而资物。根之枯者，得之而复荣；实之落者，得之而复完。归根复命之明验，是即以大悲水浇灌

而成就花果也。

大仙急令取金击子敲下 10 个，铺设丹盘，各食一个，共成人参果会，言金丹人人有分，大仙不过作东道主以自尽故人之情而已。自此金丹完就，服饵入口。树死复活，如人死复生，仙家宝贝已得，前往西天有基。尽是长生不老之仙，何虑不见丈六金身之佛哉？

结为兄弟，两家合为一家，因缘结果之妙道如是。学者倘自倚刚强而不肯屈服推敲，访求请益，何从识万寿山中五庄观人参果之异宝乎？故祖师曰：“吾有一宝，秘在形山，诸人还识得么？”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白话提要】修炼得丹之后，要明心见性。性命双修之功，始于躯壳，终于脱壳。如果贪恋自己的躯壳，不知躯壳实为白骨，则受阴气侵蚀，脱胎无日。所以虽服食了金丹，仍不免遭受魔难。唐僧所遇的尸魔，即修道者的躯壳。道家认为，人身有三尸，碍人成道。三尸又叫三毒，是阴浊之气。三尸变化多端，隐显莫测。能化美色使人梦遗阳精，能化幻景使人睡生烦恼，使大道难成。只有斩除三尸，才能得道。

悟一子曰，三藏已服食人参果，乃金丹入口矣，自是脱胎换骨，神爽体健。但得丹之后，全要明心见性，脱去凡胎，换去凡骨。倘认不真，看不破，似慈爱而或流于姑息，似哲谋而或蔽于狙奸，则仁过而反致容邪，智昏而未免弃正。此尸魔之所以三戏，圣僧之所以恨逐也。尸魔非他，即修道者之躯壳是也，本阴鬼而幻妄，能惑人于不觉。见为红颜矣，不知实为白骨也；见为少女也，不知实为老惫也；见为生菩萨矣，不知实为鸠盘荼也；见为可惜可怜矣，不知实为愚我弄我也。盖人身有三尸，忌我成道。每乘假寐之时，告人罪过。学道之人若滞形滞相，不先斩灭三尸，终难脱胎换骨而飞升玉京。

这回三藏正行到嵯峨之处而肚中饥，正尸之索我以素餐而乘人于易食紧恩。行者道：“师父不聪明”，正言其见不透

彻。三藏溺我怙私而心中不快，此以饥渴之害为心害，而智识昏昧为从邪失正之根苗也。三藏自两界山收伏行者以来，崇正除邪，智勇兼足，厥功实伟，僧亦知其不可一刻暂离。何忽嗔其常怀懒惰之心而追溯两界山救伊性命之恩，反沾沾然若有德色？作者之意微矣！两界山为邪正两立之地，向以身在峻岭之间，为见性之界，造命之始，故收服行者以筑其基；今以行到嵯峨之处，为了命之界，存性之根，故放弃行者，以昭其鉴。在行者，见才智之不可恃，功业之不可矜；在三藏，见汨罗之孤忠，当察淮阴之肤绩易猜。篇终大圣叙出长安有刘伯钦送路到两界山救我一段，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诸语，真一字一泪，使千古英雄涕泗陨零。然疑忌之故，必由于阴柔之离间；放逐之事，多出于谗口之排讪。八戒认白骨为红颜，信噬我为斋僧，是以拖尾蛆为香米饭，癞虾蟆为炒面筋矣。

尸魔之三戏，障眼法也。愈投愈工，到底难瞞识者，终成白骨；大圣之扑杀，明眼人也。至再至三，功高及受贬书，埋没赤心。世态变幻，事情颠倒，今古同调，无足怪异。惟弟诟其兄，而萧墙之内忽起翻飞；师嫌其弟，而函丈之间顿生扞斥。物蠹而虫入，人疑而谤兴，总由于见不善而不能退，见善而不能举也。

《蔽爻歌》有曰：“达命宗，迷祖性，恰似鉴容无宝镜。寿同天地一愚夫，权握家财无主柄。”故性体元明而无一毫之欺蔽者，乃为至命之后无为之极功也。昔者达摩九年面壁，参悟了彻，方得只履西归。性命双修之妙道始于躯壳，终于脱壳。不以红颜视红颜而以白骨视红颜，不以白骨视白骨而以红颜视白骨，则几矣。有视白骨一法，虽小道，亦有可观。想

左脚大指烂流恶水，渐渐至胫，至膝，至腰，右脚亦如此。渐渐烂过腰，至腹，至胸，以至颈项，尽皆烂了，惟有白骨。须分明历历观看，白骨一一尽见。静心观良久，乃思观白骨者是谁，是知身体常与我为二矣。又渐渐离白骨观，先离一丈，以至五丈，十丈，乃至百丈千万丈，是知白骨与我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则我与形骸本为二物，我暂在于形骸中，岂可将此形骸终久爱护而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齐一生死，亦为看得透彻，脱壳出世之一法也。

篇中之夫人，乃与我同宿同行之夫人，非作配作合之夫人。若误为作配作合之夫人；尚隔一层而非切肤之尸魔也。初戏为女子，月貌花容，分明是个妖精，长老却不认得。花言巧语，愿将此饭斋僧。八戒就要动口，此以食色为性而不能践其形也。行者回来认得，当头就打，把一个假尸体打死在地下，倾刻间而长蛆拖尾，虾蟆乱跳矣。食色果是性乎？否乎？再戏为老妇人。老年不比少年人，满脸都是荷包褶，即前之美少女子也。行者认得，举棒便打，把个假尸首又撇在路旁之下。瞬息之间，少者老而老者死矣。少可危而老更不可危乎？三戏变为老公公。行者笑道：“我是个做娶虎的祖宗，你怎么袖子里笼了个鬼来哄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现了本相。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移时之际，少者老，老者死，死者枯矣。少者、老者、死者，总成一白骨而已。虽曰三戏，实似三戒。虽曰三杀，实是三生。三藏不以为恩而反以为怨，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其惑滋甚。昧却惺惺使糊涂，取纸磨墨写贬书。赏罚不明举措倒置，良可三叹。所以学道之人有杀三尸制三彭之明断，有三伐毛三洗髓之全能。若爱护其躯壳而不知其为白骨，则阴

气之侵扰何日脱体，阳德之鉴观终难超躋，仍是两界山未收服猴王时局面，虽服食金丹而重遭魔障，何能善始而善终？此圣僧恨逐猴王而自失其美，不可哀哉？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妖

【白话提要】唐僧认白骨为真人，怪悟空不仁，将他赶回花果山。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中，仁属木，义属金。唐僧偏仁而废义，是重木而去金。金衰则木旺，所以金猴受逐，木怪逞凶。黄袍郎为奎宿。奎属木而克土。我克者为妻，克我者为夫，所以木为土夫。土色黄为黄婆，黄袍郎即是木怪。

金丹之道，以金为夫，以木为妻。调合作用，不可偏胜。今舍金公而用木母，颠倒错乱，所以“婴儿”陷入危险，落入妖精之手。

悟一子曰：《春秋》正义，人臣事君，三谏不从，有放弃之礼。盖不忍刑戮，姑放弃不用也。大圣三杀尸魔而遭贬，即三谏见疑而放弃。故三藏特驰金紧禁以逐之耳。此信谗远德，举措失宜，妇寺之仁也，已流于残忍愤激之气也。而或至于猖狂，谁为历阶，惟佞之故。心君错惑而上下内外莫不扰乱，蝼蛄危，深可悚惧。提纲聚义逢魔之所由著也。义者事之宜，群妖杀伤平民，不义甚矣，何以云聚义？盖上好仁而下未有不义者。在上既以不杀妖魔为仁，在下必以能杀良民为义。帅仁帅暴则仿有机，理势之相召也。然则群妖之聚义非大圣聚之，三藏使之聚也；大圣之杀猎人，非大圣杀之，三藏使之杀也。聚之杀之，发于暴而由于仁。杀可止杀而生适开杀，行

恶于善之中也。聚之杀之出于猴王而成于八戒。诛妖为不仁而聚妖可为义，寓善于行恶之内也。呜乎！天下事，恶固不为，而善亦不可为。善固可为不善，不善亦可为善，有如是哉！作者著其旨于重修花果山，以明用舍乖张，妍媸失实者，其弊必至。上下之间，附仁窃义而倡乱作孽，罔所顾忌，其害可胜悼哉！

行者贬回花果山而聚群魔杀人，是犹反者顺而顺者复反，岂不大负如来一片收服婆心？大圣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虽大圣之追思，实三藏之自道也。自道自犯自遭魔。其受病之根，只在听信狡性，纵放心猿也。此放心二字又与前说放心更进一层。非为恶去善之放，乃未能精察义理而认恶为善，认善为恶之放。非义精仁熟者不能体悉，非俗情尘见者所能肤窥。篇中寓义之奥妙，设象之神奇，统以黄袍郎作骨，直贯至三十一篇而倒射美猴王返花果山著赭黄袍时也。

金丹之道，以金为夫，以木为妻。调合作合，不可偏胜。今美猴遭贬而贪狼夺席，舍金公用木母，颠倒错乱，是昔之开辟花果山而推献黄袍者，今遭贬花果山而逊位黄袍矣。何也？金衰而木旺矣，其中黄婆失陷，赤子逢危。大道已堕迷城，莫能振拔，猴王不得已乃返本归原，聚义以图兴复，岂真能自适其适，忽然忘三藏哉？何谓黄袍郎？奎宿属木而克土，我克者为妻，土色黄为黄婆。克我者为夫，木克土为黄郎。袍者木包土外而为黄土之衣。又黄袍加身，乘时行权之象也。其形容魔状称青脸蓝手，总状木色之青。

夫唐僧既服金丹而灵明忽昧，性堕迷城，是死中得活而活中又趋死也。正如独处黑松林而昏昏闷闷，不觉倒走回头

路，闯入黄壤恶地矣。那怪闻说是个和尚，呵呵笑道：“这叫做个蛇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又呵呵大笑道：“我说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该是我的食，自然要撞将来，就放也放不去，去也走不脱！”这等言语，俱是阐发“天堂有路不肯上，地狱无门闯入来”之意，即谚所云“阎王不请，自来投到”。故将两个徒弟、行李马匹一齐招出，而定魂椿上之肉不几葬于贪狼腹中乎？

三藏已身莫保，而沙僧犹寻化斋，人贪求世味，正如呆子尚在梦中，懵懵懂懂不知早已失却主人公也。寻至碗子山波月洞，方知是妖。山如饱食之器而载吸其舌；洞为岁月之藪而破烂肢体，诚为人肉生产之乡，亦为人肉归宿之地也。成乎主者反乎上，出乎两者反乎两。彼方思食我之肉，我转欲化彼之斋。世间呆子若个省悟，急须狠下手与老魔头一场厮杀。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白话提要】唐僧被捆在定魂樁上，性命不保。这时，忽有公主来问。公主为木怪之妻，是坤宫真土。土能合和四象，暗地生金，因而能暗救唐僧。八戒、沙僧与妖怪争斗，八戒为木。木不能克土，所以久战而力怯；沙僧为土，土受木克，所以被妖精捉拿。

悟一子曰，犹龙氏曰：“杳兮冥兮，其中有物；恍兮忽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回宝象国之百花羞被妖精摄做夫妻，杳无音信回朝而忽逢取经之唐僧捎书寄信，乃其演义也。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吉也，查与文牒内开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相符。盖取经原是取宝，当立心起行之时，而此宝已宛然成象，此所谓“才办肯心，玄珠有象”是也。故唐僧至此地位，虽在杳冥恍惚之中，而不觉有真信潜通于其间，此取经之岁月日期所由与魔摄公主同时。

篇首云：“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即“断欲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之义。若能一念合真，修则诸垢灭尽，当下迷悟判然矣。此时也，唐僧一念迷而不悟，昧却金精，因迷本性，仍如江流遭难时一般。故如被妖魔将无知赤子缚在定魂樁上，犹前初生时弃置江流，浮于板上，性命莫保。杳冥恍惚，无主之候也。岂知其中忽有公主一问，乃是土能和合四象，暗地生金之妙。从此一信潜通而江流难脱。

本土因之而交会，金公因之而返还。

土之为功，真坤宫之公主也。紫阳曰：“五行四象金藉土，三元八卦岂离壬”。离壬不成三元，八卦非土不合四象五行也。此坤宫之公主所以为救全江流之主。然壬水长生在申，又必由土中之申方成坤体，始可以去魔存悟。申猴因土而为用，其旨微矣。八戒沙僧战不能胜者，木不克木，而木反能克土也。百花羞为女土之班头，三公主乃坤宫之少女。宝象国象庚金出现之方，洵取经之要路。定魂椿定香信暗传之会，实救主之旨。方当交战之时而高叫，黄郎撒刀止杀，土能主静也。先解唐僧之缚而伪梦金神讨愿救僧，妄可成真也。诗中“险遭青面兽，幸有百花羞”，以明木带春色而成精，花占春魁而为信也。信者意土也。坤之少女既生既育，乃女之终而成婆，婆能调和夫妇而为媒，故称黄婆。公主者，黄婆也。唐僧者，赤子也。母必护其子，故信行而脱难；子必顾其母，故信至而僧留。国王得书便问文武谁救公主，更无人应，真是木雕泥塑。盖木不能以断木，土不可以胜土，已伏必需金公之义。即木精如八戒，土精如沙僧，总是一偏而未可制胜，正逆出非金精不可，而必需急图还返也。

文武就举出唐僧，唐僧说出二弟。虽为世绝俗，变化非常，亦何能舍真金而独立为功哉？盖八戒虽极变化之大，不离木耳。呆子道：“看东风犹可，西风也将就，若是南风起，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书称呆话即是真话。何也？八戒本是木母，东风方长之际，西风凋谢之候，南方朱明，盛夏之候，故可参天而直上，乃变化之实理也。八戒饮酒承恩，腾云发往；沙僧饮酒帮工，纵云赶去。本土齐心，筑破妖洞，是欲以我克者救其我克，克我者胜其克我，必不得之理也。此八

戒力气不加而转困山林，负国王之恩宠；沙僧不及而攢蹄捆住，失手足之维持矣。八戒木也，黄婆为土，木不能救土，然能依木以庇身，故入藤萝而安然自睡；沙僧者土也，黄郎为木，木胜则土困，然能比土以为援，故虽被缚而旋经主解。噫！公主坤宫之土，内黄婆也；沙僧流沙之土，外黄婆也。二土俱入洞中，虽分内外，实全一气，有相济相成之妙用，请读下回自见。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白话提要】对人的身体来说，中宫脾土是百骸资生的基础；对修炼来说，没有土，金木水火就不能攒簇合一。在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中，信是其它四德的基础和保证。

公主是坤宫之土，是修炼的内黄婆；沙僧是真意，是修炼的外黄婆。公主被妖精所掠，沙僧被妖精所捉，中土失陷，所以国家混乱，唐僧受困。治国和修炼的道理是一样的。修炼要凭真意使金木相并；治国要凭真信铲除邪佞。有了真意，还须寻回失散的金公；有了真信，还须有手段的悟空。

悟一子曰：善歧黄者，必理其脾；识治体者，务崇其本。中宫为百骸之资生，脾理则病瘥民命，实万化之根蒂。本固则邦宁，苟元气不实，而邪气得以干其脏腑。人咎邪气之为患，非邪气也，自伤元气以招之也。内戎不除，而外戎得以薄其门庭。人怒外戎之为崇，非外戎也，自作内戎以酿之也。故邪之妄行，足以侵正而害法，如意之无主，不能从心而听令，势使然也。修道者，与治家治国一理。中土失陷，性金不返，心迷而命危，固其所也。老妖撇却沙僧，怒讯浑家书信，亦知外乱由于内戎。不知公主之信，思去邪归正之信，真信也。魔之持刀欲杀，亦是以邪侵正。公主抵死放赖，非信也，然信既行矣，吐真则败信。天下事，有不必信以成其信者，此类是也。沙僧之代为诤饰，非信也，然信既行矣，指

实则害信。天下理，有信口不必信心，而不病其为信者，此类是也。公主沙僧一信相为变通，一气相为救护，主救僧，僧救主；主又救僧，僧又救主。循环无端，暗相运用，终济大事。总出一信之真实无妄为之也。半山语有云：“知妄为妄，即妄为真”。公主沙僧之配妖哄妖是也。又云：“认妄为真，虽真亦妄”。唐僧八戒之逐猴变虎是也。昔者大圣遭二郎之欺凌而变虎飞遁，自主也。二郎急用照妖之镜，以圣为妖也；今者三藏遭黄郎之厄难而变虎牢笼，不自主也。黄郎缓施巧佞之舌，以善为恶也。其致祸之根源，由三藏听八戒之谗言而误贬行者。故行者复归花果山而感伤二郎之欺凌。因而国王亦误信黄郎之巧说而错认爱婿，使唐僧羁留宝象国而身受黄郎之魔障。国王认老妖为佳婿，认圣僧为猛虎，一如三藏认白骨为红颜，认诛妖为戕善已耳。老妖明知公主寄信，得沙僧一番折辨而忽转怒为喜，何也？非真被公主沙僧所愚也，亦将计就计，借此一信以图罔国而啖僧。盖忍其小仇而希售其大奸也。故为公主设宴压惊，而忽然换服称诣国认亲，而忽然一变文人入朝。奇哉！妙哉！仙师寓意，隐讽后人主，以言取人而滥加荣宠，甚至尚主揽权，沉酣酒色而噬人无忌，陷害忠良而欺君跋扈也。故君不以言举人，而至人必以信。是主信者真实无妄之谓，如天地之有四时，气至不爽；如江海之有潮汐，候至不爽。五伦无信则败伦；百行无信则丧行。故君臣一德则教化隆，夫妇同心而生育就。倘上下相欺，内外尚诈，未有不亡身而败家灭国。信为人之言，发于人而司于口。言不由中则为妖言，莠言自口则为长舌。妖言惑听，长舌倾城。贝锦作而屈子沉忠沦于鱼；谗嫉兴而伯奇死孝杀于峰。颠倒是非则鹿可为马；淆乱真膺则亥可为豕。金蝉化为

猛兽，慈爱备极凶锋，均舌魔为之害也。三藏变虎，亦奚足怪？然老魔认亲先以射虎为媒，进言之工也。大凡奸人进言，始于亲溺，既亲溺则奸言易投。继之以树功，藉树功则宠幸自固。故巧言如簧而铁笼锢金色之头陀；利口噬人，而歌舞晏青脸之孽怪。兴言及此，罔不涕痛！曾为马走，能不垂缰？所由小龙以身显化，鞠躬救主。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忠臣义士，当由此而激发奋兴。木母之感而往，金公之激而来。散而复合，昧而复明，岂非一念之诚，遐迩无不贯格也哉？妙哉！小龙委曲献媚，式歌且舞，顺其所欲也。睥睨乘间，五花八门，攻其不备也。何异穷图之匕，博浪之锤，事虽来济，颇足大快人意。无奈满堂红击中后尘，犹幸御河水苟全性命。伏枥忍痛，寡侣哀鸣。诗称马猿失散，金木凋零，黄婆分别，道义消疏，诚可感可叹！

八戒忽然梦觉，耳闻白马口吐人言，回思白虎岭白骨夫人一节情事，应知化虎原于白骨，黄袍由于白骨。因困生悔，因悔生悟，便是转危为安机括也。小龙说出有仁有义的猴王管情拿住妖精，乃真人出现而魔孽潜消，端木澄源之策也。滴泪衔裙，情词醇切，八戒能不尽心遣往乎？八戒见行者却往草崖溜啊溜的溜，极忸怩不前之态。行者见八戒，携手搀住，往水帘洞里去耍耍，示招隐恋故之情缘。八戒不吐真言而虚情假意，故行者亦托言不出，甘退林泉。八戒别去，岂真肯遽去，欲假别以发后言；行者不去，岂真忍不去，即不去以索讨真信。八戒既别而回头指骂，骂其怒而来追；行者不去而差跟探听，探其实而使不去。两家各藏心计，总是不忘师父。行者既得真信，能不发露真心？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释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白话提要】猪八戒上花果山请回猴王，救出沙僧，金木并而土在其中，所以平灭了妖魔，救出唐僧。追究原因，种种魔难，都因为唐僧一念之差。正和邪的分途，只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错，唐僧被妖精喷水变虎，失去真性；一念之正，悟空喷水使师父复变为人，恢复了真性。从二十八回到此回，都在说明得丹之后，须见性明心。

悟一子曰，梵语释迦者，即华言能仁也。仁主生，义主杀。杀以卫生，杀即是生。故能生而不能杀，非能仁也。前行者杀三尸为义，实为能仁，八戒以为非义，三藏以为非仁，冤遭贬斥，是谓内仁而外义，不知义即仁者也。八戒感悟龙马谆告之诚，追悔扑灭白骨之事，跪请行者解救倒悬，此以义释仁者之囚，而使之复任枢密，得专生杀之权也。故小龙曰：“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管情拿得妖精，救得师父”。以仁义言，则为大道运用之端；以金木言，则为丹法相生之妙。一阴一阳，一夫一妻，颠倒配合而不可暂离者也。金义也，木仁也。木恋金而顺义，金爱木而行仁，互相为用，合成正果，乃本诸一性，自配元神。虽曰兄弟，实同一气；虽曰妖魔，实共五行。若能斩绝尘缘，还原归本，便致大觉矣。篇首一词，极为明彻。然仁义之道，惟信为主。人之于信，犹水火金木之于土。水火金木无土则无由生；人而无信则无以立。行者

拒八戒而不行者，意其言之不实也。言一不实则无以成契合而善行藏，故小猴奉猴王之令道：“那八戒不大老实”，怒而拿回。美猴看菩萨之面道：“我且不打你，你即老实说，不要瞒我。”不老实即不信，老实即信，与公主寄信之信相照应，言除魔返正之道，务在真心实意，惟此一信为之转旋，切忌弄虚头，施狡舌也。行者道：“老孙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盖忠臣去国，不忍一日忘君；大圣归山，岂忍一日忘僧？可见前之不去者，非其本心。拿回八戒，正思同往耳。八戒两边乱张，道看看那条路儿空阔好跑，何也？已逆知行者捉回之意，故作直言无益，不如作乘空跑回之态，以激其速发诚心，乃假拟虚影以勾取真神之妙也。说知黑松林金宝塔放光，宝象国三公主寄信，黄袍怪变俊俏文人入朝，与国王认亲，把师父变作老虎，白马说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这些情节言语，而行者自不觉勃然，怒怦然动矣。然非一激，行者难以即行。何也？贬者，唐僧之命也；请者，非唐僧之命，是犹为王留行而未可以暂留也。故得妖精一骂之激，行者若为除魔出，不为救僧出；若为己仇出，不为僧难出。虽无唐僧之命，亦可以行。故行者即佯信以自决曰：“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骂我，我和你去。”此大圣出处之光明，权宜之妙用，而迥不由人也。

大圣径出门来，群猴拉住，特晓之道：“我保唐僧这樁事，天上地下都晓得，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我来家自在耍子。”盖今此一出又似为天上地下任此大事，而不专为己为僧。此一贬，又似唐僧爱好而故贬我，逸我而非劳我，真义精仁熟而不可以辙迹求也。

行者下海净身，乃是洗心涤虑。八戒识得行者是片真心，

更无他意。此时金木交并而信行乎其间，何事不济哉？虽然，善用兵者，避其锋锐之气而击其虚；善除邪者，顺其方张之势而乘其隙。倘饶慷慨激烈之勇，而鲜含蓄沉几之力，直前过刚，近于用壮，取必太甚，近于浚恒，易戒之矣。故惟几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务。自古豪杰之士，未有不用智谋而能除邪去佞者，此大圣智除黄袍所以为仁义之实学也。

行者抓住二小妖。欲取其父者，先取其子，攻其所必救也；欲取其母者，必卸其子，去其所受病也。欲以两个换一个而沙僧解缚者，以土救土也。此醍醐灌顶，甘露滋心，一面天心喜，满腔俱是春，乃真景实际而非形容想象语也。

公主责行者无信义，行者道公主行不孝，都从根本上讲究道学。一是畏夫之克我而欲全信；一是说主之附我而全其信。公主寄信者，行孝也；行者降妖者，行义以全其孝也。义以成信，信以成义。信义合谋，而智行乎中。故公主藏身而行者变相矣。妙哉！行者就变做公主一般模样。夫金能克木而反变为土，甘受木克者，何素书曰：“非诈术无以息寇奸诈”，所以行其信也。老氏曰：“舌柔齿刚。”齿惟刚故折，舌积久而不懈者，以之柔也。柔所以遂其刚也。孙子曰：“欲取之，必过与之。”与之正以取之也。行者之变公主，信而以诈行，刚而以柔用，欲取过与之，妙道所谓智也。及行者现出本相，又变为三头六臂，乃变三奇成六偶，重整乾坤，天地位而万物育，顺承天施，剥极反复之象也。故后回唐僧复得猴王，向西而行，又值三春时候矣。

大圣打走地下之妖精，查出天上之奎宿。玉帝差本部收伏，而宝象国公主来历已明。霎时间带回本国，父母重逢。公

主遂寄信之愿，唐僧成带信之功。前以佞口喷水而失其性，变其形；今以真言喷水而妖气退，原体复，无复白骨夫人之迷惑矣。盖邪正分途，只争一念，而真妄参悟，原是同原。公主一信之诚，而去妄从真之道尽是矣。倘认妄为真，乃是魔非圣，虽金丹入口，仍如放心而已，可不察哉？大圣复归三藏，虽是弟之归师，实如心之附体，君之返国，所谓心正莫不正，君仁莫不仁者。是故结言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自二十八回至此，总明得丹之后，仍须见性明心，由勉冀安，由劳冀逸，以渐至于无为而化。读下篇正文内师徒问答自明。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白话提要】平顶山莲花洞金角、银角大王，取象于兑卦。兑卦上爻为阴，下二爻为阳。二阳爻就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兑为少女，内发金莲，身兼五宝。魔用之为魔宝，佛用之为佛宝。修炼至此，火候十分重要。猪八戒为亥木，木能生火，所以过平顶山必须猪八戒。八戒懒惰散漫，不能掌握火候的微妙，所以被擒遭难。

悟一子曰，此回解得提纲平顶山、莲花洞六字之妙，则下文三回之遣山压顶，烧丹炼药，装天放天；四回之如意法宝、金绳套孙行者，葫芦装者行孙；五回之女媧炼石补天，芭蕉扇出真火，瓶装者行孙之妙，一齐俱解。

山则山矣，何谓平顶？篇首劈提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西者兑位也，兑者二金一土也。坤之交乾为兑，兑为少女。坤之上爻统坤土之六，为六百里。兑之下二属乾金，为金角银角。土星平，金星角，以象山峦也。佛祖曰：“吾有一宝，秘在形山，诸人还识得么？”圆觉禅师曰：“顶门上照耀，无道之道，谓之真道。”此蚌含明月，即平顶山之妙意也。中有一洞，名唤莲花者，阳气所发莲花开于阳极阴生之候，即《悟真篇》所谓“次发红花阴后随”，又“少女初开北地花”是也。盖兑为少女，内发金莲，身兼五宝。可转宝为妖，亦可转妖为宝。修丹之士信妖之有宝。运动神机，能盗转紫金葫

芦，毕竟葫芦还姓孙，则装魔化魔而成金丹。苟疑宝之非魔而晏安诞妄，不能转脱幌金绳圈套，唐僧还是魔口食，则装人化人而成邪魔。子野真人曰：“正人行邪法，邪法悉归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归邪。”顺逆反覆，出此入彼，全要灵台明净，洞晓宗旨，方无疑惧。故持《心经》数语，以指迷津。又恐未识《心经》之妙，不先有作而急趋无为，故又提功成之后，缘罢法空，自然身闲，以明功效之次第。

功曹化樵夫传信，此信即阐发宝象国百花羞之信而特以年月日时之不爽以纪其传报之真。故紧顶上篇以作提纲，最醒处是须要发昏一语。何也？礼娶妇以昏时，阳往阴来之义也。加女作婚，鲜不因婚而发昏。若遇此魔而不发昏者，世无其人。《诗》曰：“彼昏不智，又曰视尔”。梦梦真堪痛哭流涕。行者一哭，乃欲邀结心友以其炼此魔也。盖力弱形单，则临炉无济；同心协力，则正果可成。师徒言下了了，故云要过此山，必须猪八戒。猪为亥木，木能生火。倘不得火候之细微而灰心散漫，何能攒簇施功？八戒不猛烈扶持而动称散火，乃是修丹第一大患。

巡山一役，策励学人寻个中消息，切莫苦窳自陷之意。历叙八戒说谎疑惑情状，人以八戒之态为可笑，不知乃形容举世学人著魔谬见者为大可哭。故行者冷笑以当哭，冷笑之哭痛于流涕也。仙师恐读者不解其中图写形容之义，特著画影图形四字，一以示道体之神，一以寓形容之意。若曰此形容传神之妙道耳，岂果真状八戒之态乎？切须领会。

红草坡睡下伸腰，心之发昏而目不明也；啄木虫锥嘴出血，心之发昏而口不谨也；飞来耳跟又一下，心之发昏而耳不聪也。外三宝不灵，则心之冥顽已化为石，参石头为师友，

而石山石洞无之而非石矣。我心匪石而谓石中有金，谬指金穴，妄揣钉钉铁叶门，果《心经》之真谛乎？这猪心忙记不真，一言了当。内三宝不灵，则其心之狐疑已化为鬼。虎过了，风来了，鸦叫了，飞走动植无之而非鬼。载鬼一车而不亲受。耳提面命，谓可强猜变化，能自得师造心境之邪魔矣。自惊自怪，与人何尤？平顶山莲花洞，金银两大王能不现在当前乎？一鼓被擒，自遭灾难，总由不能洞晓火候之真信，而率意冥行误之也。

仙师体天宣教，托为画影图形之说，写出龙马负图之象，以显道源。故曰：“连马五口，师徒一图”，明《河图》三五之精，总一太极也。噫！数言玄妙难描写，一幅丹青了化工。熟玩后三篇而得其妙。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白话提要】金丹之道，本于《河·洛》的顺逆之说。知道顺逆的道理叫做“明”，不知道顺逆的道理叫做“迷”。顺行为遭魔，逆行为修真。八戒为木，金角、银角为金。五行顺行，金能克木，所以八戒遭魔被擒。妖魔为唐僧一行画图，悟空丢开马前解数，都是演示《河·洛》之义。

悟一子曰，金丹之道本于《周易》八卦，八卦本于《河图》。天不爱道，龙马负图而出，接引万古迷蒙。所谓无字之真经也。《洛书》一图，一九三七位四正，二四六八位四隅，五居中位。盖金水相生，天一地四为一五；木火相生，地二天三为一五；土数居中为一五。五行攒簇，三五妙合，循环无已之真精也。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理数生成，顺逆颠倒，隐显莫测，莫非先天真一之气为之盘旋而已。修丹之人，知五行顺行，木能生火；知五行颠倒，母隐子胎，而火反生木。阳中有真阴，天三生木之真妙也。知五行顺行，金能生水；知五行颠倒，子复产母，而水反生金。阴中有真阳，地四生金之真妙也。知之者谓之明，不知者为外道所迷；得之者谓之神，不出元本所有。子與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智者知此，尽者尽此而已。篇中装天放天之喻，即“袖里乾坤，壶中日

月”之义，原无奇异。仙师特为演理标新，广布雅俗，使贤愚共见，以期明悟者默察而自得之。如篇首将八戒拿进洞去，八戒木也，兑金克之。浸在净水池中，八戒木中有火，兑泽克之。顺行而遭魔也。就图而论，三藏为太极。只见祥云缥缈，瑞金盘旋，乃天地氤氲之象。行者在马前丢开解数，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如作敷衍闲文，固失其妙；解为三奇四正，五花六门，亦失其真。马前解数，正示龙马《河图》之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三四为金木交并。金木籍土而交并，故左五为天五生土，右六为地六成水，举修丹之至要而隐括全图也。然三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木中有水，金中有火也。三五互包，天七成之，金慈恋木，木顺从金也。三五互包，地八成之。三五总一五，一五总一土也。三六互四五互包，天九成之，木能生水，金能生火也。四六互包，地十成之，尽阴阳五行理数生成之起伏也。五六互包，既十而归一，仍一太极。举逆用还返之理而顺在其中，惟此先天真一之气上下左右盘旋，即一幅《河图·洛书》，一部《周易》而丹法逆用之道又已显露，真仙笔也！故魔见之道：“话不虚传果是真”。兑为白虎，虎将噬人也，必先卑其势。魔欲善图唐僧，故先为柔下之体以蹇其足。失其中而为魔，盖兑宫第五卦水山蹇之变化也。行者背在背上，自兑之艮也。艮为山，艮其背，故止而不行。山泽通气，故能遣山。遣至于三则为三阴，加于三阳而成泰。泽山咸者，即地天泰。故曰泰山压顶，地上于天也。两界山之五行，泰山之二气，同一交合先天入于后天，能不艮其背，止而不行？所以挟沙僧拿三藏，均止而不行也。

紫金红葫芦，离卦，火也，属心。精细鬼持之；羊脂玉净瓶，坎卦，水也，属肾。伶俐虫持之。坎离不相离，用金

葫芦而玉瓶随行，理也。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即颠倒之象，能逆制离火而不使炎上。能融万物之真，故为老君盛丹之宝。何以叫应即装入？声者，心之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离宫之雌鸣而能呼坎宫之雄以相倡和。故能化丹成魔，亦能化魔成丹。感通之妙，只争应与不应，正用邪用，一呼一吸之闻耳。

大圣之压于五行山，是道心不能离尘；此压于泰山，是道身之不能离世。故有树大名高之叹。夫人欲超脱尘园，莫若体全真道；欲全真道，莫若炼服金丹。所贵顿然省悟，神明自来。此即元神助道而重负可徙，肩累可息，而紫金葫芦之宝贝不为魔所操弄矣。

行者变为老全真，自命神仙，不但自度而愿度人，其气量固是包乎天地。装天之说，原非荒诞，然何以天卒不可装而唯用哪叱之请往北天门，借真武皂雕旗遮蔽南天日月以哄骗二怪？此仙师另是一意，故设此象，所以指示假托神仙之流，每用河车运水灌顶之谬术哄骗世人金玉宝贝，而迷悟真性涵通之本心也。彼假托神仙者，见面须钱，贪痴之人惟知可炼金银，希得其术，虽极精细伶俐者遇之，亦甘心尊信受度，不吝真宝，输诚恐后。此辈虽非白日抢夺，亦实黑天哄骗。行者变一尺七寸长紫金葫芦，象人之一身也。韵府载曰：“尺宅寸田，可以治生。”《黄庭经》曰：“尺宅面也，两眉间为寸田。今云七寸，则并中田下田而通于七窍也。”人身亦为紫金红葫芦。量可装天，若未得金丹，乃为假象，故为假葫芦。既无装天之实量，不得不用欺天障眼之法。哪叱脚踏风火轮，比运河车也；真武皂旗，比玄水也；北天门比水府也；南天门比顶门也；日月星辰比两目也；抛上葫芦，展开皂旗

遮闭日月，比车水上顶门而灌脑闭目也。乾坤黑染，宇宙靛性，岂是虚事？此等法术，诚墨天墨地，如站苦海危崖，一经蹋脚，便堕入重渊，沉沦不返，可惧可惧。何如放了天，不事转运遮闭，为青天白日，早见日光正午耶？奈何精细伶俐之怪信为养家治生之妙而竟以真易假，所谓迷真性而失本心也，殊可悲悯。读者倘认二魔遣山为外道迷真，六甲徙山为元神助本，失之肤矣。

第三十四回

魔头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

【白话提要】《阴符经》上说：“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天即是心，五贼就是心所具有的五行之性。二魔的五个宝贝即五行之性。紫金葫芦象离火炎上；羊脂玉净瓶象坎水温润；七星剑象艮土、兑金；芭蕉扇象震木、巽风；幌金绳象乾刚坤柔二气互缠。形备八卦，总属五行。五个宝贝分持在二魔母女之手，说明五行各一其性，未能合一，故为妖魔之宝。

悟一子曰，《阴符经》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人能见此而逆修之，则宇宙在手，万化生心。天者，心也。五贼者，心中所具五行之性。五行各一其性，则互为戕贼，吾之元气皆为所贼，而天心困矣。篇中二魔道：“我们有五件宝贝”，即五行之性也。能见之而心除妄想，体若太虚，则戈戎不兴而为贝；不能见之而心起杂念，互相戕克，则戈戎倚伏而为贼。读至结束，大圣道：“你这老宫儿，纵放家奴为害，该问你矜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此事你师徒应有魔难，非此不成正果也。”大圣心中了然，数语遂撤的旨。紫金葫芦象离火炎上，外阳而内阴，炎如葫芦。而色红乃金乌紫日之性也；羊脂玉净瓶象坎水温润，外阴而内阳，润如玉瓶。而色白乃玉兔净月之性也；七星剑象艮土兑金，乃山泽通气之性也；芭蕉扇象震木巽风，乃风雷相搏之性也；幌金绳象乾刚坤柔二气互缠，长短自如，幌然不定，即中土之

性也。形备八卦，总属五行。二魔母子分持其宝，各一其性，故为妖怪。小妖妄想装天，以致性宝失守。而咎神仙会打逛语，不知认假为真，先由自错。乃经试验装天之假，犹然地下乱摸乱寻，不忍弃去，见真之易失而假之难舍也。行者变化苍蝇而如意佛宝随身亦变，却是实理。坎离二物俱造化之根，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在魔身为魔宝，在佛身为佛宝，苍蝇身上亦可容，岂属虚语？二魔误用坎离，已失其性，反嗔假装神仙之哄骗，复欲用其意识之性强制先天。故计请老母，以取幌金绳者。绳者，二者交错而不一；幌者，心思疑惑而无准。九尾狐狸所主持，以狐性善疑，九尾纷纭也。差巴山虎、倚海龙，状其错认龙虎，自持有伏虎降龙得力手段。行者密察其中根基，打杀其得力而变其得力，扑灭其狐疑而化其狐疑，所谓认假为真，虽真亦假；知假为假，即假是真也。行者变老奶奶进洞，八戒笑行者露尾，假中之真终难泯灭，窃宜高见。魔头欲献唐僧肉延寿，行者要割八戒耳下酒，明做中之假，亟清两耳，听之须聪。真人度世，言不虚设，不徒哄人。笑嘲诙谐，弗轻读过。

先天之道，不滞于形质，不落于见闻。圆陀陀，赤洒洒，不挂一丝毫。行者不得不现身设法，化做满洞红光而散，所谓聚则成形，散则成气也。金刚偈云：“若以色身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故滞于形声者，还是魔口之食；落于名相者，未免芦腹之装。行者用金绳扣魔头，即是魔绳挂体，怎出得魔绳圈套？魔头用金绳扣猴头，分明魔遇魔头，怎动得光头一毫？二魔用葫芦装行者，叫行者，是以音声求我，何妨假名以应妄？行者就葫芦叫二魔，亦即以音声哄魔，却从假化以显真。断金绳止须纯钢三五铤，慧性

现而智识自泯；出葫芦无妨叫化两三声，色身亡而慈悲普渡。金圈子紧紧扣项，项后有光犹是幻，尚须解脱；葫芦里浑然乌黑，个中有宝未成丹，急求点化。莫道葫芦君自有，千般巧作总成空。何如假手换将来，一会腾挪便是我。故曰：“饶君手段千般巧，毕竟葫芦还姓孙。”孙行者，行者孙，顺逆颠倒总一姓。从姓孙二字悟入，不出子女生子生孙之妙，取坎填离，还返之天机毕露。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护宝伏邪魔

【白话提要】金、木、水、火、土，是天之宝，也是人之宝；是天之性，也是人之性。五行不能合和，各一其性，则互相欺克：火以水为贼；水以土为贼；土以木为贼；木以金为贼；金以火为贼。五行合和，则五为相生：金生水，水中之真阳又能生金之阴，金之阴反能生木之阳。金木交并而为宝；木生火，火中之真阴又能生木之阳，木之阳反能生水之阴。水火既济而为宝。二童子盗天宝而作魔，则五宝转为五贼；孙悟空盗天宝而伏魔，则五贼转为五宝。区别只在修炼和不修炼。合和四象，攒簇五行，即是化五贼为五宝。这是修炼的必经之路。所以太上老君说：“非此不成正果。”

悟一子曰，二童子盗天宝而作魔，则五宝转为五贼；孙大圣盗天宝而伏魔，则五贼转为五宝。同一天宝，同一盗机，而邪正判然。顾在修炼与不修炼之辨耳。金木水火土，天之宝也，即人之宝；天之性也，即人之性。偏施其性而互为欺克，则火以水为贼，水以土为贼，土以木为贼，木以金为贼，金以火为贼。各贼其贼，各性其性，而失其正性矣。和合其性而互为相生，则金生水，水中之真阳又能生金之阴，金之阴反能生木之阳，金木交并而为宝。木生火，火中之真阴又能生木之阳，木之阳反能生水之阴，水火既济而为宝。交为子母，迭作夫妻，而共护其宝矣。此之谓攒簇五行，逆修造

化，即女媧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是也。五色石者，土也。修炼之法，全藉意土。土无定位而分配四季，寄体中宫。火藉之而不焰，水藉之而不泛，金藉之而长存，木藉之而不凋，故《悟真》曰：“五行四象全藉土”。金木水火住于四隅，以土论之为外道；土居中宫，以金木水火论之，为心猿。外道施威者，偏施其性，非金丹之正法也，故欺正性。心猿护宝者，收护其宝，得金丹之正道也，故伏邪魔。提纲二语，极为明显，读者强泥心猿为人心，浅窥外道为邪魔，失其旨矣。首冠一诗，云“本性圆明道自通”一语，了彻全旨。又云：“清浊几番随运转，贞元劫数任西东”，正明五行反覆转运，生生之妙也。故曰，此诗暗合孙大圣的妙道。大圣又称行者孙，名无定名，上下左右，颠倒靡常，而总一行者，即土无定位而总一土，道体固如是也。前幌金绳亦土，惟恍惚无定而大圣得以纯钢之真金收之。因得此真宝，入葫芦而不化，以土能息炎也；因得此真宝，旋得此葫芦，以火遇土而归伏也；因得此真宝，反装银角金角，金银遇土而返本也。篇首故劈提大圣自得了那魔真宝一句，承上起下，以明金绳为坤女真土之宝也。此仙家修炼逆制之妙，比之女媧氏以坤地补乾天同一事理。天为至阳，而阳中有真阴，故天一生水而下润；坤为至阴，而阴中有真阳，故地二生火而上炎。乾男坤女亦然。太上道祖以坤宫之阳补乾宫之缺，开示万世。所称一座昆仑山下，有一缕仙藤上结著这个紫金红葫芦，为盛丹之至宝，不可不知。据理而推，原有雌雄两个，但雄里雌为假，雌里雄为真。雌不能装者，假不能成丹也，雄能装者，真能成丹也。底儿朝天，口儿朝地，颠倒呼应之理也。装银角而摇响，乃白金入于火宫化为一气。即“掇来归一处，化作一泓水”是

也。其进本周易文王、孔子圣人、诸真人仙师时，借发课一段以明其原耳。银角装入葫芦而化，非受死也。魔归真性，乃是受生。八戒道莫哭，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却非要语。作丹之法，先制白金以为丹头，而巽风起火正在此时。火非凡火柴炭之吹嘘，乃五行自然之运用。特设老魔大怒一段，以明火功之候。置净瓶于不用而用扇剑者，巽风震木雷出地奋之象。望南方丙丁一扇，只见地上出火，烈焰飞腾，燄天炽地，进阳火之候也。大圣避火入莲花洞，取脂玉净瓶，老魔退伏石案，昏昏默默睡著，大圣静悄悄潜拔芭蕉扇，退阴符之候也。妙在词内“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错乱伤和气”二语。读者谓金角为金，心猿为火，金火争战，克制之常理也，不知申猴藏金水，金角坐木火。水有生金之气，火有生木之气，金木有交并之气，水火有既济之气，金木交并而水火既济。如金木不交，则金火不投，而五行错乱伤和气矣。修丹之士，惟要金火相投，金火一投，五行自簇也。

老魔战败，径往西南上投压龙洞而去。从生我处求生，指“西南得朋”之义，故得狐阿七之助。狐阿七合一径投东北而来，从死我处返本，指“东北丧朋”之义，故遭猪八戒之钹。阳火阴符俱尽，自当归原。大圣解下净瓶，罩定老魔，叫声金角，应声装去。呼吸相通，不烦心力，收了七星剑。扫净诸邪，俱用真土之意而出其不意。自然天机，非由强制。此正金火相投而不伤和气也。

太上化瞽者索还五宝，说出被盗之由。曰：“非此不成正果”，言不见此五贼则如瞽者，能索还此五宝则成正果。化贼为宝而备历艰难，乃修道者必有之事，太上何预焉？葫芦净瓶倒出两股仙气，仍化为金银二童子，归性还元，总是一金。

正是“缥缈同归兜率宫，逍遥直上大罗天”。金丹作用之妙如此。有志之士，急须向平顶山莲花洞寻讨个中消息。然金葫芦之宝，金角所主，何以反装银角？玉净瓶之宝，银角所主，何以反装金角？金装银，真雄化假雌，结丹之颠倒；玉装金，假雌化真雄，脱胎之颠倒。噫！天机泄发殆尽矣。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白话提要】这一回，借月明之象说明了金丹修炼的火候。月象即伏羲氏所画的先天八卦图。三十日，纯阴。为坤卦；初三日，坤孕一阳于庚上。为震卦，为火候；初八日，坤生二阳。为兑卦，为前弦，为药物，为一八；十五日，纯阳。为乾卦；十六日，乾生一阴于甲上。为巽卦，为火候；二十三日，乾生二阴。为艮卦。为后弦，为药物，为二八。能解悟明彻月中之意，即是去西天取经。

悟一子曰，《西游》一书，阐《河·洛》无字之真经，明阴阳颠倒之妙道，指万世修真之正路。前又隐言曲喻，殆无剩义。兹特发明历来仙圣月明要旨，取《悟真篇》印证是书为金丹之的传而作，非可谬认拜佛取经为禅门修性空法也。

明镜止水，皓月禅心。古今谈道者，谓圣修佛诣至此已极，不知圣之所谓神有不可知，佛之所谓果有不可无。舍老君之事，我谁与归？

上篇老君明五贼以定心君，内丹也，实即外丹之理。理无内外，而丹有内外。内立而外斯就，外就而内斯成。内而外，外而内，内而又外，内外同原，打成一片。功分终始，始以基终，终以了始。又始而始终，终以终始，内外始终反覆倒颠，玄之又玄，莫可名状，圣之所谓神，佛之所谓果也。

篇首对师父备言老君之事，虽承上文，实起下意。行者

道：“师父，只要定性存神，自然无事”。即止水禅心之意，能无事而已，何丹之有？三藏以为行久，盼到西天，行者笑道：“还不曾出大门哩”，言定性存神而希金丹，是犹望西天而未出大门。故曰：“不必挂念，且自放心前进，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放心者，一切放下，正是收心不放，放乃不放也。前进者，诸凡不前，唯是退后密修，自后乃进也。功到必先有事，自成则非强为。语味深长，不可作怱怱走路话头读过。

进敕赐宝林寺，长老点头道：“鳞甲众生都拜佛，为人何不肯修行”，叹空有宝林之名，而无宝林之实耳。

僧官少打道人，举世皆然，无足怪异。行者打碎石狮，单传独调，骇众惊迷。“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可谓圆便。“不是老孙创说，效法他夺舍投胎，若不打，抬也抬进来”。曾经棒喝，虽然和尚回头，毕竟是皈依二乘。一裹穷自家制造，孤修枯坐，一包穷骨内无丹，辱没了法宝珠林。四张床师徒联榻，三家会合，五行攒簇方成妙。赏不尽，当天月明。盖仙佛一体，俱是由修金丹而成。若正心猿而伏诸缘，只就一己修特，纵能入定出神，不过阴灵而已，未臻纯阳大觉，亦是傍门。故提纲著劈破傍门，以棒打宝林寺为演义，特指明月中天为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此处正言采炼先天真谛，点醒全书题目。故曰：“我等若能温养二八成功，见佛容易，返故园亦易。”可见非金丹成功，万难见佛面，返故园也。返故园即返本还原之义，不可以思乡浅窥阐发。月之上下二弦本薛真人《悟真原注》前弦后弦一诗，乃《悟真篇》原文止易末句“煅成温养自烹煎，志心功果即西天”。明此即西天，别无西天。西天取经之本旨在于煅炼金丹，有功有果，非同空寂，读至此可豁然晓矣。唯举世学人，见丹书千经万卷，无不以月

为喻而错认本性圆明、万缘不挂为真实；又错认月得阳光而苏，如人得金丹而生；又错认月为阴阳交合、消长盈亏之理而终莫知其的，以致畸行的说虚而实取，空费心力而终不能印证真一之大道。正如水中捞月，教人无处著手。今特指示月明之真谛，使人人得所依披，免致仰天悬想，误堕傍门也。

月者，即伏羲氏所画之先天八卦图也。修丹之士，能湛透个中消息，药物火候口诀，下手温养工夫，结胎脱胎、性命双修之妙，无不毕贯矣。三十日，纯阴，坤卦也；初三日，坤孕一阳，震卦也，火候也；初八日，坤生二阳，兑卦也，前弦也，药物也，一八也；十五日，纯阳，乾卦也；十六日，乾生一阴于甲上，巽卦也，火候也；二十三日乾生二阴，艮卦也，后弦也，药物也，二八也。《参同》曰：“坎离者，乾坤二用也。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故圣人采此二八，而坎离生乎其中，所谓抱一函三也。诀曰：“先天一气化乾坤，艮兑盘旋震巽门。惟有六虚生妙用，坎离消息道为尊”。此月明之真言，解悟明彻即是西天取经矣。

沙僧又指出，水中之金乃五行攒簇全凭土配。三家同会，方见月圆，水火相搀各有缘，括尽既济下手温养之妙诀。

八戒又指明圆缺不全之妙，即《参同》“三日月出庚”，本书末回真经不全之秘要。又指明月圆之后，要功满三千，以应天诏。

三徒各就本质，阐发修炼玄机，而金丹始终口诀尽泄。又恐空念《心经》而不知大乘真经之的，故行者以念经之差真经未取晓悟之。此所谓劈傍门而见月明。噫！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这般清趣味，料得少人知。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白话提要】道家认为，父乾母坤相交之后，乾之真阳陷于坎，坤之真阴藏于离。乌鸡国国王即陷于坎中的乾阳。坎象井，故国王死在井中。坎离相交，是指离中真水与坎中真火既济。如果认坎离相交为引肾水浇心火，就误入了魔道。

乌为离中之阴，离为心，所以乌鸡国国王又代表心君。国家大旱，即心火上炎。请钟南山道士祈雨，即认坎离相交为引肾水浇心火。国王本是离中真水，现认钟南山全真为水，所以假的夺了真的王位，而真的反而失陷于井。

坎离相交，须以中土为媒促。白玉圭即代表戊己二土。在救国王的过程中，它是不可缺少的信物。

悟一子曰，上言月体之合先天而未显坎离之妙用，此以下俱明邪师不识月明的旨，执心肾为坎离，空闭尾闾之穴，认他姓为亲儿，以致邪乘离位、真陷坎宫也。

设言乌鸡国一案因果，指出阿母婴儿，母子会合重逢，方是取坎填离、金丹入口、起死回生之正道，亟须辨明。提纲鬼谒三藏，明失陷之由在于误认全真神引婴儿，见救全之法在于取信子母。鬼王道：“我家住在正西，号乌鸡国”。金鸡三足；乌，日中之阴，乃心君也。君火亢炎，非水不济。南来全真祈雨润泽，久旱逢雨，水火既济，明乾坤交感而乾变为坎，坤变为离之象也。离中之虚，必得坎中之真阳以实之，

方全乾体之真。苟认一身心肾之假象，执水火内交为真，是错认西南得朋之义，犹正西国王结拜钟南山祈雨之全真为兄弟同寝食，假夺其真而真者反陷矣。坎者在先天本正西，离者在先天本正东。离中真灵寄体在西，故坎中之真主即离中之真主，不得而二视之也。坎象井，坎卦上下二爻八角四方明透如琉璃，故云八角琉璃。井边忽起万道金光者，坎中真一之金也。一能生万，故有万道。推下井下，盖住井口，移一株芭蕉栽上，变做我的模样，占了江山国土，喻言谬认心肾为坎离者，空闭尾闾之穴而逆陷其真，矫托君心之泰而窃行其假也。称都城隍、海龙王、东岳阎君会酒亲友兄弟等语，俱状其与阴神一气而为伍，明四大一身皆属阴也。此设言鬼王拜谒，明邪正之意，说出本宫太子乃真阳之嫡脉，救主之根裔，然必从伊母生身之处讨求消息。若母子隔绝，子不能尽孝通诚，无由报母恩而拯父难，明阴阳失其宗位，天性何能复全。留下白玉圭以彰信，二土相成，取夫妻合意同心之义，非外假模样，内无实用者所能有此。故云：“我还托梦与正宫，教他母子们合意，好凑你师徒们同心”。一篇鬼话，纯是天机。三藏忽绊一跌惊醒，正是梦中方觉。行者道：“师父梦从想中来。心多梦多。似老孙一点真心专要见佛，更无一个梦儿到我”。言梦者蒙昧不真，真人无梦也。三藏亦真人，何以有梦？昔心斋谒阳明公，居然客位。及问真人无梦，孔子何以梦周公，阳明白，这正是梦真心。斋闻而愕然，遂下拜，执北面礼。三藏所梦，从论月中来。鬼云者，即月魂也，正是梦月中之真，不是梦假。故行者见月光中果然放著一柄白玉圭。曰：“此事是真”。然此事人多生疑，不肯毅然下手。行者满口承担道：“都在老孙身上，只要你依我而行”，即佛

祖所云“我今为汝保任，成此希有之事”之意。下手之妙，在先结婴儿。何以结婴，不外坎离既济之道。变红金漆匣放玉圭在内，乃二土同心，就是引婴儿来见秘法。妙哉！大圣变二寸长小和尚攒在匣里，奇变偶，大变小，先天后天无定体，有质无质无常形。这匣内宝贝能知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岂非三五之精灵耶？

命名“立帝货”，能立天下之大本，而使帝出乎震，化宝虫而成真人，非伊周霍葛之谓。大圣变作白兔儿，为月魂，阴中真阳之真，非此精不能结婴，有阴阳不测，出神入化之妙。故太子箭中白兔而大圣攒入红匣。阴动即为阳，阳静即为阴，所谓神化也。三藏称东土求经进宝，太子道：“东土其穷无比”。何也？金公虽东家之子，实寄生于西，西富东贫，固其所也。切须认得唤来，不使流落他乡，方能母子相见，子报父恩也。故唐僧说：“你的父冤未报枉为人”。行者从匣中跳出，由三尺之童而至于长大，止而瞬息之间，过去未来现在古今如是，人人如是，事事如是，据理而知，何烦数推？但能识得现在称孤者是谁，则千万年真知灼见已了彻无遗矣！夫人身自乾坤交感之后，而生身之真父已失陷于坎。现在者，纯阴之假体而已。人人错认为真，都在梦中。行者不得不正色直指道：“那化风去的是你生身之老父，现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何等斩绝明快！奈何迷人不信，反视献白玉圭者为骗我宝贝之人耶？须知名外有名，身外有身。箭中白兔就是老孙。如认得白玉圭而深信不疑，便可念养育恩而替亲报仇。仙师此篇，句句从生身父母处显露道妙。故曰：“请问你国母娘娘一声，看他夫妻恩爱之情如何，只此便知真假矣。”此乃悄语低言，密保性命之事，可谓叮咛切嘱。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白话提要】金丹之道，在从后天返回先天。即将陷于坎中的一阳提取出来，与离中的一阴置换。使离变为乾，坎变为坤。

八戒下井救国王，即是“抽坎填离”。八戒为木火，国王为水金。木火在下，水金在上，正是金木相并，水火既济之象。

悟一子曰，篇首一诗云：“逢君只说受生因，便是如来会上人”。言人能知受生之因从何而来，即知不死之方亦从此而造。岂不知超然大觉，为如来会上之人？宣圣曰：“未知生，焉知死？”唯知生而后能知死。紫阳真人曰：“须将死户为生户，莫执生门号死门”。程子曰：“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要终知得死理”，均是此义。

“一念静观尘世佛，十方同看降魔神”。言心致其洁清而身不与，此佛在尘世中广有，不在西天；体无分人我而法自灵，此神在虚无降来，不涉名相也。《华严经》云：“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成无上正觉”。即尘世佛十方同看之义。

“欲知今日真家主，须问当年阿母身”，言我今日修丹而欲知其真妙之主，必须体究当年生我之阿母何故而有我，而后可以晓然悟矣。即《悟真篇》所云“劝君穷取生身处，返

本归元是药王”是也。

“别有世间未曾见，一行一步一花新”，言此法教外别传，世所罕见，苟人能知之而行到此一步，自一步一花新而步步生莲花矣。即紫阳真人云“欲向世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又丹经云：“一铢进罢一铢灵，金莲朵朵无人识”是也。篇中设象演义，莫非发明诗中之意，所贵得言忘象，得意忘言者耳。

叙娘娘得梦，记得一半，忘了一半，盖夫妻会合，原属半假半真，况在梦死之乡乎？遗忘后半，寓有秘旨，直至下文行者八戒金木参玄方见真假也。太子问母亲宫里恩爱何如，娘娘道：“这椿事到九泉之下不得明白。”说到冷暖迥别，情缘隔绝，可悟恩爱者是正，间隔者是邪。此全真空闭尾闾而假作夫妻，认他姓为亲儿而暗成父子，遏绝天机，违悖真性，非邪而何？若欲救正除邪，必须夫妻母子相信合一，而后可以救出前身，不致沉沦埋没。娘娘认得白玉圭，合诸夜梦，嘱子急请圣僧，辨明邪正，以报父恩，总一圭二土，会意联心，从死中求活，害里生恩。即《悟真篇》所谓“若会杀机明反覆，始知害里却生恩”者是。但“欲求天上宝，须用世间财。”必先聚法财以助道用。行者刮一阵聚兽阴风，果有无限的野兽。齐声洪福，唱凯回城，即此意也。然此事修者如牛毛，成者如兔角，只因真假未能确见耳。真假之辨，在孤修共济之分。孤修则假而难成；共济则真而易就。若不精心穷究，参透玄机，则认假为真，认真为假，错行下手，难见真宝。何能起死回生，除邪返正？即行者心中有事睡不着，与师父计较，计成后行，正极深研几，师徒传道之密旨。行者到八戒床边叫偷宝贝，曰：“我和你去偷”。八戒曰：“做贼我也去

得”。曰：“得了宝贝我就要”。曰：“那宝贝就与你”。满心欢喜，两个纵祥云径到芭蕉树下井边。此金公木母合意同心，金木交并，夫唱妇随，窃天地之玄机，盗杀中之生气也。修丹志士，能于此处参透真妙，便有真实下手处，所谓“阎阳会上无人识，祇与芭蕉作晚参”者是也。八戒下井忽见水晶宫，问龙王取宝贝，即取坎填离之象。龙王引八戒见乌鸡王尸，指为宝贝，称行者有起死回生之意，凭你要甚么宝贝都有。此寓丹道返还之妙，阴阳颠倒之用。若能转生杀之机，逆而修之，则灾中变福，害里生恩，所谓“五行顺行，法界火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者是也。八戒一把摸着那尸，不肯驮出，行者道：“那个就是宝贝，如何不驮上来？”八戒参坎中之一画为死质而非宝，行者参坎中之真主为生气而是宝，正金木相参之玄妙也。八戒驮回宝林寺，称“师兄和我说来，他会救得活。”岂真行者无意而捉弄他报仇？大圣有起死回生之意，龙王早已言之，特借八戒以指世间实有起死回生之药，宜急急寻求耳。死者尚可生，何愁生者不可仙？隐然言表。吁！袈裟弗驻颜，尧桀同朽骨。人不修金丹，生涯在鬼窟。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白话提要】悟空和妖怪争斗，妖魔不敌，变成唐僧模样。八戒建议念《紧箍咒》，谁念时悟空有感应，就是真师父。妖精乱哼无验，露出了马脚。修炼必须师父传授口诀。口诀有验，方为真师。

悟一子曰，紫阳真人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言金丹从阳世间而得，命由自造，不由于天。兹提纲去天上得，岂不说远，起人疑难？不知言天上者，乃人中之天，而非天上之天也。八戒道：“师父莫信他，他原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医得话。”行者道：“待老孙阳世间医罢。我如今去寻太上老君，求他一粒九转还魂丹来，管取救活他。”盖老君妙道，阳世间自有，人人可办，不在天上，只要人寻得着耳。吕祖曰：“闻说世人皆寻我，踏遍天涯没个人”。仙人度世之心，甚于世人求度，奈何世人绝无受度功德，不肯笃信坚心，优游自弃，覩面蹉过，纵有真人，何能强其受度？俱归于死而后已。兴言至此，深可痛哭。八戒守尸而哭，哭到伤情之处，闻者自当感动，宁惟长老滴泪心酸哉？

行者到离恨天兜率宫，老君吩咐看丹的童儿各要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了也。及大圣借丹不与，往外就走，老君恐怕来偷，赶上叫住，俱见金丹为窃夺造化之物，由我不由天，并非老君所能吝。恐其来偷而不得不与，即是偷得而非与。其

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矣。行者叫沙和尚取水，黄婆调和之意。口吐金丹入于尸腹。三藏道：“得个人度他一口气便好。”行者呼的一口清气吹入咽喉，一声响亮，那君王气聚神归。盖还丹本无形质，不过一口清气。气聚神归，即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而旧王返还故国矣。

水衣皇帝自坎宫而来，人多惊疑，故行者特明指之道：“这本是乌鸡国王，乃汝之真主也。”教国王换道服，情愿上西天，行者何以又道“不要你上西天，你还做你皇帝”？盖在位得道之君，正可行尧舜之道，点化天下，积功累行，传诸万世。超度群迷于无穷。比之韦布之功行三千，奚啻万万倍！此即西天，何必要再上西天耶？

篇中一诗发《悟真》之所未发，传诸经之所不传。读者认为撮合闲言，将天机密语等之俚语，未经真师指示真诀故也。如起句云“西方得诀好寻真”。若未得诀，总有真实在目，何能灼见。次云“金木合同却炼神”。金公木母和合丹头，此千经万卷同义。若未得诀，则未免错认和同为闺丹御女之术，落于邪僻，又何能得真？如“丹母空怀懵懂梦”，谓即鬼王托梦，一半记不真之意。不知丹实有母，母实有懵懂而不令伊知之妙也。如“婴儿长恨赘疣身”，谓即全真窃位，太子为赘疣，喻大道之有婴儿，犹非空虚相也。不知婴儿实非有身，又实有身，为赘疣之妙也。如云“必须井底求原王”，谓即八戒入井驮回鬼王，喻取坎填离之意，不知井底原主非有相，井底原王又实有相。必须求者，乃已失而必求诸人方能成丹也。如云“还要天堂拜老君”，谓即行者向老君借还丹，寓炼丹要宗老子之意，不知老君不在天之天上，老君实在人之天上。还要拜者，乃稽首而还求诸天，方能得丹也。结云“悟得色空

还本性，诚为佛度有缘人”，言得丹之后，能见性明心，了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还归本性，同虚空相，才能佛度有缘，见佛即是仙，仙即是佛也。夙有仙缘之人，能参透是诗，金丹作用秘诀已毕，充栋经书俱可不用。

师徒引国王供状，魔王望空而去，大家认了旧主人。即“真精既返黄金室，一点灵光永不离”是也。只在本身阳世而得度，不在于阴司天上、来生异世也。下文魔王战败，假若摇身变服，仍作国王模样，岂不令人无可辨识，何以变得与三藏一样，致有紧箍咒语之可辨？仙师寓言原主之真假有一定，而师传之秘语有分歧。倘见两个师父，不知谁真谁假，不能辨识而误认下手，反害其真，故念念那话儿而有验，方是秘传之真诀。口里乱哼而无验，即是无传之假话。行者跳高些，急图高见切手。文殊照妖镜定住青狮异形。佛旨差来，撮水灾之恨，言受害者皆误认自作之孽。是个骗狮子，不能玷污，乃孤修空门之徒。狮者，师也。青狮者，强猜之师。假狮乱真师，其为魔可胜悼哉！广世间广有骗狮，安得文殊菩萨照妖镜速来收去。照妖镜，即识人之慧眼也。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白话提要】这一回和后面二回，继续讲得丹之后，须明心见性。

红孩儿是赤子之心，唐僧是真性婴儿。红孩儿欲吃唐僧，即心妖作乱，迷害真性。就修炼而言，红孩儿即自己心中的怒气和机心。心属火，发怒的时候，比之火焰；动机心的时候，比之火刚点燃。这时，怒气潜伏在肝，肝属木，所以是“伏机在木”。红孩儿把自己吊在树上，即是此义。与红孩儿的出现相对应，唐僧此时也是怒火填胸，禅心惑乱。禅心一乱，不能正定，真性被迷，所以被妖怪一阵风摄走。行者和八戒商量散伙，即“禅心乱而五行空”之义。沙僧说要“有始有终”。沙僧为意土，修丹要有始有终，必须依靠意土。所以悟空说：既然贤弟有此诚意，我们还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

悟一子曰，此合下三篇，皆明得丹之后，全要见性明心。上彻下悟，扫除六欲，参禅定慧，面壁无为而几神化也。

首叙行者叫道人穿戴原服，手执白王圭，上殿称孤，乃大隐不妨居朝而风动天下，泽及万民也。至称“我还做我的和尚修功德去”，此言韦布之士，成丹之后，若贪嗔痴未除，行行不满，则是修命不修性，亦为顽仙滞迹，难超三界。如《敲爻歌》所云：“只修祖性不修丹，万劫轮回难入圣。达命”，迷祖性，恰似鉴容无宝镜。寿同天地一愚夫，权握家财

无主柄”是矣。仙师故特着红孩儿、黑水鼉之邪火孽水以教人了悟。慧禅师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命也，即性也。性有善无恶，心则不能无偏圣。后天气质清浊岐之也。故欲尽性，莫若死心。死心者，死其害性之心；欲死心，莫若忘机。忘机者，忘其扰心之机；欲忘机者，莫若养气。养气者，养其动心之气。

红孩儿者，赤子之心。心为火藏，质阳而性阴，外明而内暗。炎上则怒气冲天，始燃则伏机在木。结聚火气，直冲九霄，怒气也；赤身无衣，吊在树梢，伏机也。忽起忽落，变动莫测之象。持戏渝害正之昧心，欲弄倒护正之明眼，是其机也。“徒费心机”一语，乃心妖之供状耳。三徒各执兵器，似乎要打。长老怒猴子弄鬼。大怒。又兜住马便骂，俱形容相激成怒，禅心惑乱也。枯树之涧，木枯则火发，溯心妖生旺之乡；红百万，火盛则色炽，状心妖煊赫之势。托言遭劫被掳而求救，捏称田产亲族以致酬，皆极拟心妖一片闪烁之机械也。八戒把戒刀断索放怪，不能见心而破戒放心；长老教孩儿上马带去，未能制性而介带任性；不要二僧驮，欢喜行者驮，火笑而肆意克金；只好三斤重，这等骨头轻，金明而潜怀息火，迷悟相参，邪正互时之候也。故诗曰：“道德高时魔障高，禅心本静静生妖。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痴顽蹶外跳。意马不言怀爱欲，黄婆无语自忧焦。客邪得志空欢喜，毕竟还从正处消。”定中忽动不能正定，是静生妖也。心本正直，火动则木迷，迷不能致知，是蹶外跳，犹阴阳二脉之脉，不由正行也。迷则意不听令于心而生爱欲，爱欲生则正定乱，自受忧焦之客邪。惟能从正处定静，动而静，静而动，一如正定，斯客邪无能肆志。此诗是阐发提纲“猿马刀圭木母”

空”之义，乃禅心乱之实害。言禅心一乱，不能正定，则猿马之金水、刀圭之二土、木母之木火，失其五行之实性而亦空。即“火生于木，祸发必克”之旨。大圣心中怨恨，正定而动也；那妖心头火起，弄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不正定而动也；师父不见踪迹，心昧而性迷也；行者八戒商量各散，禅心乱而五行空也。沙僧道：“有始无终”，言能修命不能修性也。然能有始有终者，全藉意土，意诚则心正，而邪妄可消。沙僧者，意土也。故行者曰：“既然贤弟有此诚意，我们还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大圣著实心焦，意诚而心正也。变作三头六臂，乾三坤六，重整乾坤，上下定位，正定也。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打出一伙穷神来，噫！妙矣哉！盖诚意必先致知。未能致知，而诚意是愚非诚，何能明心见性？是以君子贵极深研几，穷神知化以尽其变。披一片挂一片，褫无裆，褫无口，穷之极也。明穷究其神而极尽其化也。

六百里攒头号山，其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言坤輿辐员广袤，六百即《参同契》所谓“六五坤承，结括终始”，“六十辐兮共一轴”是也。盖地三生火。能钻头炎上，离明焕号之象。顺承天施则调和其性而生育万物；大地火坑则偏枯其性而焚槁生灵。众神道：“把我们头也磨光，弄得少香没纸，血食全无，毁庙宇，剥衣裳，不得安生”。非火性之蕴隆为害而何？如贪吏势焰，酷烈为虐，黥民膏而剥地皮者，其心其害亦犹是也。曰“枯树洞火云洞”，指其木火架炎，薰灼蔽天之状。说出伊父母为牛魔罗刹，本属妖邪。在火焰山炼成三昧，乃邪魔之三昧，是邪之极，非正定之三昧，正之极也。号圣婴大王，婴而自圣，婴而自王，婴而自大，无知而已，正是未炼婴而邪火胜，急须心猿木母共扶持，可惧可危。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白话提要】红孩儿的火具为五辆小车，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以人身而言，即心能统五脏之义。心火的发生，原因在心不能正定。所以红孩儿的妖火为“三昧真火”，非凡间雨水所能浇灭。

悟一子曰，古仙云：“欲要情归性，先教火返心；两般成一物，遍地总黄金。”又云：“欲保长生先戒性，性火不出神自定；木还去火不成灾，人能戒性还延命。”夫情生于性而随善恶以外驰者，皆火为之变动运用也。万物非火不生，非火不灭，故火之为用至神，为善有力，为恶尤有力。性其本也，心其舍也，意其机也，气其发也。至大至刚，不可屈挠。人能善若其气，则心不动而性自定，与天为徒。孟子言直养浩然而无害，即调也，直也，定也，三昧之真谛也。言存心养性以事天，夭寿不贰以立命，集义所生，顺受其正，金丹之道已无剩义。噫！此道至孟子而发露殆尽矣。仙师是篇为不善养气而害心者发，故特演孟子《养气章》全旨。庄子曰恬以养气，孟子以勿忘勿助为善养，皆养于未养，发之先迨。已发而逆制之则落后着矣。篇首一词，善养难言之要诀也。曰“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现隐任浮沉，随分饥食渴饮。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颠倒到禅林，风动必然寒凜。”词意已明，无庸赘疏。所谓明心见性而万缘皆

空，一丝不挂，湛然而勿忘，常寂而勿助，正恬然养气也。末二句即不能恬，不能勿忘助，虽身到禅林，遇境必动而不为善养。

夫火以烟为使，气以怒为形。故孟子借舍黝血气之勇以明其害；仙师借红孩儿火气之邪以著其妖。火即气也，烟即怒也，其义一也。五辆小车儿，轻捷易动之象。按金木水火土之能统五行，犹心之能统五脏，怒之能统七情。即词内云“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是也。妖精战不胜，往自家鼻子上便锤，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眨眨眼火焰各出，俱状其怒气顿发而摇动其心。观其自家锤鼻出血放火，闭门为胜之状，其自反不缩而惴又以无惧必胜为主，以见其血气之勇也。八戒曰：“这厮放赖不羞”。又曰“放出那般无情火来”，又曰“不济”，又曰“没天理，就放火了”，真行状也。八戒慌了，撇下行者，不与恋战，未能配义，与道而馁也。沙僧欲以相生相克之理制胜，以水克火，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告子之予之强制也；行者到东洋求雨助功，龙王喷水泼火，宋人之掘苗助长也。好一似火上浇油，越泼越灼。非徒无益，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而又害之也。“气塞胸膛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苗则槁矣。八戒沙僧将行者盘膝坐定，使一个按摩禅法，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叫了一声师父。沙僧道：“哥呵，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必有事而勿期，其效心勿忘也。同到松林下坐定，少时间却定神顺气，想到请观音菩萨才好，是集义所生而渐入善养之妙境矣。然集义所以养气，而知言又所以集义。不能知言则见理不明，真假罔辨，而动静举措失宜，义无由集。

妖精寻出如意皮袋去赚八戒，变作一个假观音等候。如

意者，生于其心；假观音者，发于其言；皮袋者，诋词也。词有诋淫邪遁，专言诋以明其心之蔽，举一以例余也。八戒不识真假，见像作佛，听信诋词，装于袋内。不能知言而被赚，袭义而义不集也。妖精道：“你大睁着两个眼，还不认得我”，明不知其所蔽也。八戒在袋里骂道：“你千方百计骗了我吃，管教你遭天瘟”，言生害事而实自害其天也。行者忍痛到妖洞，不敢迎敌，即变做一个销金包袱丢下，此变之妙，几令人不可测识。盖心为火藏，不欲炎上，字从包，包也。包则炎上，包合虽妙，终蓄而不舒。包袱丢下，并包而不用，何等解脱！故变为包袱丢下，以息炎火也。销金者，以火炼金之象。古人篆心字文，只是一个倒火字。不从包而令火下伏，即行者变包袱丢下之旨，亦即予前解放下心之旨也。又变苍蝇儿探听，不先救八戒而跟六健将，是小心默察以辨其本，不事争持，暂解以制其发也。此举已潜通三昧矣。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白话提要】心妄动，则呈雄而为烈焰；心正定，则守雌而为甘露。除妖的方法，只“正定”二字而已。故往南海请观世音菩萨，以正定之甘露熄灭妄动之邪焰。诱红孩儿坐在莲台上，莲花忽然化为利刃，刺穿了红孩儿的腿股。红孩儿为心妖，心上有刃，是一个“忍”字。以忍来平息心中的怒气，使其平和，即是降妖之法。

悟一子曰，性者，天命也。命其与天同大，命其与天同久，命其由我不由天。特不命其甘食悦色，故浑然天理而无恶。其发也，亦浑然天理而尽善，尽善则谓率性。人能率性，即是执中，即是真如，即是金丹圣人仙佛了也。苟有一毫偏徇乖拂，则非浑然天理。其偏徇乖拂皆恶也，皆邪魔也，皆人心之私欲昏蔽为之也。浑然天理者，仁而已矣，即慈善也。欲全浑然天理，须养气；欲养气，须死心；欲死心，须息机；欲息机，须集义；欲集义，须知言；欲知言，须去蔽；欲去蔽，须致知，所谓修炼也。篇中行者变化牛魔王，正道而变邪魔，非率性也。父子拜见，彬彬有礼，性也，而假行其中；孩儿自称愚男，愚则蔽而不明，无能致知，性也，而真无由见。天性之大，莫如父子。父欺其子，视假子为真子；子昧其父，认假父为真父。小妖一齐跪下道：“大王自己父亲也认不得”，言从假失真而昧生身之天性也。夫昧天性而求长生，

是犹问假父请生身八字，烦张道陵推算子乎？五星而希同天不老之寿，其而得手？违天悖伦，与儿子打爷，忤逆不孝的何异？良心觉现，能无满面羞惭？

世有假充道学，谬认天性者，亦如行者之假充魔王，作打围样子，猎取道德也。坐在南面当中，居之不疑也。所计者，安身养老之远虑；所夸者，变化无方之异术；所会者，视人似我之巧相；所持者，雷斋之假素；所识者，逢六之天文。此丧心灭性，作恶多端，不自知其为吃人为生之邪魔，行者所由变真作假而现身设法，复化假从真而呵呵笑来也。变则变人所不识，早须睁开蔽眼；笑则笑伊所未知，何不缩作钻头。只在根本处指破愚蒙，不在对垒时整顿旗鼓。譬如治水者争上流，纵火者得上风也。不须虑，等我去请菩萨来。径投南海，直落伽崖上，倒身下拜。何其明彻，万里直达要津耶！菩萨听说，大怒道：“那泼魔敢变我的模样？”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一掼。行者道：“这菩萨火性不退，说不了。”只见那海中翻波跳浪，钻出一个乌龟来。那龟驮着净瓶，爬上岸来。拜了廿四拜。行者道：“原来是管瓶的。”菩萨叫行者去拿净瓶，莫想动得分毫。菩萨道：“你不知，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抛下海去，这一时间，共收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力量，所以拿不动也。”噫！妙矣哉！评者谓乌龟驮瓶与下文莲瓣渡海、龙女拔毛等问答俱闲闲铺叙，与正文无关，不过与红孩儿作衬贴，如画家所云“芳草落花成锦地”，作此落花以点缀芳草而成锦地而已耳。不知此段先师运正理而成妙相，正是正文。其设想落笔时，自有神造鬼幻之化工，非人力所能至。一百笔中，尤为绝笔也。老子曰：“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昔者，文

武一怒而安天下，孔子一怒而诛少正卯，大勇也。惟其大慈，故能大勇。妖精变假菩萨，似是而非，以伪乱真，邪魔之第一，为害最烈。菩萨大慈也，故大怒道：“那泼魔敢变我的模样”，将手中净瓶往海心一掼，见之明而勇之果也。所谓慈故能勇。淮南子曰：“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浑之朴面，立至清之中，俭之道也。”常时是个空瓶，抛下海去，一时收了一海水，拿不动。玉瓶为至俭，惟其至俭，故能至广。即“芥纳须弥，毛吞大海”之义，所谓俭故能广。书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济。”明气量含弘，而有涵养之力也。

甲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取其守雌而善养。圣人作易，颐卦初九取象于龟，以明君子自养者如此。见海中翻波跳浪，钻出龟来，驮净瓶上崖，从容负重，举人所不能举，岂非“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与红孩之钻头邪胜而无养者正相反。

菩萨右手轻提净瓶，托在左手掌上。左右逢源而运掌自得，乃正定之三昧也。然一海之水既收瓶内，龟钻下水，水又何来？不知瓶内所取者，乃一海之气，不涉形质。故菩萨曰：“我这瓶中甘露水，与那龙王喷水不同，能灭那妖三昧火。持三昧之真水而制三昧之邪火，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极善养之妙用，尚何心火之妄动哉？盖心妄动则逞雄炎上而为烈焰；心正定则守雌润下而为甘露。烈焰者，焚心之妖孽；甘露者，灌心之灵剂。乌龟诚红孩之对症金针也。夫净瓶涵养真气，充浩静定，非茫荡守中而绝外缘，是无为而化有为之妙道。苟涉一毫利用色相之心，则莫得而窥其涯涘矣。故菩萨又以龙女宝瓶之难舍明非易得到手之功用。非菩萨难舍也，自纵欲吝嗇而致菩萨难之也。故行者要除紧箍儿，菩萨曰：“你好自

在”。舍非纵也。行者拔毛恐无救命，菩萨道：“你一毛也不拔，教我善财也难舍吝”。故难舍也，财色为正定之外诱，善财为真性之妙用。菩萨明善财之难舍，示人于财处见其善，善处神其用，舍处辨其难，难处悟其舍耳。此下先师融真设象，理窟神机，乃天女散花之境，非可慢谈。

出乎泥而独净者，莲也。故瓣莲堪作普渡之慈航。一风吹开烦恼去，何愁苦海无边。平其情而致和者，忍也。故罡刀可结菩萨之法座。纵身端坐霄云生，不怕号山有难。龙女劈莲花而载登彼岸，惠岸借天罡以化就莲台，皆见性明心也。菩萨扳倒净瓶，倾水如雷；垂下杨枝，化刀如钩。读者必谓倾水治火，先发以制。诱坐莲台，伏刀就擒，不事战功，善之善者也。皆失其妙，不知扳倒净瓶如雷响即迷也。盖指其迷之，故而使其自悟。以悟攻迷，而迷者益迷；以迷引迷，而迷者自悟。故善诱之道，令其善悟，不如令其善迷。坐上莲台学菩萨，即悟也。盖闻其悟之门而使其知迷。以悟入悟而悟者似迷；以迷醒悟而悟者愈悟。故普化之法，使其悟彻，不如使其迷彻。

行者大怒，善诱之大慈；妖精大怒，着迷之大悟。妙哉！菩萨两问不答，息其争勇矣。妖精一枪刺心，洞其窍坐在当中。指定处何曾正定，须知无住生心。打打去来，死心时才是生心。急求一斋，放下三个顶拾，分明了心上三星。顶天立地号三才，不向火炎里钻头。五个箍儿，体备了身中五德，敛神聚气还性善，乐得金窝中自在，称为善财童子。人性本善，而才无不善，即以其善善之而已。此善养浩然之气，见性明心，大慈大悲之妙道也。要其指归不外正定二字。故曰：“片言能摄恒沙界，广大无边法力深”。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鼋回

【白话提要】师徒一路向西，三藏忽听水响而心动。前三回讲心妄动而火性上炎，遭红孩儿之妖；这一回讲心妄动而水性外驰，遭黑水河之怪。黑水河指肾宫。肾宫自有真神，小鼋恃强占夺其府，是贪痴不正之气。从修炼的角度讲，无念之念为肾宫真神；情欲贪痴之念为黑水河鼋龙。要修炼金丹，必须先除此怪。

悟一子曰，此篇承上红孩能正性而参悟大慈，真心明则野心化，起下黑鼋不能养真性而翻波逐流，妄心动则真性摇，以结性由心动而不善养气之害。上是存其心，此是养其性也。

菩萨收去海水，童子归了正果，行者解放三藏，八戒笃志投西。此火性自起者已伏，而水性外驰者尚存。忽听水声而心又动，不能心如止水也。故行者再指《多心经》，以明六贼。眼、耳、鼻、舌、身、意，天之六贼；色、香、声、味、触、法，世之六贼。天之六贼不明，则世之六贼分乘；世之六贼不除，天之六贼合盗。互相戕贼，元气随之而丧。皆由不能忘机死心以招之也。故曰：“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到西天见佛？”若要成功，须是洗心养性，不使心中有一毫爱欲贪嗔痴而已。贪痴之害，莫甚黑水滔天。水鼋为孽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指肾宫而言，其中自有真神。小鼋恃强占夺其府，则为贪痴不正之气。自称愚甥，显然供状。夫鼋居黑水而自名

洁，犹人怀浊念而不知污。龙王对大圣说出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舍妹夫错行了雨，被天曹著魏征丞相斩了，遗下舍甥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第九子，少子也。伊父处泾阳之浊水而行雨差迟，伊子亦处衡阳之黑水而作此恶孽。与泾为衡，殆其家法也。知天曹著魏征斩其父而不知三藏往西取经为超度其父，并不知三藏取经为谁之所使而昧心悖行，反思蒸食取经人之肉，是情欲贪炽而只顾遂其所蒸，不知有父之性，亦不知有己之命也。噫！昧性伤伦，污孰甚焉。其源既污，其流自不能洁，何洁之有？

篇中复提天曹斩孽故事，以见不存心养性而不能事天，则犯天理之诛也。摩昂提兵讨罪，一战就擒，请大圣定夺。行者道：“你强占水神之宅，恃势行凶，真不易献语。救出唐僧八戒，看敖家贤父子情面，饶他死罪，押转西洋，由其党援而姑从宽典，实邀天幸也。夫心统六欲，六欲之中惟黑水最为难制。仙师另作一篇，隐言曲喻，举其大者以结束见性明心之旨，暗与斩孽龙游地府相照，俱指其心之暧昧而设象立言，其义微矣。

河神作起阻水法术，将上流挡住，须叟下流撒干，开出一条大路，乃拔本塞源之法，逆制水性而不使下流，诚养性修真之要领，开出西行之大路。红孩缚而黑鼉回，得善养之三昧矣。然书中凡妖魔擒获唐僧，必称金蝉化身，十世修行的元体真阳，有人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者，何也？盖此书专为金丹正道而作，彼妖魔者，寓行邪造孽妄希长生之徒，将比之炼就金丹为修成有质之物，故曰“金蝉化身”，曰“十世修成元体真阳”，曰“有人吃他一块肉，长生不老”。不知还丹本无体，非加唐僧真肉之躯壳可比，此其所以为邪魔妖孽

也。自号山至黑河，汪洋数万言弘辨奇文，阐尽玄机奥理而一本子與氏善养心诀者，批书者或曰为师吕之流亚，而不知其直接孟子之道味耳。识者鉴焉。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白话提要】这一回和后面二回，专为批判旁门外道而发。旁门外道，指的是强行用力，运河车、开三关之法。

人身自有天地，一呼一息，息息自有根蒂。任督二脉，随气转运，是天运自然之盘旋。河车天造地设，神运不停。一经人为造作，便堵塞壅滞，血气凝结。异毒痼疾随之而生。所以，强行运河车、开三关是旁门外道，促死之方。

车迟国即河车迟滞之意。人喊马嘶，山崩地裂，形容强行用力之状。众和尚扯车过夹脊小路，车上装的都是砖瓦、木植、土坯之类，说明采取的药物，都是渣滓重浊之物，而非水中之真金。

悟一子曰，此三篇专为辟旁门外道而发。傍门如由径窞而不入堂奥，委蛇曲直，诡譎不端，能归正果者百不得入，何也？既昧始进之基，必歧中道之辙。若外道如驰，逐于垣墉，队路并不得其傍门，妖妄从至，邪淫乱径，适足以杀其躯而已。

篇中虎力鹿力羊力三道士，傍门外道兼而有之。傍门三百六十，惟开三关、运河车、上夹脊、开泥丸、补胸还精之说，《黄庭》、《灵枢》暨诸仙真经论具载。后人不得真传，误相授受，似是而非，最易迷惑成害。广成子曰：“丹灶河车休矻矻，鹤胎龟息自绵绵”。人身自有天地，一呼一吸，息息自

有根蒂。任督二脉，随气转运，乃天运自然之盘旋，如河车然。妄作者开三关，运辘轳，注意用力，摔筋摆骨，一切恶状，逆天害理，决裂大道。不知河车天造地设，神运不停，才经人事造作，便扼塞壅滞，血结气凝。异毒痼疾旋生，乃促死之方也。

车迟国界在黑河通天河之间，即河车迟滞之义。师徒闻声，猜以地裂山崩，雷声霹震，人喊马嘶，俱形容造作反常，可惊可骇之意。行者见攒簇许多和尚扯车，着力打号，见非攒簇五行，和合四象，氤氲自然之道也。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之类，见采取者，系滓渣重浊之物。历叙高坡、夹脊、小路、大关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皆指其用力之妄而不识转运河车之神妙也。行者变云水全真，与监工道士诘问因由，径往滩上过了双关，转下夹脊，无一毫致力。其间何等便捷随机。众僧说他曾烧丹炼汞，点石成金。盖旁门道流以运河车为内炼，以烧炼铅汞服食为外炼，此其内外二丹之始终。以盲引盲，深信诚求，如狂如鹭，究至到老无成。即稍获延年，终是鬼窟生涯。故和尚道：“走不脱，不得死”。不死不活，非长寿，乃长受罪而已。安得西天取经的罗汉，齐天大圣的神通，与人间报此不平之事耶？行者道：“五百个都与我有亲”。佛说“一切有情，都成眷属”，原是廓然大公，无内无外。今苦苦不放，何为广大慈悲？掣出金箍棒，一棒打杀，即韦驮举降妖杵，打灭妖魔，救度众僧也。行者现出显化原身，众僧拜请降妖归正。早将车儿拽过两关，穿过夹脊，提起来摔得粉碎，把那砖瓦木植尽抛下坡坂。善哉！善哉！还法身之元运，碎车力之濡滞。秉一心之忠良，正妖邪之夹脊。直捷痛快，智勇兼足。身心性命，人人皆可保全。

最妙在大圣拔毛一截，各教捻在无名指甲里，用拳握定，叫声即应，各有大圣现前护卫，不怕魔侵一法。无名指属心，言人能心细如毛，拳拳在念是圣，安有么障？个个人心有仲尼，僧僧手里有大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至真至妙之道也。先师写得神奇，读者切须领会。这便是智慧光明，如梦初觉，即智渊寺老和尚一见行者就拜道：“爷爷来了”也。岂非太白金星在梦中提救人性命耶？

三藏私赴三清观。吹灭灯光，变太上元始灵宝，示佛即是仙，仙即是佛。教虽分门，原无二体。冷落智渊寺，便是吹灭三面观。瞧两家各藏心计，僧人馋口窃供养，道士掩耳摸金铃，未免令有识者呵呵大笑。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白话提要】金丹圣水本由修炼而得，不可祈求。所以三道士诵经祈祷，得到的只是尿一样的渣滓秽浊而已。道士和悟空斗法，道士书符念咒执令牌，从声色上安排，是真法，而非真性；悟空以棍子为号，用“静功祈祷”，是真性，而统真法。离开真性而言法，是舍本逐末之术，而非真性之妙法。

悟一子曰，此篇明圣水金丹本由修炼而非可祈求；真性函空全以神用而不事声色。劈破旁门指出真谛，冷语闲情处处警策。

虎力鹿力羊力三道士自称大仙，攘星诵经，希图长生保国。既不识大道正宗，何能辨三清真假。心疑圣驾降临，拜求圣水金丹，犹世人瞻显礼斗，扶鸾降乩而求延寿长生，瞽惑已甚。大圣允留圣水，三仙或抬一缸，或掇一盆，或移一瓶，如世人信行八段锦、六字诀、十六字呼吸，暨炼秋石红铅服食，自矜一瓶一钵，远胜承露金茎，而望延命邀天眷也，深可胡卢而笑。三僧各溺一溺，非善谏，乃善解。盖咽津纳气皆属阴质；秋石红铅，滓渣秽浊，多由于溺。故直晓之曰：你们吃的是一溺之尿。虽三教圣人亦有指溺言道者，如释典云：“道在屎橛”，《南华》云：“道在尿溺”，《大学》云：“如恶恶臭”，至若臭腐自化神奇，坤贞克敦元复，最浊之中即有至清，溺未始不可言道。奈何世之学道，竟有从事于溺

者，岂不可笑耶？善哉！大圣云“索性留个名罢”，特以世人胡思乱想，不知道为何物，故不得不大声疾呼，留下道号以提醒愚蒙也。大呼曰：“道号，道号，你好胡思！”行者无父母，何有于姓？姓孙，菩提祖师所命性命之真传也。姓者，性也。若曰汝等以道为号，亦知道之号乎？何胡思妄想乃尔。岂有三清上圣降于浊世，轻度凡夫之理？皆尔等不知真性之故也。吾今将真性说与你知，你们亦知自己所吃者，都是一溺之尿乎？此非予强解。请看，索性留名，何以并不留名而止云姓？又何以并不留姓而止云真姓？读至结云“至真了性”句可晓得矣。

仙师以大圣留名作一提纲，特明道之名号，惟真性而已。古者神女感天而生子，姓字故从女。姓固寓真性生化之妙道。噫！姓以寓名；姓以代性；姓以名道；姓以应号。信口拈来，头头是道。玄妙莫测，神哉！妙哉！

师徒赴朝，老道一告，大圣一诉，乡老一奏，皆叙车迟国祈雨，僧道斗法之由。仙师即祈雨一法以明傍门正道之悬殊，非可止认祈雨为大圣之显法也。道也者，本一性而贯诸法；显真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冥物我而独运。本非法，不可以法；法本非显，不可以显；显非可执显法而求也。道士登台以令牌为号，令牌者，木之一气。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号令全从声色上安排，是真法也，而非真性。性之感通有定，法之号召难准。故风云雷雨所以有应，有不应也。大圣以棍子为号，金箍棒者，五行之全理，一指二指三指四指五指，全在神化上运用，是真性也，而统真法。法之空即法，法之显惟性。故风云雷雨所以无不响应也。所为定性存神，静功祈祷，神明独运而不大声以色也。若离性而言法，是犹就

法而祈雨泽，舍本逐末之术，非真性之妙法。故行者道：“是旁门法术，不成个正果。算不得我的他的。”若能叫得龙王现身，即真性发现，动静一致，隐显莫测，不属于显而显自彰；不局于法而法自在也。

行者一呼，龙王即忙现了本相。四条龙在半空中度雾穿云，舞向金銮殿前，呼吸相通，何其神速广运！岂彼旁门外术所能伦其变化，测其首尾哉？结云“广大无边真妙法，至真了性劈傍门”，显已说出昔吕祖听黄龙机禅师说法，师语曰：“座下何人？”吕曰：“云水道人”。师曰：“云尽水干何如？”“吕不能对。师复曰：“黄龙出现”。吕顿悟龙现为真性，炼水金犹未了真。留诗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悔从前错用心”。行者云尽水干之后而唤黄龙王现身，即此义也。彼晚学末流，悖真性而务傍门，抑何不知道号哉？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白话提要】三个道士比赛祈雨失败，又提出比坐禅。比赛中，鹿力大仙变臭虫叮咬唐僧，行者变蜈蚣刺虎力大仙的鼻孔，使虎力大仙跌了下去。坐禅能入定出神，但精神属阴，如不以水中真金点化，难成正果。臭虫、蜈蚣叮咬，隐指坐禅在臭骨头上用功，在毒心肠上致静，最后只是一场空。

接着又比赛“猜枚”。推测之术与性命无关，属于外道小术。从效果上看，虽有实用，但与真性的妙用相比，相差甚远。

最后，三个道士与行者赌赛砍头、剖腹、下油锅。书中明指“此三事都是寻死之路”，隐言旁门外道，小法小术，不仅于性命无益，反而自促其死。

悟一子曰，此篇明真性百炼不磨，异端终归泯灭。人身难得，急须访遇真师，诚求实学，切勿嗜奇好胜，误踰旁门，自取亡身之祸。

道士谬倚学术，耻败身名，欲赌斗坐禅求胜。异名云梯，傍门而兼外道也。坐禅一门，即闭息一法。如忘机绝虑，亦能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属阴，难成正果。古人比之磨砖作镜，下此者则谓之众木蹶。兹称云梯，大约盘坐注想顶门，渐想渐高，腾空直上，妄希冲举之邪说，分明魍魉伎俩，实为外道。不知佛无坐相，坐佛即是杀佛。故行者道：“但说坐禅，

我就输了。我哪里有这坐性。”三藏道：“我幼年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生死关也坐二三个年头。”可见坐非真禅。乃幼年间方上游僧之浮谈耳。不但坐二三个年头，直坐到老也无济事。真禅固不专在坐也。

虎力纵身直上，唐僧摄起空中，即注想冲举之状，何以一被大臭虫而缩领，一犯长蜈蚣而叮鼻？均有妙义深机。坐禅者只在臭骨头上用功，毒心肠上致静耳。释典云：“生前坐不卧，死后卧不坐。原是臭骨头，何用作工课”。道经云：“烦恼毒蛇睡在汝心”，吕公试僧人禅性而见的小蛇者是也。至隔板猜枚，即射覆之技，精于六壬奇门，著小推测者。能得其术，非关身心性命，亦为外道。柜中山河社稷乾坤地理裙何以变做一件破烂流丢一口钟？盖数无定情而理有一致：二不如一之精；华不如朴之约；贵不如贱之安。新者必趋于蔽；常者不保其迁。目不可恃也；智不得窥也；数不足拘也。噫！逆者反多遗照，静待者物无遁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至诚之道，乃真知实见，不事推测，可以前知。鹿何为乎？鹿力之拙，固其所也。

又猜仙桃，而何以为核？盖肢体易剥，硕果不食。落实如泡，独存惟仁。任督见者，胸有成竹；中肯紧者；百无金牛。善鉴者不泥于迹，知个中生生不已之机；陋识者仅察其貌，昧此内化化无穷之妙。灵明默运，变动不居，往来不朕，鬼神莫测。所以君子贵精于易神。羊何智乎？羊力之拙，不亦宜乎？

又猜道士，何以变为和尚？妙哉！此变泯人我于无间，浑仙佛为一体。老孙变老道，佛师即是道师；道童变佛子，道徒原是佛徒。剃下光头有法，何曾有发？无法之法深于法；穿

上黄衣色空，远胜色葱，正色之色极乎色。敲动木鱼，隐然脑内诵《黄庭》；念声阿弥，劈破脊梁来出世。钻将出来，齐声喝采，此天花乱坠时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彼执名定相，虎视眈眈，抑何鄙哉！虎力之绌，自取其蔽也。三力不自悔学踰旁门，难欺正法，又自多幻术，谬希得志。行者即以其人之术还杀其身。行者何心焉？古有战去其头而能言无头亦佳，甘剖腹剜心而不避，就汤镬沸鼎而始饴者，皆本真性磨炼而成，视身为幻而非以幻事身。故气有聚散，理无聚散。得其理则浩气与之俱存；形有死生，性无死生。明其性则神灵固之不昧。行者本真性之全体，原非幻相，特现身设法，以辨明真假之有若是耳。故提纲曰“显圣灭邪”。头可断，真性之头不可断，长出一个，砍犹不砍也；腹可剖，真性之腹不可剖，依然长合，剖犹不剖也；油锅不可浴，真性可浴。翻波顽耍，油锅不能损真性也。妙在油锅内行者假死一段，提醒世人明惟真性之运用穿金透石，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兵刃不能损其体，虎兕不能伤其形。出有入无，死生一致。非有死生，知识心意存乎其间；一落死生，知识心意便带尘缘世念，不能到此地位。三藏祭文道：“生前只为求经意，死后还存念佛心”，是着死生知识心意而论，失其真矣。故八戒道：“师父不是这祷祝”。曰“无知的弼马温”，不落知识也。曰“该死的泼猴头”，不拘死生也。曰“猴儿子账”，何心之有？曰“马温断根”，何意之有？行者忍不住现了本相，分明形容出一团真性来也。盖性无死生。死了显魂之说，非系真识。行者闻言，掣棒打杀道：“我显甚么魂！”言性为生前之至灵而非死后之显魂也。学道者早向生前修炼真性而可矣。

三力不知真性，误踰旁门，生前习茅山开剥之幻术，炼身外冷龙之左道，唤雨呼风点金炼汞，妄希长生保国，昧本逐末，自欺欺人，知伪学可以害愚，不知伪久则败；知幻法可以惊俗，不知幻久必亡。故虎头不免于犬口；鹿脏竟喂诸鹰肠；羊骨终靡烂于釜底；而冷龙莫之救。此又曰“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雨呼风总是空”，何其深切著明！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白话提要】这一回讲金丹大道不能执一己孤修。同时，还要懂得阴阳顺逆的道理。

书中老者对唐僧说：“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三藏回答道：“我还有三个小徒。”单身即指孤修；有三个徒弟即“三五合一”，“五行攒簇”之义。

灵感大王为水中金，但行的是“顺则生人”之道。灵为生育之灵，感为云雨之感。天地相交，男女媾精，长养万物，衍生人伦。但恣情纵欲，每每消耗真阴真阳，就好像吃童男童女一样。所以对修真之士来说，灵感大王不是“昭彰正直神”而是魔头。

八戒变童女一秤金，行者变童男陈关保。八戒为木火，外阳而内阴，其实为女；行者为水金，外阴而内阳，其实为男。丹经中所说的“坎男”、“离女”即是此义。

悟一子曰，车迟国王误信河车之力，几致丧命。赖行者打碎车辆，扫除妖道，救全真性，保固山河。一经省悟，便属智渊，方知禅门有道，不可偏心也。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真是三教同归一性，广大智慧之正法门也。

性者天也。知性知天，原是一贯，固通天之实学也。仙师虑世人知性为性，而不知性为人我一体，有偏全纯驳之辨，

乃执一己而修，鄙滞不通，如夜行失路，阻截难前。故此特着通天河三篇精义，设大士竹篮收鱼之妙相，以指引万世迷津，即佛祖教外别传之正法眼，太上得一还元之秘密旨者。能知此一事，则性体归元，金丹之道备矣。

但通天之路坦荡无陂，不能行者少，即能知者亦少。故不得不标榜立石，傍注十字曰：“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然此道人人咸具，家家自有。唐僧道：“今宵何处安身？”行者道：“到人家之所再住”。篇中曰“做斋的人家”，曰“望见一簇人家住处”，曰“有四五百家”，曰“径来人家门首”。下文逐节点醒“人家”二字为眼目，自将陈家庄作骨，寓笔之妙，不即不离，如灰蛇草线，令人寻绎难穷，读至后回结穴处方见其神。所谓“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是也。

三藏向老者借宿，老者道：“东土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三藏道：“我还有三个徒弟保护贫僧，方得到此”。盖通天适当十万八千之中，乃修道者至中不偏之路，不容稍有移易差殊，非执己孤修者所能至。世人说到这里，无不骇疑惊怪，莫有承当。故三藏叫徒弟这里来，而老者看见，唬得跌倒在地，说怪说丑所由来也。岂知其中实有降龙伏虎之能，非可似信不信。迨师徒斋罢，二老欠身道：“你等取经，怎么不走正路，却踉到到我这里来？”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见一股水挡住，不能得渡。一问一答，均明通天河为修道正路。到陈家庄乃见得渡通天河之要道。迹非正路，而实正路也。

说出灵感大王，灵为生育之灵，感为云雨之感。虽甘雨庆云足以长养万物，而恣情纵欲还能断丧真元。恩中带杀，慈

里伤人。每每消耗真阴真阳，就如好吃童男童女一般。此喻言其隐微，岂真吃童男童女哉？故曰：“只因好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乃是潜通造化，混一阴阳之至精，而未可以形迹浅窥。老者道：“我们这里属车迟国元会县所管；唤做陈家庄”。元为真元，会为运会。有转轮不息之机，本家家具足之物。可知陈玄奘住在陈家庄，家庄即有玄奘；玄奘不出家庄，同宗一气，非有二姓，非可求之玄渺而失之家丙也。

一秤金名虽童女，止八岁，实二八之真阳；陈关保名虽童男，止七岁，实两七之真阴。轮次祭赛，分明合入名家示宝；预修亡斋，乃是叫人早修善死。一秤者，气味和平之准则；关保者，关雎天保之始终。此般至室，纵弃破家财，万两黄金何处买？极为灵感，知大小美恶，生时年月莫挪移。噫！妙哉！关保是行者化身，行者变关保，何曾有二？一化二，奇变偶，请认识阴里阳精是水金。秤金是八戒变体，八戒变秤金，真个就象。一是八，阳生阴，须认得阳里阴精是木火。两般至宝象丹头，原要两个丹盘；金木交欢去耍子，不过为金鱼一味。先吃男，后吃女，喻两般工夫。不着于形质，何有伤损？金丹始终真妙法，说不出玄之又玄，刚道得造化发其机。打开门，招男女，已和盘托出。不由于造作，原无矫强。药物阴阳尽在兹，莫胡猜傍门邪行，少不得哭哭啼啼嘱付伊。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白话提要】通天河为取经正路，河中之怪为水中之金。金丹之道，要在收伏水中之金。真金未得，上不了西天取经。唐僧师徒未伏水怪而踏冰过河，结果一沉到底。从现象上讲，有“漏丹”之喻，所以此回结尾诗曰：“大丹脱漏怎周全”。

悟一子曰，《南华经》云：北冥有鱼，化而为鹏。鱼者阴中之阳，北溟属水，寓言水中有真金也。化为鹏者，朱雀也。南方属火，图南九万，阳数已极，火中又能化木，总此一味水中金之循环无端，转运不穷也。学道者能收得水中金一味，何患不圣、不仙、不佛？世多下士，非但不肯深信，莫不为鸩鸩之笑，不知此道至切至真，至近至简，绝非荒唐幻渺也。昧此者，犹如有家而不知家在何处，俱在醉生梦死之乡而已。

劈叙陈家庄众信人等祭赛一节，言众人能信行者八戒之变化，而直至灵感庙里认出金字牌位，叩头谨遵。此之谓主人澄清，不敢混度年例，方可各回本宅也。善哉！大圣、天蓬曰：“我们家去罢。”曰：“你家在哪里？”曰：“往老陈家庄睡觉去罢！”曰：“呆子又乱谈了。”曰：“反说我呆了，只哄他要耍便了，怎么就与他当真？”曰：“为人为彻，才是全始全终。”一叩一应，互相发明，堪使流落他乡之人顿思故里，寄迹天涯之子猛整归鞭。家家自有家，莫在他家歇宿。家家还有家，切弗自家做梦。不做呆，耍耍过去便为真；代乱谈，

全始全终方是彻。敲击之下，清彻贯耳，奚啻暮鼓晨钟，醒迷破寐。行者与怪问答，不过道出一个家常旧例；八式筑怪赶上，早已寻得两个通天巨鳞。既明踪迹，有法擒拿。径回陈家，男女无恙。宾主师徒合志谈心，喜可知也。

水中之金蕴真阴真阳五行四时之气，原是陈家故物，未能收服。鱼跃于渊，道自昭察，道自道，我自我，与我无与，我囿于道之中而为道所规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悉由于道。造化小儿无心为之，取经唐僧有心甚急，专欲逆挽造化，争衡作对。此未经收服之水金所以随有捉弄唐僧之心事，实唐僧之有心自为之也。慈哉！鰲婆发救僧伏怪之婆心，演练性休心之善法。若曰为助妖为虐，是执象泥文而非以意逆志，何足以窥作者之精义哉？盖《心经》之妙，妙于无心。心有方所，所非妙心。昔有野狐化女子，能知人心所在，以心有所也。大安和尚置心于四果阿罗地，狐女遍觅不得。予谓特狐女耳，置心之心即其所，何以遍觅不得？予即以其置心之心知之，予何心知之？唐僧取经之心甚急，急于功程，不知进退存亡，各有其候；岂知逆施造化，俱出于自然，有心之为害匪浅。鰲婆道：“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搅海翻江之势力。唐僧既抵河干，见风平浪静，自见扁舟，瞬息就渡，待至中流而显其势力神通，出其不意，何等快捷，又何用弄风降雪，结冰诱陷之拙策耶？”盖弄风降雪结冰者，若故阻之使不得径渡，以中其神通势力；若故险之使不得慢渡，以息其神通势力，非救僧伏妖之婆心乎？大雪降成冰，至寒也。寒彻则梅芬，遇奇则计话。故治之极者和之胎；塞之甚者通之奥。不历严寒，不足以炼其真性也。层冰八百里，最险也。冒险则堕机，鉴危则利步。故履虎尾者受其噬，戒履霜者知其

几。不隐重渊，不足以休其躁心也。唐僧之急性躁心，鰽婆知之有素，特在通天正路之处故作此难，以寒冰炼其性，以堕渊休其心。其始即大士之化身欤？何以知其然也？看后回大士不待行者之告而先赴竹林制器，鰽婆即大士也。大士收鱼之时并无鰽婆出现，大士即鰽婆也。鰽婆一言一动无非为保全唐僧，安置大王之计可晓然矣。究而言之，灵感大王即一灵感大士，灵感之号如故，而以一大士化大王也。然则大王之弄风弄大雪弄唐僧，即鰽婆之弄大王弄唐僧，皆大士之弄大王弄唐僧，总一大士之遵奉佛旨，接引取经人也。三藏道：“贵处时舍，不知可分春夏秋冬”？见天道有自然之运，不可不知其候。又曰：“贫僧不知有山河之险。”见地道因一定之理，不可不知其变。又曰：“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时舍死亡生，我弟子奉旨，盖尽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贪利图名皆是累，不可不知其害。苟躁心是用，层冰慢履，则为造物所规弄之，常久而不能为造命立命之君子矣。故必洞晓阴阳，深明时候，知进识退，防危虑险，忘机绝念，息影休心，方能不失其正。若急思前进，则过犹不及，道在目前，当面蹉过。沙僧道：“忙中恐有错，”一语极为提醒。盖通天河为取经之正路，河中之怪物未收，何能得渡？水中金为通天之妙道，水中之真金未得，拜佛无由。经是水金，不是文字。佛即在家，不在西天。思拜佛而冒险，何如留住陈家。

草包马足真为草，草踏冰而行却是妄行。自蹈重渊，一沉到底。唐僧自取，与怪何尤？鰽婆道：“不敢，不敢，且休吃他，宁耐两日，从容自在受用。”何其敬慎小心。从容自在，不特使唐僧无损，亦能使怪物有容开三徒拯溺之门，留大士

伏魔之地。谓非自在之化身谁乎？三徒回至陈家庄住，说明灵感弄法，径赴水边寻师擒怪，返本还元之机在斯矣。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见鱼篮

【白话提要】这一回是全书的“结穴”之篇。行者探明消息，让八戒、沙僧入水和妖怪索战。妖怪是水中真金，含阴阳五行之气，攒簇已成。只因为火候未到，不能返本還元，故须八戒之木火锻炼，沙僧之真土调和，加以制伏。二人诈败，把妖怪引出水面，与悟空交战。没三合，妖怪又逃回水中，即火功未足，不能收伏。二人又去索战，再行火功。妖怪闭门不出。这时，火功候足，观音菩萨出现，将鱼篮抛在河中，收得一尾金鱼。鱼为水中阳物，这里指水中真金。往上溜头扯着，即逆运五行之义。收得水中真金，唐僧的命就得救了。

悟一子曰，金丹真阴真阳之气交结而成，法天地自然之运，历四时七十二候，贞下還元，毫无矫强造作。彻悟老子观微观妙之义，方知至道不繁，简易自在。服而取之，尽性至命，立跻圣位矣。

此篇正明收服金丹下手之妙用，即观音奉旨上长安，释厄救难之密谛。乃一部释厄传之大元本、大结穴篇。在四十九者，明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在此也。仙师笔不能尽显，特描写观音鱼篮妙相昭示后人。其中蕴义无穷，包涵万象，非洞晓阴阳、深明造化者未易窥其一二。读者谓《西游》无多伎俩，每到事急处惟有请南海菩萨一着，真打槃揣龠之见也。

二徒计议下水寻师。八戒驮行者真假二身，明三人同志，急须问友寻师。身外有身，岂可当面不识。曰：“老孙在这里”，耳根头叫不醒呆人。胡弄曰：“你还驮着我”，做声处你还有我的原身。”快走快走莫迟疑，抬头便是水鼋第。变虾母、问虾婆，大肚姆姆说生机。见石匣、听石匣，活墓真师哭死路。噫！若得弟子同寻至，何患真经不到家。三藏恨声而哭么？叙水灾非恨水也，正言自生时以至归泉，莫非水之为用不可忽也。行者叫道：“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即“四象五行全藉土，九宫八卦岂离壬”之义。言下分明，无烦注脚。行者探明消息，着八戒沙僧入水索战而不同往者，何也？怪本水中真金，含阴阳五行之气，攒簇已成，特因阴符阳火之运用未到，时候不来，故不能返本還元以归正果，只须八戒之木火锻炼，沙僧之真土以制伏耳。手执一根九瓣赤铜锤，纯阳数足，特立独行之象。八戒道：“你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非欲大王认得也，正欲修丹之士认得。此时唯有女相出现而无事乎童男也。三个在水底下一场好杀，不可仍认作攒簇五行、结胎时候，乃胎成之后，运火十月之攒簇也。词云：“有分有缘成大道”，阴阳交媾也；“相生相克秉恒沙”，加火锻炼也；“土克水，水干见底”，水得土而凝也；“水生木，木旺开花”，木得水而荣也。参禅法则浑融而归一体，炼还丹则分见而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言土能生金水也。“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言木火能锻金也。“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言此锻炼之时虽亦攒簇五行之象，而火候情形时时变换，皆别异不同。故二僧与怪相战

而变脸争差，有由然也。读者认此词为五行生克套语，失其妙谛矣。

二人诈败，引出水而战，未三合又淬于水。火功未足，未可收伏也。二人还去索战，火功再进也。鯁婆对大王说出大闹天官混元一气太乙金仙齐天大圣，如今皈依佛教，大王今后再莫与他战了。夸大圣之始末，乃以明金丹为混元一气，从八卦炉中锻炼而成。火功既足之候，急宜退守以待运通超脱，即崔公《入药镜》所云：“受气吉，防危凶。火候足，莫伤丹。天地灵，造化慳”是也。故下文妖精道：“贤妹所见甚长，把门紧闭了，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行者道：“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走了。”俱是罢功守戒，防危虑险，恐有“夜半忽风雷”之患也，丹阳祖师曰：“水中火发休心景，雪里开花灭意春”，即怪物高垒千层，闭门不出之候。定性归真，有自然而然之妙，普陀自在之菩萨所以有不期然而自动者矣。菩萨不待行者拜问，不许人随侍，自入竹林里观玩。早知妖精当收伏之时，应预制收伏之器，乃神观之妙用，非可令人共知也。令大圣坐片时，待菩萨出来。因时候未至，自须守待，无所用其躁心也。见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正明此时乃婴儿现相之时。今日之魔亦如红孩儿，非得菩萨运神功收伏，不成正果。虽了性了命一理，而收伏各有时节也。行者心焦，恐迟了伤师之命，时过而金丹走失，失其命矣。菩萨吩咐：“只等他自出来”，见金丹之脱胎有候，须待其自出来也。描写菩萨竹林之妙相，皆自天然，不假装束。显男女于一相，分清浊为两般。匆忙中却是自在，坐忘内全是条理。神观法器真玄妙，甘露慈云洒碧空。噫！妙哉！通天河妖怪根源，惟菩萨

识得；竹林里削篾做甚，岂诸天能知？重整家事无多物，只手提个紫竹篮儿。救取唐倍莫误时，拘不得那着衣登座。未梳妆的菩萨，却像似逼将来的稳婆；上溜头拴篮儿，分明是逆流间的渔父。菩萨念颂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神哉！神哉！生死机关尽在手中，下手妙诀不离口授。其颠倒去来之妙，言不能显。第就浅义而论，住者人之主。心苗与肾气而交结，故成活。入我门来便是阔；去者一之亡，七情与歹意而俱存，故就死。到得敝时应自毙。活者神也，气之清故上达而住。得一以成佳妙，离人以自主持。住其自住，非菩萨住之也；死者物也，质之浊故下流而去。着水则犯法纲，加刃则遭劫运。去其自去，非菩萨去之也。经云：“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今云住，生于活也。活即无住，无住生住也。去出于死，死即住也，住故去颂。予之显义也，秘妙处不能笔显。亮灼灼一尾金鱼，忽然自入篮来，特菩萨能神观其候耳。菩萨何心哉！溯其本来，出自莲花而无染；究其手段，由于九转而归一。海潮泛涨，明其降世成精之因缘；掐指寻纹，计其数足還元之候。运神功，织竹篮，收怪现相，以示凡人，大慈大悲灵感有如此。盖大王即一大士之化身。经云“观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众生”是也。大士得龙女红孩而显了性之宗源；大士得童男童女而现了命之根蒂。是一是二。陈家庄众信人等，家家自有灵根大士鱼篮之妙相，自有收伏灵感大王之妙法，奈何不敬信而尊奉之哉？

大王收入鱼篮，唐僧即已得命。老鼋仍归故宅，還元即是通天。已成普渡慈航，何用打船办篙？忽然河中高叫，从矩悟本成灵。端的是真，怎敢虚谬。放心稳渡，胜曾水歪。一

歪不成果。踏盖站身分左右，牵上马，确是《河图》。噫！白鼋背上，放出五色毫光；通天界里，话尽无生玄妙。返本還元，全凭自在；脱凶成真，须问佛祖。能上无底船，盖缘此处种灵根；取得有字经，还从是河经历去。朝天发誓不差也，我闻我问休忘记。

第五十回

情乱性纵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白话提要】《西游记》一书，横竖侧出，旁通曲喻，千魔万怪，讲的只是“性命”二字，修的只是先天真乙之气。这一回，唐僧因饥饿走出圈子，惊动了魔头。八戒因为怕冷走出圈子，中了妖怪的圈套。圈子代表着修性的准则，能谨守准则，性地光明，则妖魔不侵。为情欲贪念干扰而走出圈子，则妖魔必然出现。

悟一子曰，《西游》一书讲金丹大道，只讲得性命二字，实只是先天真乙之气。修性命者修此一气，性命双全而还归于一。反反覆覆、千变万化，不离其元。诸篇立说，或先明了性而后可了命，或先明了命而后可了性；或明了性即是了命，或明了命即是了性；或专明性而命无二理，或专明命而性有同原；或明了性不了命之偏，或明了命不了性之昧；或明了命之先了性，了命之后后了性；或明性之不了而落于处伪，或明命之不了而入于妖邪；或明傍门不能了命，而反失其性。或明枯寂不能了性，而无由了命；或明性为物欲所诱而不能了，或明命为幻妄所误而不能了；或示能尽知其性之初而不能了，或示能尽知其命之妙而不能了。或正言、或反说；或寓言、或设象。或戏谑闲情，发本然之理；或冷语微词，示下手之功。或隐指其要诀；或显露其真传。横竖侧出，旁通曲喻，千魔万怪，无非止讲得修性命二字，止修得

先天真乙之气而已。首七篇原有伦次。以后或有伦次，或无伦次。颠来倒去，篇篇各有深义。如造化之雕刻万物，并无重复，归总本于一元。《参同契》曰“孔窍其门”，子與氏曰“引而不发”。惟善读者能神观默察而有以自得之耳。如此篇明遇境而迁，不能安身立命，即《易》所谓“思出其位”，《中庸》所谓“不能素位而愿外”之义。总由操守不固，工夫未到所致。篇首《南柯子》一词，心地工夫在绵绵无间，句句彻透。何以劈提南柯二字？言世路险巇，幻如南柯，若有心贪着，不能随遇而安，出此入彼，便似获南柯梦矣。凡人情境遇最为难忍者，莫如饥欲。故易动者，莫如饥寒而思衣食。篇中师徒心和意合，归正求真，所以修性命也，倘遇饥寒，自当固穷，不可妄动。三藏见楼台欲化斋，行者望气色，劝勿入寓。有“叩侯门而求利达，戒水山而慎行止”之意。请下马，平处坐下，切莫动身。与个安身法儿，画一道圈子，叮咛不可走出圈外，只在中间隐坐，即素位而行，不可愿外。此之谓有坐性，非果画一圈子可当玉帐术也。有坐性无坐性，不在坐而在位，素位而行便是有坐性，不出圈子。一或愿外，便失坐位，虽终日痴坐，亦是无坐性，出了圈子。处富贵如无有，有坐性也；处贫贱如固有，有坐性也；虑患难如无事，有坐性也。随遇顺受，悠然自得，不坐亦坐。苟徇姿忧扰，心为境转，有性无性，出此圈即入彼圈，所谓入于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师徒俱端然坐下。行者不避千里，化斋供师，分内之事，亦是有坐性而不愿乎外。直到古树参天，一邨庄舍，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又道：“你走错路了，往

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又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又举藜杖就打。行者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来。”老者闻言，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行者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使个隐身法，掇干饭满钵而回。噫！妙哉！仙师寓言隐奥，莫可测识。读者谓不过点缀村落吠犬野老鄙陋之情景已耳。岂知乃隐讥有位而窃禄苟容者，自谓能识天时而察人事，仗势头而看风色，实为仰愧俯作之人，乃是无坐性而出圈子者。殆即纲目书莽大夫之流欤？何以见之？古树参天，非身居木天乎？手拖藜杖，非太乙杖藜乎？村舍柴扉，非倚迹于莽乎？朝天看风，跑出哈巴，非看风苟容，仰有愧于天乎？“你走错了路，往西天路在直北下”，不自知面北之非而告人以向西之错。于心有愧，故曰“是鬼！是鬼！”心傍着鬼，非俯有愧于人乎？老者举杖就打，行者道：“老官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盖惟杖记录卜升迁止只窃禄自温饱，于心有愧，故说“有鬼！有鬼！”回顾衾影，能不自己愧杀乎？

篇中八戒曰：“我不比那村莽之夫”，已下其人注脚。此其人既非贤良，非道可化；又非愚，非释可化。似此仰愧俯作之徒，在位而出位，口是心非，言诈行违，分明老贼。诚不如潜形隐面之辈，掇取干饭事亲供师，反得至恭至敬也。仙师盖有为而言，所以激励臣节，为千古立有位之防。即孟子齐人之喻。贤者自贤，愚者自愚。此有良贵者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唐僧惑于呆子坐牢之说，一齐出了圈外。坐于公候之门，静悄悄全无人迹。非无人也，即昏夜乞人，如在鬼窟里作生涯也。呆子入见黄绫帐幔，象牙床上，白嬷嬷的一堆骸骨，见位至公候而不修性命，明眼人视之终是一堆白

骨。呆子洒泪浩叹，“英雄豪杰今安在”一句，深可猛醒。见帐幔火光一晃，见石火之易灭；见桌上锦绣绵衣，见朱紫之惑人；不管好歹，拿出背心，见服官之不择；四顾无人，谁人知道，见四知之罔畏；立站不稳，扑的一跌，见荣辱之靡常；把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见刑法之易罹。唐僧因饥出圈而惊动魔头，呆子因冷贪着而中其机械，皆因爱欲而情乱性纵，不请自来，与魔何尤？此修天爵者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行者得饭到圈，不见人马。回看楼台，忽成怪石。黄梁未熟，瞬息变迁，苍海桑田，真堪歌哭。总由不能稳坐其守性命，妄动出圈，贪图温饱所致。岂不错走了路，闯入妖魔口里去耶？老翁指出金嵎山金嵎洞独角兕大王，兕加独角为亢，王加独角为主。出位兜诎，不肯宁静，亢主不臣之象，比之古之驩兜然。故篇首叙师徒正行处，忽遇大山，点缀出石多岭峻。三藏兜住缰绳字样，早以峻岭衬出崇山、以兜缰映带驩兜。至此处忽作嵎字，寓放驩兜与崇山之义也。驩兜与共工相助为虐，作乱于圣世，不臣之甚，出位之尤者，仙师特引以为圣僧魔头之喻。

老翁现相，称山神土地，收下斋钵，待救出唐僧还奉唐僧，以显大圣之至恭至孝。明山神非越位滥受，见大圣为分内恭敬也。大圣找寻妖洞索战，魔头闻言欢喜，道：“自离本宫，未试武艺。”收其欢喜兜诎出位好动之情，非可以动胜也。行者战不能胜而焦躁，丢起金箍棒，变作千百条，是以动聊动，而益以就其动动圈套。老魔取出圈子，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去。金归于动，而动者不可收拾，皆由我一念之动自先主张也。故曰：“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白话提要】咒为丑土，在人为意。咒怪肆无忌惮，对应于人就是不能主宰自己的意识。人能以自己的意识去理解和领悟天的道理，而天却不能强使人主宰自己的意识。要主宰自己的意识，还须从自己入手。所以，请来的诸天神降伏不了咒怪，自己的兵器反而被咒怪套去。

土在修炼中的作用十分巨大。意能害心而乱五德，即土能害性而乱五行。要收伏意土，用思虑智谋、威力强制是不行的。

悟一子曰，咒者丑土，在人为意。放而肆无忌惮，则心随意转，无所主持，失其把柄，是昧却是理而套去金箍棒矣。大圣空着手滴泪叫道：“岂料如今无主杖！”言没了主意也。人能主意格天，天不能强人以主意。若意被物迷而身遭困厄，不知自反，徒虔心告天，是犹失意罪臣没有棒弄，惟事修词饰敬，以希君听，虽称战栗屏营，深躬以闻，极尽情文，有何裨益？适以成其欺昧而已。大圣上天启奏一段，刻画人臣诈妄之状。为君者亦何能取臣心而使之主诚悃乎？玉帝降旨，可韩司同大圣去查。《周本记》以何姓为韩后，韩者何也。言可作如何而谘询之义。故细查缴旨而玉帝亦不自主，即着孙悟空挑选天将。天师许旌阳亦曰：“但凭高见，选用天将而已”。行者既选李天王父子，又选雷公合力，而玉帝一如其所请，见

天帝天师亦不能为主也。哪吒太子使出法来，变化多端。魔王取出圈子，望空抛去，把六般兵器套去。邓张二公不敢放雷。天王道：“似此怎生结果？”见天神亦不能为之主。再请彤华宫之火德纵火，把火龙等又套去。再请乌浩宫之水德灌水，水都往外出来。见水火为无情有质之物，亦不能为之主。再将自己毫毛变做小猴，把小猴又套去，收了本相。见远取无意，渐有近取诸身之义。不知在皮毛间致力，又何足以制其一意之放荡乎？

众神计议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除非得了宝贝，后可擒妖。”盖降魔之计，莫先夺魔之所恃。夺魔之恃，莫先善己之所用。故邓张二公道：“若要行偷礼，除大圣再无能者。”偷者潜移默化之谓。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唯能反躬刻责，潜移默化于心中，自可忽得故物，非可因偷桃偷丹而潜解其为长技。故行者偷入妖洞而忽见金箍棒，此偶然忽悟，而主杖还归于本人也。然不保其复失者，以偷见为一隙之明，未能洞见全体，而终难脱彼圈套也。

土居中宫，金木水火环相为用；分寄四隅，金木水火环相为体。高本宫而偏胜，或土积而金埋，金箍棒套矣；或土障而水阻，水势不胜套矣。土之为正，为至神；为邪，亦为至神。此丑土窃弄其圈而善套诸物也。故脾败则病危，意邪则事乱。善歧黄者，务理其脾；善生理者，先伏其意。意能害心而乱五德，即土能害性而乱五行也。夫欲收伏意土，非思虑智谋、威力强制之所能致功。此天神雷公、火德水神之所以无用也。故提纲曰：“心猿空用千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峯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白话提要】要降伏兕怪，必须知道怪物的由来。悟空不能识，上西天问如来佛祖。如来用慧眼遥观，早已知识，但不说破。因为此物须自己了悟，不是语言所能说清的。

如来为“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之意。慧眼遥观，提示只有在本性灵明、返观内照、表里莹彻、不迎不随的境界，才能知悉怪物的由来。

佛祖提示去太上老君处寻妖怪的根底。太上老君为鼎卦第五爻，六五虚中，能套诸物，所以能止意不动。以太上老君降伏兕怪，明指唯虚中可以为意之主。

悟一子曰，慧禅师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家主，不逐四时凋。”指炯炯不昧、无形无息，天性之真去处而言，此篇如来示者即指示此也。言为意之主者在虚中，知意之主者在坐照。惟得主人公而意土可定；惟知主人公而主人公可得。若涉闻见智识之力，而欲情定意宁，是犹请天神雷将、火德水星而终难出其圈套，即有偶觉暂悟，忽得故物之时，亦如偷营劫寨、偏师奇兵之剽掠而已。

行者偷得金箍棒，又要偷他圈子，做掏摸买卖。见圈而不知圈为何物，不能下手。只见火器明晃，如同白日。见一切套去兵器等物即满心欢喜，跨龙纵火而回，此即偶觉暂悟，而忽得故物，所谓逐末昧本，旋得而难保旋失也。其八戒、沙

僧、长老仍捆住未解，白马行李亦在屋里，如何走得路耶？故老魔道：“贼猴呵，你枉使机关，不知我的本事！”诚不知本也。众神以为得志，一齐再战。众神灵依然赤手，孙大圣仍是空拳。再燭火之明何能烛迷天之昧？毫无执持，莫可致力，其奈意土之妄动何？故老魔叫小的们动土修造，要杀唐僧三众谢谢大家，散福受用。土动则伤性害命，言下分明。火德怨性急；雷公怪心焦；水伯闷无语。均聪明才识亿逆谋度，乖和失中之象。其致此之由，非如来慧眼观看，何能燎然？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即天之所以与我无可损益者是也。慧眼者，即本性灵明，返观内照，表里莹彻，纤毫弗存，不迎不随，自然明净，明镜止水是也。行者早至灵山，四方观看，忽听有人叫道：“孙悟空，从哪里来？”非果至灵山也，灵台方寸地即是。忽然悟到如来境界，故曰：“初来贵地。”如来曰：“你怎么独自到此？”盖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且不可说破。”云此物唯须自己了悟，难假言说。所谓“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也。”又道：“我这里着法力助你。”行者道：“如来助我甚么法力？”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取十八粒金丹砂，各持一粒与悟空助力，陷住他，使他动不得身，拔不得脚。妙矣哉！十八者，木也。解作木能克木为助力，乃据理空谈，叫人何处致力。十八粒金丹砂令十八尊罗汉取之，各取一粒也。十八加各为格，言能格此物，方能收此物。所谓“打开金宝藏，令人各认取”也。故欲诚意，必先致和，致和在于格物。物字从牛。《说文》云：“牛为天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天地得牵牛而成运，人身得诚意而协中。然何以十八粒金丹砂又来套去？金丹而言砂，金丹之肤鞣也。

仙师特下此一转者，唯恐学人误认格物为博物，而未明格物之精义，终不能致知。必能致知，方谓之能格物。若只格物而不能真知，虽格尽羲皇以来之书，胸罗甲乙；格尽宇宙以内之物，博综动植，仍是远涉泛求，鹜外逐末，与性命无关。所谓“自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也。亦何能使此物身不动，脚不挪，被伊一圈套去，十八罗汉个个空手停云，名称搜罗满腹之汉，实为停云空手之尊。格安在哉？必能知之至，然后能格之尽。择善则格之尽，惟精则知之至。择善以明理，惟诚以执中，始能降伏此物而无难。

如来令降龙伏虎二尊在后，吩咐者吩咐此也。二尊对行者道：“悟空，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滞者何也？”行者道：“不知。”惟知此降龙伏虎之要妙，而后为格之尽，知之至也。罗汉道：“如来吩咐，失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离恨天太上老君处寻他踪迹。”老君为鼎卦之五爻：五虚中而能容物，故能止意而不动。金刚琢为鼎之黄耳，刚以柔节，金而兼玉，始终如一，故能套诸物而无遗。前第六回用此宝贝打中大圣之时，诠释已悉。此明老君失中之由，在于童子昏昧，非真老君失其虚中而令意之纷扰也。明人心自有灵童而昏昧觉，以致率意冥行，为邪作怪，使性命莫保也。夫以伏魔之器具而反为害圣，魔头总此一物之纵放出入而已。此收伏还返之机，贵自己密察而非他人能助。行者眼不转睛，东张西看，神观也。忽见童儿盹睡，青牛不在，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正寻着脚色，真知实见也。童儿忽醒，如梦始觉。今已七日，七日来复。天心复见之候也。查出偷去金刚琢，方为格物而知至矣。老君执芭蕉扇，执清虚之气而致虚中之物，即执中存诚之义。高叫“牛儿还不归家！”那魔即认得主人公，

一扇而圈子丢，再扇而本相现，所谓“一声唤转灵童子，二气还虚本太清”。老君跨牛归天，众神取兵回去。师徒整装离洞，意定心宁，妙在如来之慧眼指示。学者道各具如来之慧眼，奈何独不自认主人公哉？

篇中老君道：“七返火丹吃了一粒，该睡七日”之语，另有妙谛。七返为炼成之神火，服食之后，醉骨酥筋。原有七日大休歇。正是大醒，非大寐也。仙师特于昏睡放牛处闲闲逗露耳。还丹之妙，各篇已经尽泄，明者察焉。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白话提要】前三篇讲修性的根源在于虚中，这一回和下面两回讲修命结圣胎，在得先天真乙之气，不可执一己孤修，而成孤阴孤阳之假象。

西梁女国，指男子四大一身皆属阴，纯阴无阳之象。道家认为，涕、唾、精、津、气、血、液七物都属阴，若以之为丹质，得到的只是幻丹和假胎，就象唐僧、八戒怀孕一样，必得水中真金点化，才能消去阴质。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之水，即先天真乙之壬水。解阳山在正南，为离位；落胎泉为井，井属坎。说明井中之水生于坎离交媾之地，由阴阳交感而结。取水须沙僧助力，即炼丹须黄婆调和之义。

悟一子曰，行者敬师，虽取非其有，犹不失一片恭孝之心，土地之言大似为亲受污定论。彼窃禄而苟容，衣锦而猴冠者，分明是柴扉老杖藜狗吠，金峽洞装衣露骨而已。均任意出位，全无坐性。虽侥幸得免，能不愧死？

三藏道：“早不出此圈，哪有此杀身之害！”行者道：“都因你不信我圈子，却教我受别人圈子。”盖人圈我圈总属一圈。二人合意同土而成坐，人不合意而离土，则人自人，土自土，即无坐性而出圈。所争在一念，离合之间而诚妄分。出此入彼，惟贵自知。如来指示根源，诚坐性离合之觉路，安身立命之正法也。故曰：“涤虑洗心皈正觉，餐风宿水向西行”。上

言修性之根源，至矣，尽矣。然圣人言尽性以至于命，未尝专言性也。谓性之尽者命之至，命即在性之中。是圣人以适中不易之道范围天下后世，使智、愚、贤、不肖咸能俯而就，跂而及也。故罕言命，以其理为至微，恐启人以幽隐难知之端。唯于《周易》阴阳交泰之道，坎离既济之妙，万物化生之机，娓娓言之而不倦。初未尝绝人以自至也。此下三篇明修命而结圣胎，在得先天真乙之壬水以成真，非可执一己以修而成孤阴孤阳之假象也。

篇中称西梁女国，特借以寓男子一身纯阴无阳之象。钟离公曰：“涕唾精津气血液，七般灵物总皆阴。若将此物为丹质，怎得飞神上玉京？”盖男子自破体以后，先天真阳已泄，非唯精属阴，气亦属阴。若执一身修命而欲返真阳，即《参同契》所云：“牝鸡抱卵，其雏不全。以女妻女，以阴炼阴，胡为乎而氤氲，胡为乎而化生”也。修丹之士，读仙真上圣诸书，有男子怀胎与妇女无殊诸语，遂思以自家精血交结丹胎，作身里夫妻之妙。此无真师指示，误认玄旨，便是三藏呆子渴饮子母河水而结就鬼孕，致成身患也。

那婆子哈哈的笑道：“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好耍子！好耍子！”似此蒙昧，真堪绝倒。婆子说出子母河迎阳馆驿照胎泉，言子母合流而俱纯阴，迎阳驿递而非驻驿。照胎得双而唯生女，绝无阳也。人苟炼阴结胎，有形成质，分明是血团肉块，男身既无产门，如何脱出？非从胁下裂窟窿，即“错了养儿肠，弄作胎前病”。轻手稳婆不知何处下手，只恐挤破浆包，还须用药堕胎。此等冷语举动，处处机锋，无非扮演出一剧谬作妄为、寻死觅活丑态，以讥刺世人痴愚也。不可作戏耍打诨看过。

婆子指出正南上有解阳山破儿洞落胎泉。夫三藏、呆子所饮子母河阴水，尚未至迎阳驿馆，未染阳气，可云解阴，何以云解阳？盖以人不解此水为真阳，特着解阳二字以名山，谓能解此阳水之真源，始足以破阴水之假结，非可认破阴胎为解阳也。正南者，离明正阳之位；泉者，井也。井为坎，坎中有真阳先天真乙之壬水，乃坎离交感之地。氤氲中，激而成真。三元八卦，皆不离真乙之水而变。自开辟以来，凡有形质者，莫不由此而成变化。故圣人取此真水吞入腹中，点我阴汞，则一身阴邪之气悉皆消灭，即《悟真》所云：“潭里日红阴怪灭”者是也，真阴真阳之义，篇中一诗甚明，明者自能解识。

此称如意真仙改作聚仙，聚仙庵护住落胎泉者，人能得此真水而修身，无不如意，原是真仙。水之所在，即仙之所聚，非可轻易而得之，能无护住哉？但欲求真水，须要钱财买。办若无钱时，只可捱命。婆子之言，句句指迷，真有救世婆心。行者闻言，驾云到山，见老道人备述通名。而真仙发怒者何？盖真乙之水顺而取之则成人，逆而取之而成仙。顺取则易，逆取则难。易则如意，难则未得。如意兹之拂怒战争，喻逆取而难得，如意而不得如意也。不得如意，舍不得善财之故。此所以忽提圣婴大王，善财童子。彼此较论，其间若无黄婆调剂，从中取事，终难下手。

沙和尚属土，即黄婆也。行者径返村舍，叫沙和尚乘机取水。和尚取出宝杖，打倒道人，取了水去。明非用黄婆宝杖，不能得水也。行者夺过真仙如意钩，真乙到手也。折为两段，又一块作为四段。钩者，乙也。盖以真乙化两仪，两仪化四象也。真仙又称先生，所执者钩，所护者水，隐括先

天真乙壬水之义。笑呵呵，驾云而返，见不如意而逆取，适得如意也。诗中之义却有深味。言若炼真铅之阳，必须此真阳之壬水。壬水即真铅也。故曰：“真铅若炼须真水”。得此真水之阳而调和我真汞之阴，则我之汞自干。故曰：“真水调和真汞干”。然真汞之阴、真铅之阳不相配合，难得其气，是有形质而无母气，不能成丹。故曰：“真汞真铅无母气。务必如灵砂飞升之灵药，有气无质者方是仙丹也。故曰：“灵砂灵药是仙丹”。若止就一身而修，不过咽津吞气，吸邪餐液而已，纵成胎像，乃是纯阴之病。故曰：“婴儿枉结成胎像”。惟有黄婆调和金水而施功下手，则为真妙之道，故曰：“土母施功不等闲”。明此者，即是“推倒旁门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还”矣。此水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即真一之气入鼎点汞，解造作之鬼孕，成自然之仙胎，有一举两得之妙。彼吞阴餐质者，岂非口业自祸哉？故结云：“洗除口业自干净，销化凡胎体自然”。篇中老婆子说出要割肉做香袋一段，是言取水之时，人用现前，如入虎穴取虎子，有性命之关，不可不小心慎防之意。然已伏下文女国之可畏也。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白话提要】 修炼之道，虽不离男女化生之道，但顺逆有别。先天真乙之气由阴阳交感而结。但如猜为男女配偶，待时采取，则误入歧途。念头一差，便生妖魔。所以唐僧忽被风月女怪摄去。

悟一子曰，修丹之士才闻真一之气由阴阳交感而结，遂谬猜为男女配偶，待时采取而得，是采后天浊乱之阴，而非采先天真乙之气也。盲师以迷引迷，决裂至道。此等造作，不惟伤命，并乱法性。仙师特借西梁女国为喻。诗曰：“国内纯阴独少阳”一语，燎然斩截。盖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女得之为人种，男得之为仙种。交媾迥别，顺逆不同。女国老少妇女一齐鼓掌，欢喜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言以女见男而喜悦，不过求顺其所欲，而为顺则成人之化生耳。至迎阳驿照胎泉，一路所见，贵贱服饰，都是形容纯阴无阳之景象。明人道尚未能成，何由成仙作佛？驿丞启奏，女王便满心欢喜，称夜来梦见，乃今日喜兆。道：“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我愿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夫亘古及今，从无以男子阴阳配合，生子生孙，今见男人而欲顺其所欲，成开辟以来希有之事，是犹亘古及今，从无以女人阴阳配合，顺其所欲而成仙作佛者。如见女人而欲与配合，顺其所欲，成开辟以来希有之事，岂

不是夜来做梦耶？故成仙作佛，虽不能离男女化生之道，第非形交而顺其所欲，乃神交而逆用其机也。引女见男为可喜者，男见女为可哀，哀其能丧我真元而性命随之矣。唯在炼性忘情，遇境逆制为要。

太师驿丞到馆议亲通喜，侍立称臣，说吉梦，论国富，传旨排驾迎亲，铺设摆宴，列妇女盛銮舆，描写奇遇易摇之境。女王近前，扯住三藏，娇语叫道“哥哥”，同携素手，共坐龙车，倚香肩，偎桃腮，会宴择吉，成亲登位，极拟销魂夺志之事。又见笙歌韵美，红粉妖娆，十指尖尖，捧杯安席。一张交椅龙床请坐，娇滴滴笑道：“御弟哥哥又姓陈”。又道：“我与你添注法名，好以女而添男，分明好字，以陈而添唐，隐示东来。哥哥，你我之称，宛然两口。”问姓书名之态，曲尽多情。夫人情最易动者，莫如女色。而况乎一国女色之王，而况乎一国女色之王而惟我一人是爱，而况乎一国女色之王之美之富贵而礼仪备至，千娇百媚，智慧多情，并肩倚腮，为开辟以来希有罕遇而处于必不可拒之势，万分难制之时？危哉！危哉！评者谓三藏八十一难当以此为第一大难，洵知言哉！所赖以起死回生者，幸有行者假婚脱网一计。行者道：“师父只管允他，老孙自有处治。”天下之理，刚者可以柔制，柔者不可以刚制。女国，柔道也。女王招夫而逊位，柔而更柔，柔之至者刚之至，我将何以用我刚神哉？行者道：“师父放心，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盖彼以至柔制我，我即以其至柔御彼，凡彼之柔皆为我用，又至之至者也。何以故？取经之道，必经女国地，不可避也。女国唯人人不可伤也，务在得其通关信宝，两全其美而后可。三藏道：“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却不望坏了我大唐帝

王？”行者道：“你若执法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换关文，不放我们走路。倘或意恶心毒，喝令人割了你肉，做甚么香袋”。此寓言我大国而真阳受伤也。又道：“我等岂肯善放，一定要和他动手。这一国的人却不是怪物，还是一国人。若打杀无限平人，你心何忍？”此寓言彼小国而真阴受伤也。《悟真篇》曰：“大小无伤两国全”，言彼既无伤，我亦有济，方成妙道。行者预定定身法而设假亲脱网之计，只骗他把通关文牒用了印，交付与我便西行。一则不伤他的性命，二来不损你的元神。岂非彼此无伤，两全其美？此假亲定身而脱网者，无非为得其通关宝印。若无女国之通关宝印，无路取经，故必须女王添注法名，亲手画押也。西女为取经之正路要站，所以没有迎阳驿、照胎泉，与他国之通关牒文不同。三藏并倚香肩，同登风辇，到西关之外。行者三人同心合意，结束整齐，长老对女王拱手道：“陛下请回，让贫僧取经去也。”八戒至驾前嚷道：“我们和尚家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一声喝破，须知国色不过骷髅，假亲无非为道。一得关文应解脱，三人同志切防危。《敲爻歌》曰：“守定烟花门，淫欲行禅唱”。咏胭粉词。丹经云：“不色之色乃真色，不交之交乃神交。”此法性西来，计脱烟花之的旨也。女王于牒文内独提出陈字，明自东部抵西，东为震男，西为兑女。噫！震兑文功，似世法而非世法；阴阳配偶，假夫妻而是夫妻。顺而不顺，逆以成其顺；用而不用，洁以善其用。离女色不离女色，真交媾非真交媾。路旁闪出女子，忽把唐僧摄去，烟花风月之间，可畏也哉！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白话提要】前回西梁女国匹配夫妇之道，是取经正路。所以必须得到其掌国的信宝，才可以西行。这一回遇“毒敌山”女怪，欲行风月之事，是取经邪径，若不能坚持真性而沾染，不但害性，而且伤命。

悟一子曰，此篇明女色伤人，其毒与蝎相敌，故曰“毒敌山”。称琵琶洞者，象蝎之形。蝎至成精，阴毒无比；女至淫邪，伤人益甚。行者伤其头，八戒伤其口，如来痛难禁，菩萨不敢近，俱形容其毒之不可当。非蝎状妇人，是妇人状蝎也。

上文国色之女，处女也，人也。取经必由之正路，非得其掌国之信宝，不可以西行。能假婚定身而脱网，不但修命，更修性；此风月之女，淫女也。取经误走之邪径，若遭其伤人之马钩，必至于中毒。倘不能坚持真性而沾染，不但害性，并害命。故遇国色之女，以修命之术修性，性由命全；遇风月之女，以修性之真修命，命由性保。提纲“色邪淫戏”、“正性修持”所由著也。

西梁女辈都道是白日飞升之罗汉，错认了中华男子，正指女国乃修丹者白日飞身之真去处，不可错认了中华男子为人种而不知其有如此超脱也。悔悟回朝，无损有益。唐僧当第一大难之中而行第一大用，在得女王通关信宝，添注名字

之妙。仙师恐世人强猜妄想，谓有所沾染而得之，乃抛身入身至于坏身，而莫之能救。故又设此一喻，以示儆戒。

青石屏门坚牢，未易打破；蜜蜂探花贪恋，最难分解。人肉馅包藏祸心；邓沙馅隐克国色。富贵荣华犹堪共赏；清闲自在独嗜欢娱。正好念佛看经做道伴，分明佛口蝎心，如羊伴虎；莫道百岁和谐真个是，须知猴头佛手倒马钩猪。女主是人动以礼，犹可将计就计；此怪是邪欲害命，急宜强打精神劈破。递素馍，三藏几乎打开；三藏囡囡与荤包，道心却能不露人心。两个攀谈恐乱性，二徒急救是防危。奋勇相持，方识妇人兵器利，那怕你八卦炉中炼过闹天金箍额；滥淫贱货，骂她哄来做老公，空费了高老庄上磨成拱地铁嘴锋。善哉三藏！真僧真戒体，雨意云情不见不闻全然不动念，煅就我万两精金；妖哉妇人！阴邪阴毒手，摩弄捆缚一声一递叫道好夫妻，几吸人一腔骨髓。慈哉菩萨！明其脚、知其尾，指其本身降伏处，除非特达光明；神哉昴星！现其相、昂其头、高其叫，喝死在山坡，真个暝日雪消。阳官临而阴精伏；潭日红而阴怪灭。惟在正性修持，不使物欲摇乱而已。故曰：“割断尘缘离色相，推千金海悟禅心。”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白话提要】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篇首诗云：“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心体本虚空，所以心贵无心。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无，亦不执着于有和无。有所执着，即是非心而生害。

这一回，八戒举钯赶马，行者幌棒吆喝，長老挽不住缰绳而飞跑，结果陷入贼手，即有心而害心之义。

悟一子曰，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盖心体空空，物物而不物于物，无内无外，廓然大公。不迎不随，行所无事，如鉴如谷。物来顺应，如是则虽万变纷拏，而此莹然，未尝与之俱扰；寂然，未尝与之俱驰。即此便是心。若物未至而有迎物之心，物既至而有滞物之心，物已去而有逐物之心，是即如来所说诸心皆为非心。非心害心，尘积而鉴暗，垢壅而谷窒矣。故有心乃是放心，无心方是收心。然着心于无，则又有所无而仍放，放则性昏命摇而趋于死，心之所以为死之根蒂也。惟心死而性彻，性彻则命定而复于生初。长生之诀，务无心；无心之诀，务死心；死心之诀，务忘机；忘机之诀，务养气；养气之诀，务恬静而不狂。此三篇，首言著意有心之为害，中言著意无心之为害，终言著意有心无心之并有害。直到如来面前一棒打死六耳猕猴，方结出死心妙谛。噫！说

到这里，无人深识，无人承当。故仙师不得不出过辩才，散天女微妙舌根，敷演三则，以昭示来兹。识与不识，非所逆计也。

篇首统冒一词云：“灵台无物谓之清”，言心体本虚也；“寂寂全无一念生”，心体本无物，故心贵无心也；“猿马牢拴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言有心即放心也；“除六贼、悟三乘”，死心以收心也；“万缘都罢自分明”，心死而性复也；“色魔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性复而命全也。三真遇女魔之难，咬钉嚼铁，以死命留得真身，譬如遇风涛而回维楫；历峻岭而肃缰衔，死心而不放矣。然舟之覆，常覆于安澜；马之蹶，恒蹶于坦道者，何也？由心放而不能死心之故。

师徒当平阳之地，八戒举钯上前，赶马催促大家走动。行者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长老挽不住缰绳，让他放了一路辔头，俱状意马躁进，著意而心放，心才放则主人失守，而贼众豺生。故正走处，忽听得一棒罗声，坐不稳，跌下马来。此着意行动而有心，心放之为害，即张拙《见道偈》所云“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是也，贼众道：“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专要些财帛。”夫当要路而专要财帛，起一片虎心者，都是有心作贼，利己害人。虎似好汉，而虎心即是畜生心，何论这世那世。三藏言“那世里变畜生”者，亦有心劝善，欲令这世回头耳，未免又在有心处遭魔。贼闻言所以大怒，敲打捆吊无所不至，以期必得，不知杀身之祸已踵其后。三徒见师父吊在树上，行者肩上背着蓝布包袱，到前边叫师父，问甚么勾当，三藏道：“这伙拦路的，要买路线，因我身边无物，

却把我吊在这里，只等你来计较。”行者道：“你怎么与他说来？”三藏道：“他打得我急了，无奈何，把你供出来了，是一时救难的话。”行者道：“承你抬举，正是这样供。”妙哉！仙师都写的是包苴说合的情形，吊打虚招的扳害，勿入一供字。曰“无奈何，把你供出来”，曰“承抬举，正是这样供”，分明指的是贪墨吊打衣冠中之大盗，而描写性命中之危微。行者逛许多金，连包贡献，又引古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二语，曰：“此是末事”。盖恐此书古僻深奥，非念之乎者也而为当路截劫者所能读到，解说以见举世学人读书如此二语也。不能读得，贼道“将盘缠留下，免得动刑！”行者道：“说开盘缠，须三分分之。”曰：“就要瞒着他师父，留起些儿”，曰：“若多时，也分些与你。”语语宛肖酷刑禁吓、说事过钱、行贿分赃口吻，即听讼一节而状有心作恶之为害，即《大学》“就岸狄之末而释畏志之本”之义。

行者奋用神威，扑杀二贼，原未为过，奈长老既不顾行者倒走了错路，反姑息草寇而祝其独告姓孙之人，致激动行者性子，有“玉帝天王等诸神随你去告，不怕”之语，此有心为善之为害，而道昧神狂而心放也。

篇中写得错综陆离。读者须当融会贯彻。长老怀嗔，师徒们面是背非，有心而心放也。三藏用鞭指道：“我们到那里借宿去”。盖有心为善而不辨是非，即是纵贼蒙寇而道昧，未免错走作恶之门矣。行者厉声叫道：“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童孙，马面是我玄孙”，有心夸慢而神狂也。师徒草堂吃斋，问姓问儿，说出恶逆行踪。行者道：“似这等不肖之子，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罢！”有心降恶而心放也。杨子结伙打门，见白马问来由，知取经和尚借宿。走出草堂，拍掌

笑道：“兄弟们，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里！”意动而贼现，贼现而道昧，道昧而心放。在家里，不放乃放也。老儿放走师徒，贼兵追及长老。行者道：“放心！放心！”放而不放，不放而放，总放也。大圣提金箍棒打倒多人，三藏在马上看见，慌得放马奔西。行者取逆子首级到唐僧马前，有心诛恶而神狂，神狂而心放，总因有意。大家走动，有心寻来打杀，放之也。长老口中念起紧箍咒来，道：“我不要你了，你回去罢。”行者叫道：“莫念，莫念，我去！”说声去，遂不见了。念咒本以收心，今仅念以放心，可知有念乃是有心之放。有心之害心如此，非寂寂全无一念之旨也。故结曰：“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腾文

【白话提要】所谓无心，是指灵台清明，寂然无物，而不是执着于无。悟空为心猿，赶走悟空，即以执无为无心，危害比执于有更大。因为人只有一心，心有真假。真心去则假心来。执着于无，则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种种魔难，随之而生。假行者抢走包袱，又变假唐僧、假八戒、假沙僧、假龙马，要自己取经。种种之假，皆因三藏执于无心而赶走真心所致。

悟一子曰，犹龙氏曰：“人之大患，以我有身；我若无身，又复何患？”予则曰：人之大患，以我有心；我若无心，又复何患？《南华经》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予则曰：吾守心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何以故？有心为取法，有心为不善为取非法，有心为善为取非非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应舍非法，舍非非法。舍法何心何有？故无守无心，明万法之幽遂矣。然谓无心而放心于无，其有害甚于有心，何以故？圆明未照，为善恶混淆，所谓茫荡空也。

大圣起在空中，进退两难，还见唐僧，更不答应。兜住马，即念紧箍儿咒，放心于无而茫荡空也。岂知无心之无，有而不有，放而不放，所以去得西天。若一味茫荡，如何去得？行者曰：“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三藏道：“实不要你。”

又念真言，更不回心。是真茫荡空矣。大圣只得又起空中。盖欲无心而并放真心，不能强人而使之悟是心也。忽然省悟道：“这和尚负心，且告诉观音菩萨去来。”观音者，神观察识之清净海也。行者道：“那长老背义忘恩，反将弟子驱逐，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迷心不察其无心为害，不已甚乎？菩萨道：“三藏一片秉善，你打杀许多草寇，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若曰一心为善，而不善之心宜放也。行者道：“纵是我不善，也当将功折罪，不该这般逐我。”若曰：心有功有罪，嗔心之为不善而并放其为善之心，其可乎？此告诉观音菩萨者，非诉苦也，在神观慧照之处，分割心之宜放不宜放，而论定其妙理也。论到念《松箍儿咒》，方是心无拘束，复还元体。然《紧箍儿咒》传自如来，却无甚《松箍儿咒》。无咒可传，出于自然而然，不到如来地位，不能解脱也。故曰：“我去拜告如来，求念《松箍儿咒》去也。”妙哉菩萨！放之既不可，松之又不得。曰：“你且住。”端坐莲台，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即《金刚经》云：“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已默示无心之妙境矣。霎时开口道：“悟空，你师父顷刻有伤身之难，不久便来寻你。你只在此处，我与唐僧说，还同你去取经，了成正果。”大圣皈依，侍立于宝莲台下。噫！一心清静，观是佛真实义，定慧不相离，住心三皈处。放而不放，无心之真也，故提纲曰“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三藏五更时出了村舍，又饥又渴。呆子纵起空中仔细观看，一望全无村舍，是神不守舍，有舍而不见舍。观之不真，如欲疗饥而不能得斋，欲止渴而不能得水，无心之假境界也。故忽见假行者而认为真行者。见假水而认为真水。见假行者无我去不得之言而认为真来缠我；见假行者变脸而认为真行

者变脸；见假行者轮棒研脊背而认为真行者轮棒研脊背，已自一片昏迷，能无昏晕在地？包袱牒文一并失去，而不知此不辨善恶真假而无心之为害也。

八戒托钵化斋，无心之间，忽见草舍，变容乞饭，已得满钵。又遇沙僧舀水，欢欢喜喜而回。盖以为其心清净，空无烦恼，若见满钵矣。岂知白马撒缰在路旁，长嘶跑跳，行李担不见踪迹乎？心因求静而转纷驰，假之乱真也如是。八戒道：“还是孙行者赶走的余党来此打杀师杀，抢了行李。”沙僧道：“师父还未伤命。”长老道：“好泼猴，打杀我也！”归罪行者之赶走贼党而不归咎唐僧之赶走行者；知师父之未伤命而不知师父已失心；见行者打杀我而不见似行者之打杀我，不见我之赶逐行者而致来似行者之打杀我，致来似行者之打杀我，抢去包袱，而以为真行者之打杀我抢去包袱也。

师徒识昧目迷，总缘无心之故。八戒要讨包袱，安息师父于化斋之家。妈妈道：“刚才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怎么又有一起了？”八戒笑道：“就是我。”盖人只一心而真假分，何曾有二？真去则假来，假来则所行所见无非假矣。沙僧曰：“我去，我去。”则亦未免走到假处去也。故曰：“身在神飞不守舍，有炉无火怎烧丹？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猿复进关”。言唐僧空具法身，而行者之真神不守，如有空炉开无火锻炼，虽有药物，而五行各一其性，何能成丹？必须行者之真心来复，神运烹炼而后可。

沙僧直抵花果山水帘洞，见行者高坐石台，朗念牒文，念而又念。行者抬头，不认得是沙僧，叫拿来！拿来！盖认假为真而真者去，维念念从真而不见真；认真为假而假者来，虽抬头遇真而犹见假。假行者曰：“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不

上西天，亦不因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牒文，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力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奇哉！妙哉！独立成功者，欲一体孤修以成道，即放心之妄想；立祖传名者，欲专心自用以传经，非无心之真谛。沙僧笑道：“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若说行者可取经，则即心可以悟道，如来何以必令金蝉转东到西而授以三人护法也？岂不是枉费神思，有何实用？此处已透起下篇“一体难修真寂灭”之秘旨矣。故假行者道：“贤弟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心是真，二心是假；一体是假，二体是真。岂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哉？双关妙谛，贯彻前后文，不可忽读。又曰：“难道我就没有唐僧？”盖不识真心之妙而弃真从假，则假心自现而唐僧假，八戒假，沙僧假，白马假。一假则无不假矣。

西方拜佛求经，亦第文焉而已，何能身抵其域哉？故曰“假猴王水帘洞腾文。”沙僧打死假僧，显出真土。到南海拜菩萨，诚溯本穷源之意。忽见行者站立在旁，可知真心不离净土，而真意自会真心也。菩萨道：“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那里有另请唐僧自去取经之事？你与悟空同去看看，是真难灭，是假易除。”盖取经必须真僧，必须真心。真假混淆而无以深识吾心，则无心深识吾真。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 **【白话提要】**人只有一心。有心是此心，无心也是此心。真心是此心，假心也是此心。虽有真假之分，而体用无二。所以唐僧分不出，观音菩萨分不出，诸天神也分不出。

这里的二心，一为先天之灵明，一为后天之知识。因有后天的知识，先天的灵明因之而受扰。假悟空为六耳猕猴，指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扑灭六识，则真心自现。

悟一子曰，人只一心。有心者此心，无心者此心。有心，有有心之真假；无心，有无心之真假。其相貌体用无二。若未能灭假从真，则二心互持，混乱不分，是非莫辨，何能攒簇五行而修真寂灭？

此篇着笔行文，俱写二心扰乱情状。而提纲注意，其实在于“一体难修”句上。盖一体难修之秘，即在二心扰乱之内。故只在于打死猕猴之后，叙明“依旧合意同心”六字，作四句诗以结出攒簇五行修丹之旨。仙师说法传神之妙，可谓凿鬼窍而拔天根矣。

行者沙僧两道祥光，一本良心，一有疑义，已倒射起合意同心之义。二人洞外细看，果见一个行者，种种一般无二。是三藏放真行者时一并放来也。搅在一处，不分真假，乃伏于自己幽独之中，非他人可代为认识者。故即落伽山神观之目，亦所难明。何也？二心俱心，非外观所能见而使之一也。

即暗念紧箍之咒，亦所难剖。何也？二心本一心，非咒语所能强剖而使之二也。虽有诸天之眼力，天王之照妖镜，亦所难辨。何也？二心总一行者，目力有所不能穷，照鉴有所不能及也。即如知己莫如友，而后先变辙，隐显殊情不可定也；知弟莫如师，而始合中离，忽来忽往不可测也。甚矣！真假二心之难认也。以其至幽至冥而非可以显迹外貌，观是必仍于幽冥中求之。故入幽冥森罗殿索之于猴簿。原无二心，并无一心，已于大闹时一笔勾之矣。

说到无心之谛，则知二心俱妄。住而听之，自有真谛。故地藏菩萨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谛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谛听俯在地，须臾知怪。不曰视而曰听，不曰听而曰谛听，黜聪堕明而以心谛为听，明之广而聪之至也。又不可当面说破，不可助力擒他。何以故？盖心有自欺之力，缚心之法。知此心者此心，昧此知者亦此心。二心互持，心自不听令于知，反能悖知而扰幽冥之神，故不能擒。谛听所说诚为真谛，不可不敬而听之。

曰佛法无边，已直指无心之妙境，二心之并害矣。诗曰：“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方思宝马三公位，又忆金鸾一品台。北讨南征空扰攘，东驰西逐若鸱鸢。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熟玩末二句，须知无心方是真心不属心。试听如来说法：“有无俱不立，色空两无倚，”始达妙音也。

二心竞斗至雷音胜境，大众听他两口一声，亦莫能辨。观音特来拜告者，知心为心而不知为四猴混世，扰乱乾坤也。故如来笑道：“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言不能格物之尽而深明混

世之心耳。

四猴指心之四智而言。灵明本于先天，知识起于后天。由有后天之智识而先天之灵明因之而扰，故必扑灭知识之心，而后灵明之心自现。假悟空乃六耳猕猴，六贼之谓也。如来不令起此六识，将钵盂圆空之器盖着落下，现出本像。即以灵明之心劈头一下打死。死心之妙谛如是。然此种至今尚存，而谓至今绝此一种者，以有如来之钵盂，空悟空之金箍棒至今尚存以绝之也。

《书》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云：“上帝临汝，毋贰尔心”。识知非传心之妙道，一心乃上帝之天心。假行者既除而假唐僧假八戒自一齐打死。夫而后心无歧趋，道可潜修。去其心之似道，明其道之合心。阐合意同心之要诀，炼五行攒簇之真机。整装车马，大道在望矣。故结云：“大道中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除丹自成。”此真寂灭之真禅，一体难修之的旨。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白话提要】火焰山指真阳之火。必得真阴相济，才能和合成丹。铁扇公主住在西南方翠云山芭蕉洞，西南为坤位，明指真阴之所。乾坤相交之后，乾阳陷于坎，坤阴藏于离。欲求真阴，应从阴阳相交之理上搜寻，不可倚力强为，故悟空变**蠓**虫进入铁扇公主腹内，逼出的只是假扇，不但不能灭火，反而使火势更旺。

悟一子曰，二心者，不但是道心人心间杂，即道心不力，半途疑贰者亦是。不但是一人二心，即三徒之心而与唐僧不合一者亦是。何也？必三家合一而结婴儿。若止一体孤修，难修真寂灭也。故三藏遵菩萨教旨，收了行者，与八戒、沙僧剪断二心，锁笼猿马，同心戮力，赶奔西天。既结上文修性之要旨，又起下文修命之妙义。

此篇火焰山者，乃火之炎上，真阳也。真阳必得真阴相济而得中和生万物。苟偏阳无阴，则至道失中，法性不圆。虽有千思万虑之能，终成幻妄。走了东西错路，何能收结金丹，炼成大道？

篇首特冠一词以示性命妙谛，云“若干种性本来同，海纳无穷”，言人已无二，性非可离人而独立。“千思万虑终成妄，般般色色相融”，言思虑之神并般般色相，总成幻妄，切须融化。“有日功完行满，圆明法性高隆”，言能知人已之性

本同而合体同修，至功完行满而法性圆明无上也。“休教差别走西东，紧锁牢笼。收来安放丹炉内，炼得金乌一样红。”言只此自东至西一路为取经之正道，休教差别，错走西东。谨谨修持，收归自己炉内，方可炼成金乌之阴丹而成一样之阳丹也。“朗朗辉辉娇艳，任教出入乘龙”，言得此圆陀陀、光烁烁之元本，任我乘龙直上天也。三藏问秋天反有热气，八戒疑为斯哈哩国日落之处，沙僧疑为秋行夏令之故。见路傍红庄，一片都是红，不过引起火焰山之气色耳，原无深义。

老者道：“敝地四季皆热，正是西方必由之路，”指明修丹者惟此真阳之处经炼而成，舍此别无取经之道也。

红车儿，热气糕，又提火焰之气色。逆入火里下种之妙，必须真阴相济，而后能生育也。故曰：“若要糕粉米，敬求铁扇仙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乃“三阴生而坤道成”之义。

铁扇仙坐落在西南方翠云山芭蕉洞，西南即坤方。《易》云：“西南得朋”是也。翠云芭蕉，借碧简秀郁能消暑气之意。称花红表里等物，诚求方得，即“欲求天上宝，须用世间财”也。樵子说知铁扇公主即罗刹女，牛魔王之妻，行者不觉大惊借扇之难，想起红孩儿及解阳山破儿洞故事。见罗刹所爱者善财，今不见善财而无花红表里等物，径欲空手借扇，岂不与解阳山破儿洞一辙乎？难得毛女殷勤，难解罗刹心头怒。只因善财不见面，一扇推开八万路。行者、罗刹一问一答，逐段曲曲描写，总寓言欲求真宝，非财不得。任尔合色顶言，顽头强力，亦属无用也。

行者被风刮到小须弥山，叹道：好利害妇人！知妇人不得不近，又不容易近也。记得灵吉菩萨，访问消息路程，说

出芭蕉扇本是昆仑山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分明指出太阳之真水能制烈焰之真火。若用定风之宝而善法以取之，何虑不成大功？灵吉菩萨助以定风丹，诚修持必需之法也。行者既得定风丹，复回借扇，连被三煽，巍然不动。如本固邦宁、民安国富而求战，有取于人，无损于己矣。噙丹口中，变作螭螭，入其腹内。言必推心置腹，令其勿隐勿瞒，如见其肺肝而后可得其相济，此非可弄术以欺之，在真诚以动之也。行者道：“老孙一生不会弄术，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己在尊嫂尊腹之内耍子，己见其肺肝矣。”此本理气感通之神用而非有造作之术也。《诗》云：“式饮庶几，式食庶几”，乃是以诚相动。故曰：“我知道你饥渴了，我送个坐碗儿解渴”。又曰：“我再送个点心你充饥”。此等恭敬诚求之妙喻，真笔歌墨舞，文人之乐事矣。然我以诚求，彼以伪应者何？罗刹先有言矣，曰：“陷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得如心？”子者，母之息也。母不见子则无利以悦其心，虽用吾恭敬之心而未用我亲爱之意，才能得扇而不能得其真扇，以其情未尽输而真宝犹匿也。总由我未能深识耳。故行者得假扇而不能辨，取而误用之，一煽二煽三煽而火光尽炽矣。夫火为取经必由之路，既不能别转无火之方，扇为取经济火之宝，又不可假借无用之物，自必依有力为之，盖见金夫而不有躬也。头顶偃月冠之老人自能深明炉火中之法物。古仙云：“偃月炉中摘下来”，良有秘旨。故曰：“若还要借真芭蕉，须是寻求大力王”。寻求大力之义，一以结求取真阴，必须善用财法；一以起下真阴走失，如大力王之难制。句内包涵要诀，如神龙夭矫，莫测其首尾。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白话提要】真阴只在阴阳相交才出现。所以悟空扮成牛魔王，与铁扇公主假叙夫妻之情，骗出宝贝。只因不知口诀，不能运用自如，致使得而复失。

悟一子曰，大力王为真阴之主。欲得真阴，必先寻大力。牛为阴土而大力，为魔王则更大，谓其易纵而难擒。《参同契》曰：“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言人身阴精为太阳之流珠，如朱里之汞，易于走失。若能得金华之铅气以制之，则可转而济火之炎以相固结。此牛王之赴华筵而转得与罗刹相会，即影借金华气之义而因得会合真阴之妙也。心属火，肾属水。火为阳，水为阴。猿以喻阳，牛以喻阴。其初则同原，而继则相射，终相为用。五百年前曾结兄弟，溯其由来也。土地道：“这火原是大圣放的”，实为确理。先天八卦颠倒而人于后天离火所由偏胜。人见君火之偏胜而不知由己之颠倒致之，故曰：“你也认不得我了。”曰“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曰“老君八卦炉内锻炼”，曰“开炉时蹬倒落下余火”，曰“我本是守炉的道人”。其说井然，非牵合之枝论。离火非得坎水不能济炎而成中道。故必寻求大力以借真阴。真阴者，水也。巽女主之，非借大力未能必得，故须从百万家财之处求大力王也。然有大力者，必有色欲之外诱现。在积雷山摩云洞，言雷动而云行雨施，恣情纵欲也。

玉面公主百万家私，言财色两齐而其欲易纵。弃了罗刹，久不回顾，言罔顾真阴，久而不返，火焰益炽，无可相济。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者，言须戒欲制情，保固弗失，如夫妻守而不离，然后可得真阴以济炎也。秋雷山坐落在正南方，离位也。后天真阴之所，乃为外宅次妻，非如铁扇之元配，为先天而有真扇也。行者找寻消息，忽见松阴下有一绝色女子，手折了一枝香兰，袅袅娜娜而来，正阴精出现之象。至假意探问，托词激怒，以及唬走跟随，倒怀撒娇，哭笑温存，诸般情态写得有声有色，恍然如见其形，如闻其语。所以明尤物动人，堪爱堪怜，大力之系恋销魂夺魄也。

牛王与行者相见，话旧叙温，说明善财极乐之故，已见善财之宜舍矣。牛王道：“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你才欺我爱妾，打上我门何也？”分明道出善财可舍而美色必争，以见大力殉色之由。大圣叩求周济，借扇息火。说到兄长开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处一行，言坎离济会为天地之心，夫唱妇随乃阴阳之道。长兄不到大嫂处，则真阴不相见而真阳不相济矣。牛王以欺妻灭妾而狠力争持，总状其好色不好德之意。忽闻早临安座之请而罢战赴筵者，言既迷于色，则必耽于酒。非此则彼，神情淆乱。沉沦水窟而横行乱走，能不自失其辅身之脚力？然酒者水金也。得金华而罢战，有转而相因之机。故行者卒得金睛兽而变牛魔王，魔王卒得散华筵而来会罗刹也。

乱石山碧波潭，浊中还有清；介士不知礼，横行岂无夷。大圣窃薰变形，径到芭蕉洞。读者谓骗借真扇之幻术，不知乃采取真阴之实理。火眼金睛之大圣而跨辟水金精之神兽，水火有相见之象；心猿以为之心，牛魔以为之体，心肾有交际之形。夫见旧妻而亲爱益饶；妻见金夫而绸缪愈密。形虽假

合，理有真机。真宝不觉吐露，其间固有天然之妙用也。极拟夫妻叙阔，恣态横生。或颦笑中带妒；或肃雍内含娇；或假怒里默逼真心；或乔嗔处勾取实话。携手搥腮跃跃然，描画出戏水双鱼；雨意云情几几乎，洗不清巫山十二。读者谓深得夫妇闺中比昵之情状，然遗却寓言妙道矣。其曰“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哪阵风儿吹你来的？”言恋身外之妻而抛身内之妻，一朝返顾为可幸也。其曰“非敢抛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后家事冗繁，朋友多顾，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置得一个家当了”。言被财色外诱，迷恋稽留，不能内顾，因致外重而内轻也。其故意发怒骂道：“那泼猴几时过去了？”又拍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错了，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猴猕？恼杀我也！”言取经之道非得真阴不能前进，岂能舍真扇而过去？又岂能舍我而得真扇？若夫人就与宝贝，便是错也。其曰“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喝一杯乡中之水。”言身内夫妻为真结发，身外夫妻为离乡水。切勿贪恋情缘，忘却水源也。其曰“我因图治外产，久别夫人，早晚蒙护家园”，言夫妻失位而阴阳偏置，欲辅阳光，必壮水之王也。其曰“妻者，齐也。夫乃养身之父”，言阴阳两齐而草木芳菲，真阴无阳不能长养万物也。至并肩低声，交口哺果，相倚相偎，吐出宝贝，明阳尊阴卑而相吞相哺之妙，有非形容比喻所能及者。大圣得宝暗想出神，罗刹酒醒真情说法。盖宝贝原是我事物，由于纵欲荡情，丧失真宝，以致胡思乱想，不能复归。故罗刹道：大王你想是昼夜贪欢，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都忘了？”世人梦生醉死，得此数语，大可猛省。左手大指头捻着七缕，念一声“咽嘘呵吸嘻吹呼”，即时长一丈二尺。这宝贝变化无穷，八百里火

焰可一扇而消。言按住七情之牵挂而运用一气之指归，则真阳自长而变化无穷。九宫八卦莫非此水之妙用，息火济炎有何难事？大圣真实入手，演试方法，未得口诀，拳在肩上。此不能收伏入口，变化从心，所以不免得而复失也。牛魔王散华筵，辟水兽已被窃，铅散而真汞失取。解蟹介横行之因，悟悟空偷兽之计，见省悔而返还有机。驾云径归翠云，罗刹撞骂天杀。夫妻俱不谨，故致真宝失守而彼此惚忙也。猴猕赚奶奶宝贝，牛王拿奶奶兵器，真假阴阳俱错乱，木金水火一齐争。

第六十一回

猎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白话提要】悟空三调芭蕉扇，隐含着乾坤互索的易理。以坤索乾，一索而生长女巽，为铁扇公主，为牛王之长妻；二索而生中女离，为玉面公主，牛王之次妻；三索而生少女兑。兑方位在西，色白属金，以白牛喻之。

悟空、八戒与牛王大战，土地神一旁助力，指金木交并、意土调和的攒簇之功。火功候足，真阴现相。所以正战时，玉面公主赶来助力。哪吒斩去牛首，牛王又长出一头，口吐黑气。牛去首为午，午为离，明指此时为离中真阴现相之候。降伏了牛王，芭蕉扇就自然得到了。

悟一子曰，读者谓三调芭蕉扇与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一格，是等大道之宝录为小说之套言，犹读《兔园策》、《龙虎经》而茫无区别也。

火焰山从天而下交于地，乃乾交坤而生三阳。本大圣先天真乙之气所化，守八卦炉之道人已详其由来。一调者，大圣在坤而索乾也。一索而生长女为巽。巽为风，故为扇。得之于乾金，故为铁扇。公主土之长女，故为丑之长妻而一阴现；二调者，大圣在坤而再索也。再索而生中女，为离。离为火，故坐落正南。南面一王之象，故得玉面公主，土之中女，故为丑之次妻而二阴现；三调者，大圣在坤而三索也。三索而生少女，为兑。兑为泽，为水金，位乎西而色白，故为

白牛。牛属土而生金，遍历九宫，为力甚大。故为大力王，为铁扇公主养身之父，真阴之主也。故三阴现而真扇献焉。坤三索而生三阴，济火炎而育万物，总不离先天真乙之气为之。此大圣一调二调三调之妙旨也。牛王赶上索还而变作八戒，明阴阳有反覆相索之机，见土之为用神也。土能随运转移。土克水而逆取，则水不无反决之伤；土假木而顺受，则水自来滋生之益。故道“我若问他当面索取，他定然不与。倘若煽我一扇，要去八万四千里远。”即变作八戒一般，抄路迎着大圣，赚索扇子到手。知收放之根本，依然变似杏片，丢入口中。道家以口为火焰山，真阴入口仍取离象。修道者欲得离中之真阴而成既济，非藉土木之作用不能索取而成功。故下文专以土地八戒助力施为为骨。

唐僧坐在途中，火气蒸人，心焦口渴，孤阳成亢也。问土地而察神通，叫八戒而使努力。卷帘做伴，本土位于中宫而不离；道士认路，行土运于南方而寄旺。正行时，忽听见厮杀。土地道：“天蓬不上前，还待怎的？”言土能相木而乘时以动，非有待也。八戒战败牛王，土地拦住大力，木盛土旺之候。八戒、大圣、牛王三人奋力争持，乃金木和同而致真阴现相。故即有积雷山摩云洞之玉面公主助力而来矣。八戒因扇子难得而思转路，未免生躁进疑怠之心。土地道：“大圣莫焦恼，天蓬莫懈怠。但说转路，就是入于旁门，不成个修行之道。你师父在那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们成功”。言唯大圣之金，天蓬之木，金木交并，同心合力，勇猛施为，方能得真乙之水以济大道。若舍此而思转路，是舍正道而入旁门。水火不能既济，何由得路而去西取经？此水火既济之道，正在正路上坐守而望金木之成功也。行者发狠道：“正是！

正是！说得有理。”曰“好施为地煞变”，曰“打破顽空参佛面”，言作用于坤宫而神通变化以参佛，非如禅家专言性宗而堕入于顽空也。八戒努力道：“管甚牛王会不会”，言驱牛归土作用在我，而牛无知也。曰“水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言木火为夫，阳中阴也。牵转木汞，不使放纵，使归于土，则得真阴以济火，即八戒之努力也。曰“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言金水为妻，阴中阳也。发现金铅，与木汞相吞相啖，交会调和以成丹，即大圣之施为也。曰“用芭蕉，为水意，火焰消除成既济”，本文自明。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其运用总不离土。故三人争战之顷而土地拦住道：“大力王，哪里走！吾等在此！”老牛、行者彼此赌斗变化，与前反天官时与二郎赌斗相对。彼为先天而顺行，天道也，人道也；此为后天而逆制，天道也，仙道也。总一顺一逆之妙道也。老牛由地而升，初登于天也。变为天鹅，天一生水，水生木，顺也；行者变为海东青，东青木也，木因水生而木反克水，逆也。牛王又变为黄鹰。黄属土，水受克于木而水反生土，故变为黄鹰。土受克于木而土反克水，土干而木枯也。故东青不能制黄鹰而黄鹰能制东青，逆也。行者又变为乌凤，乌属水，木受制于土而土反生水，故变为乌凤。水受制于土而水反克土，水决而土陷也。故黄鹰不能制乌凤而乌凤能制黄鹰，逆也。老牛又变为白鹤，白属金，土受克于水而水反生金，故变为白鹤。行者又变为丹凤，丹属火，火受克于水而水反生火，故变为丹凤。天一之水化五行而生万物，不外青黄白丹之五色，此道之一顺一逆而变化昭察于上也。

老牛由天而降，后入于地也。变为香獐，地一生火。獐

与鹿同类，与马同宫，火也。由白鹤之金而变，则金反生火。行者变为饿虎，虎位乎西，金也。由丹凤之火而变，则火反生金。论理金不能克火，而虎有食獐之力，则火反受克于金，逆也。老牛又变为金钱大豹，金豹为金类，以獐变，火变金也，逆也。行者又变为金睛狻猊，狻猊为火兽，以虎变狻猊，金变火也，逆也。老牛又变人熊。熊属火，豹变熊，金变火也，逆也。行者又变为赖象，象力在鼻，土也。狻猊变象，火变土也，顺也。剥之《彖》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地二之火化五行而生万物，不外金木水火土之四象，此道之一逆一顺而变化昭察于下也。

天一生水，地二成之。水火既济，总归于土。故牛王有原身，而白牛现焉。土化为白，则木平水和；火息金明，而金丹将就。故行者就现原身，而万丈金身之象巍然毕具矣。诗曰“奇巧心猿用力降”，言修道全藉心灵而力专。曰“必须宝扇”，言舍金水不济木火。曰“黄婆扶元，木母留情”，言土木之运用宜勤。曰“和睦五行归正果”，言五行攒簇而归于一体，不相克害，方证西方也。此下大圣与牛王争逐，处处俱是八戒、土地努力，金水之锻炼唯赖土木之运用也。其诸神将佛力之护卫拦截，及李天王、哪吒父子之斩头照像，无非火木土之精神焕发也。北有神通广大泼法；南有法力无量胜至；东有毗卢沙门大力；西有不坏尊王永住。四面八方都是神兵天将，上有托搭李天王父子神将。老牛还变做一只大白牛，返本还元之象也。太子变三头六臂，飞身牛背，斩下牛头，乾变为坤而象阴，牛去其首而象午。故钻出一头，口吐黑气而生阴，生生不已而真阴尽现。哪吒便吹真火，而真阴真阳相济锻炼，既成而以心镜照住本像，不使腾挪。大力收

伏，真宝自昭。此皈依佛法之正路也。哪吒牵转白牛，罗刹献出真扇，四大金刚道：“圣僧恭喜了，十分功行将完”，乃金丹将成之候也。又道：“汝当竭力修持，勿得须臾怠惰”。盖指示尚有金丹之火候，不可须臾懈怠也。

一扇而火寂，再扇而风动，三扇而雨霁。造化在吾掌握，指示运用火候之次第，出自天然。《诗》曰：“牵牛归佛休顽劣，水火相联性自平”。盖阴阳既合而牛力自驯；水火一气而大道归真。此三藏所以解燥除烦，清心了意也。

牛王径归佛地，皈依净土，罗刹索还本扇自去潜修。所谓丹成之候，一切坛炉鼎灶器具离而去之也。连煽四十九扇，永绝火根。七七四十九，七返运火之功毕露于此。然非有强作妄为，乃自然之运用。《易》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也。有火处下雨，无火处天晴。离下坎上，阴阳交泰，天清地宁之象。故结曰：“坎离既济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此篇与二郎擒大圣篇紧相照应：彼以阴剥阳而成否；此以阴济阳而成既济。故篇中俱著李天王哪吒父子为用，其立言玄奥神奇而章法倒射之妙如此。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白话提要】修炼得丹之后，须抱元守一，时刻温养，使心地光明，毫无沾染，才能候足功完。唐僧扫塔除污，即使心地常净之意。

悟一子曰，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浮图贮宝而光昭四表，人身得道而粹面盎背。一理而已。读者谓屈軼生庭，系于主德；荧惑徙合，感自君心。浦珠视公私为去还；田荆因分合为荣瘁。西阳溪水以令之，贪廉为清浊；临安石镜准守之，臧否为明昏。征应之理，信有然者。此黄金宝塔宝去光潜，喻人身受污而失德，君臣无道而化阻，确有实义。

前篇师徒水火既济，已得妙道，散诞逍遥，西天在望矣。然必抱一守元，时刻温养，使心地光明，毫无沾染，方能候足功完。若稍有懈纵，则至德不修，至道难凝。故篇首冠《临江仙》一词，以示其要。云：“十二时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三年十万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纵火光愁。水火调停无损处，五行联络如钩。阴阳和合上云楼，乘鸾登紫府，跨鹤赴瀛洲。”语义明白，总言一年三万六千刻，三年十万八千刻，刻刻温养，不可纵放。盖得丹以后之保固工夫，唯洗心涤虑以正其性，否则性昧而丹不固矣。

师徒行至祭赛国，见和尚披枷带锁，褴褛不堪。问是金光寺负屈的和尚。三藏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和尚负屈就如三

藏负屈。故叹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血污宝塔即是血污三藏；塔宝失去即是三藏自失其宝。所以为一难也。同至山门观看，三藏止不住心酸。拜佛转到后面。又甚不忍见，俱见大同一为心。众僧来叩头问道：“列位相貌不一，”又道：“想是惊动天神，昨夜都得一梦，今日果见这般异相，故认得也。”盖言人相我相众生相，虽有异姓而神明默告，幽梦自通，无不认得。以众僧得梦认得相貌之语，隐括无人相我相众生相之意，引入扫塔为唐僧切己身上事。迨读至国王道：“圣僧如此丰姿，高徒怎么这等相貌？”大圣听了道：“陛下不可貌相”，方显无人我众生相之义。文心幽邃，有神藏鬼匿之妙。

舍利者，佛身子也。昔隋王邵有舍利，感应记秦华州思觉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气去地数丈，状若相轮，正覆塔上。数十里外遥望之则正赤，上属天。舍利上下讫，云雾复起。瑞雪纷散，如天花着人衣，久之而不湿。宝塔中舍利放光，原有已然实事。此金光寺宝塔中有舍利，而祥瑞霞彩远近全瞻，非创说也。国中文不贤，武不良，君无道，致生妖孽，雨血盗宝。四方失望，由上召之，乃反归罪于众僧，何异己不修心迪德而怨天尤人？曰“昏君”，曰“赃官”，曰“千般拷打，万样追求”，曰“前两辈已被打死，今又提我辈问罪”，俱极拟烦刑厚敛、贪酷腹生、芟蔓诛求、积习旧染之污也。

三藏道：“今日甚时分了”？曰“今日至此”，曰“与我办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扫扫，解救他们苦难。”言欲去其污，莫如自新。苟能自今日而毅然维新，如盘铭沐浴之戒，则下学上达，而污垢自除。此三藏沐浴扫塔，自新新人，

一层又上一层之的旨也。

行者正扫时，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踏云观看，只见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一盘嘎饭，一碗一壶，猜拳吃酒。言检身护宝，务笃信明央，不容空言犹豫。若不择一固执而拳拳在念，则其心中反覆持疑，探讨无定，即是两妖坐在塔顶心，猜拳吃酒，一味胡猜而已。行者逼住，两妖道：“不干我事，自有偷宝的在那里。”盖猜疑之为崇，由于知识之淆乱。供出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及万圣公主、九头附马、九叶灵芝种种名号，俱状予圣自雄，万虑多思，极地搜天，无不周到之意，而不自知其心中实奔奔波波，灞灞劫劫而全无定准也。两小妖名为“奔波儿灞”、“灞波儿奔”，肖其颠倒参差，仓皇急遽之情状也。供出孙悟空神通广大，沿路专一寻人的不是。惟悟空专一之是，故能寻人不专一之不是。所谓得一以御万也。行者道：“这泼魔专干不良之事！”正见不专一之不是。锁妖到寺，正专寻人不是也。

三藏朝王，启奏寺僧负冤、扫塔获贼情由。国王惊师徒相貌不一，正国王见有人我众生之殊相而不能捉贼也。大圣道：“人不可貌相。若爱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贼？”言涤垢洗心，惟在廓然大公，无内无外，不着于相。一着于相，则未免于丰姿上打点，而利欲充斥，妖贼横中，何能捉得？此其责任，舍无相之大圣难以称职。行者之大轿黄伞、八抬八辇所由特简也。呆子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盖此等职分，得之在我本身而不操之于君相。所谓天爵而非人爵也。

两妖供出有个万圣龙王，生女多娇。言内而识纷算广，匿情偏主而自大。招九头附马，神通无敌。言外而欲扰思烦，附意纠缠而自多。龙王与附马合伴，心意与物欲交乘。先下血

雨，自污以污人；后偷舍利，妨人以利己。见今照耀龙宫，黑夜明如白日，自矜私智，谓可烛幽。又偷王母灵芝，潭中温养宝物。贪窃天功，妄希作佛。此种修身，徒用奔波，枉劳漏劫。故提纲曰：“缚魔归正乃修身”。言必切实下手，方是修身。擒贼擒王，舍大圣谁与归。八戒道“我与师兄手到擒来”，乃真能下手也。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白话提要】修炼的下手功夫，在先制两眼。悟空捉得老妖的两个眼目，要带去做“凿眼”，即是此义。将两个小妖一个割去耳，一个割去唇，即耳不作妖听，口不作妖言。万圣龙王指自我膨胀、卖弄聪明智识，自封神圣之妖；九头附马指多眼多口，恃智多偷之邪。降伏妖魔，扫净宝塔，方可行温养之功。

悟一子曰，道非虚悟，修是实功。下手要看，先唯制眼。《阴符经》曰：“其机在目。”《正道百字诀》云：“真常须在目。”在目气随精易，称仰观俯察。老云“观微观妙”。佛说“静观止观”。复圣请事四，勿视为之道。臞仙著述三要，目为之枢至。谓道在目前，顾是明命。自古圣贤仙真佛祖经传诗词，无不以目为要机，奈何世人辜负天赋，空具两眼，作障作翳，甘瞥甘窥，莫能洞瞩熟睹。此即祭赛国所谓肉眼凡胎者，岂知上仙古佛菩萨现在目前乎？

大圣火眼金睛，何藉两妖做眼？把两个小妖带去作眼，正明首先下手工夫，在制两眼也。大圣拔毛可变刀，此何独将金箍棒变一戒刀？一割妖耳，一割妖唇，撇在水里说：“我齐天大圣在此”。明举动务执一定之理以为戒，使耳勿作妖听，口勿张妖言。两眼入于碧波而无蔽，戒动戒耳戒口，总是戒目，惟教其瞩目真一上仙之齐天大圣在此也。两妖报道：“祸

事了！”告戒也；驸马笑道：“泰岳放心！”不知戒也。使一柄月牙铲叫道：“是甚么齐天大圣，我偷宝贝与你何干？却无故伤我头目，又上我宝山厮闹？”明者日月之力也。目之明者如日月。今驸马使月牙铲，乃勾月之偏光，目不能识大圣而汨没宝贝，谬视宝山，反以戒目为伤我目也。行者道：“贼怪甚不达理！我虽不受王惠，你偷他的宝贝，僧人是我同气，我不与他出力辨明？”盖立德非由于感恩，施功不专一己，无我相、人相、众生相而为明也。大圣先加一棒，八戒后筑一钯，那怪九头转转都是眼，既不能鉴前而知止，又不能顾后而知戒。眼虽多，亦奚以为？现了本相，十分凶恶。八戒道：“是甚血气，生此禽兽？”《正道》有云：“禽即兽”。夫禽两翼，兽四足，何以言即？《礼》云：“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兽兼禽言也。此九头多目是甚禽兽，禽兼兽言，极言其非人类而并非一禽一兽所得而名状也。

那怪展翅斜飞，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将八戒咬去，欢喜贺功，拟其斜行瞥见，偏见狂啖，全与四物相反而不知鉴戒，妄自称雄也。行者复变螃蟹，咬断索子，救脱八戒，使个隐身法，偷出钉钯，递与八戒。蟹者解也，难之散也。隐者潜也，昭之孔也。盖解脱纠缠，使潜行戒性也。八戒打进宫殿，破门碎器，惊起老幼，正励精努力，除旧生新之下手处。行者忽见追赶八戒，就半空踏云雾，一棒打烂老龙头，正是眼明手捷，扑杀偷心之老贼，以一御万之不二法门。薛文清有云：“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体。”此一棒打杀万圣老龙，而碧波潭斯不为乱石所淆矣。然万圣老怪无识而行偷，溺于爱也。犹心具众理而不辨是非，名虽万圣，实是多偷。能死偷心，其怪易灭。若九

头孽邪多见而作贼，恃其智也。犹意附外诱而四顾奔驰，名虽九头，实是十恶。贼党多端，其邪难除，是必大张天讨，如秋令之肃杀万物，方可惩创而维新。

行者忽听得狂狂滚滚，惨雾阴云，仔细观看，乃二郎显圣七圣兄弟。二者偶也，七者少阴之数，其时为秋。《道藏》歌曰：“白帝行气道当新”。此除邪之大时候、大手段也。故曰：“倒是一场大机会。”夫秋气杀物而天心仁爱行乎其中，杀中有生也。草本枯解而万宝成正者，则天得刑而顽残殄民，志肃君子秉义饬躬而嗜欲绝、懿德修，皆去污维新之道也。道贵自知，悔愧方获有济。大圣因曾受降伏，不好见他，自知悔愧也。八戒请往真君与大圣话旧说因，即在二郎营内欢叙一夜，待天明索战。有姬公兼三施四，坐以待旦之义。

八戒筑杀老龙子孙，细犬咬下九虫一首。怪物逃生，止住勿追，何也？盖孽种尽锄，已靖巨魁之穴；杀一儆百，姑开自新之门。逆之则首必诛，所以垂鉴，戒贼之附或宥，乃以昭至仁。至今有个九头遗种滴血，盖尽刑以快一时，不如戮刑以儆万世也。犬发口中之声，示藏狱以决臬。成为九月之卦，寓藏宝于火库。学者斩欲修诚，痛自刻责，立德立业立言，存几希而异禽兽者，以此。

行者变化附马之形，质讨出两匣宝贝。化邪为真，从一得二也；八戒扑杀公主，提出龙婆，留置塔内。戒妖冶而示婆心，舍妄存仁也；国王究明不朽之舍利，并获天生灵草，解冤珍德，烛幽晰玄也。三藏安佛宝于塔顶，置龙婆于塔心。行者将芝草把十三层塔层层扫过，安在瓶内温养舍利子。这才是整旧如新矣。此饬躬砥行，步步脚塔宝地，步步莫非天宝，岂彼空言虚悟、对塔谈论者比耶？

国号祭赛，示宝而不蓄德；寺名金光，流烁而不宁谧。今祭赛国之金光寺改作伏龙寺，暗然自得回光返照。斯可大可久，如万圣九头徇私、行偷袭取、予圣予智，果何益哉？故结曰：“妖邪剪灭诸天乐，金塔回光大地明”。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白话提要】人心之外无荆棘，荆棘生于人心之中。

对修真之士来说，一切议论华辞，或与身心性命无关之说，都是荆棘。著书立说，不能身体力行而难发道妙，贻误后学，亦是荆棘。若未得真传，胡猜炼丹为男女相交，更是荆棘中之荆棘。唐僧不识荆棘原只在人心之中，所以有荆棘岭之难。

悟一子曰，王道荡荡，世途坦坦，原无荆棘。荆棘生于人之胸中。人胸中在在荆棘，人人胸中有荆棘，而荆棘弥漫地，宁独一荆棘岭哉？此篇特借荆棘岭以概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借木仙庵谈诗以概自古及今之谈道者皆有荆棘，莫不如斯谈诗。《南华》云：“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却曲却曲，无伤吾足。”伤荆棘之充斥难行也。予不避荆棘之嫌，窃努天蓬之力，通而论之。凡古往今来，鸿音丽词，藻绘缤纷，淹博兴核，敏妙绝伦。或故为涩晦以夸渊奥；或放言触忌以呈才情；或宏辨百折、滚滚不竭以资议论，按其实义，通无关于身心性命之学者，皆荆棘也。不特此也，凡著书立言，谈玄阐幽而不能身体力行，徒搦管掉舌，道听途说，难发尽道妙，可法可传，亦是鹦鹉巧簧，慢悟圣言，皆如木仙庵谈诗而为荆棘之尤甚者矣。

天生三教圣人。分头度世。其原同出于《河洛》太极阴

阳造化之道。后世道法禅宗，分门别派，百端丛生。争鸣炫说，互相诋诽，又皆荆棘中之荆棘。其儒教执中精一、廓然大公、民胞物与、至当不易，与守中定慧、无欲有欲、无我无人何异？孔子犹犹龙赞之，犹谓西方有圣人出焉。后世谬执章句，不能体认实践。读依语必辟之，自背于义文玄黄之义而不知；见空字必斥之，自背于孔子空空之说而不觉；论真一之气必疑之，自昧于孟子养气之妙而不识；言真空必异之，自外于子思自诚之旨而不悟。夫至道论理，岂论字句？必故为排贬，以为圣道之防。

若此一书，说魔说怪，人视之为道中寸寸生荆棘，予视之实为道中步步布芝兰。识者采焉。篇首伏龙寺众僧不知进退，妄冀同往，不识道中荆棘之多也。行者变虎止住，有大人虎变，非众人所识之义。至荆棘岭不前进，诗称“处处薜萝缠古道，重重藤葛绕丛柯。为人谁不遭荆棘，那见西方荆棘多”。正明西方亦多荆棘，即指水仙庵四操空谭诗文之类是也。八戒道：“若要度，还依我”。责在我之能自剪除耳。身躯变长二十丈，钯柄长三十丈，双手使钯，左右搂开。盖身具二仪，手握三才，合五行而明戒性，努力剪除之意。故曰：“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到一般空地，忽被十八公会友谈诗。孤直公、凌空子、拂云叟所吟诗句，俱道本身脚色，其义自明。唯曰“吾等非四皓，乃深山四操”。以见世之修道者绝欲避嚣、寄迹深山，矫托隐逸旷致，高谈性命而全无实学者，皆道学之曹瞒也。凡虚伪欺世之流，必欲结纳诚实君子，以卜其名。故计摄三藏而与之谈禅论道耳。三藏对众诸言，亦老僧之常谈。至云“访真了元始钳锤，悟实了牟尼手段”，又云：“玄关口说人难度，我本元修大觉禅”，

“有缘有志方能悟”。此本道教之真谛，而非虚悟之空禅。佛即仙也。四老谓“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亦可谓知言。拂云叟道：“禅虽静，法虽度，须要性定心诚。总为大觉真仙，终证无生之道”。亦为的旨。至云“我等之玄，又大不同”，言天生自然本质，无破无伤，不假修为还返而证道者，此有质而不加修，有知而不实践，务务高谈而内鲜实济，此其所以为操也。曰“我等生来坚实”等语，皆状其盾，无甚深义。至于“道也者，本中国，反来求证西方，空费了草鞋，不知寻个甚么？石狮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彻骨髓。忘本参禅，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岭葛藤迷语，萝藦诨言。”又云“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静中自有生涯。没底竹篮汲水，无根铁树开花。灵宝峰头牢着脚，归来雅会上龙华。”此数语句句打破禅关空寂，勾出玄妙精髓。一部《西游》立言之大要，荆棘岭通篇之骨子也。凌空子道：“拂云之言，分明漏泄，圣僧不必执着。”此先师借拂云凌空之口显传妙道真谛也。既达真诠，须知伪学。四操为月明游，原不为讲论修持。特四老与木石居，止成就赤身鬼使。联章琢句，徒工文翰以夸奇寄傲，栖迟悠游林壑而自弃。无体无用，矜命非凡，言清行浊，不知老死，亦可哀哉。甚有修真误认贮阿娇，以采炼阴精，垢正妨贤，纵红莲而破伤戒行。此弄月吟诗、杏仙作合所由，极著其伪也。三藏道：“汝等皆一类怪物。”均操行也。始以风雅谈玄，今以美人局诱。明明指破，无庸赘论。天明惊散群妖，师徒寻出根踪，乃桧柏松竹等木为怪，分明仙佛门中荆棘之精而伪为道学之怪也。八戒努力，一齐筑倒，岂不轩然明快哉！学者慎毋舍性命之实功而空谈道德，作无益之诗文而甘为荆棘岭木仙庵之四操。

陆象山有云：“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无常。”邹南皋亦云：“寄语芸窗年少者，莫将章句送青春”。同一义也。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白话提要】前篇讲假仙徒事议论而惑人；此篇讲假佛窃取名理而害命。道学真伪，气象不同。真者根于心，伪者饰于貌。唐僧不能察识，所以落入魔掌。

金铙指小人蒙昧之心，执迷不通，牢不可破。“后天袋”指妖怪假借使用的佛理。唐僧四众及诸天神一齐被装，明示假佛危害之大，非同小可。

悟一子曰，前篇假仙矜夸资禀，不事修持，徒滋讲论，虚作诗文，僻居逸处以为怪；此篇假佛窃取名理，工饰外貌，多诱善惑，人莫辨识，似是而非以为妖。彼自害而害人者小，此害人而至于陷命灭性，乃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所以为大厄难。

三藏既脱荆棘攀缠，又见高山天接。过岭西下，忽见祥光蔼蔼，彩雾纷纷。楼台殿角，隐隐钟磬。行者仔细观看，瑞蔼之中又有些凶气景象也。是雷音却又路道差池，盖道学真伪各有一种气象。真者根心，伪者饰貌。根心气象如树生之花，精神焕发，本诸自然，饰貌气象如剪彩之花，色泽沮涩，出于妆点。暗然的然攸分，明眼人自能辨识。所以行者细观而知道差池。

雷音寺而曰小，即小人之的然也。三藏看不真而不见其小，故道就是佛祖道场，误入其门，率徒下拜。行者看得明

而见其小，故掣棍喝道：“怎么假倚佛名，败坏如来清德？”声罪致讨，名正言顺。然三藏早已下拜而堕局，纵有智者，亦无如之何矣。被他撇下一副金铄，连头带足合在铄内，师徒一齐被拿，身心俱遭困缚。佛祖现出妖身，阿罗都是小妖。这正是小人之道小，而陷人之魔大。错入旁门，岂不枉费求道之心。诗句甚明，不必詮说。

金铄者何？铄者，挠同义。庄生曰：“天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言不可屈挠，至刚也。小人之心邪僻徇欲，坚忍不拔，作恶怙终，执迷不通，全然昏黑，无一隙之明。所谓下愚不移，如金铄胶合而不能撇脱响亮然。故行者合在金铄里，黑洞洞不能得出。其势力又能泼用其金，上下弥缝，随高就下，专工排陷。故我置身于高而彼即以高制我，而我行不通；我置身于卑，彼即以卑制我，而我行不通。总是其昧心刚愎而无隙缝孔窍以容人转动也。行者变钻钻不动，众神力薄掀不动。玉帝差二十八宿使枪剑刀斧扛抬掀捎，漠然不动，此正天生万物无足以挠其心，所谓铜蔽已深，牢不可破也。亢金龙道：“观此宝贝，定是个如意之物。”指其黑心如其恶意，而权势法力足以笼罩人物也。君子不幸遭陷，必内持中正小心之理，外藉猿引犄角之势，方可脱离危难，韬其明而就其暗也。否则，未有不靡烂肢体，丧其性命者。亢金龙变角尖如针，顺着钹合缝口上用千斤之力，方能穿透里面。合缝者，两铄适中之处，顺其口之张合也。亢者，固非附会谄媚，然亦非高亢，乃上下相当而无卑屈。言执中正之理而力大于身，心细如发也。行者将角尖钻孔窍，身子变芥子，蹲在钻眼里得出，所谓“小心巽顺，仔细钻研，不矜己能，倚角猿引，识得窍中窍，踏破天外天”也。掣出金箍棒打破金铄，一悟而

千迷顿解，一败而四大如畜。小道之迷惑亦何足恃？此老魔能不梦中惊觉也。然其暧昧黑心不可屈挠，可解识而破。至其窃持“民我同胞，物我同与”之说，则入为道中之至真而人神所不能出其笼络者，所以又有后天袋之为大难也。

那妖道：“此处唤作小西天。因我得了正果，天赐与我宝阁珍楼，自称为黄眉老佛，设象显能，要打赌赛，将汝等打死。等我去见如来取经，果正中华。”盖欲自我作祖，妄自尊大而不知为剽窃假托之小人也。争战之顷，老妖解下旧白布搭儿，将圣众一搭儿通装去。由其怒心一起而罗致多人，个个捆住。不分好歹，兼爱也。今转而为兼恶，以生人之具而为杀人之物，其妖邪为特甚，此所以皆遭大厄难也。

就其后天袋而论，至大也，即“民我同胞，物我同与，佛无差等，不分好歹”之意。经云：“若菩萨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与儒家所谓“廓然大公、无内无外”何异？若云佛无差等而不分好歹，则杀其妻耶轮陀、其子摩候罗、及父母养生送死悲痛之行，以至语射于教诸天神一切忠孝信弟之说矣。此不分好歹即是作恶，故为假佛，空有其宝而倒行逆施，真不识佛门衣钵也。

试看行者将身体解脱，先解师父，次放八戒沙僧，又次解二十八宿、五方揭谛，又次牵马，又次还寻行李，颠沛患难之顷而犹分亲疏、尊卑、贵贱、缓急，次第有等。即此已是佛门中行李衣钵，诎佛无差等，不分好歹之谓。故曰：“人固要紧，衣钵尤要紧。包袱中有通关文牒、锦襦袈裟、紫金钵盂，俱是佛门至宝，如何不要？”言君命师传尤为要紧。读至此者可悟佛无差等，而不分好歹者，即是伪佛毁佛也。行者见得钵而大喜，惊动老魔而大战，总为此衣钵也。行者见

得分明，众人不解其意，又被都装在里面，而混入于不分好歹之布袋也。行者跳在九霄，嗟叹多时。宁神定虑，以心问心，不觉痛恨浮大无主之为魔。思得荡魔天尊以靖此大难，实未得其原主，故云：“仙道未成猿马散，心神无主五行枯”。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白话提要】为除妖魔，悟空去武当山真武之处，请来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后又去瀛州大圣国师王菩萨处请来小张太子及四大神将。二处人马有降伏野兽、制伏洪水之能，但仍被妖怪用“后天袋”装去，说明假佛的危害，比洪水猛兽更甚。

要破除伪学，须从务实下手。真伪之学的区别，在于一是从性命的根本上用功；一是从外表的虚饰上着力。所以悟空变瓜，进入妖怪腹内折腾，使其在性命的根本处现了原形。

悟一子曰，六经皆治心治世之法物，本诸圣贤精神血脉。明体达用，大小兼该，而总不离于一真诚至宝也。后世俗儒伪学莫不剽窃其说，掇取功名。其立心起念，只为荣肥之计，竟忘其本来面目。甚至盗名托义，败坏纲常，行奸作乱，无所不至。是救世之书而反为祸世之资，罪可胜诛哉。庄生谓“儒以诗书发冢”，予则谓儒以诗书灭性害命”，与黄眉童儿暗拐佛门布袋诸宝贝，以假佛作怪何异？此仙师特借黄眉假佛寓言假儒流毒之害，以为世道人心之大防也。人心昏昧无良，惟赖圣贤诗书之泽启迪开牖，以兼成康济也。今之伪儒借尧舜之道而为盗跖之行，托孔孟之言而济渔猎之志，其生心害政之祸，烈于洪水猛兽矣。虽圣贤亦未如之何。故劈提曰“大圣无计可施”。读者谓小雷音之假佛自当求大雷音之真佛

以治之，何释此不务而漫为武当蜈蚣城之行，岂不多此一番踟躅踉跄？噫！埋没作者关系世道人心之硕论鸿文矣。

二位祖师，一镇北方，一镇泗洲，皆以治水显灵。而猛兽毒龙水母水猿，一切龟蛇龙神大将，皆其所制伏而且为之用，是洪水猛兽犹易驯治也。溯厥生身成道之由，叙述收伏神通之大，若舍此二祖无能荡乎者，今非惟不能荡乎，而神将反被装去，正极拟伪学之祸烈于洪水猛兽也，岂不可痛哭流涕哉！

行者对功曹滴泪道：“我如今愧上天宫，羞临南海，怕问菩萨之原由，愁见如来之玉像。才拿去者，乃真武龟蛇五龙，教我再无方求救，奈何？”妙哉仙师！行者岂真愁怕羞愧陨涕若是？盖深痛天仙佛祖立教，原以度世释厄，今学者即假其教以祸世荼灵，掣弄其真而恣行其假，虽菩萨如来亦已无可如何。一提其因，一想其容而已惨戚难忍，又安忍复见之耶？

夫圣人垂训，导智化愚，善身心而福万物，今反掠其说以济欲，窃其义以长奸。洪水可治而此流不可治；猛兽可驯而此毒不可驯。起尼山泗水于今日，当亦如武当泗洲同调而无可如何。噫！行者为佛子而愁见如来。使行者而为儒生，当羞登杏坛之函丈，愁听璧水之鼓钟矣。盖不禁感既悲恻而甚言伪学之为祸烈耳。

那妖见龟蛇龙将，怒道“畜生有何法力！”见太子、四将笑道：“你有甚手段，只好欺侮淮河水怪罢了！”喜怒任情，毁神侮圣，屡战屡捷。一齐被装，其受害岂不烈于洪水猛兽哉？当此凄惨之时，必得极乐场中第一尊佛祖大开笑口，主持世教，指示天地生人之心，令人人在根本上下种，个个务切实返里，禁绝鸛外伪学，寻还已碎真金，方是狂澜砥柱，猛毒

神杵也。

行者忽见弥勒下降，指示后天袋为人种袋，乃仁心仁政之本原，包罗天地万象，非可窃以欺君罔世者。狼牙棒为敲磬槌，乃振欲醒迷之法器，觉悟智愚贤不肖，非可执以伤人害众者。治之之道莫如务实，务实之道如种瓜然。种瓜得瓜，生根课实之理。弥勒种一田瓜果以诱其渴食，示舍华就实之方。下手之法，必先禁遏节制，抑其故智。写一禁字于掌中，运之于掌，而俾无夸诈、奢靡、侈大、贪婪之行。且攻且退，放禁善诱，渐引近实而乘机开悟。入其腹心，使知有性命之关，方可收服，以摄其心。此行者变瓜入里，抓肠蹬腹，摆布攻心之大法力也。那妖只叫“主人公饶命”，方知性命为紧要之至宝而认得主人公矣。其后天袋、敲磬槌自不得倒行逆施，为世所忧患矣。

食瓜实而知实学在于性命；入布袋而知布种切在己身。散碎真金失而复得，须会一气；带来故物放而仍收，宜返本還元。佛祖驾回极乐，众神各归本位。师徒解厄脱身，除小雷音而赴大雷音，皆务本实学也。呜呼！黄眉借包罗万象之布袋而为婪收众生之欲壑，殊可悲涕，幸得一瓜实以收之。今儒释道门中多赤眉，饶袋并施，安得遍地种东陵而重烦行者？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白话提要】对修真者来说，尘世之浊就象七绝山稀柿同一样，难以通过。七绝指人的七情爱欲难以割舍，终成毒害，积久而成秽。柿字去木为市，故稀柿同指出了有一个“市”字。道经上说：“烦恼毒蛇睡在汝心”。市井尘俗之心即毒蛇妖怪。先前请来的和尚、道士留恋钱财，其心与市心无二，所以降不了妖怪，反而被妖怪所伤。只有象悟空、八戒这样性体灵明，有大法力的人，才能扫除妖魔，开路通过。

悟一子曰，这篇书明大隐不妨居市，而不可为市孽所侵；离尘不妨入尘，而不可被尘迹所染。

前文本仙庵之伪仙，小雷音之假佛，俱另作规模，似避嚣绝欲之状，非大隐实学。篇首三藏道：“往那条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前行自有宿处。”言宁随遇而安，不须预计也。仙师故设言稀柿同极污之处为喻。柿落实则离木而为市。七绝比人七情爱欲难割，终归毒害，至积久为秽。夙障为山，阴气酿成蟒穴，康庄变作家涂。此驼罗庄吃人之长蛇所由来，七绝山拱路之封豕所自出也。驼罗者，即梵语陀罗净土也。共有五百多家者，乃罗汉所居。释典阿罗汉总名杀烦恼，堪总供养。不受三界所生，远离诸恶，清净受用，所谓禅性稳也。今与稀柿同为邻而连遭蛇怪侵吞，牲畜男女，惶惧危殆，是性地邻于蛇窟，净土翻为吞场，岌岌乎如拯溺救焚之不可缓

也。此非有大智慧大法力如孙行者，未易消弭驱除，获有宁宇，岂彼烂西瓜之凡僧、落汤鸡之凡道所能稳神性而清道心哉？唯行者第一等手段，方可唱喏承担，再无别人可请。然非洁己寡营而或留恋金银田土，便是贪贷渔利、与市为徒，虽齐心除害，仍是以魔攻魔，万不可得。故行者现身说法，尘视金银而不与市同默；累视鱼田而不与市同渔。惟积德是务而已。盖市心狙狯多端而总似一蛇。道经云“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者是也。其积习也，见牛马则噬；见鸡鹅则噬；见男女则噬。无论人物巨细，筹之烂熟。目悬两炬，暗中睹利极明；舌舞双枪，左右遮拦最捷。只到平坦之时，天心来复，未免消阻闭藏，究竟藏头露尾，出不得高人手眼。但当气盛，软柄枪无根花巧；及至途穷，张巨口顷刻平吞。吁！可畏哉！常人畏之而恐遭其口吻，至人迎之而如见其肺肝。至人之体刚纯洁粹，磨不磷、湿不淄，故能身入市心而不为所化，躬亲利藪而不为所伤。最妙在蛇腹里搭桥变船二义，谓茹膏血而长蠹肉，何如枵腹以驾东虹，为有利行之积德也；聚资斧而肥幻脊，何如破产以造慈航，为有施济之积德也。殄嗜欲之恶孽，结普渡之善缘。恐怖俱泯，各遂所生。功德备至，咸安其性。何快如之！今而后虔心实腹，变相施工，拓开万古之心胸，久塞胡同，还成旧路；离脱千年之宿障，积污柿岭，同证菩提。即玄宗内典所云：“对境忘境，不沉于六贼之魔；居尘出尘，不落于万缘之化”是也。故诗结云：“六欲尘情皆剪绝，平安无阻拜莲台”。噫，妙哉！触目莲台，个个人心成净土；通玄花藏，家家有路透西天。超柿同而跻莲台，孰清孰秽，孰塞孰通，惟人自悟。然驼罗庄之惧蛇，何不徙而去之？稀柿同之积秽，何不尽伐其木？其殆地无苟政，孽根不易除欤？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白话提要】朱紫为尘世荣华之喻。尘荣如梦幻泡影，世人常不能识，所以悟空怪唐僧不识“朱紫国”三字。

朱紫国国王富有天下，享尽荣华，但却身危心病，总见朱紫尘劳之虚，而性命实修之贵。国王之病在贪恋尘荣而不修性命，故治病之方，即是修真之法。

悟一子曰，此篇至七十一，皆明修炼金丹大道，惟张紫阳《悟真篇》为得真宗。人当绍衣而身体。观后结出真人棕衣一段白明。

提纲特揭“朱紫国”三字，寓朱紫之贵，倒射不如紫阳之真也。漆叟喻牺牛披锦绿；尼父视富贵若浮云；子舆重天爵之贵而轻绣梁；君平谓“高车驷马带倾覆”；陈处士云“紫陌纵荣争似睡，朱衣虽贵不如贫”。自古圣哲深切指示，奈何世人读尽万卷千经而竟不识字耶？

行者劈头唤醒道：“师父原来不认得朱紫国三个大字。”盖朱紫尘荣，幻梦泡影；帝都皇洲，征禅代谢。欲知后来，须观前世。前之视后，亦犹后之视前。故三藏溯三皇而迄五帝，由揖让以及征诛，垂统争雄，兼并角力，治乱相寻，延促殊轍，而终归于唐王之一梦。噫！于敷演迂论之中而寓无限悲歌感慨。妙谛正如城上杏黄旗风吹乱摆，若非老孙看不明白，饶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安邦立国，寄书丰都改加年寿，

一切皆属魏征，终不若拜佛取大乘经三藏，为能超度孽苦升天也。《法苑珠林》云：“孔雀虽有色严身，不如鸿鹤能远飞；朱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朱紫国王有色严身而身危，有富贵力而心病。呻吟嗟叹，极救无人，却不与唐王梦游地狱一般？称会同馆者，不期而会，不约而同，前古后今无异世，尔疆彼界有同规也。国君衣朱紫而享光禄，国人图衣食而走利名，同一口体之嗜欲而均病性命之膏肓。故八戒一闻酒米绫罗、饮食芬芳，而不禁垂涎入市矣；行者一见皇榜招贤、朱紫列土而不禁喜就医国矣。究竟转东过西，逐物充肠原是假；须知弯腰揭榜，随缘医国亦为要。八戒求食而得名，不意中忽怀医国之榜，子子、孙孙、奶奶、妈妈、婆婆、公公一齐幸得虚称；行者作耍而认真，敦请时俨居王者之位，尊宠的、承奉的、排班的、参拜的顷刻间演成傀儡。但凡果是豪杰，出口鲜不惊人。故庸愚不惊，不足为豪杰；真有经纶，下手难与虑始。故始谋不拒，不足以善经纶。此行者进前厉声而国王唬倒，阐妙理而叫他去罢也。语之惊人者，不在进前厉声，而在“一千年不得好”。人不修道，总所营富贵皆遂，亦是鬼窟生涯，与死为伍。生而病，病而死。生为病人，死为病鬼。万劫轮回，何时了歇？千年不好，该万劫受病，而言岂不惊愚？理之莫测者，不在悬丝诊脉，而在三毫每条各长二十四尺。《素问》、《难经》、《本草》脉诀治一时之症，延一生之命而已。医术之庸，若分三毫为三关，簇五行为精气神。按二十四气，为天关在手，合三条为七十二候。地轴生心乃治于万年之病，而为医术之大经纶。世人万难深识。故仙师于结尾指示曰：“心有秘方能治国，内藏妙诀注长生。”予尝游泾阳，题药王祠联云：“民间疾苦几何，饮之食

之，宜从仙子寻丹诀；世上膏肓万状，名也利也，何似山头多白云”。撰此者，想认得“朱紫国”三字，而能打破人间蝴蝶梦。请进而共读此书。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白话提要】取药八百八味，喻“二八”之义。指阴阳交媾，宜修药物之时。大黄是至阴，巴豆是至阳。大为一人，巴为一己。两性全、阴阳合，则药物齐备。

锅灰为土，龙马尿为水中金。搅和在一处，搓成三个丸子。取六物煎汤为药引：老鸭为离中阴；鲤鱼为水中金；王母粉、老君灰指阴土、阳土，即己土，戊土。破头巾三块，指三花聚顶；困龙须五根，指五气朝元。一国与一身相对：国即是身；君即是心。心为离，金圣宫为水中金。国王失去金圣宫，即离中真阴失去坎中真阳，阴阳失偶、水火不济而成病。

妖魔住在麒麟山獬豸洞。麒麟为仁兽，性惟爱物；獬豸为神羊，智能恶奸。麒麟獬豸，即爱恶之心。明指妖魔居于爱恶心之中。故结尾诗云：“守道须除爱恶心”。

悟一子曰，浮荣虚业，梦熟黄梁；世味空缘，捷于石火。世人目为老僧之谈。谓名教中自有乐地，究之终身鹿鹿。系风抱影，瞬息长眠。古往今来，解脱者几人？卢同曰：“功名生地狱，礼教死天囚”，真堪醒梦破迷。

仙师此篇特提清夜之良心，指示修真之觉路，令人自认自识。盖欲修道，莫先清心；欲清心，莫先去病；欲去病，莫先知其病根。古之神医，视矚重垣、术惊二圣。悬丝诊脉，原

非荒诞，不过形容三思而贯通，默运而神会之意。

鸟之雌雄有定偶，鸟离群则鸣；人之阴阳不可偏胜，人失调则病。医治之妙方，愚盲没处捉摸。医官道：“八百八味，理无全用”，见其用之不能全也。行者道：“药不执方，故要全征”，见其方之神于用也。曰“八百八味”，明二八之数也。二八者，即《参同契》所谓“九还七返，八归六居”。九七皆阳数，合成十六，男子真精全；八六皆阴数，合成十四，女子天癸至。以月之上弦下弦为象，故又曰“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是也。《悟真》曰：“月初天际半轮明，早有龙吟虎啸声。正好下功修二八，一时辰内管丹成。”言阴阳交媾，宜修药物之候。故行者道：“我等到夜静时方好制药。”及至半夜，天街人静，万籁无声。八戒道：“哥哥赶早干事，”均指示修二八之候，急早下手也。取用大黄至阴，巴豆至阳。大者一人，巴者一己。人已而两性全，阴阳合而药备也。故八戒曰：“八百八味只用此二两，诚为起夺人了”。盖言只用此二八诚足起死回生，夺天地之造化，而为全征之药味也。前三藏答国王曰“三个顽徒更无一人知药性”者，兹沙僧熟悉大黄性寒，八戒深谙巴豆性热，俱若素善歧黄者，不知执药性而论，虽知药性，何能医国？仍是未能知者。行者曰：“贤弟你不知，你也不知。”特借此二味而屡提不知，以令人细研其妙，不可执粗迹而求也。篇中细研字就药而言，却不就药而言。百草霜取土釜之调和，龙马尿取水宫之至宝。曰锅灰、曰金汁，其义甚显。至搅和一处，作为三丸，攒簇五行而分理三才也。名“金乌丹”，以显金丹之旨，医国之秘方尽于是。噫，妙哉！仙师唯恐世人不知，又于医引中结出秘妙。六物皆寓意也。老

鴉为离中阴，取其气；鲤鱼为坎中阳，取其精；王母粉阴土己也，老君灰阳土戊也；头巾三块聚顶，三花也；龙须五根环阳，五耀也。取身中之气精，合戊己而成圭，乃三五之妙道。此无质之物从虚空中来，非世医育之辈所能识。故曰：“此物乃世间所无者。”漫评者谓此方医谎病最妙，不知语中寓有妙理而非谎也。那一般药引用无根水，亦是天上落下，使龙王打喷嚏吐津液，亦非寻常雨水。如泥丸公所云：“精涎津唾液，只可接助为阶梯”是也。津液化为甘露三盏，送下三丸，如辘轳之声不绝，打透三关而病根自除。此方医国如神，何不明著竹帛，使天下后世俱得服食？秘而不言，何也？行者道：“国王倒是个大贤大德之君，我与你辅弼而左右之。”知苟非大贤大德，不可轻与。祖师云：“得人弗传秘天宝，误传匪人七祖受苦考。”昔紫阳真人三传匪人而三遭天遣，可为鉴戒。岂容明著竹帛？故八戒说“药理有马”而歇后不吐。行者即嗔其口敞而忽以马兜铃掩饰之，皆发明不可轻泄以贾祸也。下文伏太岁解金铃迎金圣，乃下手金丹之诀。然不明失散之由，不识还反之妙。国王筵上之论，正明失散之病根也。

乌者离中之精，本有元配。失群不返而独乌无偶，虽然内养五神，不能外合一气。只去得身中后起之病，未返本来身外之身。故前用乌金丹，犹非纯阳紫赤真金也。国王道：“正值端阳之节，在海榴亭看斗龙舟，忽然一阵风，现出妖精，自称赛太风，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将金圣宫摄将去了。”端午为天中之候，忽然风起，六阳始遇一阴而成姤。姤者，天风也，剥之渐也，复之根也。在人之身，如始御女而贪结子，戏龙舟而好顽耍，故曰“御花园海榴亭斗龙舟”也。此时也，破六阳乾体之真金而陷于坤土，则彼六阴坤土反得真金而为

复。复者地雷也，剥之反也，姤之终也。雷出地奋，勾芒之神自现。自称赛太风，正如献真金而铸之，岂不是赛？麒麟者，仁兽也，性惟爱物；獬豸者，神羊也，智能恶奸。即爱恶之心，太岁窟穴于其中。而摄去金圣宫，则吾失其爱，易所不爱而成忧，智者不惑之本体矣。然数载忧疑，三年积滞，用一帖灵丹可打通；若太岁收服，金圣迎还，非三折妙诀不易得。避妖楼避不得邪来，如躲得正南上，正不得邪去。却须认他，惟认得出他，方知病根，可修药祛病而安邦。故曰：“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须除爱恶心。”曰王即心君也，爱恶心即君心也。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智盗紫金铃

【白话提要】“有来有去”指阴阳消长、循环无端的自然之道。打杀“有来有去”，使之不能去剥皮亭潜通消息，即通过修炼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运规域之义。

紫金铃为先天真乙之宝。动而摇晃，则烟火沙散而为魔；静而涵虚，则金火同宫，凝聚而为丹。金圣宫与大王假合欢而大圣乘机盗取金铃，明指金丹下手功夫。

悟一子曰，金丹之道，易道也。乾坤其门户，坎离其妙用，姤复其化机。姤终必至于否，否则必至于剥，剥极则必归之于复，复则必归于泰。阴阳消长，循环无端。即篇中所谓“有来有去”者。是大修行人先具一只慧眼，亟须狠力一棒打杀，不使他再到剥皮亭潜通消息，方能消息由我，相机下手，盗转紫金铃，迎还金圣宫，完全乾体而超凡出世也。

金铃者，先天真乙之宝。混而为一气，分而为三元。人人具足，止因交姤之候，忽然失去。如治国者，不能内安而召取外乱，举国忧疑者然。若非良谋善策大展雄才，以图恢复，仅作避妖地穴，终避不得。三番四覆索取宫娥，能无日促国百里乎？国王筵上一谕，说出病根；行者酒中灭火，讲出丹诀。乃因病立方，大展经纶之妙手也。这般法力，正是打开生死路，明师传授的大道。诗中为鼎炉、团乌兔、采阴阳、悟玄关、运天罡、移斗柄、退炉进火、抽铅添汞、攒簇

五行、合四象、归二气、会五家等句，字字金丹药物火候之的髓也。同一金铃也。太岁本坤土而得其乾金，既复矣。然挟女后而图交媾，是复而姤也。故太岁摇动金铃放烟火而有害，放飞沙而有害。虽曰计而实为妖魔。国王本乾金而陷于坤土，既姤矣。然不忘金圣而志图迎复，是姤而复复也。故行齐动静不拘，变人物而为盗，变“有来有去”而为盗。虽曰计而实为悟空。“有来有去”本是天理之流行，学道之人当于天理流行中讨出一个神仙送一件五色仙衣与金圣宫收新的妙道。开有去无来的正法眼，方能入道从真。故行者一变火鹞子而上极乎天，二变蜚虫儿而下入乎地，三变道童而中位于人。勘破上下今古，而能将“有来有去”一棒打杀也。

战书揣在三藏怀里，莫与国王看见书中何语。盖有难以形诸笔墨者，终秘而不言，正打杀“有来有去”之妙也。然天理之流行如何打杀，得非逛世？不知打杀正是打活。打杀者“有来有去”，不曾打杀“无去无来”。故“无去无来”仍不离“有来有去”的模样。行者打杀而为无，仍一变而为有。所谓“着有真成幻，去无不入中。有无俱不立，内外悉皆空”也。咦，妙哉！一双黄金宝串，分明两个夫妻。匹配团圆，连环相顾。若能于此物打通消息，便是降魔复圣的机关。

行者径入剥皮亭，不答妖王问。展施于胳膊之上，玩弄于礼法之中。乃去来无碍，微妙圆通之作用也。行者虽变“有来有去”，实是“无去无来”；虽是大王心腹小校，实是金圣心腹小校。总是国王之心腹小校盗取金铃，迎复金圣之下手秘诀也。三个金铃，火为神，烟为气，沙为精。动而摇晃，则烟火沙散而为魔；静而涵虚，则金火同宫，凝聚而为丹。此般至室家家自有，因女后之姤而入于魔手，原非妖魔。己物

复得之道，仍须从魔手盗来。故失铃出于姤，得铃亦必由于姤。若夫叙夫妻之情，彼此喜悦，把铃与她收贮，终难下手。所谓“外作夫妻心盗贼”是也。金圣官说出共枕同衾，前世之缘，即骗出金铃，付其收藏。又说出我与大王交欢会喜，做出妖娆之态，哄着精灵。行者在旁取事，把三个金铃轻轻拿过，俱是实法。最妙是“在傍取事，跟在我身边乘机盗我宝贝”二语。盖金铃系夫妻欢会付托收藏之物，盗之者盗其夫妻之所有而为我所有。窃天地之造化，非乘机不可得也。然又必深知奥妙，从容静悟而取，非粗率疏躁而得。特演叙不知利害就扯棉花，迸出烟火黄沙，惊动妖王一段，以明难得易失之故。仙师又借妖王之口，频说仔细搜寻之语，以叮咛提醒之。

国王与金圣官，真夫妻也。真者一姤而忽遭魔难，顷刻分离，弄巧反成拙也。太岁与金圣官，假夫妻也。假者一姤而即成宝藏，还返有机，作耍却为真也。结出二语，学者仔细搜寻。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狷 观音现像伏妖王

【白话提要】前次行者盗出金铃，因不识运用之法，以致大丹脱漏，金铃得而复失。此番行者变成假春娇，让金圣宫娘娘再和魔假做夫妻，以便趁机下手。行者拔毫毛变成三样恶物，攻入妖王身内，使其燥痒难禁，解下金铃，隐指金丹采药火候。

悟一子曰，《敲爻歌》曰：“纵横逆顺没遮拦，静则无为动是色”。常人不解真妙，谓静则无为是道，而动是色非道也。不知静无动，动无静，物也；静而动，动而静，神也。又曰：“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觅真人，真人只在花间现。”又曰：“只因花酒悟长生，饮酒带花神鬼哭。”神鬼哭者，六贼三尸之鬼不能猖狂也。古佛云：“汝知得老婆禅否？汝明得皮壳子禅否？”又云：“袈裟下大事不明最苦，裙钗下大事不明更苦”。皆言动是色之妙谛也。

篇首“色即空兮空是色，人能悟彻色空禅，何用丹砂炮炼？”即是此义。学人不仔细搜寻，而反视为痴愚，不知痴愚中之妙用，有非智者所能及。

行者变痴苍蝇，而妖王不能窥其踪迹，所谓微妙圆通，深不可识，大智若愚者是也。此金铃妙道，非得真师附耳低言，终难解识。行者到娘娘耳根后悄悄的叫道：“你可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我好脱身行事，别作区处教你。”此即附耳

密传之要诀。先次作夫妻，金铃得而未识；再作夫妻，金铃解而可得。分明两次夫妻，而有颠倒反覆之妙用。娘娘闻言，惊疑不信，如下士闻道而见疑，以为鬼话也。行者曰：“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变做个痴苍蝇儿在此”。噫！妙哉！他篇行者会变苍蝇，乃其常技之变相，此处变蝇儿，则系变体之正谛。非神非鬼是蝇儿，明金丹入手，全在结婴儿。变蝇儿而嚶嚶呼应，金丹灵悟之象也。娘娘道：“你莫魔我”。入在娘娘手中，方解惑而不疑。正形容结婴入手之妙。三丰祖师曰：“打开门，说与君，无酒无花道不成。”纯阳祖师曰：“也饮酒，也食肉，守定烟花断淫欲”。盖酒足破除万事，道家不禁。故行者道：“只以饮酒为上。”春娇者，花也。春为花朝，妖为花容，原是假象。行者变作她模样，在旁伏侍，却好下手。此花中之理，真天机下手之秘。假春妖在旁执壶道：“大王与娘娘今夜才递交杯盏，穿个双喜杯儿。”娘娘与妖王专说的是夫妻之话，一片云情雨意，哄得妖王骨软筋麻，只是不得沾身。俱是实事，即守定烟花断淫欲之旨。夫妻作合，先天宝贝自现其中。然宝贝在其腰身，如何到得我手？必须伺其切肤受啮、不能自主之际而后可以乘机窃取。故行者变三样恶物以攻其肤体，而妖王不觉自惭出丑，解脱金铃矣。从旁伏侍之假春妖着意观看，因得下手得来。此有法有候，至妙至神，祖祖相传之正法眼、大作用，《悟真》曰“复姤自兹能运用，金丹谁道不成功”是也。

金铃入手，弃假从真。金圣娘娘自当复合，外丹还反之法象如是。若执一身而寻取，则非以假易真、阴阳顺逆之至道。故行者又自称外公，还我金圣娘娘来一节以演其义。此道原系教外别传，故娘娘以“外受傅训”一语以明其旨。弗

看作俚语之词，博粲笑而已。

既得之后，须加温养保护之功，切要防危虑险。故又以战喻。夫战者，危事也，杀机也。惟能守雌而不雄，方可保守而不失。行者道：“二三如六循环转，我的雌来你的雄。”盖雄故失，雌故得也。妖王恃摇铃而自雄，不知已被守雌者所算。有而忽无，雄固所难得；行者守雌而摇铃，不知亦犯自在者所戒。无而忽有，有而忽又无，雌亦不易守也。不立有无之名，并泯雌雄之迹，方为观音自在之实相。

只闻得空中厉声高叫：“孙悟空，我来了也！”岂不是托净瓶、拂甘露，霎时间烟消火灭之真空处耶？金毛狻返本归原；紫金铃仍归自在。射雀还如自射；折凤即是伤雏。灾因自作，亦因自消。狻无尤也。即如金丹至道，失之由我，得之亦由我。故曰“狻项金铃何人解，解铃还问系铃人。”此乃紫阳真人之传，得之于金圣还宫之时，特显其像以示宗旨。宗字加木，穿挂金圣之身。金木交媾，光生五彩。乃是真宗，天下后世所当绍衣而披服者也。服之三年，脱之一曰，夫妻才得重谐。雌雄不失其群，阴阳不失宗位。金丹始终之义备，而大丈夫能事毕矣。朱紫浮荣何足贵哉！故曰：“有缘洗尽忧疑病，绝念无私心自宁”。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白话提要】人家无男子，是纯阴无阳之象。取经人去纯阴处化斋，是错认门户，所以唐僧被妖怪捆吊。女妖有七个义儿，为七种毒虫。指妄揣修道为御女之术之人，采取纯阴渣滓为丹质，致生各种毒病，象七种毒虫一样，伤身害命。

悟一子曰，前结洗尽无思之语，似起下盘丝濯垢之义。读者未免视七情为喜怒哀惧爱恶欲，因而迷其本心。

八戒忘形为不能洗尽其垢，务一丝不挂，万虑皆空，一尘不染，清洗自好，而后可似是而实非也。《参同契》曰：“是非历脏法，内视有所思。阴道厌九一，浊乱弄元胞。诸术甚众多，千条有万余。”钟离翁曰：“涕唾精津气血液，七般灵物总皆阴。若将此物为丹质，怎得飞神上玉京。”缘世人从业识中来，却又因业识中而去。一阳奔失，形离男子而身中皆阴，非惟真精七物属阴，五脏六腑俱阴无阳。若独修此阳里阴精之物，孤阴无偶，如牡鸡抱卵，欲抱成子，万不可得。其所抱成者，亦是螟蛉异种。如此篇中之蜜蜂蚂蚁等之阴毒，非本性之嫡子，岂不迷失其本源耶？

更有稍识阴阳之义，而不识阴阳得类之的，乃妄猜为御女采战，以阴炼阴，抛身灭性者，尤可怜悯。此提纲迷本忘形之所由著也。

首叙三藏别了朱紫国王，正行处，望见是个人家，欲自

去化斋。寓学道者，辞别富贵，向往修行，错认人家，执己独求之意。原来那人家没个男子，乃纯阴寡阳之处。如诗中所云“游蜂错认真”者是也。静悄悄鸡犬无声，二物属阳而全无，阴寂可知。见女子踢气球，阴气交互之象。石洞石门石桌凳，内外俱阴质也。故总拟之曰“冷气阴阴。”长老心惊，暗忖多凶少吉。身心阅历而始惊疑也。然虽惊疑，没奈何只得坐了，以舍此之外别无寻讨处也。哪知此内安排的东西不过是人油、人肉、人脑。盖人身之阴质绝无阳气，故曰：“若是这等东西，我和尚吃了呵，莫想见到世尊，取得经卷。”即“若将此物为丹质，怎得飞神上玉京”之义。迷人不识真本，误认门户，转辗纠缠，莫可解脱，如绳捆高吊一般。即欲寻思出路，脱出外层，还有里层；解了上截，还有下截。思愈多则门愈闭，与丝绳漫了庄门何异？旁观者见其千百层穿道经纬，而不知实是盘丝岭盘丝洞七个女怪而已。噫！一盘迷局无头绪，七扇灵扉总障缘。若欲更求解脱地，亟须沐浴任天然。提出天生濯垢泉一座，宜从正南方寸之地寻出除旧生新之境。此境原是天仙所处，亦是妖怪所到。倘误认妖怪为天仙而转思变计，虽一时尽损盘丝，而入又傍门邪行矣。故行者一变为采腥之蝇，钉在路旁。须臾间见丝绳皆尽，而又听得一声柴扉响处，即人思变计而又见旁门也。若行御女之术，是自促于死。行者道：“这七个美人儿，假若留我师父，要吃也不勾一顿吃，要用也不勾两日用。动动手就是死了。”仔细算来，有不为众妖熬啖之肥肉也，几希叙汤泉出处，原诸后羿射日，落九留一，喻阴道厌九一之意。叙众女脱衣洗浴，极拟艳质销魂之状。彼婪色之饿鬼，自必如饿老鹰张翅轮爪、雕去衣服而罔顾廉隅；彼渔色之淫精自必如鲇鱼精渍

东渍西，腿裆乱钻而弃舍体相。行者八戒俱是现身说法，显相形容。调衣钻裆，俱御女采取之象也。气盛时一味粗夯，不知惜玉怜香；祸发来百骸受伤，却如左磕右跌，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俱是实事，岂不性命了耶？七女笑还旧室，八戒多跌跟头。无得于人，反害于己。《阴符经》云：“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此之谓也。且阴类多端，抱成似我，而绝非本种。非但不能实腹成丹，抑必至于通身作毒。其干子蜜、蚂、蠃、斑、蝥、蜡、蜻当缠满肢体而千变万化，莫可医治。虽有黄、麻、虻、白、雕、鱼、鹧之药，亦失之后矣。深足鉴戒，庄子云：“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予则云：“若忘形而御女，迷于清渊而观于浊水。”此等傍门邪行，急取一把火烧个干净。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白话提要】认为金丹之道是御女采战之术，是误入歧途；而以烧炼服食为道，亦是旁门邪行。道士取出所炼之药毒倒三人，明指毒性之烈。行者与道士争斗，道士不敌，解脱衣服，两肋下有一千只眼迸放金光。黎山老母告诉行者，道士是百眼魔君，又唤做多目怪。百眼并放金光，指后天识神作用。请来毗蓝菩萨，以自然之慧照破除识神，则妖魔自伏。

悟一子曰，上文因孤修之非而变计于采战；此又因采战之非而移情于烧炼。总皆思虑之识神强猜误度所为。虽有千眼万目，自谓张天罗地，明极四表，终是眼下寸光，盲修瞎炼也。岂知真阴真阳之妙，至简至易，纯粹精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日用寻常，天然自在。随手拈来，微妙莫测也。若烧炼朱汞黑铅，有质非类之物，乃是酿毒杀身，万无长生飞腾之理。纯阳翁曰：“可惜九江张尚书，服药失明神气枯。不知还丹本无质，反饵金石何太愚。”紫阳翁曰：“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丹砂及水银。”白乐天曰：“东岳前后魂，北邙新旧骨，复闻药误者，为爱长生术。”《魏夫人传》云：“昔有再酣灵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投水；守生服石髓而赴火。务光剪

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胃肠三腐。”均明烧炼服食之术不足为贵，非自然超化之大道。皆此篇之金针也。《道藏歌》曰：“观见学仙客，溪路放炎烟。阳光不复期，阴精不复明。”悲烧炼之曲径，障本然之大原。犹取外物而欲成胎，缀采花而希结子，必不得之数也。黄花观道士烧炼铅汞之流，观额门联虚张黄芽琪花之号，坐着丸药，便是修道者冤家藏伏处也。道士曰：“这枝药忌见阴人。”止知人属阴而不知己为阴中之毒。此辈假托秘术，聒聒愚蒙，恣婪财帛，勾诱脂膏，不尽肉竭髓，难填其壑。七妖所诉先抢衣服，后行奸骗之事，即是门中家常惯业。以自作者转以诬人，犹恋食人肉而反恶人害己也。取梯子上层梁，取下药来。贮药已久，专以毒人。乃刮取鼎上轻清之物，即时师烧炼家所谓拔宅飞升至宝也。道士曰：“我这宝贝若与凡人吃，只消一厘，入腹就死。若与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绝。”又曰：“但吃下，个个身亡。”痛指金石之药，至毒无比。仰之者必死，不可不慎也。独是大圣已知茶中有毒，何以不即救止，必待吃后方与分理？道士曰：“你撞下祸来。你岂不知？”止因在盘丝洞化斋，祸中于深思而不解；又因为濯垢洗澡，祸成于淫佚而难制。自撞消渴癆瘵之祸，甘心破产殉身，以求死药。情势有非人所阻遏者。故邪师得以毒药投之，深信不疑，虽死无忌。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到此尽头，七女牵缠之本色自现，脓血之质而已，何能飞身？道士之狠愿方明，眼下之识而已，何能超远？丝绳晃亮，虽有穿道经纬之巧思，头穷处，蜘蛛还自知诛；两胁金光，纵有千只并放之焰，十里余外，蜈蚣怎及悟空？黎山老母熟《阴符》，说出百眼魔君多目怪。指纯阴之识神包藏毒焰。毗蓝婆子司阳气，宛然千花洞上紫云山。状至阳之灿

赫显透光明。绣花针非钢、非铁、亦非金，昂日眼里炼成真。朗自然之慧照，指意识之迷津。响一声破金光无数，聪明终是幻。合了眼，装瞎子。太阳一出火无光，蜈蚣阴毒之本相自现。道士黄芽琪花之道安在哉？

慧以破识；阳以制阴；微以寓显；善以消恶；一以毕万；丹以解毒。此篇兼该其旨。修行人能于公鸡之母降伏蜈蚣处探得真假收伏根源，则一切傍门障碍得烧成烬燬，可得命而了性矣。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恶 行者施为变化能

【白话提要】一己孤修、御女采战、烧炼服食，都是旁门邪道、促死之方。修真之士，必虚己诚求，才能访得真道。如果骄傲自大，狂妄不逊，则不但讨不到真消息，还会遭受魔难。

悟一子曰，枯修采炼，无益长生，反多促死，是魔非道矣。舍此之外，再向何处讨寻消息？务必虚己下人，求明师指示。或盛气大言，或狐疑阻歧，则必起莫大魔头，挡住进西大路。篇首云“行功进步休教错，”指示学人须小心请教，得个真的去处。

三藏师徒打开欲网，跳出情牢。正行处，忽见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个是摩天碍日。见老者高叫“西进长老且暂停，这山上有一伙妖魔，吃尽阎浮世上人，不可前进。”此是因自高自大，率意冥行，不肯求教，自耸凶峰，化作魔头，拦截去路。盖冒起下文阴阳窍妙，不知虚心屈己，不会钻研透彻而成魔也。

老子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左传》曰：“将有所求，必先下之。”孔子曰：“虚以下人。”《道诀碑》曰：“柔弱为趋道之津。”皆教人气质巽顺，虚衷求益以入道也。三藏道：“你的相貌丑陋，言语粗俗，怕冲撞了，问不出个实话”。乃此篇要旨。行者笑道：“我变个俊

些的去问他。”即变做小和尚，可谓能变化气质。而贬解起身等语又未免夸大不逊。老者道：“这和尚说过头话，莫想再长大了”。见他言语疯狂，一句不应。言语矜夸，难讨实信。另着八戒拜问，又烦指示。此唯虚心，方得真信之的旨。指出狮驼岭狮驼洞，喻傲僻之气放荡难驯，若心无主宰而肆无忌惮，则南北东西、四面八方皆张虚口，而身为肉馅矣。故行者道：“我自有主意”。金星道：“只看你变化机谋，方可过去。如若怠慢些儿，其实难行。”三藏闻言，欲问另路转去，亦是变化机谋。行者何云转不得？《离骚》曰：“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切痛世途榛莽，直道难行也。转去者似权也，不知舍正路而言转，是犹舍经而言权，舍秤而言锤，反经折衡，非较轻重称物平施之妙用，不足以言权也。故曰“转不得。”自汉以下，无深识此义者。仙师每于取经之路，指示“转不得”三字，深明舍阴阳窍妙之正路，不得西行。可谓深识经权者。此施为变化之能所以独归行者也。益转之转魔主我，而我避魔魔仍在，而魔之在转处者更多也。魔在乌乎用我转？不转之转，我主魔而魔亦归我。魔自伏而魔之在转处者先伏也。魔伏即是用转，而我不失其正。是以大修行人知外魔皆司内魔。不问外，只问内；不畏魔，只畏我也。

行者道：“只要我们着意留心。”变做苍蝇儿者，化大为小，变粗就细，为婴儿善柔之状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婴儿之心，天然良知，毫无私意，魔所不能窥。入于魔之耳，出于魔之口，即此会变婴儿一念，已足钻透魔腹矣。

心主火而虚灵不昧，故称为烧火的。火得风而乘势益燃，故称为总钻风。最妙在查勘真假一段，统大小于一体，混真

假为一家。此纵神幻鬼造之笔，描心口商量之词，非可泥为实相也。真心原是真钻风，在魔则为假；真钻风原是假心，在魔则为真。以假勘真，假可为真；以真从假，真亦是假。故曰：“合着我便是真，差了些便是假。”此知小钻风之实话，即总钻风之天话矣。盖矢口之魔，出好兴戎，原属自造。小妖所告吞天兵、欲争天、蟠桃会诸语，适与行者五百年前所为吻合。魔之所为，即行者之所为。行者所以道：“若是讲口头话，老孙也曾干过。”然一口曾吞十万天兵之语，虽似诞妄，不过形容豪迈夸大之慨耳。如宋玉云“弯弓挂扶桑，长剑须天倚”；又“饮如长鲸吸百川”；杨大年云：“手可摘星辰”；王右军云：“笔阵独扫千人军”；文天祥云：“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志欲河带吞”；皆是也。唯言大而夸，狂荡失中，实为人道之魔。行者始而暗笑，继而暗想，终而暗惊，乃三思自反，检束着里也。阴阳二气瓶变化莫测，精微融浑之妙理以粗豪遇之，鲜不葬理其中；以浮夸处之，罔不汨没其内。其窍至虚而至坚，苟不细心研究，深入其际，终难出窍。

行者道：“只是仔细访他瓶儿。”防止之法，务先平气慎言为要，然多口尤为心害。故要拿洞里妖，必先除门前怪。吹散小妖，去多口也。妙在“唐僧肉不多几片”一语，言道味淡泊，简要无多。众口噉噉，万不得一，亦空费垂涎而已。多口果何用哉？然则说大话骗人，只可吹散小妖，何能免大魔之吞噬乎？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白话提要】妖魔的阴阳二气瓶指玄牝穴。只有懂得阴阳窍妙，才能修成大道。行者拔救命毫毛变成金刚钻，钻透宝瓶，即识得窍妙之义。

悟一子曰，此明炼精化气之妙用，施为变化之初乘也。昔老聘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盖骄之一字，道之魔也。人能以柔用，以弱进，则无刚不柔，无强不弱。我善养锐锋而魔自失其完全，魔还归我之真矣。非逊志善下，洞晓阴阳，深明造化，终莫窥其底里。老子云：“吾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微”。紫阳云：“不会钻研莫强攻。”切指阴阳二气之微妙，不易钻研也。后人不知道之的旨，谓即心是道，以心钻心，尽失其微妙。张子曰：“由气化有道之名，”则已明指道属二气而不属于心。特心为钻透微妙之主耳。

大圣变小钻风进了狮驼洞，正变化柔弱而虚心寻讨也。变苍蝇，柔弱之至。惊动老魔，不觉一笑。戏渝疏忽，自露圭角，焉得不被老魔所缚，局于宝瓶乎？宝瓶合阴阳二气，水火浑沌，涵罗精神，无物不化。就人身而言，即脐内中黄呼吸之根蒂，修炼家认为玄牝，凝神结胎之处，所谓“白玉连环”也。位居中央而七宝八卦、二十四气无所不包。人身有天地而此穴象太极，原无二理。然此为顺则成人之微妙，而非逆则成丹之微妙。学道者说到此处，茫然不识，无可钻研。

惟有缩手待毙而已。唯能于此内打通消息，则知丹道法象，亦只如此，特有内外顺逆之差别耳。奈何世人谬执此宝瓶，谓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凝神此穴，用意封固，自取速化耶？老魔曰：“猴儿今番入我宝瓶之中，再莫想那西天之路。”仙师设此二语，提醒春梦多矣。装入瓶中，凝神气穴，炼精化气之象。闭息忘言，寂然不动也。不动者，静也。静属水。失声发笑，感而遂通也。感通者，动也，动属火。故闻人言而火来，动静感应之理。四十条蛇措做八十段，四象分为八卦也。三条火龙上下盘旋，君火相火民火互为运用也。又三四为七，二四为八，三八为二十四，四八为三十二。循环计之，仍合宝瓶中七宝八卦二十四气三十六人之义。身长则长，身小则小，总明随动静，不能知微妙而解脱也。盖执此中而欲超凡证果，是执有名之体而冀无名之始，岂不自误？行者道：“何期今日误入此中，倾了性命。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难。”想到菩萨心传三根救命毫毛，方归真谛。变化钻研，透彻天机，开菩萨之法眼，泄阴阳之秘妙。打破疑团，脱离火阱，真造化出身之大道也。

变螭螭，暂借一枝栖，姑且魔顶游。衍放下杯，忽讶瓶之罄，能不失声破釜？空者，控也。“空劳水火煮空铛”。搜者，走也。“搜寻虚窟难搜着。”噫！瓶子钻破装不得人，犹人身真阳已泄还不得丹。钻研至此，道心自现，魔胆自惊。真精化气，真气化身。悟彻真空，头头是道。魔刀下处即是我，我者魔之分身。劈做两半，还做两身。虽千万亿身，无非我也；我头迎处即成真，真者魔之原体。搂上身来依然一个，虽千万亿魔无非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魔现原身吞真我，我即真魔；我入魔腹伏魔头，我即魔魔。住过冬、到清

明，寓阴阳往来之气机；行吐纳、打喷嚏，喻口鼻施为之安作；吃药酒、喇叭口，几见桃花脸上红。撒酒风、翻跟头，方是优昙肚里宝。咦！化气化气，如何出去？此必有法也，“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搯，搯个窟窿，一则当天窗，二则当烟洞”，岂不是出气的微妙？阐道者发泄天机至此，可谓知之深而言之尽矣。神哉！妙哉！然此唯心知其真微，而未能实得其真妙也。故为初乘。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白话提要】行者降伏老魔，二魔、三魔亦叩头假降。此时，阳神虽现，而阴气尚未与我合为一体，须勤加火功，防止未伏之阴气侵累元神。三僧三魔大战，正是阴阳之气混合相持之候。长老昏沉，被妖捉走，即阴气旺盛，真阳复陷之意。

悟一子曰，此明炼气化神之妙用，施为变化之中乘也。庄子曰：“志不分，乃凝于神。”先师曰：“心者气之主，气者神之根。神即性也；形者气之舍，神者形之精。气即命也。盖能炼其形，则精能化气，气聚化神。神凝气穴，则气盆聚而神自灵，但此精不是交感精，此气不是呼吸气，此神不是思虑神。”缘督子曰：“从虚无中来，不在心肾，而在乎玄关一窍。”学者不识阴阳，只于自身摸索，而认彼昭昭灵灵之识神以为真实，转辗差池。

篇中老魔叫一声“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连叫大字，认就一人而求命也。行者道：“省几个字儿，只叫孙外公罢。”老魔惜命，真个叫“外公！外公！”言认得外来二八么么，方是真惜命也，送出山何用一乘香藤轿？言唯此一乘法，余二即非真也。行者在肚里做勾当，心神居舍，治内以安外也。变一根绳儿拴着心肝，置之一处，执简以御多也。又将身子变小，见妖精钢牙利刃，敛形束魄，以小制大，以柔胜刚也。打

个喷嚏进出行者，见了风就长三丈，炼气而元神出现也。割断外边，里边恶心，内外一体，情不离性；非判然斩截也。三怪一齐落下，一齐叩头。众怪收兵，尽皆归洞。此炼气化神，而魔归真性也。修行者至此，阳神虽现而阴气尚未与我一体。则魔仍在也。如行路者正在中途一般。

篇中师徒收拾行李马匹，都在途中等候。篇末妖魔同心合意的西进有四百途程，俱示适当半途之意。自须勤加火功，谨慎堤坊。稍一怠慢，则阴气未伏，侵累元神，何时超脱？

二魔之假降索战，不伏气也；三魔之调虎离山，不伏气也；三十个怪安排茶饭，管待唐僧，阴气之盘恒也；十六个鬼递声喝道，替换抬轿，阴气之环扰也；望见城中恶气，阴气之侵障也。各怀怒气，雷轰奋争。三僧三怪舍死苦战，阴气阳神混合相持也。抬拥唐僧卷旗息鼓，众怪左右旋绕，长老昏昏沉沉，阴气之众盛惨寂而真阳复陷也，追原其故，由木母徇私而火功不力。动不动要散火，火功不力也；攒下私房，木母徇私也。唯不力，故一战而遭鼻卷受缚。火固土泄而败唯徇私，故一吓而信勾司打诈；木缘水泛而浮取经之道，切忌些窳偷安，全要苦心地。

行者道：“也叫他受些苦，方知取经之难。”知取经之不可无木母，而怪体之必籍同降也。金木交欢，夫唱妇随，兄弟式好，伯埙仲篪。行者听八戒而棒穿鼻象；八戒听行者而柄打象皮。两个象奴同降怪物，岂不真神并力，真怪现体哉？故提纲曰：“心神居舍魔归性，木母同降怪体真”。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白话提要】 狮喻心，属火多猜，故色青。火未发，烟先起，为火兼木。心为修道之领袖，故称老魔。象喻性，属土生金，故色白，为载道之大力。大鹏为先天真乙之气。庄子说：北冥有鱼，化而为鹏。北冥为水府，鱼为水中之阳。鱼化为鹏，即指先天至阳之气。

前伏狮魔之心而得初乘，伏象魔之性而得中乘，但未伏鹏魔之气，神气未能合一还虚，心性仍滞于有而不能超脱凡笼。故大鹏不伏气，狮象又重新作乱，而唐僧师徒亦再次落入魔手。先天真乙之气为仙佛之母，仙佛圣人皆由修此一气而成。所以修道之人若不遭大鹏之魔而收伏之，则不能成道。

悟一子曰：此炼神还虚之妙用，施为变化之上乘也。前伏狮魔之心而得初乘，象魔之性而得中乘，未伏鹏魔之气而得上乘，未了真如之大道，虽曰心神居舍魔归性，而神气未曾合一浑忘，还之太虚，则此心性终滞于有而不能超脱凡笼。故大鹏不伏气，而狮象亦复从魔群欺本性也。

先师曰：“伏气不服气，服气须伏气。服气不长生，长生须伏气。”鹏不伏气，是任真乙之气纵横于天地而不能归伏，为魔滋大。狮喻心，属火多猜，故色青。火未发而烟起，火兼木也。为修道之领袖，行道之起脚。故称老魔，擅其号曰“狮驼岭狮驼洞”。象喻性，属土生金。故色白。土寄体而位

乎西，土兼金也，为载道之大力，体道之灵明。故得称二魔。伏二魔，则臻二乘法门。修性之妙用也。大鹏者，即庄子所云北冥之鲲化而为鹏，九万里而图南是也。北溟，水也。至阴肃肃，其中有阳，水中之鲲属阳。化而为鹏，九万里而图南，则极阳九之数而至阳赫赫，遂乎大明之上矣。鹏为凤属，南方之朱雀也。《石函记》曰：“朱雀炎空飞下来。”丹经所称“赤凤”同义，俱指真阳之气而言。修命之妙用也。读《南华经》者亦知其为寓言，而不知其实阐大道之要妙。如此篇末，如来说出混沌初分，天开地辟，万物皆生。凤凰又得交感之气，育生孔雀大鹏。以及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诸语，明此气实所以生仙佛圣人万物，绝非荒诞。故曰“佛母”。狮象皆跨于佛下，鹏独在于佛顶，先天至清之气也。其封号大明王亦本《逍遥游》“遂乎大明之上”。之义。故能扩狮驼洞而独大之曰“狮驼国”。后人读至此等言说，不解其妙，莫不骇为不经。未免作鸚鵡之笑，悲哉！

篇首老魔咬去八戒，木火遭木火之魔；二魔卷去沙僧，土金遭土金之魔；三魔掳去行者，水金遭水金之魔。捆在一处，因未能收伏，浑化归一，即是本性为魔而欺本性也。一翅九万，即鹏搏九万之义，前解已明。唯阅九十九回中叙难内开怪为三色，为六十二难，则鹏怪赤色而金翅，北溟南搏，浑合狮象二色，乃五行先天真乙之气，不显其色，不专其名。此其所以为大也。出世之道，必修伏此气。倘专了心性以为真，则吾身后天之气皆在其吞啖循环、轮复消化之中，万万不能脱根而出其牢笼。故前小钻风云上“我大王一口能吞十万天兵”，又云：“我大王意欲争天”，又云：“五百年前吃尽了狮驼国，夺了江山”，即已伏此义矣。老魔赞其力量智谋，命小

妖打水刷锅，拍出铁笼烧火蒸僧，各散一块。又道：“捆在笼中，料应难脱。”数个小妖轮流烧火，以待空心受用。言不能脱其五行轮流蒸气之中，而骨肉必至解散也。

長老哭對行者道：“怎麼得命？”二僧亦一齊痛哭。言人皆不知有得命之道為可悲。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損。”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言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人欲得命，自有跳出真身之法也。人生五行之中，如入鐵籠中受蒸。火到候足，無有不肉爛骨靡。故人之死如日之入夜，無一獲免。得命之道，先在伏龍。節欲制情，作灶底抽薪之法，而使火性不騰。大聖遣北海龍王入鍋下護持，伏龍抽薪也。次在戒氣，怡情養心，開坦蕩暢適之襟而使氣性不郁。八戒發悶氣出氣之論，因行者蓋上而云今夜必死，長老嚶嚶啼哭，用悶氣之為魔，最可痛也。八戒道：“咦？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怎的？要了你的哩！”妙哉！天蓬身遭鐵籠之慘遇，當危急之地而瀟灑玩弄，如無事戲耍然，知其俯視一切不足為魔。其胸懷為何如也，宜乎燒火小妖瞋睡寢息矣。行者現身來救，八戒道：“救要脫根救，莫又要復籠蒸。謂能逃五行蒸气之外為脫根，不能逃五行蒸气之外為復籠。倘修行之人不能超凡出世，雖德行無亏，仍在輪回之內，終是凡體生根，難免入籠復蒸之患。故行者道‘若不為師父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走了。’但此脫根出世之道，乃劈破鴻蒙，凿開混沌之大超脫，非不顧行檢，算計爬牆之小法門。师徒爬牆而魔头忽起，纷纷拿住，势必复蒸。不省己错，报怨于人，果有何益？然何以不复蒸，把唐僧抱住不放，入于锦香铁柜之中，设为生吃谣传之计？盖明世间一切傍门小术，俱是爬牆，必至入柜而后已。若欲藉此逃命，反自促其死，不

必俟五行之气极而肉烂，即已自罹戾气而生就魔口矣。伤哉！世人多犯魔口之夹生活嚼，三藏犹然。大圣闻之，能不心如刀搅，泪如泉涌而放声大哭？曰“努力修行共炼魔，气散心伤可奈何？”此大哭也，乃大哭世人。当于此时困心衡虑，砥砺增益之时，故现身设法，急急回头，扫荡狮驼洞而猛醒。见如来念松箍咒，以图超脱也。

你看径上灵山，哮吼如雷，抑何勇往精进耶？如来指示老魔二怪之主，说出大鹏系凤凰所生，与孔雀一母同气，是亦佛母也。所言孔雀出世之时，一口吸四十五里之人，如来亦吸去，即一口能吞十万天兵之意。但如来已修成丈六金身，故能入魔口而剖魔脊。三藏未成金身，未免为魔口所吞而不能超脱。故必收伏此魔，而后能成丈六金身也。然则此魔之捆我、蒸我、吞我、拒我，皆魔之所以爱惜我、生育我、陶铸我、造化我，非唯有大仇而有恩也。孔雀大鹏皆大慈大悲而真为佛母，夫复何疑？后人见孔雀封佛母，以佛法冤亲无等为痛，殆未深得孟氏“动心忍性，生于忧患”之义。亦未识大鹏喻真乙之气，实为生仙佛圣人之母耳。夫美珠挖于海底；坚金炼于烈火；至真出于大魔。极贵之物，未有不从难险而获。学道若不遭大鹏而勇猛收伏，终不能成仙作佛，不易之定理也。如来引文殊、普贤至狮驼国，命行者与怪交战，诱至佛前。那怪见过去、未来、现在三尊佛像及罗汉、揭谛，认得主人公。非认得心为主人公也。所以者何？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狮象两怪乃心性之魔，认得非心性，乃得真心性。归正现相泯耳，皈依心性之归于一气也。只有三魔不伏，扶摇直上。如来用手往上一指，那怪飞不去，只在佛顶上现了本相，乃是一个大鹏金翅鹞。此一

个，即一粒金丹真乙之气。如来已明明指示收伏法矣。对如来叫道：“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大法力乃佛门正法眼，教外别传，言不能显。欲脱难只得皈依。佛祖不敢松放，口叫在光焰上做护法。所谓得其一万事毕，炼神还虚、脱根救度之无上乘也。

然必发大勇猛，大刚断，方能制伏此魔。大鹏云：“猴头寻这等狠人困我。”狠处正是慈悲处，即是能施真法之人。不能施真法则为狮魔、象魔、鹏魔而成群魔；能施真法则为狮真、象真、鹏真而合一体。行者悟到如来施法伏魔，沙僧一棒打开铁柜，救僧上路，俱是狠人狠法，百折不回之真人。故曰：“真经必得真人取，魔怪千般总是空”。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白话提要】 鹅即“讹”之义，赤子比作元神真性。一国与一人相对，国君即人心。国王贪恋美后，纵欲成病，欲以小儿肝为药引，即人以御女采战为道，而使真性陷于讹笼之中，将受刀俎之惨祸。

悟一子曰，《道德》五千言，要在得一毕万。一者先天真乙之气，生天地人物之理也。如先天既生果实，而为后天。果实中又有仁，而为先天。后天之仁，即先天之气所在，人人具足，至近至切。人能得仁，则生机存而枝叶自茂，长生之事毕矣。仁象二人，有阴有阳，合德之妙，非一人孤修所能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后世学人不识《道德》真诠，坎离妙用，谬解妄谭，甚以采阴补阳邪说治身惑人。以盲引盲，譬犹救饥服砒，恶寒负水，必至于伤生害命而后已。是舍至仁而行大不仁，大错大错。仙师特垂怜悯，借鹅笼赤子为喻。鹅者，讹也。言讹至于此，如将无知之赤子而加以牢笼刀俎之惨也。撰厥所由，皆用心君昏昧，惑于邪妄所致。故篇中屡提昏君昏君，以示其义。

夫人人有赤子之心，本广大慈悲。今讹笼锢蔽，临死无知。分明原唤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师徒见鹅笼而惊疑审视，到金亭驿馆问驿丞请教鹅笼不明之事，疑其不知养育之

法。丞云：“天无二日，人无二理。养育孩儿，怀胎十月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渐成体相。岂有不知之理？”明知生育之道出于天理人心之自然而强制造作，残忍伤生至于此极者，以为此中有道，吾不知其道于何用？故曰“无道之事”。

说出道人献女，国王宠幸美后，不分昼夜贪欢，弄得身体羸，命在须臾。采药完备，单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一个小儿的心肝为药引，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谣言叫做小儿城等语，讹哉！惨哉！较之麻叔谋赵思绾其人更甚。世果有此采心为药之邪妄哉？特以借喻邪人外道无知被害之烈祸已耳。然言千百十个心，不过一个心而已。人心皆同，言多以示其惨也。看一个一字自明。

行者道：“只恐他走了傍门，不知正道，徒以采药为真。待老孙将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盖御女采药，丧身灭命之术。后天渣滓之物安可为真？若先天要旨，绝无形质，出于自然。唯能神明默运，潜施阴德，摄脱讹笼，使被陷之赤子转杀为生，无复以采取为事。当下即是救生药师佛，而得先天度世之要旨矣。三人齐念药师佛，大圣施为发令，众神各使神通。阴风惨雾摄去鹅笼，而昏君之迷惑有开悟之机。故三藏一见，国王即喜道：“远来之僧必有道行。”此金殿之论禅谈道自不能已已。三藏论禅皆主心言，而辨其采取之非。曰：“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皆清。”又曰：“但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诚为谬语。服食长寿，实乃虚词。缘国王妄作其心而入于邪道，因病以下药也。至国丈道：“寂灭门中须云识性，你不知性从何灭，枯坐参禅，尽是盲修瞎炼。”又曰：“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华精。运阴阳而丹结，按水火而胎凝。”又曰：“愿四时采取药物，养

九转修炼丹成。”又曰：“你那静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遗臭壳，又不脱凡尘。”句句都是道德真言，与木仙庵拂云叟所谭无异。但彼以空言而成荆棘，此行谬行而成邪妄。行者明眼识破，知其口是心非。叫道：“师父，这国丈是个妖邪！”国丈道：“才见入朝来，见一个绝妙的药引，强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盖先昧心而误认采取，自灭其良心；继因失心而转以人心为道心。皆邪妄也。昏君不察，求僧取心，是犹御女而致取其身中之物以为药也，其可得乎？不知采取先天真一之气，有大小颠倒，改换头面，变化腾挪，鬼神莫测之妙用，而不专属于心，故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八戒撒泡尿，一团臊；行者泥作片，像猴脸。吹口仙气长老变，摇身变作僧脸。忽倏之间，内外互济。转移造化，妙道天机，默不能隐，语不能显。徒谈道德而昧心错认，妄希取用者，乌足以知之？

惜哉！比丘上不能乞真法，下不能乞真食。空有释家乞士之号，不与尼山丹丘同实，竟误用而成小子，悲夫！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白话提要】老寿星降伏妖怪，孙行者打死美后。国王知美后为妖狐、国丈为白鹿，惭愧不已。心君醒悟，真性之赤子也就安全归位了。

悟一子曰，羈縻小子无知之心而求道，则锢蔽其心而无道；强执成人有知之心而求道，则空费其心而无道。盖小子无知心虽多，只一个；成人有知心虽一个，实多般。总见其昏也。心君一昏，或惑于采取而无知；或惑于人心而有知。去道益远。此大圣所以现身说法，开心见诚，尽剖其心中之所有，骨都都滚出一堆，一个个捡与大众观看，以示此心之中色样多般，俱是假像，并无可为药引之处。如止盗者，锢钥而守御之，不如发篋而示之无也。故曰：“都是红心、白心、黄心、慳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我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若云此即黑心，此等心之外更无黑心也。夫仁、义、礼、智根于心，道心也。此心本诸天性，良知良能，无用再求，特放去以上诸人心，则道心自见。然则孟子所谓收放心者，非收也，放亦是收。如比丘王所言“收了去！收了去！”不知收此等心在内何用？故圣人知无心之为要，而息虑忘机，廓然无我。若取人心以为道而钩索远致，虽呕尽心血，作用千般，吾知其所希得者，只

是一个黑心而已。

国丈指定道：“要你的黑心！”假僧道：“我和尚都是好心，这国丈是个黑心，好做药引。”非真谓其心可为药引，言如心可为药，人人同心，人所自有，何必采阴以为药？又何必执心以为采？又何必舍自己之心而采取他人？非其本心黑洞洞而昏惑之甚者哉？

心也者，火藏也。卦气属离。外阳而内阴，外明而内暗。若谓即心即道，纵操至入定出神，终是后天阴神，非先天阳神，未成正果，仍堕轮回。何况认假为真，以阴采阴而妄行邪说以为道乎？

国丈认得大圣，迎敌不住，将身化作一道寒光，进宫带走妖后。盖化寒光而去，见乘风御女而行阴邪之道。自此而真假可辨。昏君之主公，亦可寻觅而相见。三藏道：“我这个臊脸怎么见得人？”只此一语，已骂尽世间邪妄之徒千般害人的丑态。《参同契》曰：“阴道厌九一，浊乱弄胞元。诸术甚众多，千条有万余。”彭真人曰：“世人不达大道之宗元而趋旁门曲径”。此属多般，皆为左道。乖讹天理，愤乱主真。本期永寿，反尔伤生。

大圣与八戒找寻妖处，但见千万株的杨柳，更不知清华庄在于何处。正是“万顷野田观不尽，千堤杨柳隐无踪”。即“千条万余此属多般”之义也。土地说出一棵九叉杨柳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即“九一浊乱，曲径左道”之义也。大圣依言叫门，霎时间一声响亮，忽喇喇的两扇门开，不见树的踪迹。即“趋旁门曲径，乖讹愤乱”之义也。见石屏上有“清华仙府”四字，府即腑，似烟华本花。盖烟花自迷而不知为浊乱胞元也。见老妖怀中搂

着个美女，齐道“好机会！”行者掣棒叫道：“毛团！甚么好机会？”引怪喊杀。八戒推倒杨树，筑得鲜血真冒。正见御女邪术为兽行杀机，不能永寿而反伤生也。唯能洞悉根源，除此妖邪，方可得寿。故正当喊杀之际而有南极老人星不期自至。寿星陪笑道：“望二公饶他命。他是我的一副脚力。”言此为永寿之脚力，岂可妄行而害命？现出白鹿本相，扑杀白狐妖女，同到比丘现相化凡，收结大圣剖腹剜心、现身说法之意。

行者对国王笑道：“这是你国丈，这是你美后。”痛切指示，能不令人颜甲背污？国王羞愧而感谢，无知赤子之心不觉顿然悔悟而发露。故曰：“救我一国小儿，真天恩也。”寿星说：“与东华帝君着棋，一局未终，寻他不见。若还来迟，此畜休矣。”又道：“欲传你修养之方，你又筋衰力败，不能还丹。只有三个枣儿，是与东华帝君献茶的，今送与你”一段，读者视为收煞余文，不知其为仙人临别叮咛，吃紧度人处。言人生光阴迅速，世事如棋，须急早修行，切勿迟误。莫待筋衰力败，不能还丹也。三枣者，一早节欲，二早寻师，三早下手。上阳子曰：“凡人七十八十至一百二十岁，皆可还丹。”为筋衰力败之老人鼓励。此云筋衰力败不能还丹，为少壮不努力之人儆惧。即孔子“年至四五十亦不足畏”之意。非真谓筋衰力败不能还丹也。

国王求教，行者曰：“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凡百事将长辅短，自足以祛病延年。”言凡百事将长补短，还丹之法，未尝非将长补短之事就是教也。正送出城，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两边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鹅笼。各家俱来，认出笼中小儿，欢欢喜喜，跳跳笑笑，无大无小，若男若女，将

师徒簇拥回城。见仁人之心本人我一体，大小无分。昔遭迷惑而久已陷失；今得开悟而一旦来复。如从空而下，人人复得亲儿。不遭陷害，何快如之！这才是阴功救活千人命，小子城还是比丘。

然心中既无药物，学出世之道者当向何处寻讨根苗？故仙师急示下篇之出产。

第八十回 姤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白话提要】先天真乙之气为坎中真阳。当人事纷扰之际，真阳寂而不动；当天定神会之际，真阳跃而自动。动静之间，即亥末子初之候。三藏坐在林中，见树上绑着一个女子，上半截绑在树上，下半截埋在土里。这个女子，即坎中之阳，在亥末之时，由天而动。亥属木，故上半截绑在树上。亥过交子，阳生之候。子属鼠，故女子为鼠精。子末交丑，丑属土，故下半截埋在土里。先天真乙之气由天而动，常人以为常，求配偶以生人；道人以为怪，逆制之而修真。

悟一子曰，此篇至八十二皆明修道者须步步照护本来面目，还归本性。偶一失足，便陷空无底，难得超升。

篇首行者引古语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沙僧云：“只把工夫挨他，终须有个到之之日。”言不可一念一刻懈惰止息也。前篇欲念惑于采取，得之外诱。能猛省返照，犹为易制；此下明欲动于天，念由自起，最难遏绝。所称姤女者，乃吾坎官之至精；育阳者，吾坎官所育之阳。坎为男，而何以称女？其外为阴像也。后天之阳包育于中，当人事纷扰之际，常寂而不动；当天定神会之时，必跃而自形。盖阴阳之妙，循环无端。其至妙在坤复之交，动静之间，即亥末子初之候也。屈原《远游》篇曰：“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朱子曰：“此言广成子告黄帝不过于此。修

道者苟能存虚以待而逆以制之，则为神；不能存虚以待而顺以纵之，则为妖。此真忘生死之关，最宜察识防范。”

师徒正自闲叙，又见一派黑松林。唐僧道：“悟空，我们才过了崎岖山路，怎么又遇这个深黑松林？是必在意。”又道：“徒弟，一向西来，无数的山林崎险，幸得此间清雅。这林中奇花异卉，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在松阴之下，岂真坐在松阴下哉？黑松阴甜之气象，乃动极而思静，正静坐合眼时候，静中忽然有动，而妖邪生矣，篇中忽然见、忽然听得，俱是妙谛。

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美貌女子，上半截使绳索绑在树上，下半截埋在土里。盖此女子，吾坎中之阳精也。至亥末之时，由天而动。亥属木，故上半截绑在树上。亥过交子，阳生候也。子属鼠，故为鼠精。子末交丑，属土，故下半截埋在土里。常人以为常，顺而行之，多方求配偶；道人以为怪，逆而制之，畏惧而护持。故仙师直指曰：“咦？分明这厮是个妖怪。”长老肉眼凡胎，却不认得。见了她未免心动，就忍不住一念方遏，一念复萌。惜惜怜怜，盘桓一路。危哉！危哉！行者从旁冷笑，识破妖邪。劝阻护持，全赖此心之坚忍镇静也。霎时间到了镇海寺，又忽听得一声钟响。由动中又转一念，如铜钟一撞，忽然惊醒，以明欲海无边而忽得真金之刚断以镇摄之也。然铜钟在地而上半如雪，下半如靛者何？谓铜不因外物之侵损而变其声，人不可以物欲之难制而失其守也。三藏摸钟感叹，道人拾砖击打同一机针。及入寺中，见前边狼狽后边齐整者，言镇者真金也。此心坚忍能如真金之不变，虽有前边之狼狽，自有后边之齐整，何足为病？然此言育者，育阳而已；求者，求偶而已；护者，护主而已。俱引起下篇要妙之词。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白话提要】真阳由天而动，是女妖出现之时，也是金丹起火之候。能识得为妖，以刚断之心勇猛降伏，则逆制之而成丹；不识得为妖，留恋不舍，则真阳顺出而伤命。

悟一子曰，此明色易动人。最难遏制。愚人贪之而殒命，至人遇之而悟真。只要看得分明，知他为怪，斩然不染，才为慧剑，遂是真金镇海。倘见不真切，稍有沾带，便踣一粒米之差，即落于姑息。不能刚克果断，而镇海寺为怪所窟矣。

唐僧带他到寺，即沾带为累。叫小和尚引他往后去睡，即窝藏祸根。朦朦懂懂、淹淹缠缠，如病人不能前进模样，此道力不足之故。非夜半不谨，受了风吹，起不得路耶？自己病体沉重，犹不忘情女菩萨，想送饭与他吃，乃一味留恋，流于姑息之病，安得不受困中途，步步牵挂，想要寄书回归，走回头路乎？

行者忍不住呵呵大笑曰：“师父你忒不济，病根皆由打盹，一念之昏，左脚下踣了一粒米所致。”左者，差也。言修道者不可有一粒米之差。若非修道之人，即为众生所左者，多佛故不以为念。你看众僧不能降龙伏虎，不识怪、不识精，三日里就被吃了六个。这不是愚僧都被色欲引诱，所以伤了性命？唯行者知怪而努力剿除，犹不免了脱陷，唐僧心已无主，能不被妖精摄到陷空山，进了无底洞耶？

妖精善用花脚脱空飞诱人，无有不堕其术中。灵如悟空，被他两口剑来闪一个空，就中了他计。何况唐僧惜惜怜怜，不知畏避？忽然陷之，固其所也。这正是唐僧左脚下一粒米之差，而妖精亦将左脚上花鞋脱下。我以至左往，彼以至左迎。以至就左，而一脚之差，全身失陷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

此时也，心神错乱，本土不守。闹闹吵吵，无头无奔。阅历到此，方识妖精果是这般利害。前唐僧思想寄书回东，身犹未动；这番身径东回，三徒能不一径回东而走？盖妖精原起于黑松林忽然而现，仍须在黑松林搜寻。急急放下，一场大静，另换头面。和合四象，打起精神，奋力诚求，讨出陷空山无底洞消息，然后知其下落，可以齐心行救，风驰云逐，无可迟疑。

此一陷也，正修道不可不历之境。不陷不知其陷之易；不陷不知其底之深。惟知陷空无底，斯知真履实践。然则妖之陷空山无底洞，即吾之真履境、实践地也。诸般色相，总不外静中自动之念为之。土地指明正南下，乃上离下坎也。乾之中爻下陷而成离，坤之中爻上交而成坎。即坤阴摄去乾阳，亦即女妖摄去长老之象。花鞋字从二人二土，从化从革。左为阳土，右为阴土，转旋无定，故为脚上脱化变革而出真身也。佛殿一段情景，悄悄冥想，喁喁啾啾，分明桑间濮上态致。虽是现身说法，原是抛身入身。此处即是陷空山无底洞，能不入其彀中？吁！女色之花巧脱陷，可畏矣哉！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白话提要】寺内僧人不识妖怪，三日里被吃了六个。三藏因念念不忘女菩萨，不能果敢刚断，亦被妖怪摄入陷空山无底洞。唐僧被摄，隐含着乾坤相交，乾之真阳陷于坎的易理。陷空山无底洞即为坎卦。坎卦上下皆阴，上面空，下亦空，故山空无底。两个女妖在井边打水，井为坎，妖指卦爻。两个女妖，即坎卦上下两个阴爻。行者入井救唐僧，即“抽坎填离”之义。进来时从上往下钻，出去时从底下往上钻，明指救阳须用逆运之法。

悟一子曰，此篇特指陷空山无底洞一段姻缘，扮演说法，处处俱有要妙，夙有仙骨者能神明默运，悟彻精微，蓬莱阊苑只在目前。咦？灵山会上千尊佛，若个能逃此处过。修道者到这田地，亟须打点精神，猛图超脱，千方百计寻觅出路。这其间，却有个秘密金刚，乃渡河筏子上天梯也。祖师不敢泄露，故伏此九九之数，终而复始之会，跃跃真机，引而不发。子舆氏所谓“能者从之”，其在斯欤？《参同契》曰：“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注云：“黄芽即兔髓，水中金也”。姹女为坤象。坤得乾之中爻而成坎，乾易坤之中爻而成离。姹女之求阳，阴阳交感，自然之理也。学道之人，必返坎中之阳以实离中之阴，成真金不坏之体。然阳既陷于坎中，

即如落于陷空山无底洞一般，如何得出？数百年来，褒侮圣书者竟不知解陷空山无底洞为何物，作孽！作孽！

坎卦之象，上即空，下亦空，分明是山空而无底。同讲便见两个女妖在井上打水。井者，坎也；妖者，爻也。两个阴爻，明示于此。又见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蔑丝髻髻，甚不时兴。这二句乃收伏金丹之秘要，仙师亦显露于此，人自不识耳。大凡学道者要气质温柔，不可别立涯岸，即老子齿刚舌柔之说，“用兵之道，哀者胜也。”

行者道：“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又援柳檀二木为喻，深得老子之义。两妖精来此打这个阴阳交媾的好水，安排素筵，指出个好字来。非阴阳交媾，则子自子，女自女而不成好也。《易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仙道备矣。迷者读至此，又猜为采补之术，失之愈远，难以摸索救援，惟行者跃身而入，便赞到好去处也，是个洞天福地。但入其中只要把捉得牢，不可自丧真阳，身堕轮回，不得翻身。须急急寻条出路，不可忘了。分明示人受中以生，须主敬保真，急急寻出世姻缘，不可忘了本来旧路。

三藏道：“进来的路儿我通忘了。”提醒世人须要仍从本来路儿寻个出去的根因。行者道：“莫说忘了路。他这洞古怪，不是好走进走出的。来时是打上头往下钻，如今教你出去，要打底下往上钻，还不知可有本事钻出去哩。”噫！仙师微言冷语，指出出世的法门。似下学上达之象而实非也。明眼人于此处了彻，自可悟得“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之道。

行者算计出去的法门，要在酒钟内斟起喜花，变作蟪蛄入腹，在于水金之中使变化手段也。谁知花儿已散，不能成事。此时女求而男不应，惟女意中落有哥哥妙人。如阳在上，

阴在下，天地否也，空喜也，乃是鹰飞轮瓜、掀翻桌席，摔碎盘碟之象。行者不得不翻身复入，转作红桃之计，传授唐僧以假合之密谛。嗣后语意相投，情同鱼水。妖精遂说出枝头果熟，阴阳日月一段道理，缱绻情浓，行者得以乘时行事，毂辘一个跟头翻入腹中。此时妇唱而夫随，真是妙人哥哥，如阴在上，阳在下，地天泰也，实腹也。

妖精道：“孙行者，你千方百计的钻在我肚里怎的？”行者道：“也不怎怕，只是吃了你六叶连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脏都掏净，弄做个椰子精。”行者在肚里虽就轮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几乎把个皮袋儿捣破了。那妖精忍不住疼痛在尘埃。及至搀起，妖精道：“我肚里已有了人也，快把这个和尚送出去。”学者看此段景象，果是何解？《悟真篇》曰：“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分明于此处演出。亦可悟攒簇五行，作用金丹之妙道矣。

及小妖都来扛抬，行者在肚内叫道：“哪个敢抬，要便是你自家送我师父出去。”盖自然工夫，非人力可助之意。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把这厮送出去，等我别寻头儿罢。”他一纵祥光，直到洞口，正状金丹出炉之法象也。

又闻得叮叮当当兵器乱响，行者道：“是八戒操钯哩！你叫他一声。”三藏便叫：“八戒！”八戒听见，道：“沙和尚，师父出来也！”叫八戒者，知火候也；呼沙和尚者，须着意也。咦？正是“心猿入穴降邪怪，土木同门接圣僧。”此段情景，乃炼就金丹出炉的奥妙。三人同志，虑险防危，主辅应求，毫不可忽也。

姹女之求阳为大道，元神之护道有秘诠。世人无不入其

洞中，能守真不溺，百计求脱者谁哉？迷者不从心上洞察阴阳，求师指示以臻无上妙乘，谬认为采战御女，便是地狱种子，万劫不得翻身矣。慎之畏之。上篇是陷于洞之根苗，此篇是出于洞之因果。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白话提要】行者化桃进入妖怪腹中，强迫妖怪背出唐僧。妖怪并未心服，所以复又作乱，掇走唐僧，此为知收伏金精之法而工夫不到，未得其真，不能返本还元之义。

悟空打进妖洞，看见李天王和哪吒牌位，即识得“丹头”之义。李姓属木，木之子为火。妖为水中金，水中之金能克木，而金又能生水以生木；木中火能克金，而火又能生土以生金。所以妖怪为李天王结拜之恩女。悟空、八戒、沙僧及天兵天将围住妖洞，老怪寻思无路，磕头求命，即火候足，金精受伏之义。

悟一子曰，出世之道，在于制伏金精。倘知制伏之法而工夫不到，未得其真，则不能返本还元。理欲交战，仍与性体为二。势必飞颺奔越、纵肆猖狂，使我跼脚不定。所谓“工夫不到不方圆”也。

三藏之既出而复陷，由知之未尽而得之未真。故求丹之要，须精心根究，识得丹头。仙师恐世人认假为真，又发此段，令人察识精妙。若看做水穷云起，绝处逢生，不过为文家之波澜，便埋没作者婆心矣。经云：“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当行者化桃入腹，强其负僧而出，原非心悦诚服，自然超脱者。故出来而重整旗鼓，争战乱打，置唐僧于独坐无援之地，非和合攒簇之理。由金不归性而水、火、土、木相

持，是金为假象而先错于左者，今又错于右。故右脚上花鞋又脱，变而无定也。

子精为坎中之物，出之于地，又名地涌夫人。不闻地涌金莲乎？金莲为夫人纤趾，饰以花鞋。鞋附坤土而行，为归性；脱下凭空而起，是飞腾奔越，金不归性矣。左属阳，右属阴。前以偏阳，左旋而左非真；此以偏阴，右旋而右非真。鞋者，谐也。左右分飞，何谐之有？故不能脚踏实地，站立不定。

然姹女者，吾之性也，何以称妖？归性则为真精，离性则为妖精；归性则成吾之真而妖潜其形，离性则成妖之精而吾遭其陷。

唐僧被其一把抱住，咬断缰绳，连人和马复又摄将进去。总因不能制伏真金，以致脚跟不实，御缰中断。唐僧龙马之脚力原不如妖精左右花鞋脚力之大，故必双双收伏，以作根基。

大圣见半截缰绳，不觉兴悲无力，满眼流泪。急急转身勇猛精进，寻出根源，方有实济。见金字牌而识其父兄姓名，便识丹头，岂不满心欢喜。其父归之，其子焉住？抱牌径上天堂，陈告玉帝，而全家可收矣，此擒贼先擒王手段，溯本穷源之要妙也。迨玉帝命太白金星宣李天王对簿，而天王不识其为女，哪叱说出灵山偷吃如来香花灯烛一段根苗，方知为结拜之恩女。女则女矣，何以言结拜一节？缘由天王李性，属木，论木之子，火也。其女安得属金而为金鼻白毛，通身金象乎？不知水中之金能克木，而金又能生水以生木；木中之火能制金，而火能生土以生金。金先仇而后恩，故为结拜之恩女。《悟真》云：“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向西邻寄体生，认

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作亲情。”其中伏藏颠倒之妙，不可以言尽。

何称半截观音水月也？有水无月，不成全体。姹女只是水中之金，非半截乎？至此，精在东南黑角，另有小洞。而金已归性，返到东家，正是洞房花烛，黑气氤氲，暗香馥馥，匹配团圆之际。所由行者寻着唐僧和马匹行李，而脚力已备，此老怪寻思无路，磕头诚服；天王太子，押怪回宫时也。今而后，唐僧四众竟策马长驰，担挑肩荷，齐上大路。

故修丹者必先炼伏金精，性体坚忍不磨，而后脚根踏实，方能向西前进。今兹众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忿坑而不濯；投利阱而不怨；坠名渊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鸢迷途而不返；落荣网而不飞；皆昧真性而陷于空，终无底止。悲夫！

前篇以镇海寺隐涵真金二字，此篇以寻着金位金炉为识得丹头。所飞越者左右之金莲；所收伏者白毛之金鼻。言此内自有真金，即是金丹要妙。不可不知。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白话提要】法和发是谐音。灭法国国王要杀一万僧人，结果自己和三官六院、朝中大臣都被剃掉了头发。其中含义，大致有两点：第一，唐僧四众是和尚，无发；国王要杀一万僧，有法（发）。行者变剃刀将国王及其臣属的头发剃掉，大家都无发，即人我无分，“无我相、人相、众生相”之义。第二，执法就是灭法。国王执法杀僧，结果“灭”了自己的发（法）。

悟一子曰，此篇只万法皆空，无有执着，便了大义。人生本圆觉妙体，人我无分。自法立而人我分。我无法，人即以法灭我之无；人有法，我即以法灭人之法。惟人我大家无法，而天体圆成，方为大觉。其为道也，以知见为妙门；寂静为正味；慧思为甲盾，慧断为剑矛。破内魔之高垒，陷外贼之坚阵。镇抚邪杂，解释纒笼。深明形质不可以久驻，而真灵永劫以长存。知化者无常，存者在我而已。本非法，不可以法说；本非教；不可以教传。所谓圆陀陀、赤洒洒，不立一丝毫也。然其中却有个脚踏实地的根基。倘随风倒舵，一味茫荡，佛谓之茫荡空，仍是陷空山无底洞的局面。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必能立，而后可言权也。

仙师开口说个三藏固守元阳，脱离了无底妖洞，随行者投西前进。这便是脚跟已实，可与立的时候。虽然，未可也。

故下文忽有老母高叫：“和尚！不要走了，进西去都是死路。”此大士慈航渡世，劈头一棒，拦住去路。明非和光混俗，随方逐圆，一步行不通也。你看灭法国现在自前，说出个“万僧愿”，杀勾无名。只等有名的凑成一万。分明指明万法皆空影子。三藏便思方便路转过去。老母笑道：“转不过去，转不过去。”这一笑中，喜的是不径行直遂，笑的是转辗差池。须要从中路而行，自有方便法门经历过去，莫要走了旁门曲径，错了路头。故又急忙连声拦住。盖权非反经而行，乃从正经路上权其轻重，委婉一心而不直骤，必至于取经而后已。自汉以来，无人深识其义，未免舍中路而就曲径，何能合理？故不能守经者，每入邪径而托权以文邪；知行权者，必由正路而化经以从正。此从中路须方便法门，真圣人仙佛之行权法门也。

向来读《西游》者，以大士现身不过为文字穷处过接，不识此等冷处闲言，尽是妙义。道也者，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体，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当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人；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又曰：“变动不居，与时推移。”此大士西来度世之的旨也。故指示已明，径同南海。行者即隐名避难。变化灯蛾，望明而进。仔细观看，相机而行。就道过得去，改换衣装，效微服过宋之法。正是和光混俗，不执己相也。看尽旅店客伴，小心勤苦世情。房中婆子带孩补纳俗态，乘时窃取。因势玩弄，运动天机真趣，显出活活泼泼气象。扮作俗人近城，改换官儿，称呼贩马客十弟兄。汉子牵马进店，妇人请客上楼。点灯来问宝货，夸张马数，自赞房宽。议房钱，讲饭价。呼宰牲，跌

跌脚。庚申斋，辛酉开。小娘儿，明日来。那里睡？倚着柜。女儿抢近前道：“没买卖，马贩来。要黑睡，有大柜。盖上盖，早些来。这都是曲尽人情世态，以见行者不着我相，随方逐圆之妙。所谓能运无碍心，普人于一切，见若不染也。知若不取识，是名真识见。亦名解脱知。佛观斋生灭，诸法等如是。咦？离了世法无佛法，会到无心即道心。

最微妙者，入柜捣鬼一段。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若身无长物，又何妨虚而示之以实？突出明火执杖，知就暗遭明之困；打劫马贩，见慢藏侮盗之危。法网罗密，在在可畏。皆行者现身说法之处。到此地位，大圣又有出神入化，肆应无方之妙用。左臂右臂，即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运于掌上而左右逢源。故金箍一幌而散弥六合，总捻成真而退藏于密。所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故能分身而千百其化身，拔毛而千百其利器。上而官府部院，下而庶僚百执，无贵无贱，无小无大。神通默运，格貌移情。此便是行者化身变刀，将头发尽数剃得精光，使人我一相，个个圆成，去来无碍，天体自然。岂不是人在睡梦中，忽然大觉耶？吁！灭法无法，钦法得法。法无完体如是哉！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白话提要】万法皆空，并非无法。法由心生，而心不属于法。心体空虚，一无所有。若执着于法，即是住心。住心即是魔心。所以执法即是灭法。改“灭法国”为“钦法国”，不执于法，无住生心，故为钦法。

圣人之心如明月止水。常明常静，常应常止。万用未尝非一体；一体未尝远万用。如稍有芥蒂，则心体蒙昧，外用遂涉欺妄。阴雾隐于连环透明之洞，即心体蒙昧之义。心体蒙昧，不能依体为用，则触事生心而随尘动静。悟空、八戒、沙僧不识众妖只有一妖，众用原归一体，误中“分瓣梅花计”，即心随物转而落入魔口之义。

悟一子曰，是篇谈者谓从前妖精莫可思拟，此特平平无奇，却似敷衍弱笔。不知无奇之奇奇更奇，可思之思思非所思也。上篇看破人情世态，万法皆空。须和光混俗，随方逐圆。虽从应事接物运用机神，而原根于心体之光明广大。恐人不能从心察识，则非依体为用，是触事生心而随尘动静矣。故仙师急急从外而打入内来，特题《心经》莫远求之妙旨，令人察识此心，切勿倘有芥蒂，以自遭魔陷也。

盖圣心如明月止水，常明常静，常应常止。万用未尝非一体，一体未尝远万用。故曰：“体智寂寂，照用如如。”倘稍芥蒂，则心体蒙昧窒塞，而在外作用遂涉欺妄，便是雾迷

灵窍而禅心被吞，不犹阴雾隐于连环透明之洞中，而摧折撑天之柱耶？故下篇命名曰“隐雾山折岳连环洞”。

五岳为天柱，一心为身主。岳折而天无柱，心迷而身无根。举动不根于心，则一切皆烦恼，何禅之有？适成其为灵窟而已。夫禅以消魔，杵以除魔。何以魔反持杵而吞禅？盖禅止一心而魔通六道。拘禅灭法，是以魔治魔，未免充魔腹饥，而生吞活嚼矣。何以故？道心非禅心，分开为戒、定、慧。开而为六度，散而为万行。禅者，六度之一耳，何并总诸法哉？其不为魔陷也几希。况禅心难净而金木未融，又何能却群有而除万法？鲜有不遭魔算者。若万法皆空，非灭法也。心为万法之所生而不属于万法。得之者，则于法自在自心，而证随愿而起。不必同，不必不同，不必不必同。非常法，非非常法，非法非非法。岂可以执迹而寻哉？灭法者，如发之黦也。在外诸法，犹身之有仪容。灭法即为失仪。篇首于众臣口中提出失仪二字，大是分明。但诸法空相之妙，非执世法者所知。臣曰“不知”，君曰“果然不知”。各泪汪汪，洵可悲涕。迨国王悔悟戒杀，倾国皈依，改灭法为钦法，是佛无坐相，无住生心之旨。盖执法即为灭法，不执法即为钦法。故坐禅为坐佛，坐佛即杀佛；执法为住心，住心即魔心。

长老在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已见万法归一，头头是道气象。沙僧即接云：“哥呵，哪里寻得这许多整客匠？”在世法谓之失仪，在佛法谓之整客。似属相反，实则相济。法之不可泥也如是。此是法无定体，变化神通运用根心之妙。行者说了一遍，急提《多心经》四句颂子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唐僧曰：“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心净孤

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懈怠，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此心字，即前两篇关切处也。

猿为申，金水也。猪为亥，木火也。相克而实相成。猿劳而猪懈，以劳形劳而怀妒，以懈比劳而生欺。下边正因懈怠不志诚而差错，以致风雾忽生矣。

八戒躲懒，行者哄以妖为善雾为气蒸米饭、面馍馍。菜蔬咸，吃不多。吃嘴的见识低，马要搅要草料，寻嫩草先喂马。只斋俊，不斋丑，口中哼“上大人”。彼此言不由中，互相欺诳。所谓好吃懒做，口是心非，岂非落于群魔圈子阵耶？若非行者回心返照，暗地救援，则匿欺破戒，性命难逃。故吾心一念至诚，则群魔退舍；一念怠妄，则群魔现形。魔非外来魔，即吾心自召之影也。试看行者八戒欺以风雾明净，魔即收风敛雾以欺之；行者八戒要吃斋，魔即要吃僧；行者言蒸笼之气，魔即刷锅要蒸僧；八戒行者变矮和尚假行者，魔即变假魔；行者为分身之术，魔即为分瓣梅花计；行者见妖精败去，拨转云头径回本处，魔即败回本洞，高坐崖上，默默无言；行者叫八戒为开路将军，魔即封小妖为先锋。至诚则禅为王而吞魔，怠妄则魔为主而吞禅。如竿影谷声，泯灭不得。禅耶魔耶，是一是二。结出唐僧绑在树上，樵子亦绑在树上。各言事君事亲一段心事。树者，根本枝叶也。明君亲为天地大径，忠孝乃人身根本。皆从心地根本上发露，着不得一毫虚假妆点。能鞠躬尽忠而安生恤死，不负君恩，方为取得真经。能竭力尽孝而养生送死，报答亲恩，方为拜得活佛。苟不从根本真性施为，而在外矫诬文饰，便是隐雾山艾叶花皮豹倒持降魔杵而吞禅矣。迷根本而披艾叶为魔，曷可胜悼！三藏樵子能不伤情痛杀哉！篇中妙义跃然，俱在文字笔墨之外。平乎奇乎？可思拟乎，不可思拟乎？

第八十六回

本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白话提要】魔称南山大王。南为离，属心。数百年放荡于此，指妖由放荡其心而成。行者、八戒协力降妖，即金木交并之理。

悟一子曰，此承上篇，言禅心被障，由于怠欺，须精勤振摄，不可使一毫假借，然后能表里洞彻，通透连环也。

隐雾折岳连环洞，前解已明。自称南山大王者，南者离也，属心。数百年放荡于此者，言由久放其心而成。故特提出李老君、佛如来、孔夫子三教大圣人以证其自尊自大之妄。五祖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进而言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虽有安勉之殊，总明心体之宜明净也。

猪属亥，亥为木。猴属申，申为金。不合则金能克木而成妒；合则金能生水以生木，木中之火亦能生土以生金，故能助。金木有相制之义，亦有相成之理。金得木火而成真金；木得金水而滋生息。原作夫妻配偶，终不相难也。夫妻和而家道成，金木调而身命理。是水固和宁，内安外攘之道。此邪魔所以从此收伏也。

然则魔若外至，而实自心生。故心之所为，魔知之；魔之所为，心知之。行者知是分瓣梅花计，又知此间妖精住此，师父必在他家。俱是自心察识而特不可认假以为真。如妖精

以绝不相似之柳树做假人头，此假易辨，而特恐似真者为难辨也。如妖精以鲜人头做真师父，似是而非，最难察识。此行者兄弟所以不觉，一齐大哭矣。明真假之分甚微而是非之端易淆也。然则此一哭也，岂行者果信为实然而率众大哭耶？悲素丝可青而可黄，歧路可东而可西。一齐大哭，寓意深矣。夫惟大哭，而后可即假以为真，亦可寻真以弃假。何也？哭者，心之痛也。有声有泪，皆从真中流出，能发真心。魔以假乱我，我以真自主。则邪不胜正而魔自潜形。所以努力向前，把石门打开而坚垒可破。昔之偷安息欺者一旦奋勇争先而志趣精明，南山大王放荡之形状不可尽识哉！行者前以假分身而起魔，今以真分身而除魔。从外边往里打，从阵里往外杀。合力同心，内外夹击，打倒用计之苍狼，堵住久放之老怪。然后静气存心，细察其门户，洞晓其源流，潜身直入其洞中，而真假毕露。大怪小怪纷纷鹿鹿，设计布害，果何惧之有？知其为魔，炼成真窍，诸怪自倒，顿皆寢息，即现出本相而打破旁门矣。夫而后，真者显，假者灭，断其根，现其形。艾叶花皮之浮障已除，而在我之真心无损。此即樵子用心尽孝，感动高天厚地，死里逃生，得见亲娘一理也。樵子曰：“如今山上太平，孩儿彻夜可行。”又曰：“这条大路向西不满千里。”噫！内外一体，表里洞彻。近在极乐之乡，道其庶几乎？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白话提要】修真之士，须积阴德。暗中行方便，施与不图报，积善无人知，不迫人于险，隐人之丑恶等人不知而天独知之事，即为阴德。阴德厚者必受天报。

悟一子曰：此篇明修真者，必先积阴德。阴德未充，名虽美而无用。功垂成而忽隳，鬼神不能默佑。事业总属虚文，急须返躬内省。发大慈悲，戒谨精进，广施阴德。何谓阴德？修己之天以敬人之天，阴德也；暗中行方便，阴德也；施与不图报，阴德也；积善无人知，阴德也；不迫人于险，阴德也；隐人之丑恶，阴德也。经云：“彼以祸来，我以福往；彼以怨来，我以德往。”皆阴德之事。弭灾消孽，广大无边。《悟真》曰“大药修之有易知”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盖我命不由天，是造化之妙存乎我，由我亦由天。默想之功存乎天。

行者道：“但论积功累德，老孙送你一场大雨。”是此篇的旨。称凤仙郡者，跨凤登仙之美郡。今不能积功德而阳卜虚名，虽阳为爱民，实阴以害民。民命倒悬，守实主之。天怒其可回乎？然郡侯上官，十分清正，爱民心重。求雨济民，乃万善之事。即此一节，善念无穷，何以不能回天？曰：此阳德，非阴德也。盖十分正清，则过于明，偏于义。如阳刚之烈。故曰“不仁。”洪范传云：“若明则旱。”明为阳刚，使

无阴道以济之，膏泽不能下究。人事失于下，天道应于上。旱其征也。故为上者，惟存仁施济，广行阴德为要，不尚乎察察为明。先贤有曰：“明而不恕，不如不明。”老之三宥，禹之下车，汤之解网，皆明而恕也。臣子食禄天朝，奉命守土，体国爱民，职分宜然，何德之有？阴德者，非人所知而天独知之。至于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官正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冒犯上天，乃阴恶也。亦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夫民者，天之所生。天无不爱其所生。君子能体天之心以爱民，必受天之阴报，一定之理也。爱民必自敬天始，故曰：“敬天勤民。”今上官正不能敬天而反褻天，罪莫大焉。夫民以食为天。斋供者，民所仰食之天，天所养民之本也。推倒喂狗，欺灭天民，其为不仁，孰甚于此？故阳善万端，不能胜阴恶之一事。夫阴者，独知之地；德者，有得于心。非沽名、非钓誉。屋漏为康衢，梦寐同白昼。精神呼吸，默通帝座。感应之速，有不捷于浮鼓哉？但获罪于天者，郡守也。何以降灾于兆民？守为风而民为草。守不仁则民不义。上行下效，气类相感。夙夜之负疚，酿成黎庶之隐忧。一念之敬肆，播为苍生之休咎。守造之而民受之，理势之自然也。故地方灾变之非常，必由有位之失德，俱冒天致旱也，固宜。然天心至仁，每缓于罚恶，以容人之省悔；亟于赏善，以诱人上进修。又有阴阳缓急之各宜。如阴德每缓之，以俟积累而大其报；阴恶则必速之，以彰显应而信其诛。盖阳为人所共知，而阴为天所独知也。虽有缓急之不同，绝天丝毫之舛错。志之极明，加之相称。非天也，人自召也。故守当推倒素供时而米面山已高一二十丈，罪同山岳而不可以数讨矣；喂狗时而拳鸡已紧嘴慢嘴，长舌短舌，行邻禽兽而积愆难消矣；冒

犯时而金锁坚牢，仅一明灯燎焰而融解无期矣。虽然，一恶固足以败百行，而一善亦足以回百恶。四天师对大圣笑道：“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能一念转恶为善，惊动上天，那米面山即时就倒，锁挺即时就断。你去劝他归善，福自来矣。”可见作恶由己，迁善由己。只要自己悔悟向善，方可化恶为善，转祸为福。龙王也不能为情，大圣也不能为力。即上天也不能强人。惟垂象三事，示戒而已。苟能诚心返照，广施阴德，则烈焰化为甘露，泉岭崩入浮云。鸡平数罪之喙，犬截舐尤之舌。嚼火不事，贯索消沉矣。霎时间布霖雨点滴不爽，快何如之。神祇亦开明云雾，各现真身。格天地，动鬼神，岂不由一改之善心为之哉？故名曰“甘霖普济寺”。

修丹之士，不知改省而行阴德，其犹炊沙作饭，接竹点月，必无济也。又何普济之足云，然仙师又有至奥之旨伏于此篇交接之间。前篇诸法空相，明心见性，内外一体，微妙圆通，几从以天竺雷音，是望佛在是矣。更拟向何处加功？樵子曰：“这条大路向西不远”，何以非歇脚处，尚在走路时耶？盖积德累功，不过初学人德之事，何以云于圆明已照之后，而不知有妙道存乎是间。看篇首冠以一词曰：“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说破鬼神惊骇。挟藏宇宙，剖判玄光，真乐世间无赛。灵鹫峰前，宝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彻乾坤，上下群生，知者寿同山海。”此词隐括金丹之旨，鬼神尚闻说而惊骇，何况于人？故不敢说破，要必性体坚，而后可修金丹；亦必阴德厚，而后可以成金丹。金丹之道，妙而不可消息如此。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白话提要】大道必藉师传。得道不传，是遏绝天道。但传而非人，也会受到惩罚，遭受魔难。

玉华为玉液还丹之义。行者、八戒、沙僧收徒传道，将兵器放在铺中依样打造。兵器在佛家谓降魔杵；在道家称慧剑；在儒家为刚断。是天生之智力，卫正降魔之宝，不可须臾暂离。一旦离身，即遭外魔掩袭。

悟一子曰，此明大道必藉师传。得道不传遏天道，得道轻传袭天宝。不可不悟也。

玉华者，玉液还丹也。到此地位，性体成就。吝而不传，使后无来者，便是遏绝之私。倘传非其人而轻泄秘妙，亦必身遭魔难。篇中发明最为醒切。三藏到了玉华，分咐徒弟们谨慎，切不可放肆。正示不可轻泄之义。八戒低头，沙僧掩脸，行者挽师，亦善韬藏矣。犹未免齐声惊异道：“我这里只有降龙伏虎的高僧，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盖世上只识龙虎为修行之作用，而终不识龙虎为何物，降伏为何功。不知猪猴即龙虎之别名而忽然惊见，能无骇疑？

申猿为金水，亥猪为木火，沙土为中央。正五行攒簇之理。读者不知其妙，悬揣为心猿意马，置八戒二家于无著，亦与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者同一见识。世人见而却走，跌跌爬爬，惟恐避之不远，谁知经过一十四遍寒暑，其中万蛰千

魔，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到得宝方。言此宝非容易逸获，原足为王侯所师。但浅露圭角，自炫求售，便取轻薄。经曰：“披褐怀玉。”又曰：“若虚若愚。”祖师垂训谆谆，非自私自淑之心。盖独弦绝调，骇众惊愚，知音寡而和者希，益人少而失己多。可不戒慎？

篇中著出暴纱亭，明浮露轻扬之义，标窃神兵亦炫惑疏失之虞。暴者宣布也；纱者轻薄也；亭者暂处也。偶一发越轻褻，而好奇者邀求，假托者乘隙矣。你看，惊动王子，殿官都惧其相貌丑恶，请去暴纱亭吃斋。此便是皮相和尚，而不识其蕴藏之美。故不诚心，假馆尊师，而惟暂时邮亭延客也。息至王子自雄夸技而三徒腾达演长，醢鸡已羞瓮小，井蛙亦觉管窥。父子倒身下拜，行者冷笑傍观。乃是法可施行之会，何不可即于暴纱亭大施一番济拔？法有必秘而不可暴者，有可暴而不必秘者。如禅者，沙门之法也。沙可暴而接引众生，以为奔逐利名、劳途困顿者歇息停车之地。故玉液还丹为明心见性之妙道。玉华之灿烂，荣于甫袞；玉色之温润，艳于嬖施；玉质之悠久，坚于鼎钟。人人具足，家家自有。故不妨汲汲于开诱，遑遑于救援。所归者不俟请则可往；求益者不俟愤则可启。童幼不以用吾简，鸷狠不以加吾息。可为众生不速之良友，可为四依十地之主人。非如金液还丹，万劫一传，必秘而不可暴者。此三僧即于暴纱亭静室之间同日受徒，收神传诀，运遍周天。亦曰暴传沙门之法已耳。不过如身外之兵器技勇一般，其降猪伏猴之秘妙，固未曾一字说破而暴白显露也。

八戒所用钉钯，连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一藏之数也；沙僧宝杖之数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亦是一藏，无二理也。独

行者之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盖已总三藏之数，而特缺三五之妙合耳。此器可照样造作而不可昼夜刻离，在佛家谓之降魔杵，在道家谓之慧剑，在儒家谓之刚断。乃天生之智力，卫正除魔之宝贝，不可须臾离也。故霞光万道冲天，瑞气千条照地。倘不收神归舍而晷刻暂离，便遭外魔掩袭。所以放在蓬厂中之日，遂致豹头虎口之席卷而去也。

王子得师传授，元神归本，脱胎换骨，如死而复生，就用得神械。可见禅家之法门，即到玉华地位，固足以点化凡躯，广施魔力。彼有尚未窥其门户而假托头陀，广行长舌者，其即后之豹头虎口。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白话提要】黄狮怪为不求真师，专事剽掠，悬揣妄为之辈。刁钻古怪、古怪刁钻，正是其恰当形容。

悟一子曰，此言黄冠者流，假窃道号，无师妄作之祸。前玉华而施会，是祖祖相传，真知实力。故曰“施法会”；此钉钯而设会，乃盗道无师，师心自用。故曰“虚设会”。说出豹头山虎口洞，明明吞噬耽逐之徒，俨然把迹神仙，而不自知其为恶物也。其头所戴者道寇，而实为豹头；其口所吐者道言，而实为虎口。推而论之，长条短尘，师剪尾之雄风；衲服芒鞋，极斑斓之色相。遇绥孤而施利爪，葫芦贮夜夜之娇；攫青蛇而张牙吻，囊内挟铮铮之匕。彼有枝远公之迹，而三藐不闻；著达摩之衣，而一归未解。诵波罗之经而诡譎丛生，蒲团作狡兔之窟，钵盂觅酣蘂之乡。昼祇园而夕花市，身比丘而心跖术，亦何以异篇中王子说“人言洞中有仙”。行者曰：“定是这方歹人。”一语已湛奸人肺腑。可见假托逛世者，可袭俗而不可罔智也。见两个狼头妖怪，朗朗的说话，道：“我大王连日侥幸，前月里得了个美人，现在洞盘桓，十分快乐。昨夜里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无价之宝。明朝开宴，要庆钉钯会哩！”

天一心清静，观定慧不相离，是佛空虚相，是法微妙光。佛空法亦空，僧空心自住。住心三空，宝亦名三皈处。故曰：

“佛法僧三室，自心即证，非假外来，岂可袭取而得哉？”黄狮暗窃三宝，私心庆幸。且只庆钉钯，不庆金棒宝杖。但不识三宝之妙，并不识钉钯为何物。殆见钯齿与爪牙相似，足以助其锋利为可庆耶。曰：“钉钯会不过会其牙爪，以虚张声势而已。”得美人而快乐，不知为伐性之斧；得钉钯而开宴，已酿成掘命之根。贪淫纵饮，树党标明，不僧不道，夸张盛事。牟尼老子当亦发大慈忍，现韦馱相，飞斩妖剑，立时殄灭也。

只见两个小妖往乾方买猪羊。乾方为诸阳所自出，而使小妖去买猪羊，其错认可嗤类如此。总由其娇气成性，不求真师，专工剽掠，悬揣妄为。自谓聪慧过人，明彻四座，不知适形其为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而已。八戒变刁钻古怪，行者变古怪刁钻，沙僧扮猪羊客人。虽曰“设计”，其实言道也。计者，言十也。言东三南二北一西四中央共十之理。行者为金水，阴中有阳，故一变而为古怪刁钻。古怪中有刁钻也；八戒为木火，阳中有阴，故一变而为刁钻古怪，刁钻中有古怪也；沙僧为中央土，寄四而分旺，故为诸阳之客。乃《河图》理数。彼以虚设，此以实计。以实击虚，能不败露？

访出他原身为金毛狮，为九灵祖之门下。噫！既破虚猜，自来觉慧。两个刁钻已定住两样身心；一张请贴分明是一纸慧状。九灵祖空费了神思，须因著三僧棒喝；四明铲斩不断迷根，怎生逃万劫轮回。金木土五耀阳神真道术，何反说弄虚头骗我宝贝？金毛狮百般阴险假狐禅，免不得扫洞焚巢奔投师救。竹节山节节通透，也只是暗里空穿；九曲洞曲曲玲珑，只不过迂回摩揣。狮头狮尾乱蓬松，少不得一毫不是；狮祖狮孙纷扰攘，总没半个投机。吁！妄想偏思，果何用哉？

九灵能通众狮，可谓之狮祖，而不可谓之祖师。思虽多，亦奚以为？《语》曰：“以思无益不如学”。经云：“若无师指，人思得天上神仙，无著处。”师心妄作，冥慧自戕，可怜可叹！此处明指三僧为金木土，其心猿意马之说，殆亦师心之见乎？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净九灵

【白话提要】狮指思，师指传授。未得师传，不可以思为师；得到师传，师思才合而为一。盗道之妙，在授受之真，而非师于狮；缠禅之妙，在盗道之后，而非静思。以静思为禅，是以静扰禅而落于空寂，不是真禅；以禅参道，是以思弃道而内无真种，乃是假道。

青兽为一个猜字。青兽紧挨九头狮，为胡猜乱思之象。太乙天尊指出元圣儿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是说思能作圣而通彻上下。思离真主而自作主张，则旁猜曲引，纷扰妄动，虽灵即昧。惟认得主人公，不事摇动而归伏浑忘，才是盗道缠禅之妙。

悟一子曰，此篇大道渊微，奥妙莫测。仙师笔墨不能了其义，不得不如是而止也。他如披阅寻绎，殚思竭诚，而仅得其肤髣者，固不具论。如卓吾李公至结尾“顿脱群思，潜心正果”两句，知九头为九思，务至无思而后可。似得其肯綮矣，而不知仍得其肤髣。

提纲云：“师狮授受同归一，盗道缠禅静九灵。”明悟者解上句则曰：狮者，思也；师狮者，师心也。授者，传也；授受者，传受也。师心而悟道，与传受而得道，虽有安勉之殊，而总归于一体。解下句则曰：盗，道也；缠，禅也。静九灵也，权术渐顿之目也。即申由此同归之象，已超于李解矣，而

押知仍系得其肤鞞？

更有卓识者，解上句则曰：师狮者，师心而已。道非可以师心而得；授受者，授教而已。道非可以不悟而传。师心之非与授教之非同也。解下句则曰：道非可盗也，禅非可缠也。九灵亦何能静？欲不悟而得则为盗道；欲师心而得则为缠禅。师狮授受之非，是犹盗道缠禅而欲静九灵以归于一也，岂可得哉？此已进于肤鞞矣，而抑知仍未得其肯綮？

师思者，师狮而已，狮非可师也。必得真师传受，而后吾心之思可同归于一。何以吾心之思不可师？必得真师之传受，而后吾心之思可不谬而同归。未识所传者何法，所受者何义，则又不可得解，而笔墨不能尽矣。

昔者，释迦如来在世八十年，为无量人天声闻菩萨，说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谛十二缘起、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方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世谛、第一义谛，无量诸解脱。三昧总持门，菩萨涅槃，常住法性，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度天人、教菩萨，一切妙道，可谓广大周密。廓法界于无疆，彻性海于无际。权术渐顿，无遗事矣，最后独以正法眼付大迦叶，令祖祖相传，别行于世。所谓教外别传，不予世人耳目之所及见者也。非私于迦叶而外于天、声闻、菩萨也，顾此法为众生之本源，诸佛之所证，超一切理，离一切相，不可以言语智识解，无隐显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证知，光明受用而已。祖祖相传，密示妙谛，原非可师心冥悟、袭取强求而获也。虽然，道者，性所固有，非可盗也。而不知实有盗道之妙。正是法眼单传，不可思拟。《阴符经》曰：“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陆真人曰：“窃天地之机，盗杀中之气。”则道固自盗而得。真

师之传，传其道而并传其盗道之道。盗道之盗，非常道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不可以名象，不可以言传，虽然，道云可盗矣，则禅亦可缠乎？既盗道矣，而又何事于缠禅？禅者，真空也。倘著于缠，则如绳之两股交扎而不可解脱，缠禅果何为乎？不知盗道必须缠禅之妙，正是法眼密法，静思归一之旨。盖独思不能盗道，专禅不能静思。盗道之妙，在授受之真，而非师狮；缠禅之妙，在盗道之后，而非静思。若以静思为禅，是以静扰禅而落于空寂，非真禅也；若以禅参道，是以思弃道而内无真种，为假道也。九灵亦无由而静，即师狮之妄作，而非授受之真师矣。然则盗道为静九灵之始基，而缠禅为盗道之正境。非笔墨之所可了其说。此正法眼之法固所不得而闻者也。

其要当先知九灵之为吾身，害吾身之六欲为六狮，绕匝左右前后，而又有青脸猜识为之引。中有九头者，其帅也；布列于坎宫，则先天之阳陷溺而不可复起。所赖三僧之真五行，狠命相持，亦胜负各半。惟有灵心变化，意随心转，能不受缚？奈九灵之根自天而来，一经思虑，六欲摇动而全军被陷矣。所贵存心制欲，打点精神，直探虎穴，至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方晓其底里也。六根难断，最不割舍。故老妖不觉下泪。务须强制心猿，从头打点。如倒在锦云窝一觉大睡，而后真心忽然透出矣。真心一透，自能扑灭三尸，从容解脱。倘躁动自惊，欲根窃发，彼即仍能制我，不得其主以御之故也。惟竭诚察识，寻出他主人公；方可收伏。

东极妙严宫，真性之地也。太乙天尊所居，为天之所师。六狮所不能窟，九狮所不能扰。天尊叫出御狮奴，指明偷吃太上轮回琼液，三日不醒而走失九灵之由。正见盗道之妙，未

能静思之时。

天尊至竹节山，指出元圣儿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上通三界，下彻九泉。言思能作圣而通彻上下，极往知来，昭昭灵灵，可以为真。不知离真一而自为主，则傍猜曲引，纷扰妄动，虽灵即昧。惟认得主人，不事摇动而归伏浑忘，方是缠禅之妙，已静九灵之候。

盖师狮不可以静狮，授受则可以盗道；资道不可以不缠禅，缠禅则可以静狮而同归。《悟真》曰：“始于有作无人见”，盗道也。又曰：“及至无为众始知”，缠禅也。盗为窃取，缠为次度。盗道缠禅而九灵归一矣。学道者其不为邪师窃器者所惑，六欲扰道者所累，则庶几乎。

仙师特借暴纱亭以薄示其义云尔。故篇中有又至暴纱亭，一一传授之语。篇首青脸怪紧挨九头狮，示胡猜乱思之象。明必须传授，切莫强猜之意。青兽，猜字也。真人曰：“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故行者一棒打杀猜疑，而古怪刁钻并为肉饼也。玉华金平为天竺外郡，玉华是玉液，禅到玉华施法授徒，俱为王子。有七十二般之解数者，七十二候之义。所授之器，棒一千斤，钯杖各八百斤，是“一气先天，八八青龙”之义。此处有虎口洞，与下回金平府青龙山相照互文也。下回金平府是金液也。紧与玉华相对，正月十五月圆之时金气正平也。有青龙山与此回之虎口洞相照，亦互文也。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白话提要】玉华为内五行法象，指玉液还丹；金平为外五行法象，指金液还丹。从初一至初三至十五，三阳备，法象乾。此时，阴魄之水消尽，阳魂之金盈轮，急宜乘时下手，不可失却天机。以观灯为喻，即明火候不可错过之义。

四人赶三只羊从西坡而来，齐吟“开泰”，明“三阳开泰”之义。四人为年、月、日、时。时至而来，急须采取。三藏因宽了禅性，错过天机，所以乐极悲生，为妖所摄。油属水，为阴。明火候而乘时采取，为盗道；不明火候而采取，即是偷油。

悟一子曰，此下二篇金平府紧与上三篇玉华州相对。玉华是内五行法象，金平是外五行法象。此特明外丹之火候不可错失也。故以观灯为喻。

紫阳真人曰：“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又曰：“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铅遇癸生者，时将子也；金逢望远者，月将亏也。弦前属阳，弦后属阴。阴中阳平，得水中之金八两，其味平平，其气象全。自初至三至十五，三阳备，法象乾。此时阴魄之水消尽，阳魂之金盈轮，是以团圆，纯阳而无阴。故云“月望”。言急宜乘时下手，不可晷刻怠误，失却天机也。正月十五上元金灯桥，三盏金灯，正水中之金平满之候，宜看得明白，急早下手。不上三

更就有风来，是阴气已盛，火候已过而不堪尝之时矣。四个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坡下而来，口中齐吆喝“开泰”，明说出“三阳开泰”之义。西为白虎之方，而阳生其中。时至而来，急须采取。只因师父宽了禅性，在慈云寺歇马贪欢，所以泰极否至，乐极悲生。明言过此一候，则阳渐变阴而过火候也。四人为年月日时，正火候之眼目，非火眼金睛，谁人认得？旻天县者，可泣可号之义。“香油扑鼻价值珍贵，只点三夜”之语，正言三日月出庚，乃至贵至难得之时。如民膏之难积，民髓之易竭，非可以寻常花费也。倘不识其中难得易失之消息而认假佛为真性，大可悲悯。

你看，不识西方之药，说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中华托生。又云：“西去灵山，我们未走。”此以地方之位置为西东而不识西东不属于地方之位置，正错认路头，误了去向也。如唐僧不察其假，见佛就拜，乃自己错误，与人无尤，一如其供状而已。开首离了玉华城一句，便见与金平为接壤。看几个闲游浪子进慈云寺，略歇歇马。称院主闲养自在，留唐僧宽住耍耍，俱是描写偷闲失明之态。故失惊道：“把光阴都错过了。”

篇中以元夜观灯寓言看火候之旨极为明显切。至辟寒、避暑、辟尘假佛偷油等名目，写出一段放荡避闲、偷游过日的匪类认假为真、虚度驹隙情状。行者大怒道：“你这个偷油的油嘴贼怪！”乃实录也。油者，游也。如羊者，阳也。本书隐语类然。然偷油二字，正发明不识火候，采取过时之义。油属水，为阴。三犀系阴土，俱水中之物，亦为阴。望月而过时采取，乃以阴盗阴，岂能成真？故为假佛。盖深明火候之要妙而乘时采取，则为盗道；不明火候之至理而违时误用，则

为偷油。同一盗机而真假悬殊有如此。沙僧曰：“少迟恐有失”。八戒曰：“趁此月光去降魔”，均是此义。读者着眼下文，紧接青龙山，深有妙旨。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白话提要】油为纯阴之水，喻人身后天之精，不堪为药。三怪说佛必须用油，油可供佛，就象修丹者不识清浊，错认阴阳一样，失之远矣。

牛为丑，丑属土。真仙之道逆用先天之阳，以火炼金而真金现；假佛之精顺用后天之阴，以木克土而假土崩。故四木禽星出现而三怪降伏。

悟一子曰，此明以阴盗阴之为假佛，亟宜别识歼灭，以正妖妄。

油者，纯阴之水，渣滓之物。喻人身望远之阴不堪济用。三丑假名托像，蛊惑愚民，谓佛必须油，油可供佛。不知空费脂膏，徒滋邪僻。如求丹者错认阴阳，从而采炼，失之远矣。

篇首直接青龙山玄英洞，即指示黑洞洞的气像。盖青龙为东方阳中之阴，外明而内暗，如“男子四大一身皆属阴，不知何物是阳精”是也。务借一点阳光转辗内照，战退群阴，方为去假从真。知时识候，急须黔察精进，发大勇猛，毋自错认，耽误了也。故提纲特下“大战”二字以提醒之。

行者变火焰虫自照入洞，看妖精关门熟睡，竟如长夜。岂不是一块纯阴，与黑暗地狱相似，无非霄旦耶？唐僧在暗中讶西方景象不同，谓“此时正月，萤虫蛰振，为何就有萤飞？”

评者为唐僧能识气候，而不识唐僧正坐不识气候也。盖阴阳有颠倒之理，进退无一定之候。经云：“冬至不在子，卯酉徒虚比。”若执月令而识飞蜚，是执夜半为子时，晨昏为卯酉也，大错大错。故行者急承之曰：“师父呵！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费了多少心力。”噫！此等闲言冷语，已足令错认阴精、懒惰失候者惊出一身冷汗！

夫蜚光遇夜而显，为阴中之阳。若能时时回光返照，亦足指引迷途。唐僧之呀其非时，与假佛之关门熟睡同一昏惑，能不供招认罪，深锁牢关？急欲解锁脱逃，犹掩耳偷铃，岂可得之数哉？

沙僧道：“莫是暗害我师父？”呆子道：“偷油的贼怪。”处处俱说出他脚色履历，大是醒目。此时约有三更时候，半天中月色如昼，而八戒沙僧受缚者，何也？月为阴中之阳，阴气乘时而动，弃暗就明，故能取胜。亦暗合时候之一验也。但丑者土也，木能克土，应上东天，何以行者反上西天，见太白金星查其来历？乃穷源悉委之策，在真金处究其假也。前玉华州擒狮应上西天见如来，何以反上东天见东极妙岩太乙天尊？在真一处制其纷也。同一运用，玉华之虎口洞，金平之青龙山，俱见阴阳倒颠，映带互发之妙。

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三妖看见四星，现了本相，各各顾命奔逃。读者谓木能克土，五行之常理，别无深义。不知此处正见真假之辨。盖真仙之道，逆用先天之阳。以火炼金而真金现，元夜观灯之妙也；假佛之精，顺用后天之阴，以木克土而假土崩，三更偷油之误也。

遂于洞中救出唐僧，师徒收拾许多珠玉金宝一段，乃木来助火而荡涤，埋土之真金如珠宝之增光；土被火伤而剥落，

附金之假土如兕犀之遁迹。故三牛奔命，不敢赶南方火旺之乡，而反入西海水深之处。欲于我克处求生，而不知在生彼处寻死也。违悖乖讹，无知误用类如此。

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采阴植木，火发自焚之祸也。四木与天蓬一气，故其仪声罪三犀，必须的决。诚知理明律也乎？乌能不按律执谏曰：“蠢尔牛精，披羊戴角。罔识三羊开泰之义，谬矜三牛成奔之能。嗜闲好窃，惑众聚财。假佛面以啖生灵，肆行阴险；驾妖风而吸脂髓，广播猖狂。消长之机全昧，趋避之哲毫无。扫党焚巢，明彰国法。骈首裔尸，大快民望。”呵呵！行者驾转金平府，半空中一番号令，真法雷化雨，贤愚共仰者也。

师徒五更早起，暗渡陈仓。其亦有怨于偷安错认，误了路途耶？今而后，须急早修行，莫再差。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白话提要】上弦月皎之时，三藏与行者步月闲行，忽闻悲切之声。悲即非心，切即刀圭之土。故老僧说，若言悲切之事，非唐僧师徒，明辨不得。旧年今日，正明性月之时，忽闻一阵风响，就有悲切之声。到祇园基上看处，乃是一个美貌端正少女。明示风月之中，即世尊说法之处。

悟一子曰，此篇从头至尾，翻覆数过。掩卷沉思，终莫得其解。苏子曰：“读书不求甚解。”然则以不解解之也可，倘强解之，曰修者修心而已。心本空洞无物，有何言语文字。篇中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即是禅因。唐僧行者道“解得”者，解此也；布金禅寺，请得世尊说法者，说此也；天下多少斯文，肚子里空空者，空此也；老和尚、唐僧给孤园玩月，听痛苦之声感触心酸者，感触此也；所谓悲切之事，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者，明辨此也；三藏与行者听罢，切切在心者，切切此也；万望到国中广施法力者，广施此也。谭因之说，然耶？否耶？倘强解之，曰：修道者采取元阳真气而已，必身心和合而阴阳配偶，是其真解，谓之遇偶。乱纷纷都去看抛绣球者，去看此也；行者不忘老僧之言，同去绣楼辨真假者，辨明此也；假公主知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到此而假借采取者，采取此也；楼上齐声发喊道：“打着个和尚了！”打着此也；我三人入朝，其间自能辨别者，辨别此也；行者道：“呆

子莫乱谈，且收拾行李，好进朝保护”者，保护此也。遇偶之说，是耶？否耶？强解之始强听之，而实否否。然舍此而别求真解，便令人莫可思拟。盖此为正法眼，乃教外别传，不可以言说。诗中“道在圣传，修在色”七字已解得明白。言可传而不可解也。唐僧自鸟巢禅师传授《心经》之说，颠倒念得。行者何以云“师父只是念得，不曾求他解得”？三藏未曾解得，一经提醒，便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行者道：“我解得。”自此再不作声。读者认是夫子呼参也，唯不知彼以师授徒，此以徒授师，乃是仙道逆法，别有旨趣。

八戒逼住请解，沙僧说“大哥扯长话，哄师父走路”，俱是不知解者。故唐僧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何为真解？昔南泉示众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陈泥丸云：“别有些儿奇又奇，心肾缘来非坎离。精神魂魄心意气，观之似是而实非。”吕公曰：“四大一身皆属阴，不知何处是阳精。”又曰：“莫执此身云是道，独修一物是孤阴。”提朗禅师问石头“如何是佛？”，头云：“汝无佛性。”无业禅师貌状俊伟，见马祖，祖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僧问于善觉禅师云：“狗子还有佛性？我非众生，云既非众生，莫是佛否？”师云“不是”。究竟何物？师云：“亦不是物。”云“可思见否？”师云：“思之不及，拟之不得。故云不可思拟。”杏坛之性无不可得而闻。

子舆之养气为难言，三教圣人皆不执心为道。务至于格物致知之极处。若解《心经》而为即心即佛，是不解色空、空色之妙也。其妙不可以言语文字传，故行者再不作声也。然非心非佛，非可以心悟，必待师传而后知。故当曰给孤长者

以黄金为砖，布满园地，方买得太子祇园，请得世尊说法。其莫得而轻传有如此。“天下多少谈斯文者，肚子里空空，谁人晓得？深可悲惜。”若认此等空空冷语，谓系又入郊岛之谓，浅而又浅矣。

提出百脚山，隐示纯阴之处，非可以动。说出鸡鸣关，须待一阳来复时也。此时上弦月皎明，示道体所在。忽有道人来报，老师到来矣。领到给孤园说法之处，玩月而行，澄心静听，忽闻悲切之声。悲者，非心；切者，刀圭之土。非心而实切也。妙矣哉！所言悲切之事，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非遇唐僧这般人再作声不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

旧年今日，上年上弦月皎时也，正明性月之时。忽闻一阵风响，就有悲切之声，到祇园台上，乃是一个美貌端正之女。此风月之中，明示世尊说法处。忽散天花，落下天女而非可认作妖邪也，此世尊已将正法眼授之玄奘矣。故三藏与行者听罢，已得其妙，可切切在心矣。切切者，刀圭也。师徒临行，老僧又向叮嘱悲切之事。行者笑道：“谨领谨领”，正授受已明，拈花微笑时也。如金鸡一唱而忽然惊醒，可上大路，一同过关，不复为百脚山所阻矣。

自此直抵金城天府，同赴彩楼看抛绣球。彩者，五彩，五行焕发之色；球者，太极阴阳浑全之形。唐僧忽想先母也是抛打绣球，巧遇姻缘，结了夫妇。妙矣哉！从生身之处悟到这段姻缘，是本来面目。篇首诗云：“不论成仙成佛，须从个里安排。”噫！谁能不从父母生身之处安排下来耶？

假公主欲得和尚真气以成天仙，真和尚不可被假公主迷惑而入地狱。行者能辨真假公主，正是解得《心经》也。行者设倚婚降怪之计，唐僧点头自知。天竺国王不识假公主，亦

不识八戒沙僧，互相打诨，驿丞言语颠倒。《法华》所云“若说是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等 皆当惊疑”者是也。于今扯长话篇，并未解得《心经》一字。与再不作声无异。当日唐僧祇园步月，遇老和尚，忽闻悲切之声而悟，读者请勿复执文妄想，其亦遇老和尚闲步，上弦月色，听悲切之声而可乎？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白话提要】这一回，真真假假，因缘际会，皆在演示乾坤相交，先天变后天的易理。抓住这条主线，即可理解复杂的人物关系。

从先天来讲，唐僧三徒为乾，为真阳；真公主为坤，为真阴。乾坤相交，乾变为离，坤变为坎。从真阴真阳的角度讲，乾之真阳陷于坎，坤之真阴藏于离，所以坎为假公主。假公主欲与唐僧成婚，即乾之真阳陷于坎之义。

悟一子曰，此下二篇本不欲解，恐解之而愈不识也。如来云：“若说是事，一切诸天及人皆将惊疑。”世人惊疑，器识浅钝，姑置勿论。云何诸天亦复惊疑？则其间必有可惊可疑之事。故不欲解之以滋人之惑。读者谓是空桑之演义，漆园之寓言已耳，亦莫能解其所演何义，所寓何言。甚将篇中之玉兔取南风以相谑，真是罪孽。试取书中之显见者解之，或可不事惊疑。人尽读《西游》矣，前篇谈因之因字不当重读耶？因者，由来也。此回即谭父母未生以前之因，与受生以后之来因也。人尽读《周易》矣，前篇遇偶之偶字不当重读耶？偶者，阴爻也。此下回即明乾动而陷于坤以成坎，坤动而陷于乾以成离之配偶也。

当日世尊度世婆心，谭因说法，欲脱生死者，必知其生之因，而后可以学死。如治病者，必知其病之根，而后可以

下药。故前篇将入给孤园而先谭因，此回将入御花园而先问因。惟有御花园问因之妙，然后晓得给孤谭因之理。所以留在此处，说出来因也。

唐僧至金銮殿，国王问道：“僧人从何来？”唐僧奏到：“往西天求经，因有关文，特来朝王。”已经说出来因矣。及三人召至午门，午门者，离门也。三个齐齐站定，乃离三之象。国王问道：“那三位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甚事出家，取何经卷”，非问来因乎？唐僧叫道：“陛下问你来因，你即奏上”，非问来因乎？行者道：“父天母地，曾拜至人学成大道，只因乱蟠桃、反天宫，压在五行山下”，非来因乎？八戒道：“一生混沌，遇一真人。谨修二八之工夫，敬陈三三之前后。只因蟠桃酒醉戏美娥，遭贬临凡”，非来因乎？沙僧道：“因怕轮回，得遇仙侶。养就婴儿，配完姹女。因为蟠桃会上失手破盞，贬在流沙”，非来因乎？倘不识解因为何因，则三公履历备见前书，此番似觉重赘而无谓矣。岂知为大道之根因，自当于布金寺世尊说法之处发露，必当于御花园行法之处究明也。

然唐僧来因虽已说过，行者云：“幸我师出东土，拜西方。”八戒云：“保唐僧，径往西天。”沙僧云：“随唐朝佛子往西天。”似于三公口中重叙一遍，又见其师徒原属一体之来因也。三公俱是蟠桃会来，又见其兄弟本属一气之来因也。三公原来乾体，只因一动，奇变为偶而真阳陷，坤因之而成坎，乾因之而成离。正恍惚之间阴阳匹配之所致，乃来因之正理也。

遇偶也，若前之真公主落陷于布金寺中纯乾之地而成离象；此三藏师徒都到御花园中坤宫之内而成坎象。来因之异数也，亦遇偶也。篇中妙义难尽。如行者道：“我们出家人，

得一步一步”，兹谭因遇偶，可谓进一步矣。试为诸人再进一步，非如世尊所说之事为如何惊疑者，幸勿惊疑。

真公主者，即唐僧三徒之变体；唐僧三徒即真公主之分身也。何也？真公主内阳而外阴，虽女象而实男子也；唐僧三徒外阳而内阴，虽男象而实女身也。《悟真篇》曰：“日居离位翻为女，坎配蟾宫即是男。不会个中颠倒意，休将管事见高谭。”此因之可常谭者也。

试再为诸人进一步。假公主者，即唐僧三徒真公主之假身，唐僧三徒真公主即假公主之假身也。何也？天宫之一动而嗔欲生，月宫之一动而嗔欲生，皆因一动也，总为一怪也。因有玉兔之一怪偷走阴宫，因而混乱入宫，因而颠倒天宫，因而难以平静结果也。然则假公主非玉兔为之，皆因唐僧三徒真公主为之也。唐僧今日之陷于坤宫，非假公主陷之，皆因行者大反天宫自陷之也；唐僧今日之招赘于假公主，非假公主招之，皆因八戒醉戏嫦娥自招之也；唐僧今日之打着绣球，非假公主打着，皆因沙僧打破玻璃盞自打之也。真公主被陷于布金寺者，非假公主陷之，皆因素娥一掌思凡自陷之也。五行总为一气，三僧总为一僧。分其相则可为四，万真不过一真；一怪变为百怪，要其归则无非一。若然，则真公主又即为唐僧三徒，唐僧三徒又即为真公主。唐僧三徒真公主又即为假公主。今日之抛球招赘，非假公主为之，皆因素娥之一掌为之也。此因之不可常谭者也。

再进而谭之，以男求女，礼之常也。假公主何以以女而求男，若娶妇者然？此颠倒之故，诚有其因矣。

试再为诸人进一步。通百回中之千妖百魔，皆一怪也。皆因假公主之一怪为之也；通百回中之千魔万难，皆一动也。皆

因真公主之一掌为之也。其真假之因，诚有莫得而辨明者矣。此来因中有遇偶之妙也。

试欲再为诸人进一步，恐有涉于可惊可疑之事。故不得不因是而止也。篇中行者想着长老之言，就此探视真假，说道“是真女人，你就做了附马。”又说“拜堂时一齐大闹领去”。师徒相随，更无刻离。俱是欲辨明因果，自求超脱之义。

镇华阁当辨明金之真；留春亭当辨明留之假。入留春、上镇华，须从假而识真；各饮宴、强随喜，又以假而应假。春夏秋冬，宜对景而忘情，假中有真；会佳期，虽彼倡而此和，真中有假。衔杯酣睡，真也而非真真；耍子叫喊，假也而非假假。十二佳辰，原有佳妙。一圈花锦，却是虚花。昭阳宫奏丑恶，恐以真而破假；御花园掐指算，恐以假而破真。管放心，闪闪身，真可为假；去灵山，便转身，假可为真。出真身，变蜜蜂，假合叠在鵝鹑宫，假假真真不可泥状。然其来因犹易明辨，惟布金封寺老和尚所言真假之因果，非唐僧三徒莫能辨也。请熟玩下篇，遇偶中又有来因之妙。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白话提要】金丹之法，在救出水中之金。下手功夫，在见色不色，全不动念。同时，还须识得真假。假公主为坎，虽是假公主，但先天真阳藏于其中，所以是真玉兔。悟空与假公主交战，逼其现出原身，即使真金现相之义。

悟一子曰，金乌玉兔，日月之精灵；晦朔望弦，阴阳之交合。天人本无二理，神运自有同规。月借日之光以为光，阴承阳之用以为用。甘入轮回者，心随气转而真假互为乘除；能逊死生者，性存气返而真假终归一相。急须明辨，狠力擒来，切莫差迟，任尹归去。

此篇正明辨真假之来因，乃《心经》之真解，布金寺长老叮咛悲切之事也。明即在明之中，辨不出明之外。月色正明金气盈轮，指月印证配偶，成真之妙道在是矣。其下手功夫，只在见色不色，全不动念。故篇首行者见师父全不动念，暗自夸道“好和尚”！不动念的根基，须要看得破，识得真假。行者看破，叫道：“师父！公主是个假的。”长老道：“是假的，却如何叫他现相？”！妙哉！识得假中真，便是西来佛。盖假者，假公主假。假者是何物？假中还有真，必现真相方是明辨。如何叫他现相？则必有法矣。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可见行者也是假相。若不现本相，是以假合假，其真莫辨。故现了真相，上前揪住骂道：“你在这里弄假成真，骗

我师父的真阳。”三藏抱住国王叫道：“陛下莫怕，此是我顽徒使法力，辨真假。”又劝娘娘莫怕：“你公主是个假做真形的。”处处题醒真假二字。那假公主解脱衣裳，摔落首饰，急弃其假，精着身子与和尚争打。此等处都是天机真妙，无丝毫着假矣。此假合中之真也。迨交战之久而赶近西天，乃西方金物也。回身就于西天门外相持。忽持身子一幌，金光万道，径奔正南上，至一座大山，接金光钻入山洞，寂然不见。可知西是本乡而南为寄身之地。《易》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者是也。行者收兵回转。仙师于此指出妙道，曰：“此时是申时矣。”何以忽着此一语？申者，金也。壬水长生在申，此申即为长生之申时耶？申耶，有申时耶？隐语跃跃，夙有仙骨者读至此语，当恭设香案，俯伏百叩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至仁至圣至灵至妙大菩萨！”

国王道：“既然假公主是妖邪，我真公主在于何处？”行者道：“拿住假公主，那真公主自然来也。”真即在假之中、擒得假者，真者自然而出。此就假救真之正法眼。到此田地，谨宜保护。分了内外，心上挂怀。此一段乃防危虑险工夫，最为吃紧。如此方可辨明真假，不至空费心力。

到正南山下，那妖钻入窝中，虚怯隐藏。二神告道：“此山亘古至今，没有妖精，乃五环之福地也。大圣要寻妖精，还是西天路上去有。”此是知识低浅，不能辨亲真假之处。不知五耀环阳之地，正金精潜伏之乡。及寻至南山绝顶上，窟中见两块大石，将穴挡住。用铁棒捎开石块，那妖果藏在里面。呼的一声就跳将出来了。唬得山神土地倒退忙奔，所谓说破鬼神惊骇者，此也。大修行人识得“有山绝顶，有五色莲花出现”，便解得大地山河止是一粒宝珠藏纳。假中有真，真中

有假。谁人辨得了耶？

忽见太阴星指明玉兔偷走一载情由，说出素娥思凡一宗公案。识破真假来因，打滚现了原身。可见即以太阴之明，明太阴之真假。而一明之外无余明也。

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昼，正玉兔现相归真之候。行者高叫，分明唤醒迷人；八戒动淫，乃是切戒淫欲。国王又问前因，知假公主为真玉兔，而真公主恰为假玉兔。去其假，寻其真。布金寺中老和尚叮咛悲切之事从此可明辨矣。

迨玉兔收归月府，而真阴迎还天竺，溯玩月观花之夙障，叙抛球假合之姻缘，写母子分离之悲切，改宝华降伏之制度。余绪闲言，均关至理而明辨真假，更须心悟。进而明之，假公主者，固假也，假合形骸而假也。其未假合之先则为真。未擒之时为假公主也，既擒之时则为真。假也而实真，人辨之乎？真阴者，固真公主也，真阴归正之后而为真也。其未归正之先则不得谓之真，归正而始可会灵元也。其未归正之时亦得谓之会灵元乎？亦假也。真也而实假，人辨之乎？更进而明之，玉兔者，仙兽也。素娥者，仙女也，月宫之中，止玉兔一点仙灵，诸仙之药皆赖其杵捣而成。月宫可少素娥不能少玉兔也。玉兔为王宫之假而为月宫之真；素娥为坤宫之真而为乾宫之假，又不可不辨。而前篇行者称“女之夫为贵人，岂有不坐之理”，坐字两人合一土，土中有戊己。人非此土不能配偶。坐字为切，切在心之妙也。佛祖曰：“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不在心肾，而在乎玄关一窍。”贵字即中有一宝之象。称为贵人，亦“悲切之事”之妙也。若天竺宝华名色，言天为二人，竺为二个，其中有宝，生华又遇偶，来因之妙也。篇末“未了真空”四字，非灭性虚寂者，比亟须明辨。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惠

【白话提要】这一回和下面一回，说明护法之祸，和灭法之祸相同。前以杀万僧为喻，此以斋万僧为名。

悟一子曰，此下二篇明护法之祸与灭法之祸同。彼以杀万僧为喻，此以斋万僧为名。修道者须察识关心，倚有大德量、大脚力者为护法，不可炫耀资财，以召灾祸也。

篇首三藏问徒弟道：“此处又是甚么去处？”行者道：“不知，不知。”两不知正是眼目。盖人心叵测而事变无常。虎坐门楼而有斋僧之主，岂曰虎口不可以就食？寇姓员外而无劫人之行，何疑寇部而怀嫌？老嫗不怕丑陋，识天人下界，何以前恭而后倨？心叵测也。儿子颇有同心，亦倒身下拜，何以善始而恶终？事无常也。春尽夏初，天道方亨之日，听二人闲论兴衰，须关心猛醒。

铜台府，可与同金之处；地灵县，幸到人杰之乡。惹得市口里人都惊惊恐恐，猜猜疑疑，围绕争看，形容不善韬晦，显露圭角，惊愚骇俗之足畏也。见“万僧不阻”四字，已得护法之人，而灵山不远矣。可惧者，妇人小子，拂意怀嗔，搬弄是非，如穿针儿小秀才，真绵里裹针，根莠败秀。可戒者，主人好名，高悬奖善之额。宾客填门，喧传鼓乐之声。结彩张筵，挥金夸胜。以为尊师取友，而不知为开门揖盗。谓之寇员外，自寇之也。盖好客则惊人耳目，而觊觎者乘之；不

贪反违人意愿，而嫉妒者衔之。所谓“无贪犹取怨，剧喜必生忧。众女競闺中，独退反成怒”也。

唐僧到华光行院，见华美光耀，而行违悖“良贾深藏”之训。忽然黑云大雨，一时骤至，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可不防之意。结云：“泰极还有否，乐处又逢悲”。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白话提要】人心叵测，事变无常。泰中有否，乐处逢悲。修真之士，应知作恶不可恃，而为善亦不可矜。有财而不私，有名而不居，有势而不用，有法而不显。柔弱为用，与世无兢；知几相时，进退以正。可称为大脚力。只有借大脚力，才能镇伏群愚，救护原本。

悟一子曰，此承上篇，明人心叵测，事变无常，泰中有否，乐处逢悲，无足怪异。须精彻幽明感通之理，预防变幻不测之虞。借大脚力以镇群愚，运神通力以救护原本。

与灭法国紧相对针，彼以灭法而杀僧一万，不曾杀得个有名的僧，要四众凑杀做圆满。凶矣而未足为凶；此以护法而斋僧一万，不曾斋得个好僧，要四众凑斋做圆满。吉矣而未足为吉。见吉凶无终穷之理，而心愿难满也。彼避杀在柜而被盗，此避斋被盗而在狱；彼官兵逐盗而获四众，此四众获盗而被官兵；彼在小二店暗窃衣帽，此在禁子前明献袈裟；彼杀僧而反剃光头，此斋僧而忽遭飞脚；彼作恶而一夜大觉，此为善而顷刻长眠；彼用千手剃遍国中，此止一脚踹满县堂，彼娘儿两个商理宿客，此母子三人算计陷僧；彼行者与寡妇说透面前世务，此老头与妈妈酷肖背后闲言；彼在阳世间显试手段，此在阴司里暗弄神通；彼剃发僧是行者而全然不晓，此上盗绝非四众而偏肯认真；彼遭灭法而钦法，此遭护法而

犯法；彼行者扮商冒俗，此行者捏鬼装神；彼见作恶不可恃，此见为善不可矜。即本文而论，员外姓寇而被寇；唐僧求道而得盗。死员外倒会说话；活强盗不能开口。和尚做问官而放真贼；刺史执诬状而勘平僧。师徒还赃而受赃；各盗行劫而失劫。诬告者信口嚼舌而现据赃证；归阴者数尽限终而反增寿考。生前留僧不住；死后却忽回来。花扑扑，送僧出户，鼓乐喧天；明晃晃，惹盗进门，悲啼满地。事情变幻，反反覆覆，倒倒颠颠，不可名状。总形容多财者必暗遭飞脚，有道者易招苦恼。非有踹满县堂之大脚力，不能摄服群愚，消弭魔毒。故有道之士，于本原之地，谨自维持，暗加防护，不使偶一失足也。

何谓大脚力？有财而不私，大脚力也；有名而不居，大脚力也；有势而不用，大脚力也；有法而不露，大脚力也。柔弱为用，与世无兢，尽世甲兵不加大脚力也；知几相时，进退以正，水火虎兕不可害大脚力也。噫！可与从事矣。故结云：地阔能存凶恶事，天高不负善人心。逍遥稳步如来径，只到灵山极乐门。”评者谓此回为地狱之终，下回为天堂之始，亦非无识。但天堂地狱，理欲二端。出此入彼，原无终始。唐僧造诣未极，不能纯一，难免地狱之累。到凌云渡、独木桥，犹似地狱景象。直至上无底船登彼岸，方是脱离苦海。始终之说，始属依稀之见耳。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白话提要】老子说：“吾有大患，因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凡人修炼，猿马未熟，未能脱出肉身躯壳，须乘有底船。有底船能渡世间凡水，而不能到达西方。故由爱身而反溺于道。修至猿熟马驯，出得躯壳，可上无底船，方为解脱凡胎，功行圆满。

悟一子曰，祖师慈悯世人根性迷钝，恐无把握，到此惊疑，故此篇从实地上接引众生，使渠脚踏实地，而免疑惧畏阻也。

噫！凌云渡独木桥无底船，可谓至险至虚矣。何以云脚踏实地？及今若不显露此旨，虑当日祖师制金丹之心不传，仙师代祖师制《西游》度世之心终不传。使庸人下士，茫茫苦海，无处著脚；凡夫俗子，汨汨轮回，没有出头。学佛坐禅者，如磨砖作镜，万无一成；学仙了道者，如画饼充饥，毫无实济；学圣尽性者，如对电穿针，当面错过。不知凌云渡独木桥无底船之正路为脚踏实地者也。

老子曰：“人之大患，以吾有身。若吾无身，又复何患？”盖人有身则有患。欲免大患，莫如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心者道之体，道者心之用。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自照，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为，顿超彼岸。诸相顿离，纤尘不染。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一切大患，乌足

为患。此上智达人，真体未亏，心若明鉴，鉴而不纳，随机应物，和而不倡，故能胜物而无伤。无上至真之妙道也。奈何世人根性迷钝，陷失本来，执有其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印证。黄老悲其贪着，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此金丹之术，盖为中人设法，脚踏实地工夫，使其身有把握，可以渐登彼岸。紫阳真人于《悟真篇》阐之甚悉，于后序载之极详。此《西游》一书，仙师取唐僧一人，由渐而悟，为脚踏实地榜样。借取经之旨，千魔百难，引至凌云渡独木桥无底船之地，使其超脱尘凡，毋须疑畏。灵山绝顶，不外吾身而自得矣。

请明凌云独木无底之实处。大道坦坦，如砥如矢，有何凌云独木无底之象？自人识邀卑暗，物欲障碍，彼岸高远，若凌云然。倘能尘视一切，旷然物表，则养成浩然之气，充塞于凌云之渡矣。自人肆行无惮，幽隐自欺，内省危微，若独木然。倘能兢业小心，临深履薄，则慎独之神往来于独木之桥矣。岂非真履实践之境？然必有事焉，而非袭取而至；在格物焉，而非执一而能一。惟无底船又为凌云之难渡、独木之难行而设。难渡、难行者，凡以爱身也。故欲渡而爱身，则必以船。以船则必以底。无底则是溺身，溺身则不如不渡、不行。而何以为爱？不知有底则爱身而反溺，无底以不爱身而反不溺。何也？人不知有底之为虚，无底之为实也。船之有底者，人所日用之船。使之获身而不溺，人或畏之而不用者有之矣。船之无底者，人所一用之船。使之获身而必溺人，或畏溺而不用者，必无之矣。今试执途之人而问之曰：“今有无底船，汝乘之乎？”人必嗔之，谓非愚则妄，不知已旋乘无底之船以溺之矣。又试执途之人而问之曰：“今有无底之船，汝

乘之而必不溺也。”人必嗔之，谓非诬则诈，不知亦有乘有底之船以溺者矣。然则无底之船，人人所必乘而不可慢乘者也。人有浩然之气而不能善养，有慎独之心而不能格物，未至于凌云独木，是猿强而马劣也，不可以乘船而渡也。人能善养浩然，慎独致知，已至于凌云独木，而犹欲乘有底之船以渡，是猿未熟而马未驯也，不可以乘船问渡也。猿必圆融无碍而始称为熟，马必功力悉化而始称为驯。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盖言非闻道，则必不可死；而闻道，则死亦可。此云“猿熟马驯方脱壳”，言非猿熟马驯，不可以乘无底船也。人共知无底船之能溺身，不知不能溺猿马；人共知无底船之能溺身而必不起，不知无底船之不能溺所驯熟之猿马而必起而不溺。及人乘无底之船而犹以为有底，诚有底也，而心溺而必不起不知也；又见人乘无底之船，而必以为无底而必溺而必不起，诚不起也，而不溺而必起不知也。

同一无底也，而彼必以为有底而不溺。同一无底，而有溺与不溺之迥别也，而彼必以为同溺而无别。然则彼之所谓有底者，即无底；此之所谓无底者，即有底。彼之所谓有底者，并猿马而俱沉；此之所谓无底者，并患身而悉免。有底者实乎？无底者实乎？有底者隐乎？无底者隐乎？故乘无底船实且稳者，非猿熟马驯者不能；欲猿熟马驯者，非金丹作用不能。猿之熟非心之熟，乃道体之圆融；马之驯非意之驯，乃功力之悉化。错认心为猿，意为马，便非脚踏实地工夫。篇中假境界而强下拜者，非猿熟马驯也。到真境界而翻身下马者，猿熟马驯也。道童接引者，金丹之灵也。被观音哄者，非哄也，见唐僧之能渐而不能顿也。沐浴者，猿熟马驯之验也。昨日蓝缕，今日鲜明者，金丹就祈，脱去尘凡也。未登云路，

当从水路而行者，明舍修仙之本路不能到灵山，见唐僧之必出渐而悟也。云来云去，实不会踏著此地者，见行者之能顿而不由于渐也。“就是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者，有为而后即可无为也。唐僧见活水飞流，心惊错指。行者笑道“不差”，指明大桥要从桥上过方成过者，见此身未离尘世危险，当存心养气至于无可养，慎独至于无可慎，而后成道。正真履实践之境，寻不得别路。故曰：“正是路，正是路。”行者上桥跑过去、跑过来者，上智之顿悟，猿自熟也。唐僧曰“难！难！难！”八戒曰“滑！滑！滑！中人之疑惧也。若欲驾云捷渡，便是邪路自迷。故行者急止不容。引就切实正道。脱壳之后，师徒两不相谢，又二施俱得之旨，施法施财之的旨也。

但世间上智少而中人多。无不畏死而不得不死，无不恐上无底船而不得上。特泛观以实且稳者，惟有金丹之道耳。未得金丹而此身不无患者；已得金丹而此身终为道患。虽不上未始不可，而不如上之之为超脱也。如《传灯录》吕祖游擂鼓台，听黄龙机禅师说法，师知其仙也，诘曰：“座下何人？”答曰：“云水道人”。师曰“云尽水干何如？”吕不能对。师复语曰：“黄龙出现”。吕去留诗云：“弃却瓢囊击碎琴，如今不恋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悔从前错用心。”此非悔汞金之错，悔汞金之贵脱化也。故有诗有曰：“布袋和尚上明州，策杖芒鞋任处游。饶你化身千万亿，一身还有一身愁。”此又于脱化之中更上竿头之意。故大佛上仙或蝉蜕而去，或火化而灭，或只履西归，或攀树示修，或受害偿债。迹非一辙，而总在于猿熟马驯之候。盖深明形质不可以常住，而真灵万劫以长存。此接引祖师所以有万劫安然自在之的旨也。

上船踏不住脚者，临时恐死之心陷之也。一把扯起者，平日金丹之道扯之也。非你也，皆我也。上流决下死尸，都道“是你！是你”者，非我也，皆你也。到此地位，岂不可贺可喜！所谓广大智慧诞登彼岸无极至真之法，尚何凌云独木无底之可见也哉！解脱凡胎，功成行满。逍遥于灵山之顶，拜身于如来之下，方识如来慈悲一片之心，尽托于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之内，总不外于无字之真经也。此经至尊至贵，慎勿白手传经，以致浊俗愚迷毁谤慢取。以无字之经度上智，以有字之经度众生。佛祖之分别传经，与孔氏之因人施教夫何异哉？

阿难先传无字之真经，非欺也，恐其慢褻也。后换有字之真经五千零四十八卷者，得金钵而传金丹也。盖无字为顿法，有字为渐法。顿为无为，渐为有为。出渐而顿，出有为而无为，皆真经也。真经不离无字之《河图》，有字之《周易》，故曰：“实三教之源流，宝之重之。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发明万化之奇方也。”

提出共计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八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噫！真奥妙之奇方也。读者又以此书为仙佛同源，而道为入门升堂，禅为登岸造极，似矣，不知此书专为仙家金丹大道而发。篇中“成仙了道”一语为全部注脚。佛仙非金丹不能成，俱自有为而造于无为，非有优劣。仙即佛也，佛即仙也。佛称大觉金仙，仙称大罗真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结云：“见性明心参佛祖，功完行满即飞身”。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白话提要】通天河岸，沙僧要带师父驾云过去。行者说：“驾不去！驾不去！明九九之数，乃自然之功夫，非人力可为。老鼋驮四众至河中，问起当年所求之事，三藏不答，老鼋遂淬入水中。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明此间有真信，切需谨记，不可失信而有毫发差误。”

悟一子曰，此篇总明毫发差殊不结丹之义。欲人洞察阴阳，深明造化，准则刻漏，细推火候，不可过，不可不及，方得金丹服饵，脱胎换骨。倘有毫发差殊，如行百里而半九十也。

诗内结出“古来妙合《参同契》”二语，乃是全部本旨。通天河适当十万八千之半途，提出此处还元以全九九之数，明九九缺一，即如此处之半途而废也。特取通天者，天之所以在五万四千里，即一藏之数，正大士鱼篮救元之时。虽曰一半工夫，而后一半工夫亦只完得前半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玄之者，前半也；又玄者，后半也。此非祖师亲授玄旨，如何识得？噫！通天还原之旨甚微。熟读篇中九九归真一诗，或可晓悟一二。

行者抬头回望道：“是这里，是这里。”读者以为行者之闲言，不知大有关系。明明认得通天河地方，何故详察而重言之？言工夫若有差错处，都是这里也。却要仔细，须谨记

莫忘。八戒对沙僧道：“想是你的祖家了。”行者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说出祖家，反覆指定，何等提醒。行者道：“驾不去，驾不去。”言九九之数有自然工夫，非人力可为，所谓“自有天然真火候，何须柴炭及吹嘘”也。老鼋高叫：“圣僧这里来，这里来”，言从这里去，还从这里来。师徒四众连马五口驮在身上，即《河图》法象也。正五行还归一太极而无分尔我，如人完得本来面目而大道归根复命矣。

下文老鼋忽问，唐僧无言，将身一幌，通皆落水，读者不可错看。此时唐僧道果成就，岂真还少一难，必须补足耶？盖结丹在此，还元在此，毫发差殊，不能成真。特借老鼋一段遗忘失信公案，在通天河重要至紧关头叮咛嘱咐，明此间有真信，切须谨记，不致失信而有毫发差误。正八大金刚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谨遵菩萨法旨，不得违误之真衣钵，非可认言语文字显说者也。若解为道体纯乾而不容一毫阴气，灾星未满而尚赖此处补完，则不识还元之妙理矣。

三藏按住经，沙僧压住经，行者左右护持，以防阴魔之作耗。明此经此地易于差失，急须保护，以待阴消。行者说：“此经乃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衰长春，法身不坏。”俱金丹实义，非夸赞形容。垂成之候，恐有外魔侵耗暗夺，最要防范缜密。切勿疏慢。

至经尾沾破，乃应天地不全之奥妙。非人力所能与。老子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是也。读者谓乾坤缺陷正是大处，乃浮谈悬揣耳。人谓被此公一口道破，愚谓正被此公一口解坏。若解天地不全为妙，本文自有，何消解得？惟其中不全奥妙，须待真师传授，岂能揣摩而了？噫！会得潮源消长理，始知身上有盈虚。

陈家庄澄清迎迓，谢昔日救儿女之恩。唤出陈关保、一秤金叩谢，创建救生寺，俱是還元中始末关会。盛名之下，不可久住；尘嚣之俗，非容常住。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香风荡荡，起在空中。大丈夫之能事毕矣。故曰：“丹成识得本来面，体健如如拜主人”。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白话提要】金丹由五行攒簇而成。唐僧四众连马五口，从送经至返回，恰在八日之内。去五回三，明示三五之意。

《西游记》一书，讲的是取经故事，阐述的却是金丹之理。取经之路，即修丹之途。这就是《真诠》的基本结论。

悟一子曰，此篇全部收煞，包括金丹大意。只看诗中“五行妙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是空”二语便了却要领。

盖金丹由五行攒簇而成。始虽有为，终则无为。故云“道果完成，自然安静。”其诸般险怪，皆属空虚而已。《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本自一气，一气包涵五行。五行攒簇而阴阳和、天地位、万物育。成始成终，方是至真无上之妙道。若偏阴孤阳，失中乖和，焉能成真？则与天命率性之理违背，而未能悟其同原神化之所在也。

按佛经每卷之首有耶轮陀，摩候罗者。佛氏未出家时，娶妻曰耶轮陀，生子曰摩候罗。出家十二年，归与妻子复聚。其语送终父母际，甚悲痛。及语射子教诸天神之说，多孝悌忠信等语。是未尝外吾彝伦之教也。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玄孙假，仕汉文字。假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子孙显达于世，俱以忠孝传家。后世不事心体力行，乃强制情缘，谓为离尘捷径。故其徒皆嫫居而无妻子，岂佛老教哉？外男女之别，废衣冠之正，而徒语心性之学。此施之

于面壁闭户之间则可，施之于天下国家，其不大乱者几希。无怪吾儒之得隙而异视之也。

晋梁唐宋之间，君相巨卿亦多师事，听其说法，惟昌黎不附，后复与颠僧深友。晚年竟谬饵金石，终未能究其真谛耳。朱子语录，或曰老氏之无，与佛氏之无何以异。曰老氏依旧有。如所谓“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微”是也。若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至无。愚按朱子倒底输黄面老一著，以其为至无，而不知其为至有。如知其为至有，则知与老氏之有合一而无以异。知老释之合一，则知与吾儒同原而亦无以异矣。

读篇中“经卷原因配五行”一句，其诸经所说五行之理，与吾儒仁、义、礼、智、信之说果有异乎？否耶。树枝东向而西归，系玄奘取经实迹。即此一节已见其诚能动物，而天心犹默相其灵也。八大金刚空中叫圣僧自去，传下经即便回来。三藏历叙三徒出迹，来往路程，正是传经之的旨。连去连来，恰在八日之内，言只在三五妙道运用之内也。篇中来东已五日，则归西止三日。来三回五，已分明指示，人自不悟耳。读者谓此等处俱不可思拟，奈何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耶。金紧禁不须动念，自然脱去，盖道未成之先，须以法制。金所首用，如念动生根不可移动。道成之后，安静无念，跳出范围，金为无用，不求脱而自脱。所谓“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遗弃”者，此也。

长春子丘真人留传此书，本以金丹至道开示后学，特借玄奘取经故事，宣畅敷演三藏之脱壳成真；由尽性而至命；三徒之幻身成真，由修命而尽性。虽各有渐顿安勉之殊，而成功则一，皆大觉金仙也。分而为五，则各成一圣；合而为一，

则共成一真。皆真乙金丹也。后人不识为仙家大道，而目为佛氏小说，持心猿意马，心灭魔灭之浮谈，管窥蠡测，失之远矣。紫阳真人曰：“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向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作亲情。”又曰：“学仙须是学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二物会时情性合，五行全处虎龙蟠。本因戊己为媒聘，遂使夫妻镇合欢。只候功成朝北阙，九霞光里驾翔鸾。”此径向东土，五圣成真之妙也。人人自有仙佛圣人之灵根，从后天而返先天。成之者不拘东土西方。理至功简，至易修之者，宁待来生异世哉？全部立言，总惟舍妄成真而已。此予之所以著真诠之志也。夫予勉之，人勉之，天下后世共勉之。

后 记

《西游真詮》的出版，对作者，编者和广大读者来说，都是一个福音。作者陈士斌是清代一位学者，他不仅学融三教，而且有修炼之功，所以能独具慧眼，识破庐山真面目。编者江凌是文学硕士，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和滴水穿石的不断探求，他将治学与修炼融为一体，从古籍中挖出此宝，带着他的希冀一起奉献给读者。我们猜想，不论什么文化层次的读者，也不论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阅读，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所得，定会超出本书之外。